



松
柏
互
古
,
幀
幀
常
青

新竹國小老照片說故事(四)

目

錄

序

第一篇：新找出的校友名冊

新竹國語傳習所名冊.....	1
新竹國語傳習所始末.....	2
新興青年學校名冊.....	7
新興國民學校高座會名單.....	11

第二篇：日治末期的學校教育與戰爭動員

從新竹公學校到新興國民學校.....	12
新興國民學校歷任校長與師生.....	26
戰時新興國民學校活動的實態.....	47
戰時附屬於新竹公學校的社教組織.....	66
新竹公學校關係者的戰爭動員經驗.....	83

第三篇：新竹人·日本兵·戰爭經驗

去了海南島，又去新幾內亞—林居琳的故事.....	100
為了保命在叢林間流浪—蔡火炎的故事.....	108
去一千五，回來七百五—李傳壽的故事.....	112
八千名娃娃兵—台灣少年工的故事.....	117
眼看著患難兄弟戰死沙場—黃逸庭的故事.....	125
全身被原油淋得濕漉漉—沈廷光的故事.....	135
戰爭是違反人性的爭鬥—林得櫻的故事.....	139
機關士要有聽音辨位的能耐—周宜得的故事.....	144

第四篇：五十週年校慶花絮

老老師的書法欣賞.....	148
簡介本校五十週年校慶花絮.....	156

參考文獻.....	163
-----------	-----

表 目 錄

表 1 青年學校出席資料統計表	
表 2 美化校園種植樹木一覽表	7
表 3 新竹公學校校舍建築一覽表	17
表 4 新竹公學校防空設備一覽表	19
表 5 新竹公學校歷任校長一覽表	23
表 6 新竹公學校教職員一覽表 (1937—1945)	26
表 7 戰爭時期日籍教師一覽表	27
表 8 戰爭時期日籍教師任教年資統計表	28
表 9 戰爭時期台籍教師一覽表	31
表 10 戰爭時期台籍教師任教年資統計表	34
表 11 新竹公學校戰時學級及兒童人數一覽表	36
表 12 新竹公學校戰時畢業學生人數一覽表	40
表 13 新竹公學校 1944. 1-1944. 12 學生變動情形	41
表 14 歷年不及格學生人數統計表	42
表 15 歷年除籍學生人數表	42
表 16 學生改姓名比例表	45
表 17 改姓名學生監護人職業比例表	45
表 18 「姓」改變情況紀錄表	47
表 19 1937—1945 年戰勝記錄	47
表 20 戰時防空宣導與防空準備	49
表 21 戰時割軍用草糧的紀錄	50
表 22 戰時廢品回收的紀錄	51
表 23 戰時慰問軍屬的紀錄	51
表 24 戰時迎送軍夫或將士一覽表	53
表 25 戰時迎送軍夫或將士統計表	58
表 26 戰時學校的紀念日活動	62
表 27 戰時新竹公學校祝祭日一覽表	64
表 28 戰時新竹公學校與天皇皇室有關的祝祭日一覽表	65
表 29 新竹公學校青少年團大事記	66
表 30 青年團指導科目 第一號表：甲	70
表 30 青年團指導科目 第二號表：乙	71
表 31 新竹州男女青年團數一覽表	72
表 32 新竹州立青年修練場作息表	73
表 33 青年學校出席資料統計表	75
表 34 新竹公學校青年學校各年級「奉公隊」一覽表	79

表 35	青年學校授課出席紀錄表	79
表 36	新興國民學校高座海軍工廠第三期生進場名單（高等科）	86
表 37	新興國民學校高座海軍工廠第三期生進場名單（初等科）	86
表 38	新興國民學校高座海軍工廠第五期生進場名單（高等科）	90
表 39	新興國民學校高座海軍工廠第六期生進場名單（高等科）	91
表 40	新興國民學校高座海軍工廠第六期生進場名單（初等科）	92

圖目錄

圖 1	明志書院時期校舍	12
圖 2	孔廟時期校舍	13
圖 3	學校園	13
圖 4	興建中的新興校舍	14
圖 5	校舍落成	15
圖 6	高年級遷入新校舍	15
圖 7	校舍落成全貌	16
圖 8	用綠籬當圍牆	16
圖 9	水生植物池	16
圖 10	詹紹華訓導與同事一起種樹	18
圖 11	全校建築完畢後師生合影留念	18
圖 12	禮堂動土典禮	20
圖 13	禮堂奉揭所	20
圖 14	大楠公銅像	21
圖 15	天下為公石碑	21
圖 16	二宮公銅像	21
圖 17	教學相長石碑	21
圖 18	左側校舍	22
圖 19	實科農作物栽種場	22
圖 20	在農作場前全班合照	22
圖 21	塗上偽裝迷彩的禮堂屋頂	24
圖 22	彈孔樹	24
圖 23	彈孔牆	24
圖 24	新竹公學校教室	25
圖 25	成瀨與三郎校長 (1934.04.17-1939.10.12)	26
圖 26	柏山恒市校長 (1939.10.12-1946.01.31)	26
圖 27	日本京都 新興國民學校師生聯誼會	34
圖 28	1937 年教師合照	37
圖 28	1938 年教師合照	37
圖 29	穿文官服的詹紹華訓導	38
圖 30	蔡石生校友二年級全班合照 (1935 年)	39
圖 31	蔡石生校友四年級全班合照 (1937 年)	39
圖 32	蔡石生先生六年級畢業合照 (1939 年)	40
圖 33	蔡石生校友高等科全班合照 (1941 年)	40
圖 34	慶祝南京戰勝	48

圖 35	防空宣導唱片	50
圖 36	老幼一起縫製千人針	52
圖 37	在新竹街道送軍入伍	52
圖 38	祈皇軍武運長久布旗	58
圖 39	祈武運長久簽名旗	58
圖 40	在新竹街迎接行列盛況	59
圖 41	在火車站送行盛況	59
圖 42	迎送會的隊伍準備向新竹州驛站出發	59
圖 43	送吉田豐美訓導去從軍	61
圖 44	吉田豐美訓導去世後學校舉行校葬	61
圖 45	少年團成團	67
圖 46	除團合照	67
圖 47	新團員入團紀念	67
圖 48	在神社前合照	67
圖 49	在學校操場舉行活動	68
圖 50	露營活動	68
圖 51	野外午餐	68
圖 52	架設帳篷	68
圖 53	團集會訓練	68
圖 54	叢林求救訓練	68
圖 55	校門青年學校招牌	74
圖 56	青年學校學生送行會出發	74
圖 57	教練科課程教學	74
圖 58	生徒身分證明書	76
圖 59	祈武運長久旗	77
圖 60	岡山基地前留影	77
圖 61	戰後劫餘六人照	77
圖 62	陳無疑先生	78
圖 63	陳培基先生	78
圖 64	青年學校全勤獎狀	78
圖 65	榮譽章	78
圖 66	青年學校手帳	78
圖 67	在學關係的檢定記錄	78
圖 68	生徒身分證明書	78
圖 69	青年學校話劇演出 (1944 年)	82
圖 70	天然瓦斯所學員合影 (1941 年)	82
圖 71	天然瓦斯所學員合影 (1941 年)	82
圖 72	林源梁出發前與家人合照	88
圖 73	高座場全景	88

圖 74	見習科第二期生結訓合照	88
圖 75	卒業證書	89
圖 76	出去遊玩拍照留念	90
圖 77	戰後遊玩留影	90
圖 78	新興國民學校同學合照	91
圖 79	慰靈碑	94
圖 80	慰靈碑	94
圖 81	許曹騰祭神之紀	94
圖 82	補發的證件	95
圖 83	掛滿歡送旗子的老家	95
圖 84	在火車站的送行會情景	96
圖 85	能登呂水上機母船	96
圖 86	同仁合影	97
圖 87	年輕的詹紹華訓導（右）左邊是艦長	97
圖 88	水上機	97
圖 89	能登呂水上機母船大砲	97
圖 90	砂眼治療	98
圖 91	第二次南方派遣醫務要員第一班	98
圖 92	事實證明書	99

序

逐年整理校史是我的心願與責任，一堆堆泛黃的資料，再不整理就將淪為垃圾，但是泛黃簿冊訴說著百年歷史，歷史是科學的，沒有資料的佐證是不足以為信的。許多的研究需靠著資料的佐證，找不到資料的記載，要以訪談口述歷史的方式，來彌補不足。

整理校史資料，最大目的是讓校史連貫起來，身為校長的我深深體會到「學校經營」是經由文化塑造、增強而成，是透過歷史交織的價值網、信念與永遠追求更好的氣氛所成就，校長與各領導者主要任務是創造與增強足以提供意義與行動的文化。試圖定義實體、捕捉與闡明能夠溝通深層價值與信念的符號，透過儀式、慶典、戲劇、舞臺劇，注入一個有意義的深層感覺。

尤以在現在校舍又是日治時期皇民化時期的學校教育，現在的老校友大都是在新興國民學校時期畢業的學生。特別有感情。常常以這個時期的校園文化，勉勵所有現在的教育工作者團隊，要像一群陶匠塑造學校男女英雄，珍視儀式、慶典、傳統，營造學校文化，以及培育重要的學校符號。每一學期都以一個故事作為開頭，訴說故事、尊榮男女英雄、善加利用慶典場合、闡述共用價值，繼續撰寫學校歷史故事。

今年的最大收穫是第一部份：「新找出的校友名冊」。有關新竹國語傳習所、新興青年學校、新興國民學校高座會的名冊資料，做一番整理。青年學校有七期生，沒有一年是有完整資料，但是足以讓我們研究的，在教育制度上他是屬於中學制度，夜間進修五年，即相當於初中畢業。真的有畢業的是第一期生 1944 年 3 月畢業，第二期生 1945 年 3 月畢業，第三期生為了戰爭提早於 1945 年 8 月畢業。許多人就靠著這樣的學歷在社會上就業，非常的認真學習，奉獻於各行各業。

第二部分是「日治末期的學校教育與戰爭經驗」，是陳秋月 2006《日治末的學校教育與戰爭動員—以新竹公學校為中心（1937-1945）》論文的部份章節，第三部分是「新竹人·日本兵·戰爭經驗」是潘國正 1997《天皇陛下の赤子—新竹人·日本兵·戰爭經驗》一書中摘錄出來的篇章，整合起來為的就是讓學校本位課程「慶生主題」，有很多的補充教材，方便老師教學。

在潘國正《天皇陛下的赤子—新竹人·日本兵·戰爭經驗》，潘國正先生以海南島、菲律賓、日本、印尼、所羅門群島、中國大陸、台灣、飛行士八個主題，各找 2-3 名的親身體驗的人來做口述歷史的訪談，訪談了 21 個人。有關新竹公學校畢業生的有〈去了海南島又去新幾內亞—李居林〉、〈為了保命在叢林間流浪—蔡火炎〉、〈去了一千五，回來七百五—李傳壽〉、〈八千名娃娃兵—楊榮山、

李水圳〉、〈眼看著患難兄弟戰死沙場—黃逸庭〉、〈全身被原油淋得濕漉漉—沈廷光〉、〈戰爭是違反人性的爭鬥—林得櫻〉、〈機關士要有聽音辨位的能耐—周宜得〉、〈台灣飛行的先驅者—陳金水〉，佔了一半，每個人的心路歷程都是刻骨銘心的烽火情歲月，看盡了人性，戰爭真的是違反人性的爭鬥，為黷武者戒。

第四部分是「老老師書法欣賞」和「簡介本校五十週年慶」，由黃滋淳老師整理的，本校創校 50 週年慶，是慶祝一個月，在老校友、老老師心中永難忘記，所以由僅存的老照片記錄一下，讓大家回味且當作 110 週年辦慶祝會的參考。

最後因為史料的有限，如果各位先進發現有錯誤，隨時不吝賜教！
請電話聯絡(03)5616105 陳秋月校長。

陳秋月 2006.10

新竹國語傳習所畢業生名冊

第一屆（1897年4月）（41人）

張雨溪 謝介石 陳啓泰 鄭蘭汀 林清楊 黃瑞軒 黃世元 郭世昌
林文瀾 林思永 羅百祿 何水治 古火旺 郭東海 洪火炎 黃水來
林德俊 胡祥泰 葉開榮 洪泰三 翁 龍 范姜開望 賴永清 余耀宗
魏煥南 蘇萬宗 陳灶生 張采香 陳清渠 林如翰 傅杏興 范姜羅
莊玉磷 古雲梯 鄭夭桃 林澄玉 陳 泉 謝阿蘭 曾錦鏞 蔡清和
鄭慈玉

資料來源：《台灣新報》1897.05.14)

資料來源：許佩賢《台灣近代學校的誕生—日本時代初等教育體系的成立 1895--1911》頁 303

第二屆（1898年4月）（45人）

吳 成 連 培 黃 濤 蔡 煌 陳雲如 黃戒三 徐瑞興 李雲盛
陳 應 張 炎 蕭 星 鄭鳴琴 周莊臨 吳穎臣 葉心榮 鄭邦景
鄭 蘭 鄭 蚶 鄭 昌 鄭 立 陳子昌 林孔昭 劉金波 劉金標
黃連添 劉清貴 鄭邦爐 王石鵬 宋吳祥 林樹榮 林德坑 官德燕
林德利 陳謝巖 翁材耀 蔡清琳 周國珍 范新順 張振輝 黃秋源
鄭福運 陳俊士 賴琳秀 周國香 梁盛達

資料來源：《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明治 31 年。15 年保存。「新竹國語傳習所卒業式報告」)

資料來源：許佩賢《台灣近代學校的誕生—日本時代初等教育體系的成立 1895--1911》頁 303

新竹國語傳習所始末

錄自《竹塹文獻》第八期。頁 108-113。

文·圖／張德南

一、前言

1894 年甲午戰爭清廷失敗，「金錢卅兆買遼回，一島何如付劫灰」（陳季同詩）棄台保遼！徒令台胞不平與憤怒。次年依馬關條約交割，台灣民主國曇花一現式的反抗，加深統治者與被統治間猜忌與對立。日軍的高壓和不斷誤殺良民的事件，使統治者對人心惶惶的佔領地不得不出面安撫，冀以維持新秩序。做為溝通的翻譯人才，一時之間難以徵求，急就章式的短期培養翻譯人才的情況下，各地開始設立臨時性日語訓練機構，造就速成人員，以解燃眉之急，這些舉措與經驗對以後漸次推展的殖民教育，造成相當大的影響。

二、竹城學館的設立：

1895 年 6 月 22 日，日軍自東門攻入新竹，二日後設立新竹支廳，開始統治新竹。為了治理的方便，九日召集舊時總理，任用為街庄事務取扱（辦理）員，協助處理地方管理。由於迫切需要翻譯人才，在十一月臨時設立「竹城學館」，館長為支廳庶務係長光永星郎，教官為荻野。教授 22 名 15 歲至 25 歲的台灣青年，內容為發音、單字、會話，數月即略能應答日常用語。六個月後二十餘名畢業生均分發為警察、憲兵隊及國語傳習所擔任翻譯隨即廢校¹。竹城學館雖然並非依據正式法令而成立的臨時機構，卻是日人在新竹成立初級教育的濫觴。

三、新竹國語傳習所的設立與組織：

日據初期為鞏固其對殖民地之統治權，必需使台胞學習日語，打開語言溝通之管道，奠定其行政暢通的管道，並透過教育貫徹其統治政策，於是設立訓練台人學習日本語文為宗旨的國語（日語）傳習所（案：機關名稱以下皆襲用原名），這就是日人在台設立的最早教育機構。1896 年 5 月 21 日，台灣總督府公布府令第 4 號規定，由國庫支辦直轄於總督府之國語傳習所，全省分設十四所，「新竹國語傳習所」據此而成立，依據「台灣總督府直轄諸學校官制」第三條第二項：「國語傳習所長，各所共為十四人，使縣廳、島廳或支廳長兼之，承台灣總督府民政局長或所屬知事、島司、支廳長之命，監督所屬職員。」因此新竹國語傳習所長即由新竹支廳長桑原戒平兼任。國語傳習所的組織，在所長之下設有教

¹黃旺成主纂《新竹縣志稿》新竹縣文獻委員會 1956 卷 7 教育志第一母頁 87 《竹塹文獻》雜誌·1998 年 7 月·第八期，109。

論、助教論、書記等職員，教諭負責對所中學生之教授，助教論協助教諭之職務，書記則從事庶務、會計工作。新竹國語傳習所設教諭二人，一為相原源太郎（1896年5月--1905年7月），一為早問恆（1896年5月--1905年7月）書記為赤松三代松，並未設置助教論。九月接受明志書院後，再租得鄰家楊溪水房間一部份，修竣完工後，在11月21日舉行開所典禮²。

四、新竹國語傳習所的早期困境：

傳習所的學生分為甲、乙兩科，甲科為期半年（1897年延長為一年），學生年齡15至25歲，已略有普通知識者，課程以日語訓練為主，旁及讀書及作文初步；乙科為期4年，學生年齡為8至15歲，課程於日語之外，加修讀書、作文、習字、算術，或依地方情況，加授地理、歷史、唱歌、體操等科中一科或數科，女子得授裁縫³。新竹國語傳習所第一年招得甲科72名，乙科58名，1897年重招甲科53名、乙科18名，1898年招甲科生58名⁴，這和全台地區招生情況來看：1896年12月，全省14所傳習所，甲科518名、乙科381名，1897年3月傳習所，甲科834名、乙科913名。而傳統書房方面，1897年有1224所，學生19022人，1898年3月1707所，學生29941人。⁵，很顯然的新竹國語傳習所在全省14個傳習所中，招生狀況還算良好（甲科佔13.8%，乙科佔15.2%），但是由於對傳統書房的不干涉政策，以及台胞對傳習所設立宗旨的疑慮，傳習所的學生人數仍遠不及書房，這也反映出台胞初期對日本教育的冷淡。

日本政府有鑑於此，多方設法改善，其方法大致有下列數種，一是予以物質之補助，如學生生病，施給醫藥，有妻室的學生予以膳費或零用金之補助。二是予以職業之保障，畢業生優先僱用為雇員或寫字生，或是授予學生「秀才」之尊稱，或是鼓勵地方士紳及其子弟入學⁶，在這些學費全免，並設立公費生名額的刺激，及大力遊說士紳子弟之下，漸次改善，到了「台灣公學校會」後由地方經費取代國庫，頒布關於「書房義塾規程」，加強管理書房後，日式初級教育才漸次轉機。

五、新竹國語傳習所的影響：

1898年8月，總督府頒行「台灣公學校規則」，改傳習所為公學校，10月1日由新竹公學校承繼，傳習所由是撤消，自奉令成立，至廢除，前後兩年半不

²張易 黎澤霖纂修《台灣省通志稿》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台北1955 卷5 教育志教措施篇頁105

³台灣教育會《台灣教育沿革誌》 台北1939 頁168-172

⁴同註1，頁105-106

⁵原文見《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明治31年度，甲種永久，第十六卷。本文轉引自吳文星《日據時期台灣師範教育之研究》 台北1983 頁12

⁶汪知亭《台灣教育史料新編》 台北商務1978 頁41

到的時間，新竹國語傳習所的師生，卻留下相當輝煌的記錄，在新式初期教育發展中，影響力是不容忽視的。

（一）獨特異行的漢文教師

在教師方面新竹國語傳習所的教師是由具有「教諭」資格的日人擔任，1897年6月總督府修正傳習所規劃，乙科加課漢文，因此延聘地方受尊敬的書房教師或學者以「雇員」名義擔任教席。第一位受聘的漢文專科教師是竹塹名儒張麟書先生。

張麟書（1856--1933），早年受教於陳錫茲、鄭維藩，才氣縱橫、下筆成章，自1897年至1916年受聘為傳習所（後改名為新竹公學校），漢文專科教師。張氏平日「辮髮垂地、長袂拖履，闊步校庭，日人不敢問，教學懇切嚴峻，卓然有儒者風度」⁷。當時，漢文科的設立，一向不受日人重視，又因當時台灣社會上，日常生活尚無法離開舊式漢文，為配合實際需要並顧及民心，才聘用漢文老師，用台語教學。⁸

張氏在教學上，根本不將日人放在眼中，獨行其素，他認為總督府所編的漢文讀本，編得不好，根本不值得採用，另外由「秋水軒尺牘」、「小倉山房尺牘」、「古文觀止」等聞名古籍中選取教材。教學時甚為嚴格，對怠惰者毫不客氣予以責打，「老張先生用長指甲擰開打瞌睡學生的眼皮」是學生最害怕的事，也因如此，他教過的學生在進入總督府國語學校後，學校的漢文老師，對新竹出身的學生漢文實力不敢輕視。竹塹文人中之林榮初、魏清德等均為門下高徒，名望家鄭肇基、黃鼎三等亦先後禮聘為西席，一生以傳承漢文為志。他的儒士氣概，令日人凜然不敢干預，日籍同僚亦以師禮相待，是日據初期台灣的教育中罕見的人物。⁹

（二）各種領域的專業人才

早期鼓勵士紳及其子弟入學裏，較有名例子，甲科的有南勢的陳啓泰（1879--1900），北門羅德春郊號的羅百祿（1874-1949），北門李陵茂的李景曾（1877-1934），南門的謝介石（1879-1947），乙科的有北門蔡式穀（1884--1951）等，他們都是傳習所畢業生中成就較為顯著者，分別介紹如下：

羅百祿1898年新竹國語傳習所甲科第一回畢業，在新竹辯務員任通譯，參與新竹廳志編纂及碑文調查¹⁰，其才幹深受高山、三浦、家永等廳長器重，先後擔任新竹街議會議員、北門區長及新竹市方面委員，其中以撲滅嗎啡運動出力最多。在公職及通譯的三十年間受其庇護而免於日人迫害者不少。公餘耽於書法吟

⁷黃旺成主編《新竹縣文獻會通訊》新竹1953 003 號，頁5。

⁸陳錦標《陳錦標自傳》1979，手抄本未刊，頁34。

⁹張德南《新竹市志稿--人物篇》1998，新竹人物志，頁121。

¹⁰管武雄《新竹州。情勢。人物》1928，頁174（成文影本）

詩，被新竹縣知事櫻井勉譽為「漢詩的四維子」，始終是「竹社」的重要成員。

謝介石：又名愷，傳習所甲科第一屆畢業生，先後任教職及通譯，不久前往日本發展，任東洋協會學校台語教師，並就讀明治大學，畢業後轉赴中國，先後任福建法律講習所總教習，督辦川漢道大臣隨員，吉林法政學堂教習。民國成立後，任吉林都督府顧問，1916年由台灣籍轉入中國籍，先後任直隸巡按使署外交辦事員，直隸交涉公署會辦，安武上將軍張勳秘書長¹¹，1918年參與張勳復辟事件，失敗後退居天津日本租界，與鄭孝胥結為忘年之交，因緣出入廢帝溥儀宅中，1932年「滿洲國」成立後，任外交總長，發展「滿洲國協和會事務局」工作，深受植田大將與阪垣參謀長賞識，並以「答禮使」身分赴日報聘，1935年轉任「滿洲國」駐日大使。1934年曾返台省親，中川健藏總督以國賓禮擴大歡迎，並安置在總督府官印，藉此殊榮，攏絡台民。年底與北門鄭氏結為兒女親家，婚禮之豪華為竹塹開關以來空前之舉，戰後以漢奸罪名繫於南京監獄，或聞死於獄中，結束其令人爭議之一生。

蔡式穀：蔡式穀是乙科畢業生，1903年自總督府國語學校畢業後，先後在新竹、桃園公學校任職，1909年參加「教諭檢定考試」，為全台唯一取得「乙種台灣公學校教諭考試及格」。不久往明治大學專攻法律，1913年法科專門部畢業後再入高等科研究。1913年取得辯護士及格，是台籍人士通過辯護士考試的第一人，是年返台在台北市執業，以崇高的法律常識，投效政治、服務社會，1914年蔡氏在日本求學時已致身台灣自治制度實現而努力，1918年與林獻堂、蔡培火等組啟發會，反對六三法。1921年文協成立後，在全省各地從事文化講座，批判日人的不公正，並在台灣民報上撰文批判，屢被當局「開天窗」。1923年，因「治警事件」被補，雖遭橫逆，理念始終不改。1930年他致力於地方自治制度的實施，促成「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的產生。戰後以處士身分參與台灣省通志館工作，不改其弘揚文化、主張民權之職志¹²。

六、結語：

¹¹同註9 頁141

¹²同註9 頁104

新竹國語傳習所是經過乙未抗日戰爭兵亂後的產物，經由速成培養的甲科翻譯人才，在日據初期高壓統治下，許多良民被誤指為反抗分子、不良人士，也有人企圖藉日人之手予以報舊怨。「軍政施則憲兵可殺人，民政施則警察可殺人」，他們分任警察憲兵的通譯，在伸冤、闢誣救良、揚善方面，以居間溝通的身份，出力不少。尤其少數出身傳統士紳的通譯，如羅百祿等，他們的漢學修養，頗受統治者見重，影響力自然也較大。棄通譯或基層吏員而往其他領域發展的如謝介石往政治發展、李景曾往土木測量發展都是很突出的例子。至於乙科學生，四年內的學習課程及教學方式也幾乎全由日後的新竹公學校繼承，乙科學生的培育為公學校奠立了良好的前例。

新竹國語傳習所在經營的短短兩年半內，對往後日人在新竹推行的初級教育提供了相當實際的經驗，他所培育的人才，在竹塹、在台灣均有很高的風評，可以說是日人在台的傳習所中，表現較為優異的學校。因此，他的歷史與發展值得進一步研究，可惜由於特有的情節、意識，對資料保存的漫不經心，全省各地傳習所的文獻少之又少。尤其近年各地國小紛紛舉辦慶祝成立一百週年的紀念活動裏，對傳習所這一段發展的漏列是執事者的過失，任意割裂日本在台初級教育發展的源頭，所留下的空白與遺憾，將是很難彌補的。

作者簡介／張德南

擔任新竹市志人物志編撰，長期從事新行地區家族務展史的研究，亦是新竹地區較早從事口述歷史訪談者，現為省立新竹中學歷史教師

新興青年學校名冊

整理者：陳秋月

表 1 青年學校出席資料統計表

年度	期別	科別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1939	第一期	普通科	50				13
1940	第二期	普通科			33	25	8
1941	第三期	普通科			35	26	
1942	第四期	普通科	43	38		18	
1943	第五期	本科			34		
1943		普通科			26		
1944	第六期	本科					
1944		普通科		33 50			
1945	第七期	本科					
1945		普通科	23				

資料來源：《青年學校出席簿》新竹國小校史室藏書。

第一期生 1939 年入學級任教官高野一穗

1939 年第一學年名單未見 入學 50 人、畢業 13 人
 陳無疑 陳胡營 葉圳青 張再全 趙進昌 劉相源 曾朝樹 張金鐘
 井上武雄
 （靠訪談得知 9 位，希望繼續提供名單）

第二期生 1940 年入學級任教官植月博

1940 年第一學年名單未見
 1941 年第二學年名單未見
 1942 年第三學年 33 人
 李銀榜 莊燦輝 楊金土 徐元順 林信宏 黃新和 陳火旺 鄭邦村
 林逸庭 林家發 趙振圳 鄭秋樓 洪耀南 陳東波 鄭武宗 陳仁安
 陳原港 吳萬泰 吳享和 余冠雄 胡福成 林水來 曾天賜 張百川
 沈揚霖 邱盛芳 陳萬福 曾煥茂 李燦坤 何鏗鏘
 竹元正文 成岡信陽 長田武雄（長田隆）

第三學年徵用記錄：異動 10 人，剩 23 人。
 林逸庭 1942 年 5 月青年訓練所ニテ訓練ヲナス
 曾天賜 1942 年 6 月陸軍工員ニ採用ニ付退學ヲナス
 李燦坤 1942 年 6 月付ヲ以ウテ陸軍工員ニ採用サル

林逸庭 1942 年 7 月付ヲモツテ陸軍特別志願兵訓練所ニ入所ス
黃新和 1942 年 8 月付ヲ以ウテ東京第一無線學校入學ノ薦退學
吳享和 1942 年 8 月轉入台北市太平青年學校
徐元順 1942 年 9 月特設勞務報國隊ニ採用ニ付毎訓練日出席トミナス
林家發 1942 年 9 月特設勞務報國隊ニ採用ニ付毎訓練日出席トミナス
曾煥茂 1942 年 11 月收容所員採用ニウキ退學サル
沈揚霖 1942 年 12 月農業傳習所入所ノタト退學

1943 年第四學年 25 人（因轉入 2 人陳 爐 黃茂松）

第四學年徵用記錄：異動 13 人，剩 12 人。

李銀榜、鄭秋樓 1943 年 4 月農業技術練成所入所
邱盛芳 1943 年 4 月海南島巡查トレテ採用サレ
楊金土、長田隆 1943 年 6 月陸軍志願兵訓練所入所
黃茂松 1943 年 7 月轉居退學
徐元順、林家發、何鏗鏘 1943 年 9 月(只有畫去姓名並未註明去何方)
莊燦輝、陳萬福 1943 年 10 月勞務奉公團
陳東波 1943 年 10 月海軍工員
成岡信陽 1943 年 10 月海軍志願兵訓練所入所

1945 年第五學年 8 人

陳火旺 鄭邦村 洪耀南 鄭武宗 余冠雄 胡福成 林水來 張百川
（未見趙振圳、陳原港、竹元正文、陳 爐等四人的徵用記錄，不知爲何消失）

第三期生 1941 年入學級任教官佐藤實

1941 年第一學年名單未見

1942 年第二學年名單未見

1943 年第三學年 35 人

劉萬得 林胡堂 曾煥津 蔡石生 范來貴 劉火爐 吳昌政 莊朝壽
莊來福 林雲梯 傅金淵 彭英山 彭溫金 張鈞全 李順祿 張金莊
陳培基 蔡承陳 許加進 陳仁安 吳萬泰 林信宏 郭炳彰
柳村先勇 薛武三郎 大寶德治 宇內昭造

徵用記錄：異動 9 人，剩 26 人。

莊來福 1943 年 4 月工業技術員養成所入所
陳仁安 1943 年 4 月農業技術員合格
曾煥津 1943 年 7 月特設勞務奉公團入團
郭炳彰 1943 年 7 月台灣特設勞務奉公團
吳萬泰 1943 年 10 月轉居退學

林信宏 1943 年 10 月轉居退學
劉火爐、許加進 1943 年 11 月海軍工員徵用
張鈿全 1943 年 11 月轉居退學
林胡堂 1943 年 11 月東京芝浦電器專校

第四期生 1942 年入學級任教官宮本正次

1942 年入學

1942 年第一學年 43 人

林棋全 姜振輝 許清池 李鏡澄 連木水 麥再發 許金萬 黃振芳
楊金樹 鄭慶福 吳廷錚 陳秀義 黃清標 林燦耀 陳萬全 鄭武傑
王添福 彭朝旺 廖漢文 廖清標 葉双水 董來發 鄭慶壽 吳廷和
曾鑽錫 楊必榮 陳財錦 林河州 彭桓樑 柯水屏 楊士梯 郭榮源
楊煥明 沈揚銘 林榮魁 林事煌 鄭慶錄 吳仰傳 房阿台 呂塗生
山下澄雄 廣田清次 大原次男

1943 年第二學年 38 人

姜振輝 許清池 李鏡澄 連木水 麥再發 許金萬 黃振芳 楊金樹
鄭慶福 陳秀義 黃清標 林燦耀 鄭武傑 王添福 彭朝旺 廖漢文
廖清標 董來發 鄭慶壽 曾鑽錫 楊必榮 陳財錦 林河州 彭桓樑
柯水屏 楊士梯 郭榮源 楊煥明 沈揚銘 林榮魁 林事煌 鄭慶錄
吳仰傳 房阿台 呂塗生 山下澄雄 廣田清次 大原次男

少了林棋全 吳廷錚 陳萬全 葉双水 吳廷和，但未見徵用記錄

1944 年第三學年名單未見

1945 年第四學年 18 人

鄭慶福 林光正 廖清標 楊煥明 鄭廣祿 吳仰傳 江宗茂 彭炳麟
楊堅獻 王朝堂 劉寶田 何清標 盧鎮鈞 黃宗德 周金城 林水彬
廖漢文 沈陽銘

第五期生 1943 年入學普通科級任教官五味千代人

1943 年第一學年名單未見

1942 年第二學年名單未見

1942 年第三學年名單 26 人

鄭 容 董金秋 麥朝棟 彭金樹 彭炳海 葉錦江 葉江銘 葉發榮
楊棋文 楊德基 楊霖水 楊福生 藍玉明 李朝章 李添煙 楊 松
廖萬淵 劉錦傳 劉慶雲 劉泉興 劉炳昭 林錦資 林天福 林 鐵

馬達源 施爐燦

1943 年入學本科

1943 年第一學年名單未見

1942 年第二學年名單未見

1942 年第三學年名單 34 人

翁錦鏞	王炳坤	葉福生	溫金標	柯生家	邱錦榮	許鎮榮	倪慶祥
黃金泉	金來	蔡傳枝	朱木龍	詹燕祥	學聰鐵	蘇子建	蘇與承
蘇桶生	莊炳坤	孫天明	張書勳	張盈舟	張周成	張桂木	張務成
陳錦川	陳義珍	張福財	鄭清溪	杜文雅	馬煥基	林景照	林榮波
劉萬富	蘇瑞麟						

第六期生 1944 年入學普通科 1 組

1944 年第一學年名單未見

1945 年第二學年 33 人

溫清林	許文賢	黃清松	黃進水	洪春泉	蔡樹灑	蔡明哲	石瓊賢
詹錢木	曾福彬	莊金福	陳萬來	陳炳籠	陳樹林	鄭西雲	鄭長慶
張勝添	塗瑞溶	彭榮貴	潘金火	游春榮	楊建國	楊榮川	賴森煌
李振進	李添榮	林金枝	林槐溪	林永家	林雲榮	呂芳源	
松原卓男	玉田秋男						

第六期生 1944 年入學普通科 2 組

1944 年第一學年名單未見

1945 年第二學年 50 人

韋金福	王錦煌	王傳定	郭金良	何鑑昭	何福來	許溪	姚樹木
許振昌	黃阿金	黃輝明	黃金良	黃北海	洪清地	胡清地	吳安徽
蔡煙樹	蔡金諒	蔡秋元	蔡樹	蔡添泉	徐榮華	徐元紅	徐傳枝
曾清輝	曾文桂	曾萬吉	曾凌煙	莊萬蕭	蘇榮枝	蘇炳文	戴清源
陳榮富	陳榮福	陳	陳金城	陳秋霖	陳振水	陳生財	陳達彬
陳添進	陳梅發	沈錦炎	趙烽煜	張銘	張兆春	鄭江梅	鄭禕
鄭振耀	鄭天來						

第七期生 1945 年入學

1945 年第一學年普通科 23 人

邱金發	張慶芳	黃秋明	莊進煌	陳金貴	林俊傑	呂榮業	汪敏鎰
汪煌	張佳和	張金火	鄭義雄	彭俊傑	黃錫柳	馬淵源	楊國材
黃明	杜清鏜	柯清秀	邱傳旺	甘有灶	鄭文彬	林慶祥	

新興國民學校高座會名單

整理者：陳秋月

1943年 44人

初等科 20人(應是26人，另有六人未找到)

曾讚財 許曹騰 吳金河 陳錦川 呂光茂 葉國種 江其彩 周錦定
錢玉祥 陳錦瀛 莊傳枝 莊金定 陳鴻猷 林源泉 林源樑 邱紹澄
吳門斗 陳樹林 陳福來 林兆銘

高等科 18人

溫明燭 黃錫卿 洪 福 胡逸俊 莊朝皆 陳國蔥 高金星 陳 煌
李育亭 呂玉華 何國樞 蕭在塗 張隆棋 白金瑞 楊建家 楊輝耀
李水圳 林啓澤

1944年 24人

初等科 8人

周榮輝 彭萬吉 溫仁德 吳竹根 李金燦 陳瑩波 黃堯瑾 戴祥仁

高等科 16人

韋 買 吳逐水 鄭柳樹 朱漢根 黎鎮江 郭福鑄 邱海濱 陳家駿
梁濟會 謝俊文 張金泉 曾琳煌 陳宗鑑 呂崇德 林清發 林廷宗

另外是從高職學校去的有 10人

李漢才 張如龍 游祥馨 林焜煙 楊榮山 翁星川 張和世 蘇振平
鄭水錠 吳竹林

從新竹公學校到新興國民學校

撰 寫 者：陳秋月

指 導 教 授：許佩賢

從 1895 年日本人治理台灣，日本積極發展臺灣教育，西元 1896 年四月台灣總督府公佈直轄學校官制，在全台各重要城市設國語傳習所。「新竹國語傳習所」，創始於 1896 年 3 月 30 日，1898 年 7 月 28 日台灣總督府公佈「公學校令」，將各國語傳習所改為「公學校」，1898 年 10 月 1 日繼承新竹國語傳習所；在新竹西門街明志書院設立「新竹公學校」¹³—就是現在新竹市東區新竹國小的前身，是新竹地區的首善學校，培育新竹地方的子弟，兼負著新竹地方教育的中心學校、示範學校的使命。

一、新學校新氣象

1897 年 10 月 1 日新竹公學校的校舍是繼承新竹國語傳習所，在新竹街西門明志書院設立的，於明志書院上課 10 年。1905 年 10 月 1 日重修孔廟（林森路孔廟），新竹公學校又轉設於孔廟。

新竹公學校 1895-1905 年第一次校舍是在西門街明治書院，1905-1937 年第二次校舍是在林森路的老孔廟，在孔廟孕育了 32 年，班級數越來越多，加上孔廟老舊了，於是在新興町（現在校址）又重新起造新竹公學校。

新埔公學校福山進老師 1934 年轉職到新竹公學校，成瀨校長請他幫忙「教學研究工作」，在提「教學研究」計畫時成瀨校長給他的回應的理由之一：「正在思考這所學校的遷移問題，在孔子廟，是無法實施真正的日本教育。」

『在孔廟的教育：孔廟是把大成殿做為中心，在口字型的建物，以孔子高徒的各室所圍繞的祠堂作為教室，而各學年的班名，則採用孔子的訓誨「五常」一仁、義、禮、智、信』。成瀨校長認為在孔廟當學校難以實施日本教育，所以尋找土地進行校舍的遷移工作。

¹³ 1897 年稱新竹公學校、1921 年易名為新竹第一公學校、1941 年易名為新興國民學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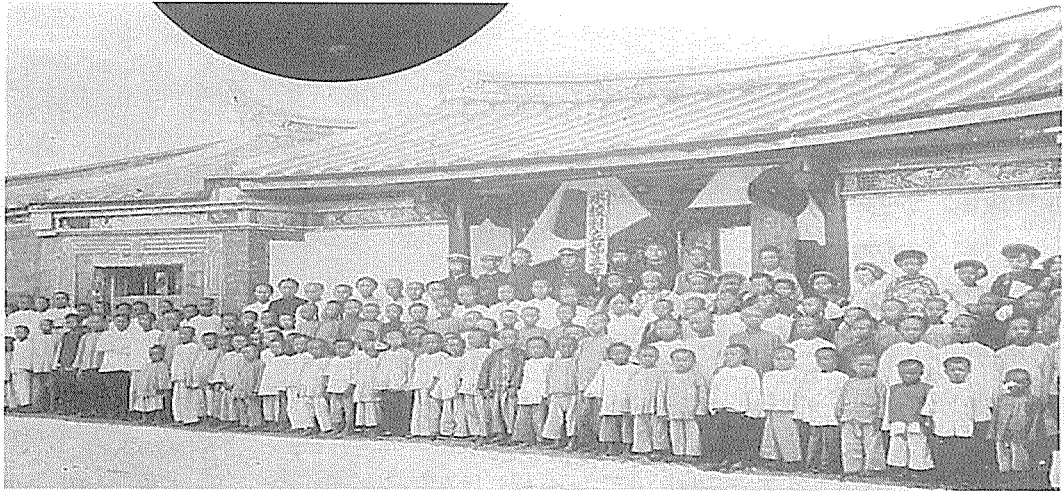


圖 1 明志書院時期校舍

新竹公學校的教育有 32 年在孔廟孕育的，在孔廟時期 1915 年 5 月花了 150 圓設置中庭花壇；1917 年 11 月花了經費 350 圓蓋學校園及半月池，又花了 85 圓造一個國旗揭揚所。



圖 2 孔廟時期校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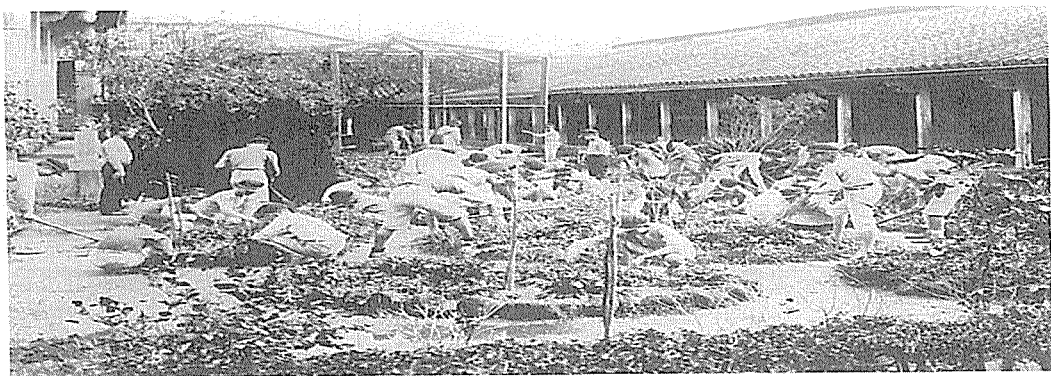


圖 3 孔廟學校園

1937年遷校舍，第三次校舍是在興學街（新興町），直到1937年才擁有真正自己的家，佔地約3.7公頃，方方正正的美校園。尤其現在綠樹成蔭，真是名符其實的一所有歷史、有文化的老學校。

新興段校舍（現址）是1937年完成的，當年正逢日本留歐學人歸國潮，其中包括許多建築學者，所以新校舍就是那批留歐學人所規劃、設計、建造的，百齡樓及禮堂也都是當時的建物，因此充滿著歐洲巴洛克式建築藝術的風情。

新校舍是屬於山牆式的建築，但不具巴洛克式的華麗繁複，大樓正面是三層山牆式建築，川堂門柱則是紡錘形柱，前有接待賓客的停車坪，整體建築以簡單的幾何線條勾勒出典雅的建築，牆與牆的轉角都是圓弧收邊，外方內圓象徵著外剛內柔的做人處世精神，教室高大、寬敞，非常涼爽舒適，當時牆壁素材是用貝殼屑、糯米、紅糖混合砌牆的，牆面用噴的使其凹凹凸凸的，是有吸收噪音的特殊功效，是一棟非常堅固的老式建築，已近七十載仍舊屹立不搖的聳立著，象徵著新竹第一公永遠不朽的精神。

大樓當年是分兩批蓋完，先蓋左邊，再蓋右邊。一層有十二間教室，一樓中間是「穿堂」、二樓中間是「奉安室」，三樓中間是「檔案室」，正面是山牆式的建築。一樓川堂兩旁，一邊是校長休息室，還有動物園室，是養烏龜、水生動物的地方；另一邊是值夜室，提供值夜人員睡覺休息的地方。1937年是整體蓋完再從孔廟遷回現在校址（1月9日五六年級遷入新校舍，6月3日是二三四年級遷入新校舍）。¹⁴

在大樓右邊還有三間教室建築、左邊還有四間教室建築及樓梯一座，所以昭和時期教室一二樓建築有三十八間，（但左邊的教室因戰爭時遭到子彈攻擊，現在已拆毀改建新樓）。

¹⁴ 1931年1月9日，《新竹公學校沿革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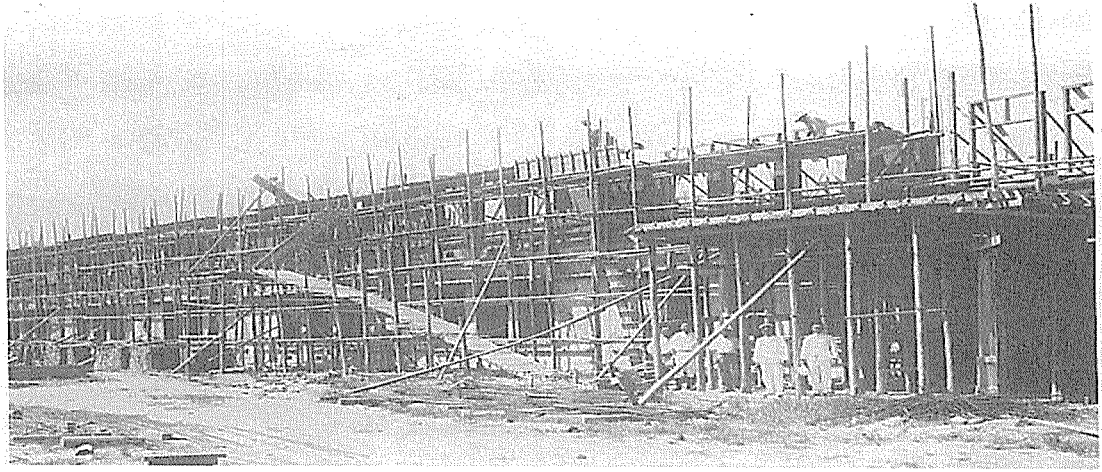


圖 4 興建中的新興校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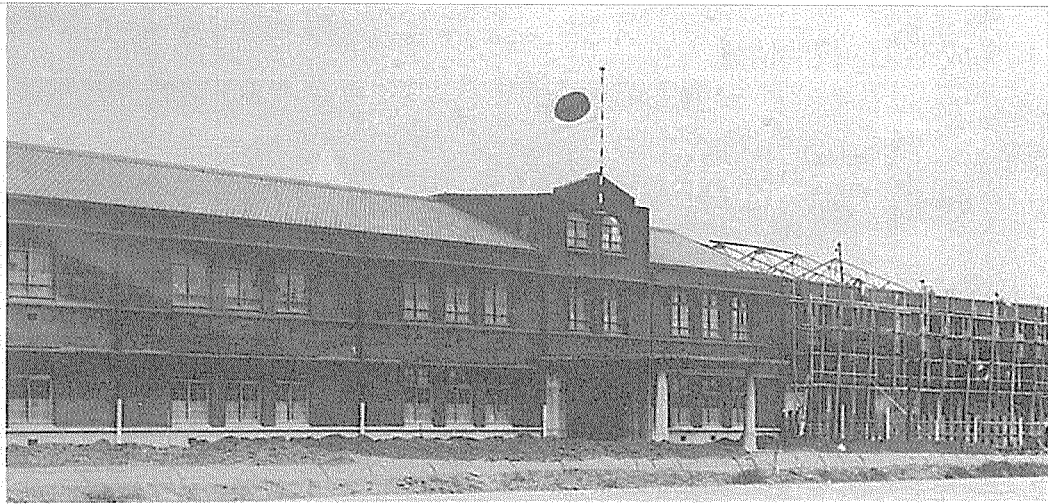


圖 5 右邊校舍落成，左邊仍在進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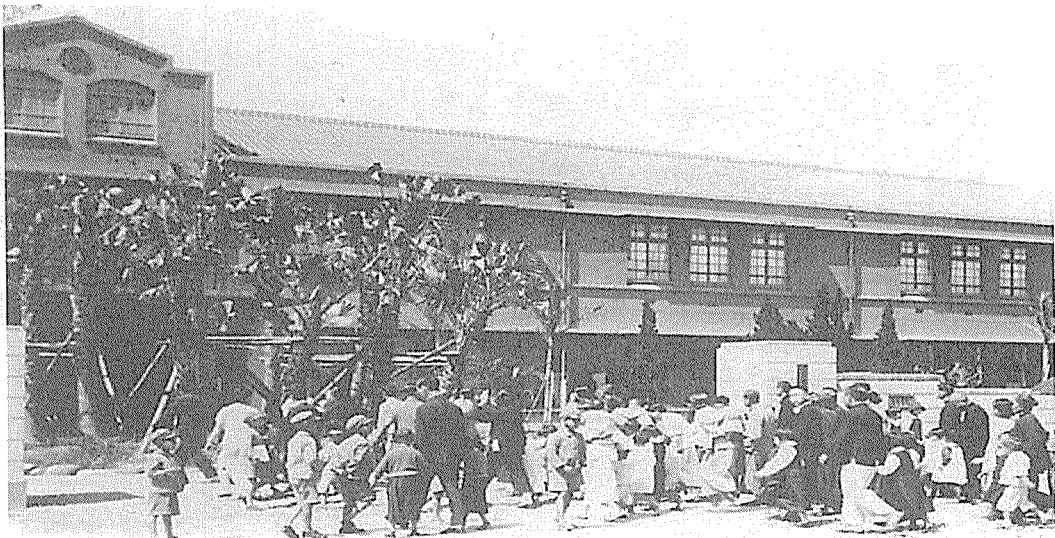


圖 6 高年級遷入校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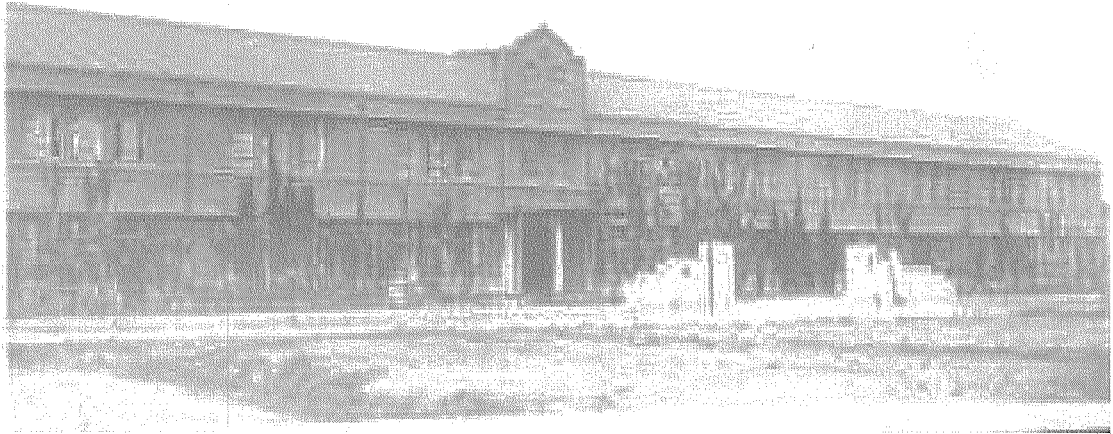


圖 7 剛完成不久的校門情景



圖 8 樹木慢慢茂盛的新竹公學校全貌，用綠籬當圍牆



圖 9 歐式圖騰的水生植物池

1937年1月9日新築校舍落成新竹公學校從孔廟遷回現在校址，對於學校的規劃和環境的綠美化，非常有特色，對校園的整理有明確的目標：「爲了矯正偏重知識教學，鼓勵學生愛好自然，藉校園情境陶冶情操。」

在《新竹公學校沿革誌》1939年？月？日（日期不清楚）的大事記有一則寫著：「矯正知識教育的偏重，培養愛好自然的精神，在禮堂和教室之間開闢校園而植樹、種花」裡頭記載著自1月1日到3月31日的工作是：

1. 花圃的庭石自竹東的上坪溪採取而來，庭石是學生校外教學選擇的，校外教學的日子有1938年的12月30日、1939年的1月4日、1月15日、2月8日。
2. 植樹1月13日種植月橘、杜鵑花，1月21日到新竹神社掘取黑松、榕樹，1月30日種植九重葛，2月9日國旗揭揚台周圍植樹，2月12日從舊校舍（老孔廟）移植13棵松樹，2月13日種植樟樹50棵，2月14日、15日種植油加利樹50棵。

表2 美化校園種植樹木一覽表

時間	地點	內容	參加人員
1939.1.1 -3.31	校園內庭	搬庭石－(01.04)(01.15)(02.08) 植樹－1.13 種植月橘、杜鵑花 1.21 到新竹神社掘取黑松、榕樹 1.30 種植九重葛 2.09 國旗接陽台周圍植樹 2.12 從舊校舍移植13棵松樹 2.13 種植樟樹50棵 2.14 種植油加利樹 2.15 種植油加利樹	高年級師生

資料來源：《新竹公學校沿革誌》新竹國小奉安室藏書

詹紹華老師是1933-1939年在新竹公學校服務時，剛好碰上建校工程，當時假日所有的同事要到學校種植樹木花草，成瀨校長空閒時，換上工作服，拿著花剪到處修剪，把學校花草樹木照顧得無微不至。後來又隔週輪流，所以學校的校樹，他可以如數家珍，一棵棵都是那時的師生共同種植的、呵護的、認養的，一棵棵看著他們長大，現在綠葉扶疏，形成綠色隧道，真的是「前人種樹，後人乘涼」。有時就到里長家挑水肥（因里長家飼養許多豬），到學校施肥，讓花草樹木壯碩。直到目前詹老師還是天天到學校散步，與老樹訴說深厚的感情。（詹紹華老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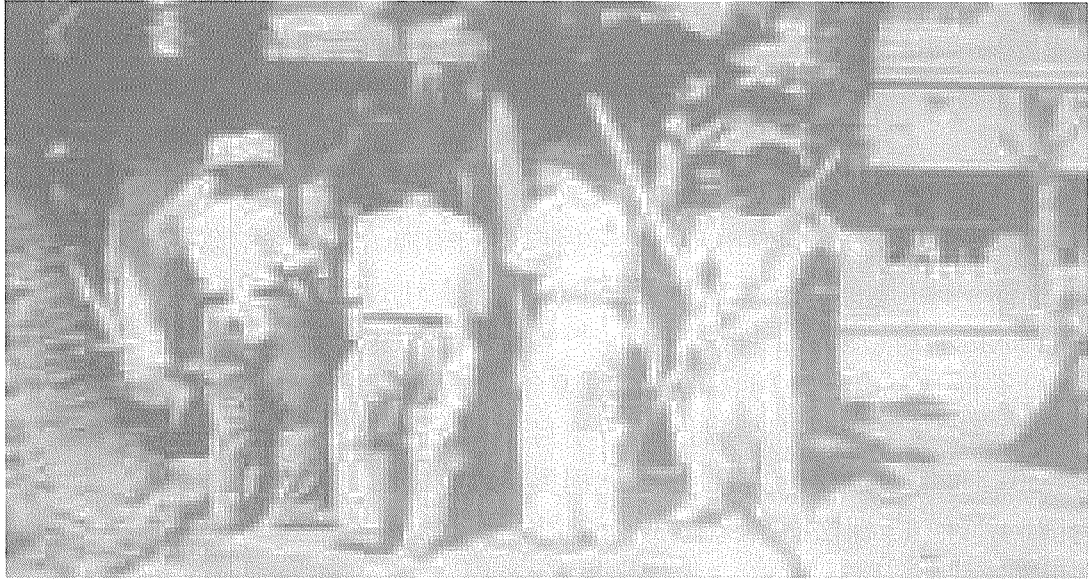


圖 10 詹紹華訓導與同事一起種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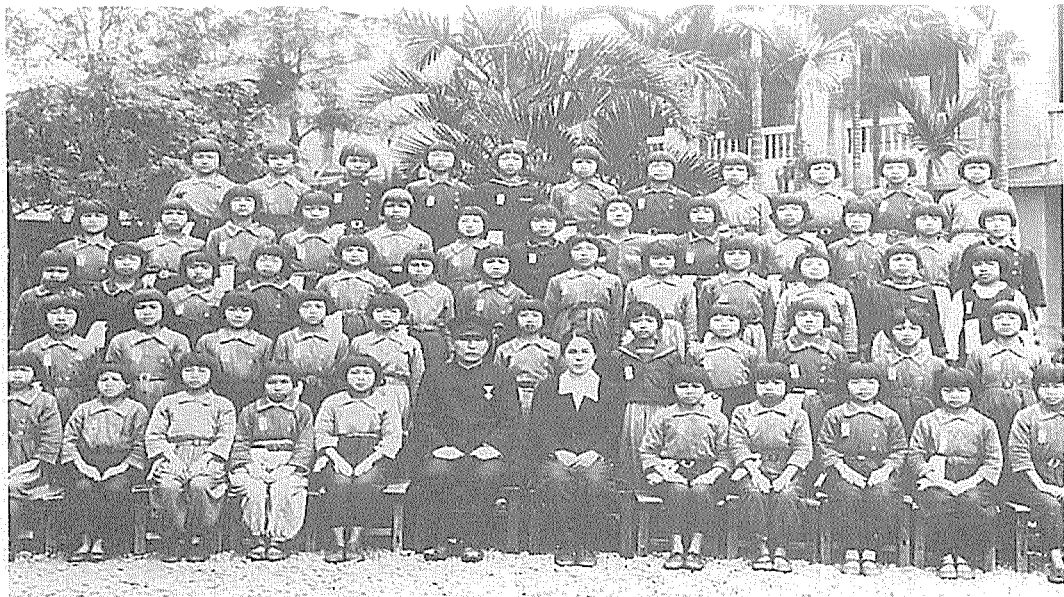


圖 11 全校建築完畢後師生合影留念（成瀨校長）

內庭的規劃很特別，屬於幾何圖形的設計，左右邊景觀是互相對稱，花園角落種植旅人木；左邊內庭是打庭球（今天的網球）的場所，讓老師每天課後有運動的地方（現今已改為地下室建築，上頭有遊戲器材設施）；還有花圃，種有黑松、九重葛、洋蹄甲、肉桂、羅漢松、女真、桃樹、香蕉、變葉木、葫蘆竹等植物；右邊內庭是花圃中間有一歐式水生植物池，造型是非常特別的，有著多層次的變化，圖形有其特殊意義，是非常特別的圖騰，種有布袋連、大萍、澤瀉、水金英、輪傘莎草、水蠟燭、燈芯草、睡蓮、青萍、滿江紅、水綿、金魚藻、水蘊藻，是新竹市各國中小水生植物種類最多的教材園，常常供給各校的需求，可說是一個敦親睦鄰、資源共享的水生植物池。

內庭四個角落的花圃成幾何圖形，更特別的是內庭大小花圃幾乎都成「台灣島」的蕃薯形狀，花圃的四周用石頭砌成，在 1939 年是一鋤一鋤、一棵一棵的種植。把每一個花圃種下了愛心、種下了歡欣，一步一腳印的塑造每一人的希望和期待。內庭四季都有不同的姿色，春天杜鵑紅白相映，夏天荷花搖曳生姿，秋天變換彩裝的楓香，終年青翠蒼勁的黑松，還有那國寶級的避邪樹—楊桐樹，畢業前夕開著嬌小細密的花及緋紅花瓣的鳳凰木，帶給每一屆的莘莘學子祝福及依依不捨的情感。

學校校舍的建築與設備是學生的學習環境，其品質與數量上的充足與否，與學生的學習息息相關，在《新竹公學校沿革誌》校舍建築記載著：

表 3 新竹公學校校舍建築一覽表

時 間	建 築 內 容	備 註
1937.1.9	五年級以上遷回新校舍	如圖 1-6
1937.4.17	本校移轉紀念事業，各位家長捐獻經費 2500 圓 以 2000 圓購買學校園運動器具設備	如圖 2-1 2-2
1937.6.3	增建教室竣工驗收完成	如圖 1-5
1937.6.4	二年級以上轉移準備就緒	
1938.4.6	建禮堂舉行祭拜去邪鬼	如圖 1-12
1938.6.7	奉安室竣工舉行大祓式	
1938.7.10	禮堂上棟來賓多人列席	
1941.11.10	平房新教室落成，三年級以下調整教室	
1943.3	用 5040 圓建築勞作室（一間很大的美勞教室）	
1943.3.24	新設揭示板及黑板 230 圓	

資料來源：《新竹公學校沿革誌》新竹國小奉安室藏書

1938 年 4 月 6 日建設禮堂，舉行「地鎮祭」祭拜去鬼邪，1938 年 7 月 10 日舉行大禮堂上樑典禮，來賓多人列席禮堂於 1939 年落成，蓋在學校的中心點，方便舉辦各種活動時集合學生，尤其各種慶典儀式是那麼的重視及隆重。禮堂屋頂外型是歇山式，覆蓋的是灰色的日本文化瓦；兩側各三個門，前後各兩個門，前門是上下舞臺用的，兩側及後面的八個門，門首都呈彩帶狀的設施（是歡迎嘉賓的意思）；窗戶造型有三種，兩側的上面呈圓弧形，另三邊是直線形，是拱型窗戶，前邊有兩個相對稱的「虎眼窗」；後面室內方正寬大，講台是一肅穆莊嚴、簡單樸實的設施，最前方是放御真影像的地方—「奉揭所」平常門是關起來的，有慶典儀式時再打開來參拜，奉揭所額首是用白色石灰呈拱形的設施，上頭掛一條緞造的彩巾，是一個神聖的地方，是每年畢業生畢業照的背景，是一個多功能的集會場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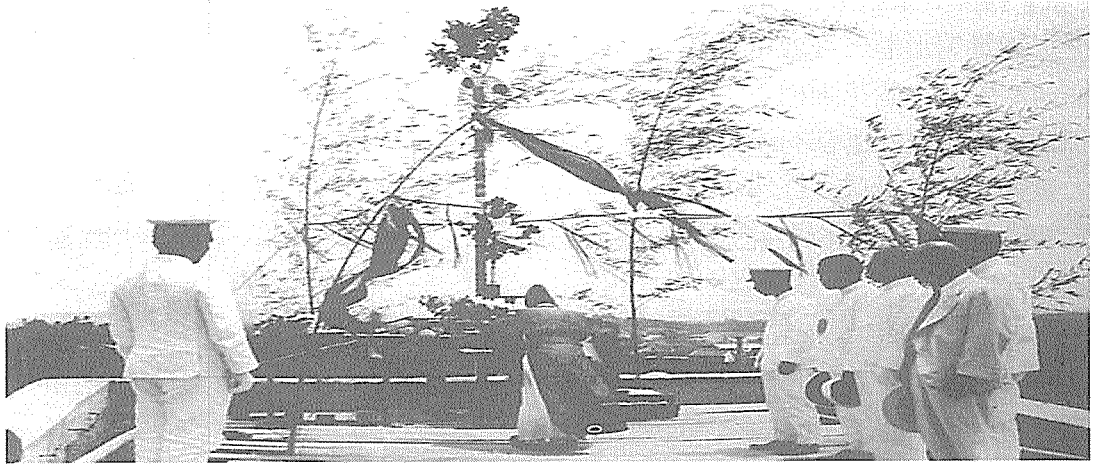


圖 12 禮堂動土典禮儀式（1938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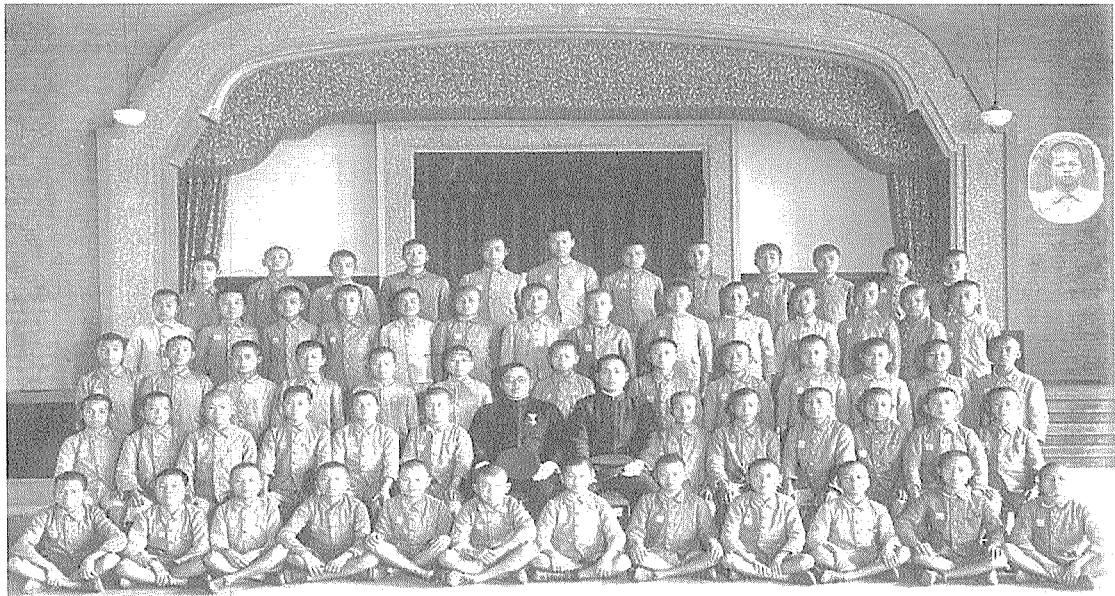


圖 13 禮堂奉揭所（後面紅門區）

禮堂前有兩座石頭堆砌的假山，假山上豎立著銅雕的塑像，與大樓前兩座是互相輝映的，每一座假山上的銅像都敘說著勇敢、勤學、愛國的日民族英雄故事，在學校的景觀境教也強調了「教忠」「教孝」的精神。

第一座是：楠木正成公銅像。日人楠木正成是一個愛國武士，相傳日本內戰時，楠木正成先生與兒子、家人要分手時，非常哀傷幽怨，也寫了一首愛國歌曲傳唱，振奮軍心士氣。不幸的是最後楠木正成還是犧牲生命，成為愛國烈士。所以，豎立著一個騎著馬的武士銅像來紀念大楠公愛國武士的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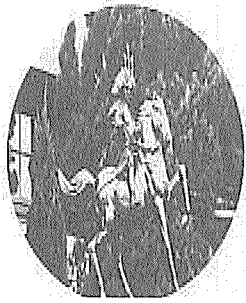


圖 14 大楠公銅像



圖 15 天下爲公石碑

第二座是：二宮金次郎銅像。日人二宮金次郎是一位勤學的孩子，出身於貧窮家庭，所以一心想復興家鄉，立志在荒蕪的農村從事農業改良，使家鄉富有繁榮。二宮金次郎於是很用功，撿柴也不忘讀書，不斷看書研究，後來學成回鄉造福，全國爲了紀念他，豎立的銅像是「二宮尊德先生背著一些薪柴，手捧著書本」，紀念其立志改良農業的決心，彰顯其勤學奮鬥的精神。



圖 16 二宮公銅像



圖 17 教學相長石碑

日治時期所有公學校對於學校建築，也充分利用空間，很多設施屬於情境設施，以收楷模學習的效果，就是最好的「境教」，涵養「教忠、教孝」的國民性。

二、增建教室與設備

1941 年 11 月 10 日增建平房教室，新教室落成，三年級以下調整教室。自從遷入新校舍加上實施國民學校教育學生數越來越多，年年增班，所以在左側向操場方向增建一樓平房教室 12 間，讓一二年級就讀，方便低年級小朋友就讀一樓教室，在一樓活動較安全，較方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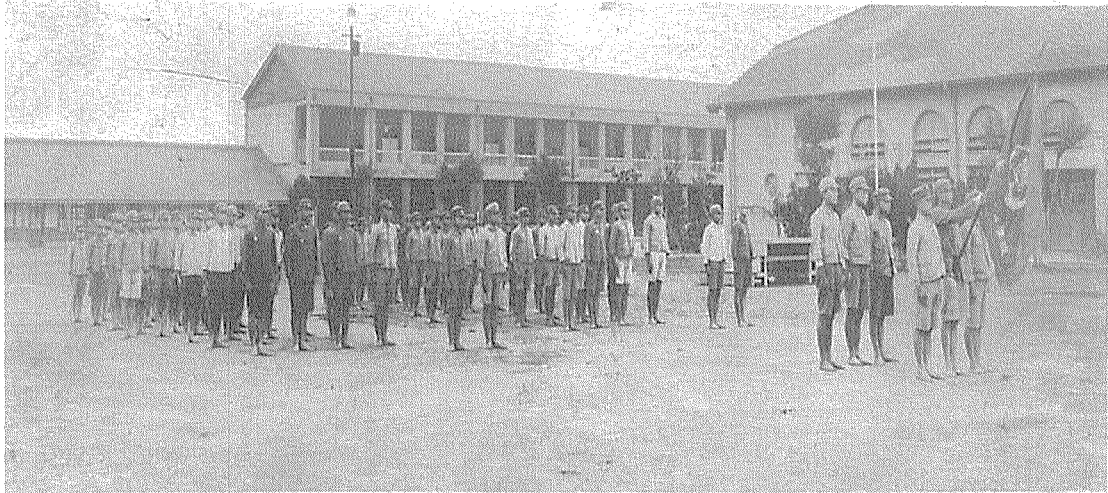


圖 18 左側 4 間二層樓建築及樓梯，12 間一樓建築，一直延伸到現在的籃球場。
(蔡石生校友提供)



圖 19 實科農作物栽種場 (蔡石生校友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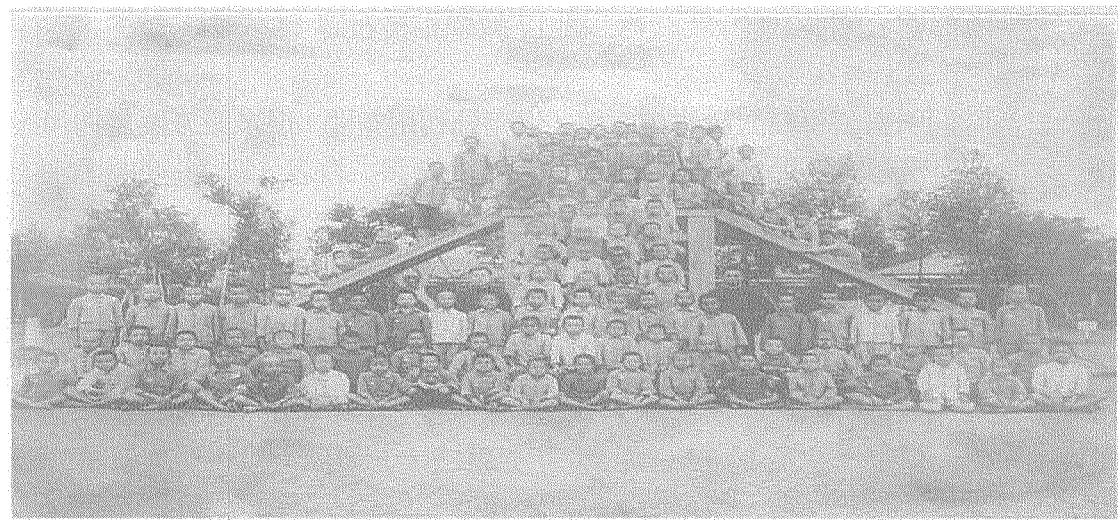


圖 20 在農作場前合照 (李水圳校友提供)

1943年3月用5040圓建築勞作室，勞作教室是一間很大的工藝教室，裡面五臟俱全。因日治時期有「實科」科目，包括農業、工業、商業三科，一間偌大的教室，放置了很多工具具備了很多功能，方便實科的教學。農科的栽種場範圍包括現在的幼稚園、中央廚房、對面的林務局宿舍，都是栽種場，讓學生實際種植、親自種植，體驗「學以致用」的活的教學。

四、備戰建物的消長

戰爭時期家家戶戶自備防空洞，警察要檢查各個家戶的防空掩蔽設施，有錢人都自己興建防空洞，沒有錢的人在家中挖水溝，用舊的家具蓋上去。當然學校更不能例外，新竹公學校與戰爭相關建築有：

表4 新竹公學校防空設備一覽表

時間	建築內容	備註
1942.8.31	用1300圓設置三個防空用擴聲機	
1943.9.13	在倉庫旁挖防火用儲水池	教室大樓走廊前
1943.5.25 -6.27	建築待避壕（防空壕）	榕樹園下
1943.7.5	禮堂屋頂塗偽裝迷彩750圓	
1943.10.6	新設防彈牆560圓	
1944.1.2	新設待避用通行門及橋400圓	

資料來源：《新竹公學校沿革誌》新竹國小奉安室藏書

新竹公學校防空壕建築在現在的榕樹園底下，新竹公學校有一片茂密的榕樹園，所以蓋的是待避壕溝，不是蓋防空洞，一直到戰後很多年都留存著。1960年代畢業的校友都記憶猶新，如許文棟校友說：為什麼不保留防空壕溝呢？因為待避壕是校友童年生活，一個很快樂的遊戲區，是玩捉迷藏的好地方。

戰爭後期兩年，配合總體戰，學生都疏開，軍隊借用校舍在《新竹公學校沿革誌》裡記載著三次¹⁵：

- 1.1944年7月29日 ○○部隊三個小隊駐屯本校，本校供給20個教室，本校兒童上下午班上課。
- 2.1944年10月13日到30日 空襲的結果，○○部隊再將隊本部駐屯本校，30間教室及校長室、禮堂、特別教室全部借用。
- 3.1945年1月8日 駐屯本校26間教室，兒童分成上下午二部教學。

在戰爭時期新竹市因為有空軍機場，新竹國小先是三個小隊進駐學校、接著隊本部也進駐本校以至全校借用，所以為了安全起見，在禮堂屋頂也花了750

¹⁵ 《新竹公學校沿革誌》，新竹國小奉安室收藏。

圖，把屋頂塗上了「偽裝迷彩」的保護色，以保護軍隊的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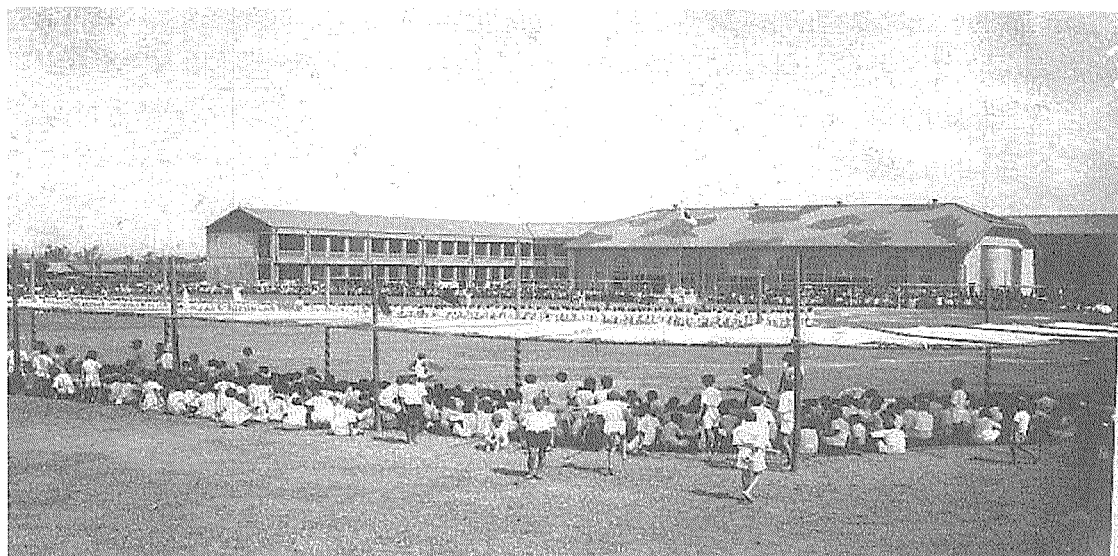


圖 21 禮堂屋頂塗上了「偽裝迷彩」

操場中間有被炸彈轟炸到，形成一個大窟窿，有一段時期是當蓄水池用，後來又填平改做它用。(林源梁先生)

但是在戰爭時期，學校建物也有被拆除，挪去他用的，如沿革誌上記載著：「1944年3月4日大楠公、二宮公兩座銅像被應召，舉行消災祈福儀式¹⁶」，戰爭時期物質資源非常缺乏，所以大楠公和二宮公兩座銅像及大樓中二樓窗戶後面銅製的欄杆也被拆掉，把拆下來的銅、鐵，回收去製造兵器，如槍、砲等。

因為戰爭的關係，在新竹公學校校園裡斑斑剝剝的遺跡，留下不少感人的「戰爭故事」如彈孔牆、彈孔樹就是在1945年3月和5月，美軍對新竹地區全面空襲，所以在百齡樓後面牆壁上有留下不少子彈打到的牆壁、樹木，造成許多穿洞洞裝的老教室、老樹，所以稱為「彈孔牆、彈孔樹」，彈孔樹十來棵，近年來倒了幾棵！。



圖 22 彈孔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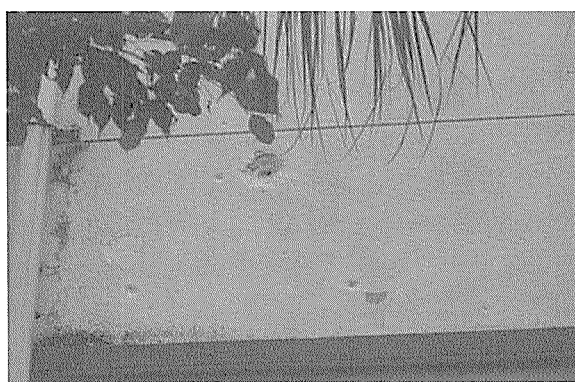


圖 23 彈孔牆

¹⁶ 《新竹公學校沿革誌》，新竹國小奉安室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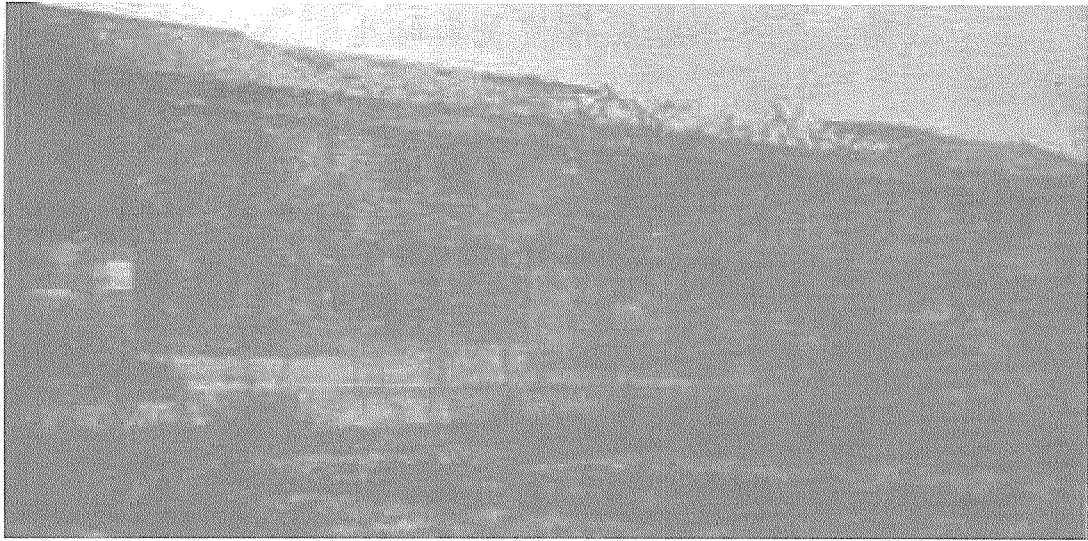


圖 24 被炸毀的新竹公學校教室錄自《天皇陛下の赤子》頁 201

「S 玻璃窗」則是戰備時期，資源嚴重缺乏，擔心老百姓拿回家塗上黑墨、或水銀，就可以當鏡子用，所以刮上「S」字樣，以做維護，「S」是取自「SIN」以頭一個字母代表。新竹公學校野球隊（棒球隊）的標誌也是用「S」字樣。鱷魚隊也是聲名大噪。目前一樓窗戶、門上面的玻璃，還有 108 塊 S 玻璃窗，一者流傳著戰爭故事，一者可做生活教育最好的題材，因為前人的維護，才得以保存到現在，已是 70 年。

新興國民學校歷任校長與師生

撰寫者：陳秋月

指導教授：許佩賢

一、歷任校長

新竹公學校 1895 年建校到 1945 年以來，歷任三個天皇，明治時期是林元三郎、笠井源作、高木平太郎，大正時期是阿部光平、上原宗五郎、上原宗五郎，昭和時期是村木末一、成瀨與三郎、柏山恒市，每一時期真巧皆有一位校長治校，如下表：

表 5 新竹公學校日治時期歷任校長一覽表

任別	姓名	起迄時間	服務年資	備註
第一任	林元三郎	1897.10.01-1904.11.28	7 年 2 個月	
第二任	笠井源作	1904.12.29-1906.07.15	1 年 7 個月	
第三任	高木平太郎	1906.07.16-1913.12.13	7 年 5 個月	
第四任	阿部光平	1913.12.14-1915.03.31	1 年 3 個月	
第五任	上原宗五郎	1915.04.01-1918.12.12	3 年 9 個月	
第六任	安山圭三	1918.12.13-1925.09.30	6 年 9 個月	
第七任	村木末一	1925.10.01-1934.04.17	8 年 7 個月	辭後當桃園街街長
第八任	成瀨與三郎	1934.04.18-1939.10.12	5 年 6 個月	
第九任	柏山恒市	1939.10.13-1946.01.31	6 年 3 個月	

新竹公學校日治時期校長有九任，在戰爭時期的是後二任，第八任是成瀨與三郎校長，擔任了五年六個月，是遷校校長。第九任是柏山恒市校長擔任了六年三個月。戰爭時期是成瀨校長與柏山恒市校長，與新竹公學校師生共度艱辛的歲月。



圖 25 成瀨與三郎校長
(1934.04.18-1939.10.12)



圖 26 柏山恒市校長
(1939.10.13-1946.01.31)

二、歷年老師--日籍教師

戰爭時期日籍教師有 98 人，男教師有 60 人占 62%，女老師 38 人占 38%。其中代課教員 21 人占 21%，戰爭期間內地教師是非常不足。

在《大正十三年以降學級與兒童》月報表資料中，整理如下表：

表 6 新竹公學校教職員數一覽表（1937-1945）

年度	班級數	總數		訓導				准訓處				教員心得			
		男	女	內地人		本島人		內地人		本島人		內地人		本島人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937 年	31	25	6	10		12	2					2	4	1	
1938 年	32	27	5	13		12	1					1	4	1	
1939 年	33	27	6	15	2	9	1					2	3	1	
1940 年	35	27	8	19	4	6	1					1	3	1	
1941 年	36	26	10	18	6	8	1						3		
1942 年	36	27	9	15	8	9	1					3			
1943 年	36	24	12	16	8	7	1		2			1	1		
1944 年	36	23	13	11	9	8	1	1	2	1			1	1	
1945 年	33	22	9	15	3	7			1				2		3

表 7 戰爭時期日籍教師一覽表（1937-1945）

姓名	性別	資格	任職起迄	戰時年資	總年資	職稱
富山秀次	男	甲種正教員	1931.3.31- 1942.3.31	5 年	11 年	訓導
吉田豐美	男	甲種正教員 臺北第一師範演習科	1934.4.29- 1939.2.20	2 年	4 年 2 月	訓導
福山進	男	乙種正教員 臺北第二師範養成講習科	1934.4.29- 1940.3.22	3 年	6 年	訓導
南條智和	男	甲種正教員 臺北第一師範小學部	1936.3.31- 1941.3.31	1 年	16 年	訓導

山本武雄	男	甲種正教員	1935.3.31- 1939.3.31	2年 4年		訓導
藤崎義信	男	甲種正教員 臺北第一師範小學部	1935.3.31- 1942.8.5	5年4個月	7年4個月	訓導
柴田マサ子	女	乙種正教員 新竹州立高等女學校補習科	1935.8.28- 1943.3.31	7年7月		訓導
中川孝	男	乙種正教員 臺北第二師範養成講習科	1935.12.21- 1940.3.31	4年3個月		教員心得
兼田實廣	男	甲種訓導 臺北府立國語學校工學部師範	1936.3.31- 1938.3.31	2年		訓導
齊藤元助	男	甲種正教員 臺北師範演習科	1936.3.31- 1937.11.11	1年8月		訓導
杉本正明	男	甲種正教員 臺北一師小學部	1936.3.31- 1944.3.31	8年		訓導
高野一穂	男	甲種正教員 臺北第一師範普通科	1936.3.31- 1946.2.28	9年 10年		訓導
谷口二郎	男	乙種正教員 臺北第二師範養成講習科	1936.3.31- 1939.3.31	2年	3年	訓導
伊山初枝	女	山口縣女子師範學校第一部	1936.10.1- 1938.3.31	1年	1年5個	教員心得
佐騰實	男	甲種正教員 臺北師範演習科	1937.3.31- 1946.3.31	9年		訓導
前田恆利	男	小學正科教員 鳥取縣師範本科	1937.3.31- 1939.3.31	2年		訓導
副島キクエ	女	小學正教員 佐鶴縣女子師範本科第一部	1937.3.31- 1939.3.31	2年		訓導
濫品衣江	男	甲種正教員	1945.3.31- 1946.2.15	1年		助教
成瀬與三郎	男	甲種正教員	1934.4.17- 1939.10.12	2年3個月	5年3個月	校長
前川清造	男	甲種正教員 早稻田大學高等師範	1937.3.31- 1943.3.31	6年		教員心得
植月博	男	甲種正教師 臺北第一師範演習科	1937.3.31- 1946.3.31	8年	9年	訓導
遠藤房子	女	乙種正教員 新竹州立高女補習科	1937.3.31- 1945.11.15	8年8個月		教員心得
三留フサ	女	甲種正教員 新竹州立高女	1937.3.31- 1937.8.31	5個月		教員心得

阿部島市	男	甲種正教師 山梨縣師範本科	1938.3.31- 1941.3.31	3年		教員心得
前田滋雄	男	體操專科教員 日本體育會體操學校	1938.3.31- 1941.3.31	3年		訓導
加地義雄	男	甲種正教師 臺北二師演習科	1938.3.31- 1941.3.31	3年		訓導
倉持てる	女	乙種正教師 次城縣高女	1938.3.31- 1939.3.31	1年		訓導
小島ヨシ	女	乙種正教師 新竹州立高女補習科	1938.3.31- 1943.1.31	4年10個月		訓導
池田庚	男		1938.3.31- 1938.7.31	4個月		教員心得
勝野秋稔	男	甲種正教師 福岡縣師範第一部	1938.11.25- 1940.3.31	1年4個月		訓導
稻葉英進	男	甲種正教師 千葉縣師範學校本科	1939.3.31- 1940.10.31	1年7個月		訓導
金子瀧雄	男	甲種正教師 臺北師範小學部	1939.3.31- 1941.3.31	2年		訓導
渡邊多賀乃	女	甲種正教員 愛媛女子師範二部	1939.3.31- 1046.1.31	6年10個月		訓導
井手三信	男	甲種正教師 台南師範演習科	1939.3.31- 1943.3.31	4年		訓導
植田トシ	女	乙種正教師 熊本縣第一高女	1939.3.31- 1939.9.14	6個月		教員心得
田上秀雄	男	甲種正教師 熊本縣中學高等教育科	1939.3.31- 1940.9.30	1年6個月		訓導
井上鹿雄	男	甲種正教師 鳥取縣師範學校一部	1939.3.31- 1940.3.31	1年		訓導
井口愛次郎	男	甲種正教師 廣島明道中學	1939.9.7- 1942.3.31	3年6個月		訓導
柏山恒市	男	甲種正教員 臺北府立國語學校公學校師範科	1939.10.12- 1946.1.31	6年4個月		訓導
森田シヅエ	女	小學本科正教師 鳥取縣女師本科	1939.10.12- 1940.3.31	5個月		教員心得
時松スマユ	女	乙種正教師 新竹州立高女補習科	1939.10.31- 1942.3.31	2年5個月		教員心得
川平リウ	男		1939.3.31- 1940.3.31	1年		訓導

清田義治	男	乙種正教師 東京赤坂區同舟舎洋畫研究所	1940.1.7- 1942.3.31	2年2個月		訓導
吉田隆	男	甲種正教師 臺北師範演習科	1940.3.31- 1942.3.31	2年		訓導
櫻井儀三郎	男	甲種正教師 臺北師範演習科	1940.3.31- 1942.3.31	2年		訓導
別所和雄	男	甲種正教師 臺北師範演習科	1940.3.31- 1945.11.15	4年8月		訓導
佐藤ツナエ	女	小學本科正教員 福岡縣女子師範	1940.3.31- 1942.7.31	2年4個月		訓導
倉田シヅ	女	小學本科正教員 臺北一師女子演習科	1940.3.31- 1941.3.31	1年		訓導
鶴田セス	女	小學本科正教員 新竹州立高等女學校補習科	1940.3.31- 1940.12.28	9月		訓導
篠田敏夫	男	甲種正教員 臺北第二師範公學部	1940.3.31- 1945.3.31	5年		訓導
菊池八重子	女	乙種正教員 新竹州立高等女學校補習科	1940.3.31- 1942.3.31	2年		教員心得
吉田彌生	男		1940.3.31- 1941.3.31	1年		教員心得
加藤福子	女	小學本科正教員 新竹州立高女補習科	1940.3.31- 1946.2.28	6年		訓導
金子邦子	女		1940.3.31- 1941.3.31	1年		教員心得
竹林靜子	女		1940.3.31- 1942.3.31	2年		教員心得
田原愛	女	小學本科正教師 大分縣中津高等女學校	1940.4.15- 1941.3.31	1年		訓導
水田精喜	男	甲種正教員 高知現師範本科一部	1940.8.31- 1944.3.31	3年7個月		訓導
長友よ志子	女	乙種正教員 新竹州立高女補習科	1940.10.12- 1941.3.31	5個月		訓導
小野勇雄	男	小學本科正教員 臺北師範小學部	1941.10.31- 1942.3.31	5個月		訓導
星野はる	男	乙種正教員 府臨時教員養成會	1941.1.24- 1943.7.31	2年6個月		訓導
內田國保	男	甲種正教師 臺北師範演習科	1941.3.31- 1941.11.10	8個月		訓導

藤井憲	男	甲種正教師 臺北師範本科	1941.3.31- 1942.6.30	1年3個月		訓導
門協ヒデ	女	小學本科正教師 島根縣女子師範本科	1941.3.31- 1942.7.31	1年4個月		訓導
大木克文	男	甲種正教師 臺北第二師範演習科	1941.3.31- 1941.12.31	9個月		訓導
大石田シサヲ	男	甲種正教師 臺北第一師範演習科	1941.3.31- 1943.3.31	2年		訓導
黒木佳子	女	乙種正教師 臺北二師乙種正教養成講習科	1941.3.31- 1943.3.31	2年		訓導
島ハルヨ	女	乙種正教員 新竹州立高等女學校	1941.3.31- 1943.3.31	2年		訓導
吉田房枝	女	乙種正教師 新竹州立高等女學校補習科	1941.3.31- 1943.3.31	2年		教員心得
田邊房子	女	府臨時教員養成所	1941.3.31- 1941.4.30	1個月		教員心得
富岡孝子	女	新竹州立高等女學校	1941.3.31- 1946.1.31	4年10個月		訓導
鈴木義彰	男	甲種正教師 臺北師範本科	1941.11.10- 1943.10.18	2年		訓導
宮本正次	男	乙種正教員 臺北二師乙種正教員養成所	1942.3.31- 1946.2.28	4年		訓導
加藤福子	女	小學本科正教員 新竹州立高等女學校補習科	1940.3.31- 1946.2.28	6年		訓導
須永富藏	男	國民學校訓導 新竹師範演習科	1942.3.31- 1942.9.30	6個月		訓導
内藤利ス	男	小學本科正教員 宮崎縣教員養成所	1942.3.31- 1945.11.15	3年7個月		訓導
千葉静子	女	甲種正教員 臺北第一師範演習科	1942.3.31- 1945.3.31	3年		訓導
谷口次子	女	國民學校初等科 府臨時教員養成所	1942.3.31- 1946.2.28	4年		訓導
渡邊淑子	女	新竹州立高等女學校	1942.9.18- 1945.11.15	3年2個月		助教
大橋美智子	女	新竹州立高等女學校	1942.7.31- 1943.3.31	1年8個月		教員心得
高喬喜美江	男	國民學校初等科 府臨時教員養成講習會	1942.3.31- 1943.7.31	1年4個月		訓導

伊差川新吉	男	東京美術工藝科	1942.8.31- 1943.3.31	7 個月		助教
本村正人	男	甲種正教員 福岡縣八女中	1943.1.31- 1945.3.31	2 年 2 個月		訓導
岩水正壽	男	國民學校訓導 新竹師範演習科	1943.3.31- 1945.11.15	2 年 8 個月		訓導
長友一馬	男	乙種正教員 臺北二師養成講習科	1943.3.31- 1943.11.15	9 個月		訓導
大橋睦子	女	甲種正教員 臺北第一師範講習科	1943.3.31- 1946.1.31	2 年 9 個月		訓導
川崎淺治	男	國民學校訓導 新竹師範演習科	1943.3.31- 1945.11.15	2 年 8 個月		訓導
水本トシコ	男	乙種正教員 新竹州立高等女學校	1943.1.20- 1945.3.31	2 年 2 個月		訓導
油布鏡子	女	國民學校初等科 國民學校初等科訓導養成講習科	1943.3.31- 194.62.28	3 年		訓導
武藤マキノ	男	府臨時教員養成講習會	1943.3.31- 1945.3.31	2 年		訓導
ス保紀美子	女	乙種正教員 臺北二師養成講習科	1943.3.31- 1945.11.15	2 年 4 個月		訓導
山本スミエ	女	乙種正教員 福岡縣山門女子師範	1943.3.31- 1945.3.31	2 年		訓導
川邊英一	男	甲種正教員 臺北一師演習科	1944.3.31- 1945.7.15	1 年 4 個月		訓導
五味千代人	男	小學本科正教員 山梨縣師範本科	194.3.31- 1946.2.28	2 年		訓導
俣元ミエ	男	國民學校初等科 教員資格向上講習會	1944.3.31- 1945.3.31	1 年		訓導
平野和子	女	國民學校初等科	1944.3.31- 1945.2.28	1 年		訓導
白山喜久子	女	新竹州立高等女學校	1944.3.31- 1944.6.30	3 個月		教員心得
木村喜和三	男	乙種正教員 臺北府立高等學校文科	1944.6.8- 1946.2.28	1 年 8 個月		訓導
石川節	女	乙種正教員 新竹州立高女補習科	1944.3.31- 1945.3.31	1 年		訓導

資料來源：《大正十三年以降學級及兒童》月報表資料¹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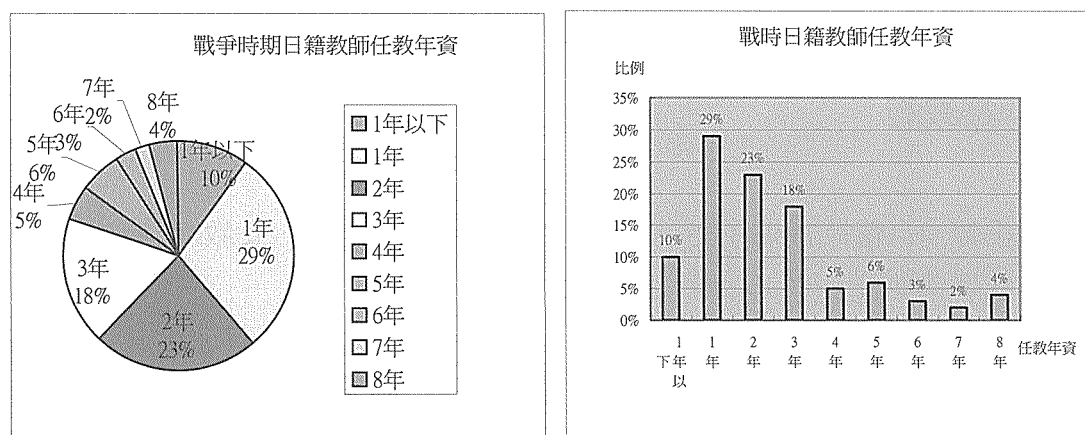
表 8 戰爭時期日籍教師任教年資統計表：

年資	1/2	1	2	3	4	5	6	7	8
人數	10	29	23	18	5	6	3	2	4
比例	10%	29%	23%	18%	5%	6%	3%	2%	4%

可從統計圖中瞭解昭和時期日籍教師在新竹公學校任教情形，任教一年者和二年者佔了 62%，三年的約 18%，可見老師的流動率非常大。任教四年以上的有 20%，其名單有：

年資	姓 名	人數
8	高野一穗、植月博、杉本正明、佐藤實	4
7	柴田マサ子、度邊多賀乃	2
6	前川清造、加藤福子、柏山恒市	3
5	富山秀次、遠藤房子、藤崎義信、小島ヨツ、條田敏夫、別所和雄	6
4	谷口次子、宮本正次、中川秀、井手三信、水口精喜	5

日籍教師任教年資統計圖



訪問得知日籍老師到台灣來任教可分三種情形：

- (一) 學校向總督府呈請：如篠田敏夫是柏山恒市校長向總督府呈請要會體操科的老師，經過督學好朋友小川先生推薦到新竹公學校任。¹⁸
- (二) 內地培訓的師資：在日本師範學校培訓出來，有的在內地已有從事教職的。

¹⁷ 《大正十三年以降學級月報表資料》，新竹國小。

¹⁸ 篠田敏夫回信所談及的

- (三) 台灣培訓的師資：臺北第一、第二師範、新竹師範演習科培訓出來的。
- (四) 檢定師資：新竹州立高女補習科、高等學校文科、府臨時教員養成講習會培訓出來的。
- (五) 代課教員；公學校高等科畢業的。

其中富山秀次、遠藤房子、植月博、佐藤實、條田敏夫、柴田マサ子一直與台灣學生都有聯絡，或者一兩年會聚會一次，台灣學生對他們都是稱讚不已，讚美有餘。



中華民國新竹市新興國民學校師生交歡會記念 1986年5月3日 於ホテルサンフラワー京都

圖 27 日本京都 新興國民學校師生聯誼會（蔡石生先生提供）1986 年 5 月

三、台籍教師

戰爭時期台籍教師共有 35 人，男教師有 25 人占 70%，女教師有 10 人占 30%。代課教師有 10 人占 30%。還有一位保母的編制。

表 9 新竹公學校戰爭時期台籍教師一覽表（1937-1945）

姓名	性別	資格	任職起迄	戰時年資	總年資	職稱
郭傳芳	男	乙種正教員	1924.3.31- 1940.3.31	3 年	16 年	訓導
黃林水	男	公學校乙種正教員 臺北師範本科	1923.3.31- 1938.3.31	2 年	15 年	訓導
劉亮榮	男	乙種正教師 臺北二師養成講習科	1939.3.31- 1940.3.31	1 年		訓導
楊金海	男		1940.3.31-	1 年		教員心得

		新竹第一公學高等科	1941.3.31			
李澤藩 (里澤藩)	男	乙種正教員 臺北師範本科	1926.3.31- 1946.3.31	8年	20年	訓導
蔡火爐	男	公學校乙種正教員 臺北師範本科	1926.3.31- 1937.8.7	5個月	11年4月	訓導
郭韻瑄	男	公學校乙種正教師 臺北師範本科	1923.3.31- 1940.3.31	3年	17年	訓導
黃瀛灶 (廣田吉彥)	男	公學校乙種正教師 臺北師範本科	1929.3.31- 1946.2.4	8年	17年	訓導
鄭燦禮 (新島正規)	男	甲種正教師 臺北第二師範演習科	1929.3.31- 1948.3.1	8年	19年	訓導
林賴冉妹 (林田直子)	女	乙種本科正教師 臺北第三高女師附設講習科	1932.3.31- 1945.3.31	8年	13年	訓導
蘇福	男	公學校乙種正教師 臺北師範本科	1928.3.31- 1940.3.31	3年	12年	訓導
詹紹華	男	甲種正教師 臺北第二師範普通科	1933.3.31- 1939.3.31	6年	6年	訓導
林朝娥 (松林成一)	男	甲種正教師 臺北第二師範演習科	1935.3.31- 1952.9.1	8年	17年6個月	訓導
張呂煙	男	公學校乙種正教師 法正大學工業電氣科	1937.3.31- 1940.3.31	3年		教員心得
陳金蓮	女	新竹州立高等女學校	1938.3.31- 1938.7.31	4個月		
劉精枝	男	乙種正教師 臺北師範本科	1936.3.31- 1939.3.31	2年	3年	訓導
陳月仙	女	乙種正教師 新竹高女補習科	1937.3.31 1938.3.31	1年		訓導
鄭梅芳	女	新竹州立高等女學校	1941.3.31- 1942.3.31	1年		准訓導
孫根燦	男	公學校乙種正教師 臺北二師養成講習科	1938.3.31- 1939.3.31	1年		訓導
莊富	男	臺北師範學校肄業	1939.8.31- 1940.8.31	1年		教員心得
劉亮榮	男	乙種正教師 臺北第二師範養成講習科	1939.3.31- 1940.3.31	1年		訓導
陳在南 (田川惠三)	男	甲種正教員 臺北第二師範演習科	1940.3.31 1949.4.1	5年	9年	訓導
鄭世璠	男	甲種正教員	1940.3.31-	2年4月		訓導

		臺北師範演習科	1942.7.10			
蘇春濤	男	公學校甲種正教師 臺北第二師範演習科	1941.3.31- 1952.8.31	4年	11年	訓導
陳水成 (永村誠彬)	男	甲種正教員 臺北第二師範演習科	1940.8.31- 1949.3.31	5年	8年7月	訓導
莊傳宗	男	公學校甲種正教師 臺北師範普通科	1942.3.31- 1945.5.31	2年2個月		訓導
劉麗霞	女	國民學校初等科准訓導 新竹州立高女本科	1944.3.31- 1947.9.31	1年	3年6個月	專任教員
陳添桂	男	公學校甲種正教師 臺北第二師範演習科	1944.4.31- 1948.3.31	1年	3年11個月	訓導
葉金枝	女	公學校乙種正教師 臺北師範本科	1945.4.1- 1960.7.31	0.5年	15年	教員心得
陳仙鶴	女	公學校乙種正教師 臺北師範本科	1945.4.1- 1960.7.31	0.5年	15年	教員心得
黃美惠 (光田雅子)	女	府臨時教員養成講習會	1943.3.31- 1945.3.31	2年		教員心得
黎靜子	女	准訓導 淡水高女	1943.3.31- 1945.3.31	2年		准訓導
周伯陽	男	公學校甲種正教師 臺北第二師範演習科	1943.3.31- 1947.6.31	2年	4年6個月	訓導
陳廷培	男	新興國民學校畢業	1944.4.1- 1945.3.31	1年		助教
許婉娥	女	國民學校初等科准訓導 新竹州立高女本科	1943.3.31- 1945.3.31	2年		保母

資料來源：《大正十三年以降學級及兒童月報表資料》¹⁹ 新竹公學校任職教師

表 10 台籍教師在新竹公學校任教年資統計表：

年資	1/2	1	2	3	4	5	6	7	8
人數	2	10	7	4	1	2	1		5
比例	6%	32%	22%	13%	3%	6%	3%		10%

年資	姓名	人數
8	李澤藩、黃瀛灶、鄭燦禮、林賴冉妹、林朝娥、	5
6	詹紹華	1
5	陳在南、陳水成、	2
4	蘇春濤、	1

¹⁹ 《大正十三年以降學級及兒童》，藏於新竹國小校史室。

戰爭時期台籍教師任教年資統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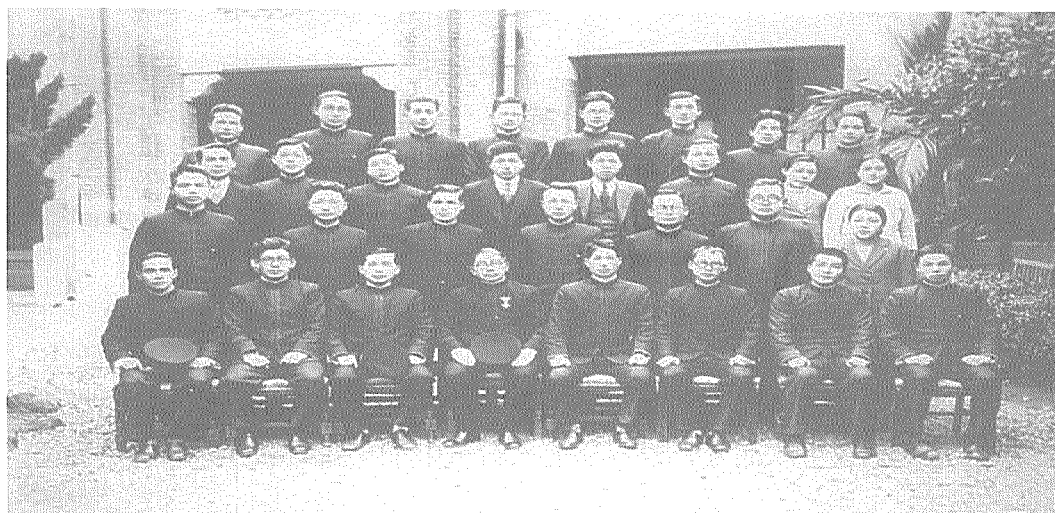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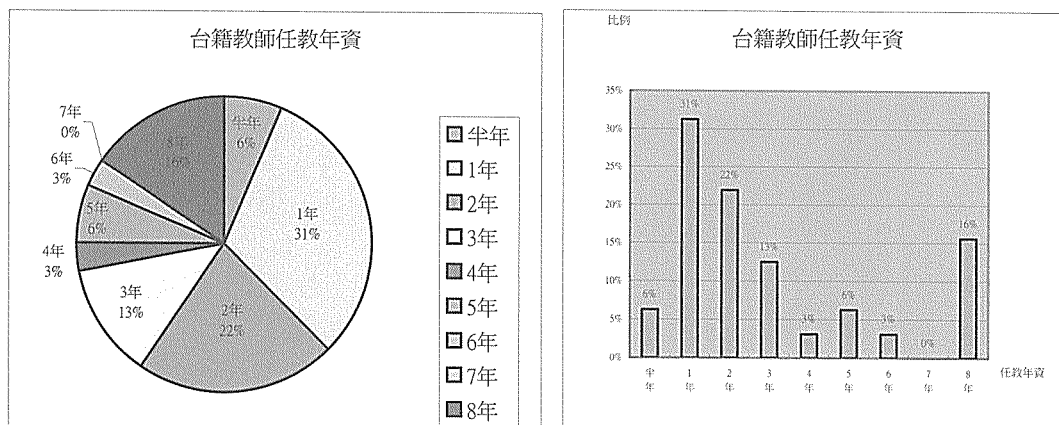


圖 27 教師合照 1937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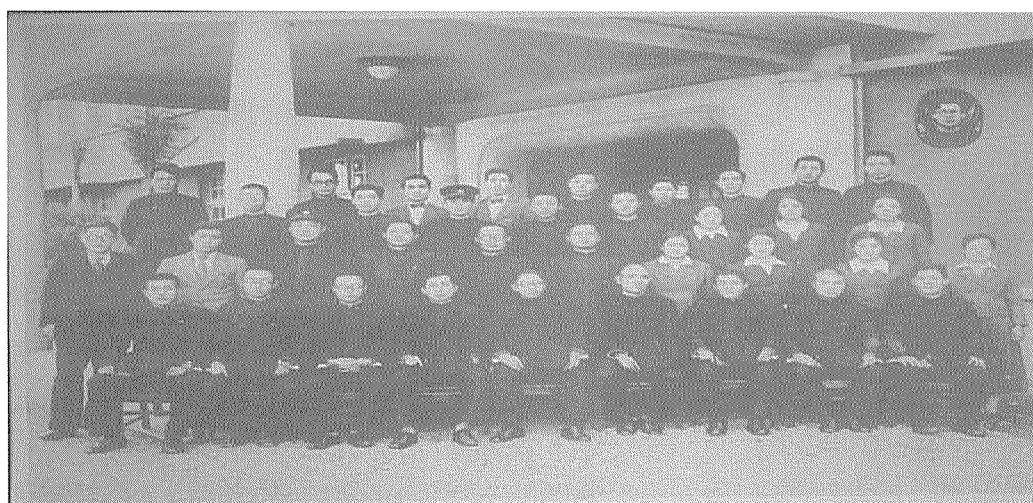


圖 28 教師合照 1938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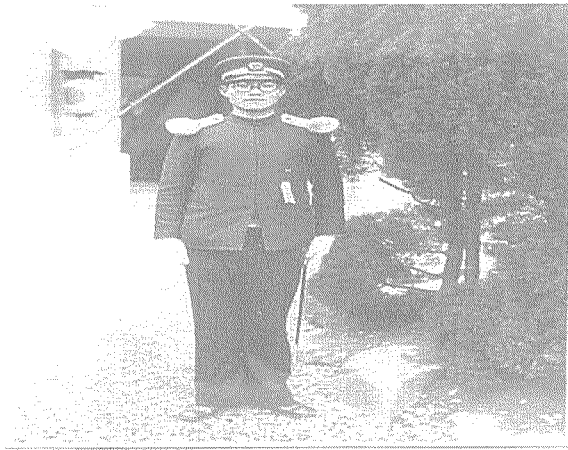


圖 29 穿文官服的詹紹華訓導

台籍教師大部分是從臺北第二師範學校畢業後，被派任到新竹公學校服務，服務年資較久，較穩定。最久的是李澤藩老師，從 1926-1945 年都是在新竹公學校服務，昭和年間他都經歷到了。戰爭期間都有在新興國民學校服務的有李澤藩老師、黃瀛灶老師、鄭燦禮老師、林賴冉妹老師、林朝娥老師，它們真是台籍教師的好典範，為新竹公學校的教育立下了汗馬功勞。

有部分台籍教師在 1941 年戰爭時期改為日本姓名，據當時說法只要任公職，都需要改日本姓名，改日本名字有許多方便與福利，如日用品配給比較多；學生的話升學考試也可以加分，較容易進入新竹中學、新竹女中。

像「林」改為「小林」，「徐」改為「福山」，「陳」改為「田川」，「范姜」改為「高原」，「游」改為「平川」，「呂」改為「宮本」「宮田」，「廖」改為「武原」。

記錄上可以看到八位老師有改日本姓名：當時如李澤藩老師改成（里澤藩）、黃瀛灶老師改成（廣田吉彥）、鄭燦禮老師改成（新島正規）、林賴冉妹老師改成（林田直子）、林朝娥老師改成（松林成一）、陳在南老師改成（田川惠三）、陳水成老師改成（永村誠彬）、黃美惠老師改成（光田雅子）。

四、歷年學生

日治時期開始創辦學校時是男女分校，新竹公學校學生首先是專收男生，女生是唸住吉公學校（即今日的民富國小、新竹教育大學實驗小學的前身），到了 1935 年開始男女兼收，所以學區上有些調整，故從 1935-1945 年男生人數遞減，女生人數快速增加，加上 1943 年又實施義務教育，故國民就學率提升非常多，書房也幾乎銷聲匿跡。戰爭時期是從 1937-1945 年其間歷經國民學校教育、義務

教育的推展，學生人數增加很快。

新竹公學校學生初等科已達 36 班，人數有 2500 人。當時的學生也有「生徒身分證明書」，相當於現今的學生證。再加上高等科 4 班約 250 人，青年學校五個年級，各一班，約 150 人，再加上成人班，全校總共有 3000 人，真是一所多元學制發展的大學校。也可以在 50 週年慶時魏清壬先生寫的對聯作一個見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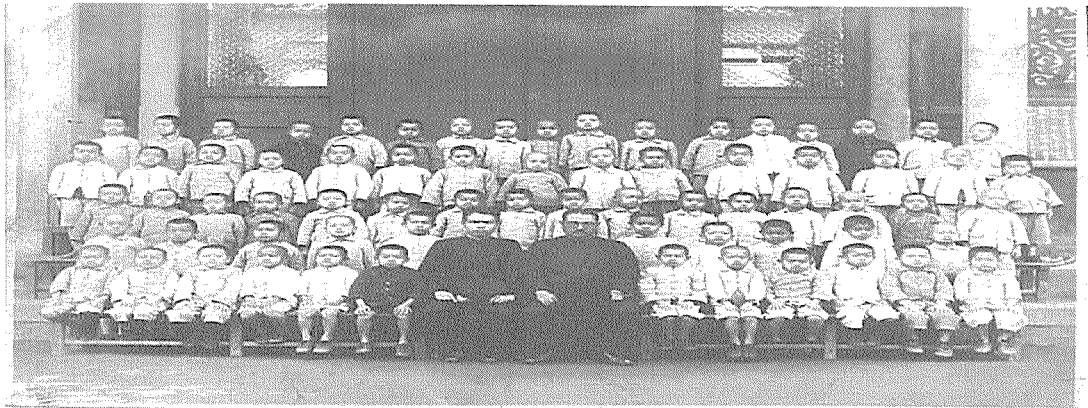


圖 30 蔡石生校友二年級全班合照（193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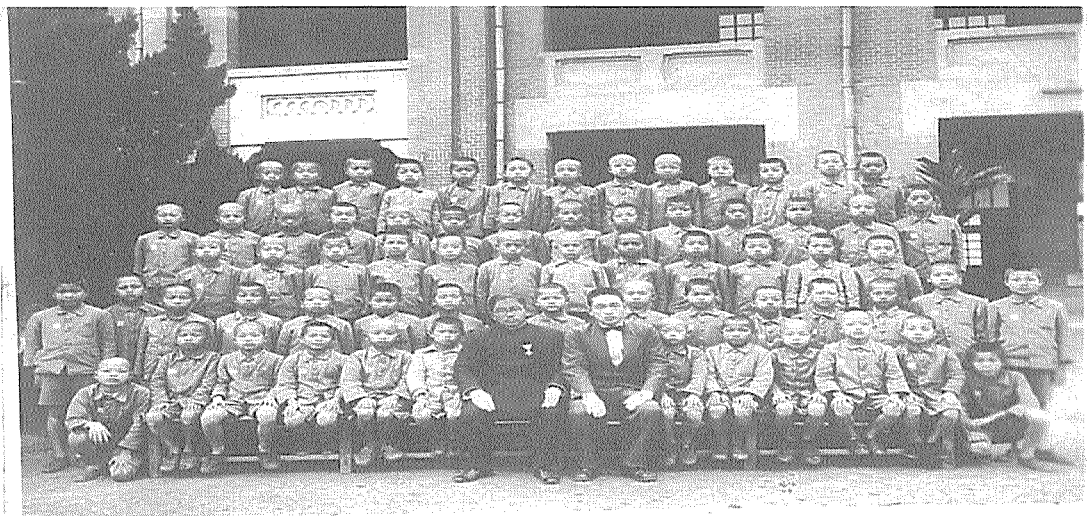


圖 31 蔡石生校友四年級全班合照（1937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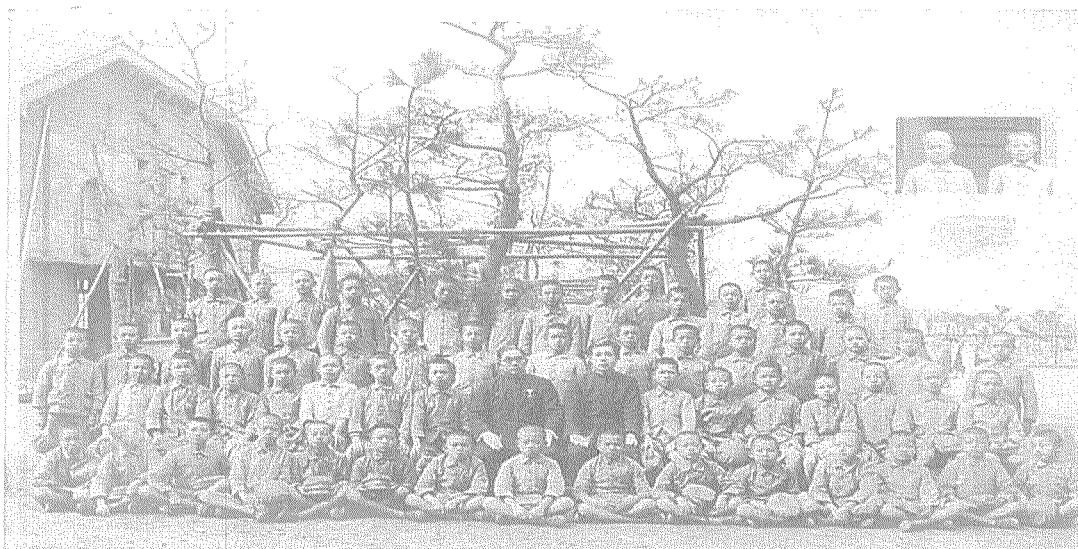


圖 32 蔡石生先生六年級畢業合照（1939 年）



圖 33 蔡石生校友高等科全班合照（1941 年）

（一）學生人數

表 11 戰時學級及兒童人數一覽表

	本 科 生				高 等 科			
	班級數	總數		班級數	總數		總數	
		男	女		男	女		
1937 年	31	1748	405	2153	4	226		226
1938 年	32	1637	525	2162	4	212		212
1939 年	33	1575	669	2244	4	232		232
1940 年	35	1549	800	2349	4	221	16	237
1941 年	32	1568	854	2322	4	201	24	225
1942 年	36	1526	925	2451	4	181	27	208

1943年	36	1451	981	2432	4	162	30	192
1944年	36	1386	1037	2423	4	180	36	216
1945年	33	554	410	964	4	178	34	212

資料來源：《大正十三年以降學級及兒童》月報表資料

表 12 新竹公學校戰時畢業學生人數一覽表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備註
班級數	3	5	4	4	5	5	6	6	6	
男生	145	322	221	295	213	262	277	257	127	
女生					99	111	130	122	120	
合計	145	322	221	295	312	373	407	379	247	

資料來源：《大正十三年以降學級及兒童》月報表資料

新竹公學校 1935 年開始有女學生，1941 年第一屆女學生畢業，就是第 38 回有女生畢業，但是是男女分班，大家都安分守己的念自己的功課，乖巧得很。

(二) 戰爭時期變動情形

表 13 新竹公學校 1944 年 1 月到 1944 年 12 月學生變動情形：

科目 月份	本 科 生					高 等 科				
	班 級 數	退 籍 數		總 數		班 級 數	退 籍 數		總 數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 月	36	490	370	762	533	4	8	2	142	28
2 月	27	62	10	719	463	4	4	1	138	27
3 月	27	229	126	480	354	4	59	13	79	14
4 月	33	14	15	554	410	4	1		178	34
5 月	33	1		551	410	4			178	34
6 月	33			551	410	4			178	34
7 月	33	14	14	542	396	4	18	9	160	25
8 月	33			542	396	4			160	25
9 月	33			659	464	4			153	25
10 月	33	遺失								
11 月	33			1059	738	4			158	29
12 月	33			1118	774	4			161	28

資料來源：《大正十三年以降學級及兒童》月報表資料

從 1944 年 8 月 22 日台灣進入戰爭狀態，到 1945 年 3 月的學期結束，新竹

國小退籍數（中輟生）高達千人，爲了躲避美國空軍轟炸，許多父母乾脆讓孩子在家，躲避災難。在盟軍轟炸前，1944 年本科生學生數爲 2423 人，是戰爭的因素，1945 年時，學生數銳減爲 954 人，可見戰亂對正規教育的影響。

日本在 1944 年 9 月實施台民徵兵制，召走了最具生產力的青年人，間接使得家庭經濟雪上加霜，更無法提供學童就讀開支。1945 年 4 月新學期的開始，退籍數雖然減少，但是學校總學生數始終維持在 1000 人上下。

1945 年 8 月 6 日，美軍在日本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8 月 9 日在長崎又投下第二顆原子彈，8 月 15 日宣佈無條件投降，10 月 25 日台灣日軍投降，台灣重回中國轄區，新竹公學校學生數在同年 11 日回升到 1797 人，12 月再增爲 1892 人。戰爭是無情的，影響的不單是政治、經濟、民生、社會、生態的動盪，更重要的是要花長時間才能培育出來的人類智慧與水平，卻在短時間摧毀的淋漓盡致，此是「爲贖武者戒」。

（三）歷年退學學生人數

日治時期小學有留級制度，日治時期教育管理制度較嚴謹，學生學習程度較差跟不上進度的，會讓這位學生降級一年，再重讀一次，所以除籍資料很多，有的還降級兩次！

表 14 歷年不及格（落第生）學生人數統計表

年代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人數	43/1301		46/887	26/1042	19/1138	110/1560	43/1301		
比率	3.31%	3.07%	5.19%	2.49%	1.67%	3.31%	3.31%		

資料來源：1937-1945 學業成績報告，新竹國小奉安室收藏

表 15 歷年除籍學生人數表

年代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人數	167	152	178	230	120	103	120		680

（四）除籍

除籍是退學，除籍資料僅留存 1937 年至 1945 年，其中 1944 年缺。雖然沒有 1937 年以前的資料，不過由表 1-14 可以看出戰爭對學生的就學，還是有相當大的影響。

留級生或除籍生因素很多：有 1. 經濟因素－當時台灣生活貧困，許多家庭要孩子在家當幫手，有錢人家庭才有讓孩子到書房讀書或到校讀書。2. 生理因素－孩子智力平庸。3. 家庭因素－生活拮据，關心不足，孩子功課無暇照顧，學習不良。4. 文化因素－文化刺激不足，台灣民智未開，父母文盲較多，也無法教導孩子，造成事倍功半的結果。5. 戰爭因素－生活躲躲藏藏，生活不安定，造成孩子學習受影響。6. 其他因素：失蹤。²⁰

（五）戰爭疏開

1944 年 10 月 8 日總督府制訂兒童疏散辦法，要求市內學校疏散學生到鄉村不易遭轟炸的地區上學。所以 1944 年 11 月以後陸續有人開始疏散。

《新竹公學校沿革誌》如此記載：1945 年 2 月 1 日「集團疏開學員到公館，學童 142 名出發，學園關係職員有川邊英一、宮本正次、陳添桂、石川節、平野和子、加藤福子」。一起帶領學生到竹東公館避難。

戰爭時期尤其新竹市內是轟炸最嚴重的地方，許多校友都這樣訴說：「他們大部分都疏開到青草湖、茄苳、雙溪、寶山、橫山一帶，離開市內，同學到新竹市附近的學校上課，也有到雙溪的劉家的四合院上課，像蔡石生校友及李遠哲校友寄宿的房子是同一個家庭，大家擠著一起生活、一起上課。（蔡石生先生）

葉金枝老師不想參加「女子挺身服務隊」，選擇當老師，於 1945 年 4 月 1 日到新竹公學校任教，葉老師與加藤福子老師是到南庄國小支援戰時教育。每天早上先到張鄉長家開教師晨會，準備教材教具，再到附近一家製茶工廠廠房上課，不管學生多寡都上課。上完課大約花一小時的路程才可回到親戚家。（葉金枝老師）

葉老師在南庄國小大概兩個月回家一趟，因為交通不方便，搭車不容易，領薪水的日子才回家。但是戰爭結束，拖了二個月才回新竹，因為沒有交通工具可以載東西。當時搭車還需通行證，老師、公務員雖是可以優先，但是班車非常少，不容易有車可以回鄉，直到校長催促才再回到新竹公學校上課。（葉金枝老師）

陳仙鶴老師是到茄苳國小，帶領到茄苳避難的學生。（陳仙鶴老師）

李遠哲院長很懷念疏開的日子，常常在演講時喜歡舉例，戰爭時在鄉村的田

²⁰例如在 1939 年 3 月 13 日《台灣日日新報》刊載：新竹第一公學校的兒童行蹤不明，將鞋子、帽子留在教室「新竹市表町蔡○○的次男蔡○○，第一公學校在學中，8 日上午 11 時授完課，行蹤不明，家長通知成瀨校長及級任，大家盡力協助尋找，至 9 日尚未有著落，該生在校成績優良，前年失去了母親，是不是家庭有種種複雜的潛在事情？」

野生活，讓他學到許多課堂上沒辦法學到的題材，所以戰爭疏開的日子，帶給李院長日後學程更開闊的視野。(李遠哲先生)

當時也有學生疏開到關西、新城，疏開的時候也有的學生又回到私塾，學習漢文，許多人戰後生活很苦就無法繼續上學，葉金陣里長覺得自己還好利用疏開的日子去私塾學習，有幾年的漢文基礎，在日後就業上看得懂一些文件資料，不至於是文盲產生就業障礙。(葉金陣先生)

戰爭疏開的日子，爲了躲避轟炸，有的時候家中大門都沒有鎖，直接跑向防空壕躲避空襲，1、2個小時才回家，結果家裡還是好好的，不會被偷竊。他們最深刻的事情，就是當時治安很好。(此點多數校友談及)

疏開的日子有許多人還是在市內，林家傳主任就是在家裡，只是在附近躲一躲，有一回剛好空襲完畢，他一出防空洞看見路上滿目瘡痍，屍塊處處，他也跟著大人拿起掃帚、笨斗一起幫忙打掃屍塊。(林家傳主任)

(六) 改姓名

皇民化運動主要想改變台灣人的風俗習慣，要求台灣人說國語，在精神上培養台灣人忠貞愛國的思想。但日人要徹底同化在台漢民族，因此實施改姓名，1940年頒佈了「改姓名制度」，實施改姓名辦法，其條件是：一、須爲常用「國語」之家庭。二、需具備皇民之資質涵養並富有奉公的精神。²¹

改姓名的各種優待有 1.在社會方面：日本當局與警察改善對待方式，以提高其社會地位。2.在教育方面：特准改姓名者的子弟報考日人爲主之中學校進修。3.在經濟方面：對改姓名者增加木炭、米糖、麵粉、菸酒、布類等日用品的配給量。²²

爲了促進改姓名，「促進改姓名運動，開國語家庭會員全體的懇談會」²³，激起台灣人改成日本姓名，在 1941 年 2 月 1 日《台灣日日新報》報導：「新竹州第一次改姓名，今天准 188 件」²⁴

²¹何義麟，《皇民化政策之研究—日據時代末期日本對臺灣的教育政策與教化運動》頁 140。

²²何義麟，《皇民化政策之研究—日據時代末期日本對臺灣的教育政策與教化運動》，頁 142。

²³《台灣日日新報》，1941 年 1 月 19 日。

²⁴《台灣日日新報》，1941 年 2 月 1 日。

表 16 新竹公學校改姓名的比例表 () 高等科

西元 (昭和)	男生	改姓名	女生	改姓名		比例
1939 (14)	221	1	73	0	1/294	0.003
1940 (15)	295	5	83	2	7/378	0.018
1941 (16)	312	3	83	2	5/395	0.012
1942 (17)	373	6 (2)	102	4	10/475	0.021
1943 (18)	407	11 (4)	89	11	22/496	0.044
1944 (19)	379	9 (6)	75	8	17/454	0.037
1945 (20)	247	12 (1)	72	8 (1)	20/319	0.062
合計		47 (13)		35 (1)		0.176

資料來源：1939-1945 學生學籍資料統計

由統計表 1-15 可看出「改姓名運動」在新竹公學校的歷年畢業生的名冊中並不多，所佔的比例也不多，初等科總人數男生 47 人，女生 35 人，共 92 人，改姓名的比例不怎麼高。

表 17 改姓名學生監護人的職業比例表

職業	醫生	教師	商	貸地業	巡察	公務員	工	農
人數	1	7	20 (3)	11 (2)	12	12	11 (4)	2 (1)
比例	1%	9%	27%	15%	13%	13%	18%	4%

從表中可知會改姓名的學生監護人的職業，從事地方官吏如巡查、公務員比較多，再來就是從事商的，即做生意的、貸地業，第三是做工的、第四是從事教職的。改姓名者大部份是地方仕紳、公務員、教師、做生意的，中下階層大概是被可增加配給引誘的。改姓名的比例並不高，所以日本雖統治台灣 50 年，漢人的宗族觀念還是很強烈，認為改姓名是棄祖忘宗的行為，行不得也。

表 18 「姓」改變的情況紀錄表：

	改姓		改姓		改姓		改姓		改姓
林	小林、松林、大林	杜	大森	戴	廣田	游	游佐	羅	岡田
陳	東、乃木田、永村	江	江本	許	高山	賴	瀨川	彭	吉村
曾	增野、增山	王	玉岡	蘇	武本	薛	薛武	徐	福山
張	長田、長弘	高	森田	劉	中山	黃	廣田	傅	南
鄭	葉山、平島、吉田	何	松原	邱	岡本	范	高原	李	里澤
蔡	藤田、柴村	郭	大谷	呂	宮本				

資料來源：整理自學籍簿上改姓名的資料

「名字」的改變也有些原則：像文雄、武雄、信雄、義雄、德義、文吉等可

直接唸成日音，則多數保留原名。其他留一個字的也頗多，如明輝改輝雄，金和改金雄，會國改國男，丁順改順一。還有以出生別取名字者，長男改一男，次男改次雄，三男改三郎等。

改姓名制度在皇民化政策中具有畫龍點睛的地位，也具有政治上的象徵意義。改姓名是放棄原有的民族傳統，主要在向日本表達忠誠之意。所以日本推行皇民化政策中的改姓名，除了種族同化，最主要是具有效忠統治者的政治意義。皇民化政策是想要透過教育改變台灣漢人的語言、風俗習慣，以灌輸效忠天皇的思想，改姓名成果是不達 1%。

戰時新興國民學校活動的實態

撰寫者：陳秋月

指導教授：許佩賢

進入戰爭時期以後，學校的教學內容，也因應戰爭局勢而修訂，而學校的活動也都染上戰爭色彩。在《新竹公學校沿革誌》1937年、1938年、1939年的大事記裡，有關戰爭的大事，佔了大半的篇幅。所以以下來討論與戰爭有關的教育活動：

壹、與戰爭有關的學校活動

戰爭時期爲了備戰，日本推行了兩個活動週，要臺灣地方配合進行：

1938年12月15日到21日是戰爭時期的「經濟強調週」，推行的內容是一、生活的刷新。二、物質的節約。三、儲蓄的實行。配合戰爭時期物質的缺乏，所以在經濟政策有「金報國運動」、「蓖麻的栽培」、「軍需用品的調達」、「廢品的回收」爲了支援戰爭資源，所以勤勞奉仕運動在全國緊密的展開。²⁵

1939年2月5日到2月11日是戰爭時期的「日本精神發揚週」，推行的內容是：一、紀元節慶助並舉行建國祭。二、八紘一字精神之闡揚，東亞新秩序之建設。三、國體之闡揚、國史之顯揚。四、家庭敬神崇祖。五、集體勤勞奉仕作業、團體行進、武道大會。²⁶發揚日本精神，加強國體精神爲主。

因著這兩個運動從1937年到1945年日本全面對華發動侵略戰爭，在〈新竹公學校沿革誌〉裡，記載著戰爭時期許多與戰爭相關的教育活動，記錄上包含1.慶祝戰勝的遊行活動2.防空活動3.勤勞奉仕運動4.慰問軍屬5.愛國捐獻6.迎送軍夫或將士，以下一一敘述：

一、慶祝戰勝的遊行活動

表 19 1937-1945 年戰勝慶祝活動

年代、日期	學校活動	內容	參與人員
1937.9.27	慶祝遊行	慶祝保定、滄州陷落	全校師生
1937.10.29	慶祝遊行	祝上海戰勝，舉行拿旗及提燈遊行	全校師生
1937.12.15	慶祝遊行	祝南京陷落舉行拿旗及提燈遊行	全校師生

²⁵ 台灣總督府，《臺灣的社會教育》，頁38。

²⁶ 台灣總督府，《臺灣的社會教育》，頁40。

1938.5.20	慶祝遊行	祝徐州陷落及廈門的占領，在雨中舉行拿旗及提燈遊行	全校師生
1938.10.23	慶祝遊行訓話	攻陷廣東校長訓話	全校師生
1938.10.27	慶祝遊行	攻陷漢口	全校師生
1939.2.11	慶祝遊行	慶祝海南島登陸	全校師生

資料來源：《新竹公學校沿革誌》新竹國小奉安室藏書



圖 34 慶祝南京戰勝（錄自《天皇陛下的赤子》頁 196）

初戰時戰況很順利，學校一聽到戰勝消息，當天便有慶祝活動，早上兒童朝會升旗時校長就會精神講話，白天拿旗遊行，晚上則提燈遊行，讓在後方台灣的學生與皇軍同步得到戰勝的消息，同步慶祝，增加民心士氣。

《新竹公學校沿革誌》記錄上 1937 年有 3 次，是攻陷了保定、滄州、上海、南京，1938 年也有 3 次是攻陷了徐州、廈門、廣東、漢口，1939 年有 1 次是登陸了海南島，戰爭是從蘆溝橋事變之後，由北往南進攻，尤其新加坡戰勝時，新竹公學校的同仁，還用毛筆在一個櫃子裡頭書寫著：慶祝新加坡戰勝！

校長不時會利用兒童朝會做時事宣導，校內走廊也會有一塊黑板，讓輪值老師在黑板上書寫時事資料，報導戰爭的最新消息，在《新屋公學校沿革誌》紀錄有特設「事變新聞室」²⁷，可見其用心與用意。

在戰爭時，早上舉行升旗之後，時常再進入禮堂做時事宣導，在禮堂舞台上掛有一張大地圖，老師或者校長就一面報告一面指示戰爭打到哪兒了，讓同學們高興與歡慶，不時的加強學生的國家意識，也加強了學生的地理知識。（林家傳主任說）

²⁷ 何憶如，《桃園縣新屋國小校史之研究》，頁 101。

二、防空活動

《新竹公學校沿革誌》紀錄著：1934年6月27日五年級以上學生參與台灣軍特種演習防護演習訓練²⁸，可見日本治理期間非常重視防空教育，並不是在戰爭發動時，才對學生進行防空演習的訓練，在新竹第一公學校奉安室珍藏一疊唱片中，有幾張就是針對防空演習的教學唱片²⁹，教學生如何分辨防空警報的警笛聲，如何做好防空演習來減少戰爭的災害，在《新竹公學校沿革誌》裡有如下的活動：

表 20 戰時防空宣導與防空準備

時間	台灣總督府政策	公學校教育	時事變化
1938.2.23 2.24	發佈空襲警報中 國飛機盲目轟炸	教導島民要沈著工作，現在在事變中最緊張 發佈防空警報或訊息	竹東、松山方面損失輕微
1938.2.25	防空教育	學校很有規律舉行避難訓練	
1938.6.7	防空教育	用催淚瓦斯做非常訓練，以備應付瓦斯的心態	
1940.7.1		舉行第一種防空演習五天，本校配合避難訓練	
1941.9.13	防空準備	在倉庫旁挖防火用儲水池	
1943.5.25- 6.17	防空準備	建築待避壕（防空壕）	
1943.7.5	防空準備	禮堂屋頂塗偽裝迷彩	
1943.10.6	防空準備	新設防彈牆	
1944.1.2	防空準備	新設待避用通行門及橋	
1944.7.29	部隊駐紮	。部隊（三個小隊）駐屯本校，佔用 22 間 教室，本校兒童分上下午制	
1944.10.13	部隊駐紮	。部隊再將隊本部駐屯在本校，30 間教 室及校長室、禮堂、特別教室全部借用	
1944.10.30	部隊撤離	駐屯部隊全部撤離，教室使用全部復舊	
1945.3.17	全面轟炸	下午一時多新興町附近遭轟炸，本校受爆， 玻璃、天花板、屋頂全部破損，職員宿舍四 戶、兵器庫、合作社、倉庫、勞作教室大破 損，炸彈碎片散落全校庭園	損失慘重
1945.5.15	全面轟炸	六間教室直接命中炸彈，圖書、教具大損不堪 使用	損失慘重

新竹公學校在備戰時防空硬體設施有防空壕、防火用儲水池、防彈牆、偽裝迷彩禮堂屋頂、待避用的通行門及橋；軟體上有催淚瓦斯非常訓練、避難訓練、防空演習訓練；配合作戰部隊教室借用有三次 1.1944 年 7 月 29 日。部隊（三

²⁸ 新竹公學校，《新竹公學校沿革誌》，新竹國小奉安室藏書。

²⁹ 新竹公學校「防空教學唱片」新竹國小奉安室藏

個小隊)駐屯本校，佔用 22 間教室，本校兒童分上下午制。2. 1944 年 10 月 13 日。部隊再將隊本部駐屯在本校，30 間教室及校長室、禮堂、特別教室全部借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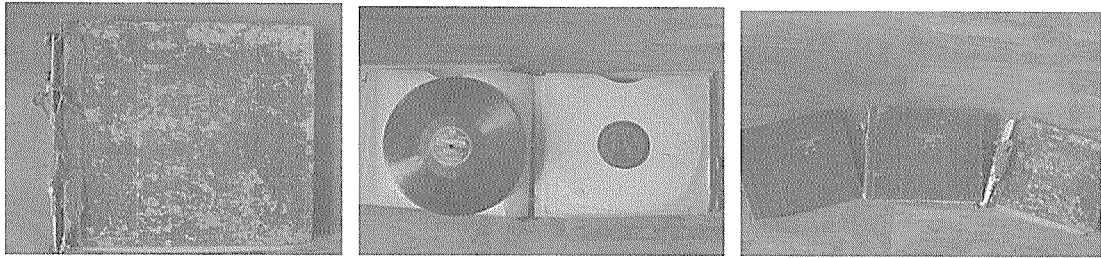


圖 35 防空宣導唱片

三、勤勞奉仕運動

隨著戰局的持久化，資源、經濟、人力問題，變成很實際的問題。因此，戰爭時期動員學生或青年團、少年團勞動服務，支援前線勤勞奉仕等需求，變成戰爭時期學校的重點活動。如下整理敘述：

(一) 割軍用草糧

表 21 戰時割軍用草糧紀錄

時間	台灣總督府政策	公學校教育活動	參加人員
1938.7.22	勤勞奉仕	割草至曬乾的馬糧 1510 公斤	五、六年級
1938.8.15	勤勞奉仕	第二次割秣糧，20 日完成	五、六年級
1938.9-12	勤勞奉仕	割草至曬乾的馬糧	五、六年級
1943.7.24 -7.28	勤勞奉仕	學生奉公隊至公用地割草	五、六年級
1943.8.9 -8.12	勤勞奉仕	學生奉公隊至公用地割草	五、六年級
1943.8.15 -8.23	勤勞奉仕	學生奉公隊至公用地割草	五、六年級
193.8.23 -9.2	勤勞奉仕	四年級以上學生去採草棉(オノボンテンカ)(要利用草的纖維)	四、五、六年級
1943.9.29 -10.1	勤勞奉仕	六年級以上用砂石鋪裝軍用道路	六年級、高等科

學生都是利用假日到公用地去割草糧，其公用地指的是新竹空軍機場裡面，割了還要曬乾，才可以拿到學校。還有派學生去採草棉，要利用草棉的纖維，做一些戰備物需求。

(二) 廢品的回收

在《新竹公學校沿革誌》裡統計到四次，請學生蒐集廢金屬，公學校校舍建築「教忠」「教孝」的精神建物，即大楠公及二宮公兩尊銅像也被應召，回收廢金屬來製造戰爭武器：

表 22 戰時廢品回收記錄

時間	總督府政策	公學校教育活動	參與人員
1938.7.6	經濟政策	全校兒童蒐集廢金屬賣出 27 元 92 分	全校兒童
1938.7.7	金屬回收	動員青年團到各戶蒐集金屬廢品	青年團
1938.8.24	廢品回收	經濟戰強調週，動員青年團回收廢品	青年團
1938.8.29	廢品回收	全校兒童蒐集廢物品賣出 10 元 82 分	全校兒童
1944.3.4	銅器回收	大楠公及二宮兩銅像被應召	全校兒童
	銅器回收	回收百齡樓二樓窗戶教室後面的安全欄杆	

爲了戰爭非常時期，全民運動一起做廢品回收，以補資源不足，雖然《新竹公學校沿革誌》裡記載的不多，但最重要的還是經濟強調週、日本精神發揚週的活動，無時無刻的皇民精神的鍊成爲要。

四、慰問軍屬

慰問軍屬對象有前方的戰場將士、軍夫軍屬，後方的軍人家屬；慰問方式有製作慰問袋、縫製千人針、栽培花卉贈送軍人遺族、書寫慰問信件等以表達情意，鼓舞軍人士氣。

表 23 戰時慰問軍屬記錄

時間	總督府政策	公學校教育活動	參加人員
1937.10.13	慰問家屬	製作慰問袋 181 個、慰問出征軍人的家屬	
1938.2.4	慰問軍屬	收集廢物賣七元八分，做慰問袋 78 個送出	
1938.7.1	慰問軍屬	全台灣學校發送皇軍慰問袋 147 個（七箱詰）	
1939.2.23	慰問軍屬	爲慰問軍人遺族，各班栽培三色紫花地丁，盛開時贈送各家庭慰問	
1939.6.19	慰問軍屬	製作慰問袋（7 月 10 日發送）	

縫製千人針、慰問袋慰問軍屬這也是國民精神培養，舉國一致克服時局的緊要項目之一。中國北部事變，受命製作慰問袋 2000 個，而小公學校校長集合決定由四年級以上女生上街頭縫製「千人針」送到北中國的將士，爲全國稀有的試探。小公學校女學生製作「千人針」千張和「慰問袋」，讓前方戰士能夠更安心

及更忠心為國效命。



圖 36 老幼一起縫製千人針
錄自：《天皇陛下の赤子》頁 72



圖 37 縫好的千人針
錄自：《皇民化運動與台灣文化》頁 199

「千人針」是利用一條白布，由婦女義工和愛國婦人會會員拿到街上讓路人用紅線縫紅結，累積千個紅結，就代表許多人縫製過，每一個結代表一個力量，團結就是力量。寄到前線給前方將士，做為戰士的精神後盾。

五、愛國捐獻

配合戰爭時期物質的缺乏，所以在經濟政策有「金報國運動」，新竹公學校 1938 年 10 月 28 日開始響應「愛國儲金」。當時人民生活是非常艱困時，採訪得知不是一般家庭有能力的，所以一般學生大都沒捐款。「金報國運動」是經濟政策之一，小學生較無能為力。

非常時局學生去募集愛國獻金、將兵慰問金到處可見，有的兒童會自製東西，賣的利益當獻金，兒童募集獻金，有些會惡用，教護聯盟嚴格把關。³⁰

六、迎送軍夫或將士

1937 年到 1939 年戰爭前三年，歡送或歡迎出征士兵或軍夫的活動非常頻繁，統計如下：

表 24 戰時迎送軍夫或將士一覽表：

³⁰ 1937 年 8 月 19 日，《台灣日日新報》。

年代	日期	台灣總督府 教育政策	公學校教育	參加人員
年	1.10		迎送傷病兵經過	
	1.21		迎接戰死者遺骨為本年度最初的無言凱旋	
	1.29		迎接戰死者遺骨	
	2.9		迎接戰死者遺骨	
	2.10		迎接市內戰死者遺骨送回日本	
			迎接遺骨經過	
	2.21		參加軍夫送行會	
	2.23	空襲宣布	發佈空襲警報中國飛機盲目轟炸，松山、竹東方面損失輕微	
	2.24	防空警戒	發佈防空警戒訊息	
	2.25	防空宣導	很有規律舉行避難訓練	
	4.07		送經過的遺骨、傷病兵	
	4.08		迎送戰死者經過的遺骨	
	4.09		迎送戰死者遺骨經過	
	4.11		送應召兵出發	
	4.14	慶祝自製飛機	海軍飛機數十架飛來，全校兒童拿國旗揮舞表迎送	
	4.15		迎送經過的傷病兵	
	4.16	戰艦宣揚	五年級每二班到基隆參觀第一艦隊	
	4.17	娛樂	海軍樂隊到新竹市表演	
	5.5		迎接本市解除召集者	
	5.8		迎送出征出動部隊經過	
	5.10		迎送經過的傷病兵、	
			校長出差到高雄飛機廠參加獻機飛機的命名式	
	5.16		詹紹華訓導受海軍所需從軍，下行火車達成任務	15:18
	5.17		前川清造訓導應召舉行祈願武運長久出發台南岡本部隊入伍	
	5.20	戰勝遊行	祝徐州陷落及廈門的占領，在雨中舉行拿旗及提燈遊行	
	5.23		送本市出生的大山軍曹遺骨送回日本	
	5.25		送出征軍人二次並祈願武運長久	
			迎送遺骨、傷病兵經過	
	5.26		送本市出生出徵兵二次	
	5.28		迎送經過的戰死者遺骨	
	5.30		迎送經過的戰死者遺骨	
	6.1		迎送傷病兵經過	
	6.4		迎送經過的戰死者遺骨、迎接竹東郡軍夫遺骨返鄉	
	6.6		迎送經過的戰死者遺骨	
	6.7	防戰宣導	用催淚瓦斯做非常訓練，以備應付瓦斯的心態	
	6.8		迎送戰死者遺骨經過二次	

年代	日期	台灣總督府 教育政策	公學校教育	參加人員	
	6.10		迎本市應召者界伍長、鹽月伍長、協屋敷上等兵的遺骨 迎送經過的戰死者遺骨二次、 戰死者市葬	六年級、全體職員	
	6.11		迎本市出身的界伍長、鹽月伍長遺骨回內地		
	6.14		迎送戰死者遺骨經過		
	6.23		迎送戰死者遺骨		
	6.24		迎接本市出身解除應召者還鄉		
	6.30		竹田宮故恆久王妃昌子內親王殿下代表皇后陛下，親來慰問出征將兵遺族及軍人軍屬 校長特別被指派謁見，副島訓導代表出征軍人家族、詹紹華訓導代表軍屬並列拜見		
			迎送戰死者遺骨經過		五年級以上
	7.7		對中日戰爭紀念日校長訓話		
		金屬回收	動員青年團到各戶蒐集金屬廢品		
	7.10		迎送新入營兵二次		
	7.14	戰爭博覽會	希望五年級以上自願到臺北參觀學習中日之戰博覽會		
	7.22	勤勞奉仕	為軍馬的糧食去割糧草並曬乾共 1510 公斤		
	7.29		迎送出征軍人		
	7.31		迎送出征軍人		
	8.8		送監視隊長回臺北		
	8.9		迎送戰傷病兵經過二次		
	8.11		迎送戰傷病兵經過	全校師生	
	8.12		迎送出動部隊經過		
	8.13		前田滋雄訓導應召，舉行祈願武運長久、壯行會		
	8.14		前田滋雄出發		
	8.15		迎送戰傷病兵經過二次、 第二次割秣糧		
	8.18		迎送戰傷病兵經過		
	8.19		迎送戰傷病兵經過		
	8.20		高橋少將部隊長經過，派代表迎送		
	8.24		經濟戰強調週，動員青年團回收廢品		
	8.26		迎送戰傷病兵經過		
	8.27		迎送部隊經過		
	9.1		迎送戰傷病兵、遺骨經過二次、		
	9.3		送出征軍夫出發及經過者		
	9.4		迎送戰傷病兵經過		

年代	日期	台灣總督府 教育政策	公學校教育	參加人員	
	9.5		迎送經過的部隊	五年級以上	
	9.6		迎送經過的部隊		
	9.7		送入營兵		
	9.10		迎送戰傷病兵經過		
	9.13	迎將兵	迎送戰傷病兵經過、應召兵出發、看視兵歸還		
	9.15	戰傷兵	歡送解除兵回鄉		
	9.16	紀念遊行	迎送戰傷病兵、遺骨經過		
	9.18	送行	紀念九一八事變遊行		
	9.20	壯行會	送出征軍人出發		
	9.24	送行	吉田豐美訓導接到動員令，舉行祈願武運長久、壯行會		
	9.25	迎遺骨	迎送部隊經過、前田滋雄訓導出征		
	9.28		迎送遺骨經過二次		
	10.3	慰靈祭	吉田豐美訓導出發		
	10.4	招待遺族	舉辦故職員慰靈祭及祝賀會、		
	10.5	戰勝遊行	招待軍人軍夫遺族參觀		
	10.23		攻陷廣東校長訓話（一年級以上 13：30 拿旗遊行、五年級以上 19：30 提燈遊行）		
	10.27	戰勝遊行	攻陷漢口		
	10.28	愛國儲金	拿旗遊行、提燈遊行恰遇新竹神社祭典祝賀氣氛全市沸騰		
	11.8	迎將兵	兒童愛國儲金開始		
	11.23		迎接兒玉軍司令官		
	12.3	送將兵	迎接馬公要港部司令官原中將		
	12.3		送離原中將		
	9.29- 12.31		迎接歸還兵三次、 傷病兵六次、 迎送遺骨十五次、 送軍夫四次、 市葬三次、 壯行會、慰靈祭、祈願祭七次、 慰問出征軍人家屬一次、 製作慰問袋四次、 割草至曬乾的馬糧一次、		
		勤勞奉仕			五年級以上 五年級以上
1939 年	2.10	校葬	吉田豐美訓導戰死消息傳至本籍，馬上設置祭壇 戰死地點在海南島定安縣仙溝市		
	2.11	戰勝遊行	慶祝海南島登陸，參加拿旗及提燈遊行		
	2.12	慰問遺族	校內舉辦慰靈祭，職員兒童交替護靈表慰靈	每日至 22:00	

年代	日期	台灣總督府 教育政策	公學校教育	參加人員
	2.19 2.23 1.1- 3.31 4.1 7,10	慰問遺族 慰問遺族 迎傷病兵	舉辦遊藝會請家長參觀，同時招待慰問軍人遺族 為慰問軍人遺族，各班栽培三色紫花地丁，盛開時贈送各家庭 慰問 應召、出征、入營迎送共十次、 迎接歸還兵共六次、 迎送傷病兵通過共十一次、 市葬祈願祭三次 遺骨經過新竹火車站，給原隊以無言的凱旋 迎接故吉田豐美訓導遺骨、11 日市葬、12 日校葬	
1940 年	2.6 6.19 7.1 9.6 9.18 9.28 10.18 11.1 12.5	勤勞奉仕 慶功	接到前川清造訓導負傷公報 製作慰問袋（07.10 發送） 舉行第一種防空演習五天、本校配合避難訓練 對於北白川宮永久王殿下做訓話 對於北白川宮永久王殿下舉行遙弔式喪儀 日獨伊締結軍事同盟加以訓話 舉行靖國神社臨時大祭遙弔式 出征中的本校訓導前田諮雄，建赫赫武功恭喜凱旋 西園寺公爵國葬舉行遙弔式	
1941 年	2.11 2.20 3.10	遊藝會 校葬 校葬 送行會	舉辦紀元節遊藝會，招待慰問出征軍人遺族 在新竹寺舉行故吉田豐美先生戰死三次法會， 在禮堂懸掛照片給兒童參拜 為別所和雄君東部第二十二部隊入伍	全校師生
1942 年	6.23 6.27 8.31	實施志願兵 慶祝志願兵 防空建設	志願兵制度實施，感謝神社參拜 祝志願兵制度實施，舉行分列式、祝賀式及參加旗子遊行 用 1300 圓設置三個防空用擴聲機	
1943	5.16 5.25-6.1 7.5 9.23 10.6	慶祝志願兵 防空建設 防空建設 實施徵兵制 防空建設	賀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實施，拿旗遊行 構築待避壕 禮堂屋頂塗偽裝迷彩（經費 750 圓） 施行徵兵制全校感謝參拜 新設防彈壁（經費 560 圓）	五年級以上
1944	1.2 3.4 7.29 10.13	防空建設 資源回收 軍隊駐紮 軍隊駐紮	新設待避用通行門及橋（經費 400 圓） 大楠公、二宮二銅像應召 。部隊（三個小隊）駐屯本校，佔用 22 間教室，本校兒童 分上下午班上課 空襲的結果。部隊再將隊本部駐屯在本校，30 間教室及校 長室、禮堂、特別教室全部借用	四年級以上

年代	日期	台灣總督府 教育政策	公學校教育	參加人員
	10.30 12.3	教師建功	駐屯部隊全部撤離，教室使用全部復舊 本校職員須永少尉在菲律賓レイテ島建功	六年級以上
1945	1.8 3.3 5.15 9.1	軍隊駐紮 嚴重轟炸	。部隊住屯本校 26 間教室，兒童分成上下午二部教學 暫時停課（依教育局通報） 下午一時多新興町附近遭轟炸，本校受爆，玻璃、天花板、屋頂全部破損，職員宿舍四戶、兵器庫、合作社、倉庫、勞作教室大破損，炸彈碎片散落全校庭園 六間教室直接命中炸彈，圖書教具大損不堪使用 日本投降，台灣光復，開始上課	

表 25 戰時迎送軍夫或將士統計表：

年代	祈願祭 慰靈祭	送出征	送部隊	送軍夫	送回鄉	傷病病	送遺骨	市葬	校葬	遊行會	宣導會	慰問	計
1937	10	26	5			2	9	1		5	4	1	62
1938	12	29	1	1	1	32	45	4		4			132
1939	31	76	6	9	1	56	66	11		12	6	3	277
1940	2				1						5	1	9
1941		1							2			1	4
1942	1									1	1		3
1943	1									1			2

資料來源：〈新竹公學校沿革誌〉 新竹國小奉安室藏書 筆者整理



圖 38 祈皇軍武運長久布旗



圖 39 祈武運長久簽名旗

錄自：《皇民化運動與台灣文化》頁 1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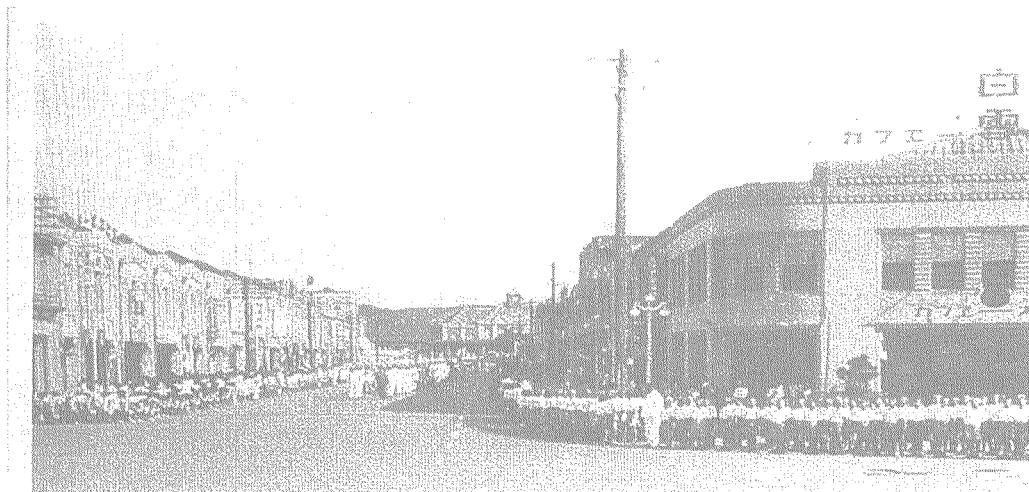


圖 40 在新竹街迎接行列盛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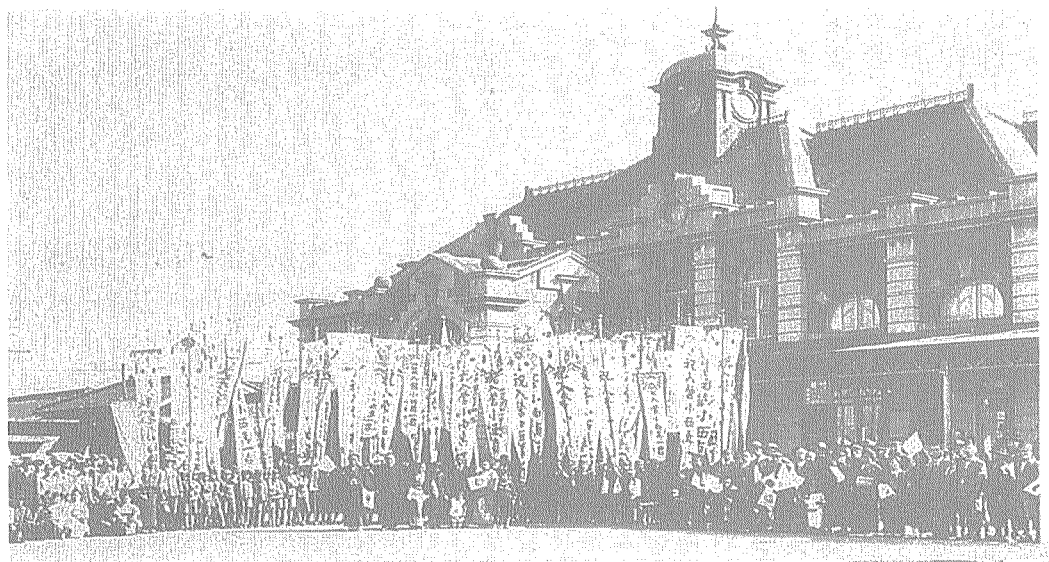


圖 41 在火車站送軍入伍送行盛況（新竹國小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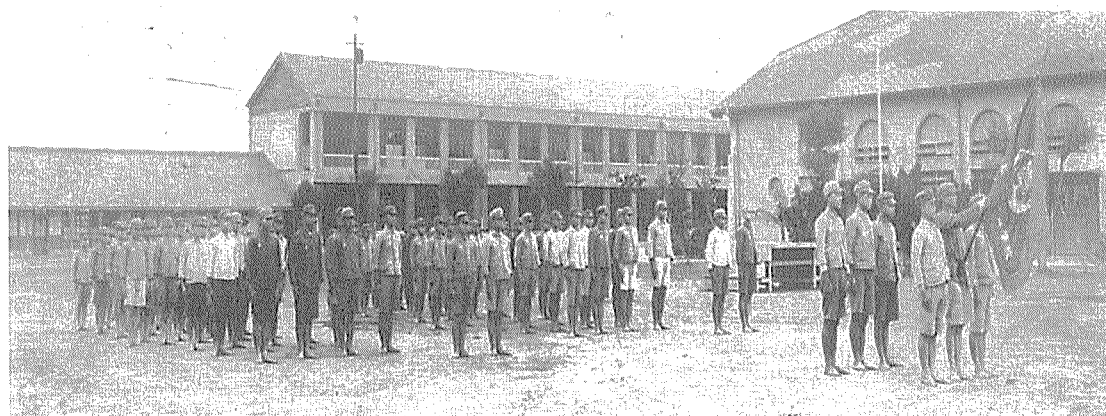


圖 42 新竹公學校準備出發的隊伍行列（蔡石生校友提供）

從 1937 年到 1939 年學校頻繁的紀錄，歡送迎會可分武運祈願祭、壯行會、送行會，讓出征的軍人可以安心的出門為國家效勞，在新竹驛站大家拿著旗子，

浩浩蕩蕩的到場迎送，尤其新竹公學校吉田豐美訓導爲國犧牲，場面更是隆重。

戰爭開始於 1937 年 7 月 7 日蘆溝橋事變，但新竹公學校沿革誌中七月份有三天被塗黑，看不清是記載什麼事情。八月份記載了四天：二日是召集全校兒童對時事的訓話，不要被謠言所迷惑；十五日實施戰時體制，同時軍司令官發佈談話，學校也增加一層緊張；十六日是總督發佈談話，要求全島民眾自覺而沈著，對工作認真；三十日是召集全校兒童或各班登校日，時常給時事訓話，或告知上級的文告，八月份是暑假，也不忘戰爭宣導，以做好心理準備。九月份以後到 1939 年 3 月記載攸關戰爭的事情占多數，1938 年 9 月到 12 月和 1939 年 1 月到 3 月，就用三個月累計一次，就不採每月記載，從 1939 年 3 月以後就更少記載戰爭的事情，其真正原因就不得而知。

剛開始戰爭的一年半，迎送出征軍人和迎送受傷士兵及迎送遺骨是非常頻繁的，次數多的時候一天中曾有五次之多，種類多的時候有三種送行，。

七、新竹公學校老師出征

《新竹公學校沿革誌》記載中 1938 年新竹第一公學校老師有五位訓導被應召，第一位是 5 月 16 日的詹紹華訓導應召，因海軍所需搭乘下午三時十八分的下行火車達成任務，到中國大陸當通譯。第二位是 5 月 17 日的前川清造訓導應召，5 月 20 日出發到台南岡本部隊，(但到昭和 15 年 2 月 6 日接到前川清造訓導負傷公報)；第三位是吉田豐美訓導，9 月 24 日接到動員令 10 月 3 日出發。第四位是前田滋雄訓導應召，9 月 25 日出發；第五位是別所和雄 1941 年 3 月 10 日到東部 22 號部隊入伍。

每位老師要出發前都會舉行武運長久祈願會及壯行會，以及出發的送行會。只可惜吉田豐美訓導於 1939 年 2 月 20 日戰死犧牲生命了，地點在海南島定安縣仙溝市，12 日在校內舉行慰靈祭，以後全校師生每天交替著護靈到下午 10 點，4 月 1 日遺骨經過新竹火車站，給原隊以無言的凱旋，7 月 10 日迎接故吉田豐美先生的遺骨 7 月 11 日在新竹市舉行市葬，7 月 12 日在學校舉行盛大的校葬。

吉田豐美訓導去世後學校舉行校葬，在禮堂布置祭壇，每天師生輪流護靈，當天出殯的儀式非常肅穆隆重，當年的學生對此事印象非常深刻。(蔡石生先生)

吉田訓導的犧牲事件，是最好的生命教育課程，從出發的壯行會、送行會，到犧牲生命的校葬喪禮。給全校學生上了一個很完整的生命課程，又可推廣「日本國式葬禮」，在當時日本很努力推行「神前結婚」、「國式喪禮」，真是一舉數得的儀式。

祭典辦完，吉田訓導夫人非常感謝全校小朋友的誠意，所以回敬初等科的小朋友是兩本筆記簿，青年學校、高等科同學是一枝筆，校友永遠銘記感動於內心！（蔡石生先生）



圖 43 送吉田豐美訓導去從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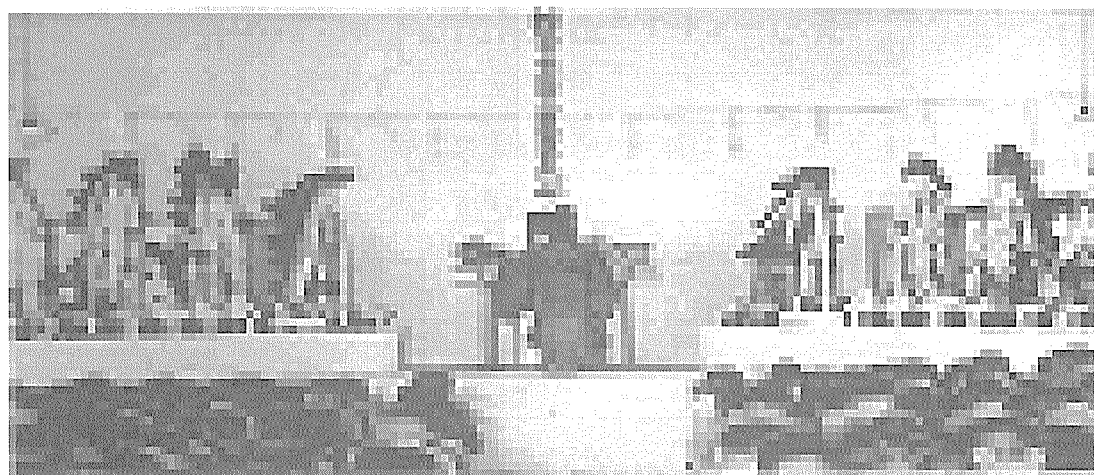


圖 44 吉田豐美訓導去世後學校舉行校葬

貳、祝祭日活動

在許佩賢著《殖民地台灣的近代學校》的〈皇國健兒之道〉篇章裡，很清楚的在談日本式的節日，把它分類如下：

日本祝祭日分類有：1.日本傳統的節日（國民的行事）。2.與國家肇始或天皇皇室有關的節日（其實就是祝日與大祭日）。3.與戰爭有關的紀念日。4.與台灣統治有關的紀念日。5.宣讀敕語、詔書的紀念日。6.其他如楠木公祭等。³¹戰爭時期日本會利用祝祭日活動強化精神及身體的規訓，祝祭日活動不時提醒兒童，國家想要傳遞的意識型態。

³¹許佩賢，〈皇國健兒之道〉，《殖民地台灣的近代學校》，頁 162-165

表 26 戰時學校的紀念日活動

日期	節日名稱	類別	通常活動
1/1	新年	祝日	訓話、遙拜
1/3	元始祭	大祭日	放假
1/5	新年宴會	大祭日	放假
2/1	芝山巖祭	台灣祝日	訓話
2/11	紀元節	祝日	訓話
3/3	桃之節句（女兒節）	國民行事	擺飾、訓話
3/6	地久節	皇后生日	訓話
3/10	陸軍紀念日	國家戰爭	訓話
3/20	春季皇靈祭	大祭日	訓話
4/3	神武天皇祭	大祭日	訓話
4/8	花祭	國民行事	訓話
4/16	行啓紀念日	台灣統治	訓話
4/19	新竹州行啓紀念日	台灣統治	訓話
4/21	新竹州震災紀念日	台灣統治	訓話
4/29	天長節	祝日	訓話
4/30	靖國神社大祭日 建功神社大祭日	國家戰爭	訓話、遙拜
5/5	端午節句（男兒節）	國民行事	擺飾、訓話
5/22	青少年學徒敕語下賜紀念日	戰時精神動員	訓話
5/25	楠公祭	戰時精神動員	訓話
5/27	海軍紀念日	國家戰爭	訓話、遠足
6/10	時的紀念日		訓話
6/17	始政紀念日	台灣祝日	訓話
7/7	七夕	國民行事	擺飾、訓話
7/15	盆祭	國民行事	盆躑
9/18	滿州事變紀念日 眼之紀念日	國家戰爭	訓話、遊行
9/22	秋季皇靈祭	大祭日	訓話
10/13	戊申詔書下賜紀念日	戰時精神動員	訓話、奉讀
10/17	神嘗祭	大祭日	訓話
10/28	台灣神社例祭日	台灣祝日	訓話、遙拜
10/30	教育敕語下賜紀念日	祝日	訓話、奉讀
11/3	明治節	祝日	訓話
11/10	國民精神作興詔書下賜紀念日	戰時精神動員	訓話、奉讀
11/22	新嘗祭	大祭日	訓話

資料來源：許佩賢《殖民地台灣的近代學校》171 頁 附錄一

祝祭日很多，隨著各種祝祭日舉行儀式：

(一) 在禮堂訓話：為全校兒童統一善良的校風，由校長在禮堂訓話。其訓話日期有：

1. 四月廿九日 皇太子殿下御誕辰
2. 五月廿七日 海軍紀念日
3. 六月廿五日 皇后陛下御誕辰
4. 七月三十日 明治天皇祭
5. 八月卅一日 天皇陛下御誕辰
6. 十月廿八日 北白川宮殿下祭
7. 二月一日 芝山巖教育家祭
8. 二月十七日 祈年祭
9. 三月十日 陸軍紀念日

其他偶發事件，臨時要舉行時由首席訓導代理訓話。還有三大節日或始政紀念日訓話，由當日舉行儀式時行之。各種祝祭日其儀式順序如下：

1. 職員、生徒著席
2. 來賓著席 (來賓有學務委員、庄長、保正)
3. 一同敬禮
4. 唱「君之代」二回 (君之代是日本國歌)
5. 敕語捧讀
6. 敕語奉答 唱歌
7. 職員總代表致辭
8. 生徒總代表致辭
9. 主任教諭的誨告
10. 唱 各種紀念日之歌
11. 一同敬禮
12. 來賓退場
13. 職員、生徒退場 (汪文華先生)

日治末期學生一班人數大約 70 人，一班排一列縱隊，排排站，大家一起又快速又安靜的著席，鴉雀無聲，非常肅穆莊嚴的氣氛。(汪文華先生)

(二) 國民性涵養：有關修身科及國語科出現的教材以副學習慎重指導，充分利用，以涵養國民性。其典禮重要的節日有：

1. 新年拜賀式
2. 第三學期始業式
3. 紀元節
4. 第三學期卒業式
5. 第一學期始業式
6. 入學式
7. 始政紀念日
8. 第一學期終業式
9. 第二學期始業式
10. 勅語奉讀式
11. 天長節祝日
12. 第二學期終業式

(三) 神社參拜：以下日期要全校職員參拜新竹神社。

1. 一月六日 始業式終了後參拜
2. 二月十七日 祈年祭
3. 三月三十日 卒業式後職員兒童一同參拜

4. 十月二十八日 臺灣神社祭
5. 十月二十二日 新嘗祭
6. 上述以外，每月一次，分別由各部自行參拜。

神社參拜每月 1 日、15 日輪流參拜，讓學生輪流到神社祭拜，還有以上幾個特別的日子，都有派學生參拜神社，還有遙拜宮城、神宮，1937 年以後並做皇軍武運長久的祈願，拜得更頻繁。

爲了宣導皇民化教育，加強日本國民精神教育同化措施，對於祭日、祝日、節日的儀式非常多，上級長官也會針對何種節日該做何種行事，發公文到各校，請各校施行。一年到頭祝祭日在《新竹公學校沿革誌》上記載的祝祭日活動有：

表 27 戰時新竹公學校祝祭日一覽表

年代、日期	祝祭日	內容	參與人員
1937.9.2	武運祈願	在神社武運長久祈願祭	四年以上師生
10.1	開校紀念日	爲開校紀念日、祈願武運長久，自治紀念日、孔子誕辰早晨到	全校師生
10.21	神社參拜	神社參拜	
10.27	武運祈願	武運長久祈願祭	全校師生
10.28	臺灣神社例祭日	台灣神社、新竹神社祭典前日，神轎經過的路線由兒童服務	全校師生
10.29		神轎回歸迎送	全校師生
11.7	戰勝遊行	祝上海之戰勝，舉行拿旗及提燈遊行，詮釋戰勝氣氛高昂	全校師生
7-13	戰時精神動員	7-13 爲國民精神振興週，奉唱明治天皇所作的詩歌	全校師生
12.15	戰勝遊行	慶祝南京陷落舉行拿旗及提燈遊行	全校師生
12.16	武運祈願	武運長久祈願祭	
1938.1.1	新年	元旦行事化簡，出動部隊迎送，	四年以上師生
3.10	陸軍紀念日	舉行神社參拜，慰靈祭，在市內舉行行進訓練	全校師生
4.26	靖國神社祭日	靖國神社臨時大祭遙拜，參加市辦遙拜，感謝護國英靈	全校師生
7.7	中日戰爭	中日戰爭紀念日校長訓話	全校師生
9.18	滿州事變	九一八事變紀念日參拜神社後遊行市中心	全校師生
1940.10.30	教育敕語	教育敕語頒佈五十週年紀念舉行捧讀教育宗旨式	全校師生
11.10	開國紀念日	舉行二千六百年慶祝儀式	全校師生
11.11		拿旗遊行	全校師生
1942.6.27	志願兵制實施	祝志願兵制度實施，舉行分列式及拿旗子遊行	四年以上師生
1943.1.26	新竹神社祭日	新竹神社升格爲國幣小社祭典，參加體練會	五年以上師生
5.16	海軍志願兵	祝賀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參加拿旗遊行	五年以上師生
9.23	徵兵制	施行徵兵制，全校感謝參拜	全校師生
1944.3.4		大楠公、二宮公兩銅像應召，舉行消災祈福之儀式	

資料來源：《新竹公學校沿革誌》

與國家肇始或天皇皇室有關的節日，在《新竹公學校沿革誌》記載的有：

表 28 戰時新竹公學校與天皇皇室有關的活動日一覽表

時間	內容	參與人員
1937.6.10	東久邇宮稔彥王殿下到新竹，淨心誠意迎送	四年以上師生
1938.3.3	山階宮大妃殿下葬式，舉行遙拜表哀悼	四年以上師生
1938.4.26	竹田宮故恆久王妃昌子內親王殿下御通過迎送	四年以上師生
1940.9.18	對於北白川宮永久王殿下舉行遙弔式喪儀	全校師生
1940.12.5	西園寺公爵國葬舉行遙弔式	四年以上師生
1941.3.11	閑院宮春仁王殿下同妃殿下到新竹，校長及學生到車站迎接	四年以上師生

資料來源：《新竹公學校沿革誌》

從表 28 就可以知道，只有 8 月、12 月沒有，其他月份少則 2 次，多則 7 次，可以說每個月都有好幾次活動。在戰爭時期特別強調戰爭精神，祝祭日的活動以及各種紀念日的訓話，在學校活動中，不時提醒兒童國家想要傳遞的意識型態。戰況越是不利，政府越要加強精神教育，紀念日就越多。目的為的是做戰時精神動員，另一方面則是讓台灣兒童也開始與日本國民共享國家的紀念日與民俗節慶（國民的行事）。³²

小結：

戰爭時期學校教育活動，不外乎兩方面：一、物質支援。二、日本精神加強。全島都在戰時體制下進行，為了國民實體精神涵養，從學校生活就有很多的精神訓練、感召活動，從身體的訓練、精神的規訓，學校不時藉著教育的活動，而要把學生共體時艱，鍊成可以被動員到戰場的未來士兵為目的。所以學校教育為準備戰爭動員的最佳場所。

戰爭時期 1937 年到 1939 年學校頻繁的讓學生參加迎送出征士兵與軍夫的活動，學校中動員學生勞動服務，栽培蓖麻、回收廢品、割草糧，製作慰問袋、千人針寄給前方將士等軍事支援。戰爭時期祝祭日活動也非常頻繁，增強學生的精神感召，非常強調精神與身體的規訓，不時提醒兒童祝祭日各種儀式國家想要傳遞的意識型態。

皇民化時期為了國民精神涵養，從小學生就有很多的精神感召活動，〈新竹公學校沿革誌〉戰爭的八年記載中，可以看到學校在很多的時被捲入戰爭，甚至可以說學校是積極的投入參與戰爭，為了戰爭所需的人、事、物各種力量的配合，在在清楚的記載，當時學校是教育與學習的場所，更是準備戰爭事項的最佳場所。

³²許佩賢，〈皇國健兒之道〉，《殖民地台灣的近代學校》，頁 166。

戰時附屬於新竹公學校的社教組織

撰寫者：陳秋月

指導教授：許佩賢

1937-1945 年隨著戰局的演變，日本當局極需人力資源的補充，對台灣青年逐漸加強控制並動員青少年投入戰爭，於是各地設立訓練青年的機構。培養青年皇民精神之組織，主要的有下列幾種：

- 一、少年團：少年團的組織大致以學校為主，可列為教學活動的一種。
- 二、青年團：青年團組織是以各小公學校的通學學區分別組織男女青年團。
- 三、青年學校：1939 年 4 月總督府將原本專為訓練在台日本青年之「青年訓練所」改稱「青年學校」招收台灣青年，從事軍事訓練。
- 四、皇民鍊成所：針對未就讀國民學校之青年男女加以訓練。

戰爭時期附屬於學校的社教組織，新竹公學校可分二方面來談：壹、少年團和青年團，貳、青年學校和皇民鍊成所。

壹、少年團和青年團：

一、少年團

少年團的組織大致以學校為主，可列為教學活動的一種。新竹第一公學校少年團成立於 1931 年 11 月 3 日，少年團團員主要以在學學生為主，目標是期望訓練成國家有為的青少年，徹底貫徹國體的本義、團體的實踐訓練、國防能力的向上、社會道德的養成、實行興亞教育。其少年團團歌如下：

新竹第一公學校少年團歌

資料提供 林家聲



發行人 林家聲

一、アツキ島に生れ出でし健兒よ
 二、すめら石の御恵に健兒よ
 三、強き体固き心健兒よ
 四、きつきて此の世の為
 五、そなへよ常に

錄自《新竹國小百週年特刊》頁 11

表 29 新竹公學校青少年團大事記

年代	總督府政策	學校活動內容	參加人員
1931.11.3	擴張教化網	本校附設新竹市第一公少年團	少年團
1935.4.22	經濟強調週	少青年團為罹災者救恤，募集或配給救恤金品	少年團

1936.12.23	祈願祭	少年團代表州聯盟上午 05:30 到新竹神社參加皇太子殿下御成員祈願祭	少年團
1937.11.14	擴張教化網	由市府官員召集滿 20 歲的青年團，做非常訓練 11.14 是第一次參加者約 800 名，本年要有五次訓練	青年團
1938.1.8	擴張教化網	本年第一次青年動員訓練 以後每月第二、第四星期六為訓練召集日	青年團
1938.7.7	經濟強調週	動員青年團到各戶蒐集金屬廢品	青年團
1938.8.24	經濟強調週	經濟戰強調週，臨時動員青年團回收廢品	青年團
1942.7.8	擴張教化網	舉行新竹州青少年團結成式	青少年團
1942.9.30	擴張教化網	舉行新竹市青少年團結成式	青少年團

資料來源：《新竹公學校沿革誌》新竹國小奉安室藏書。

少年團相當於現在的童子軍團，平常就有定期的各種訓練，如露營活動、野炊、架設帳篷、團集會訓練、叢林求救訓練、游泳訓練、武道訓練，也是一個訓練嚴謹的人力養成團。成團要在神社前舉行成團儀式，除團也要經過除團儀式，圖 46 就是宮前町除團合照，是在新竹公學校教室大樓前一起合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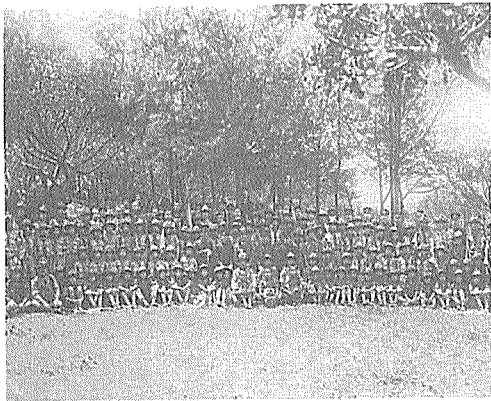


圖 45 少年團成團



圖 46 除團合照（黃滋淳老師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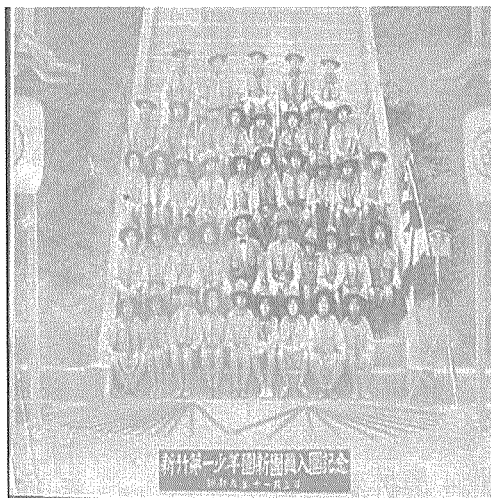


圖 47 新團員入團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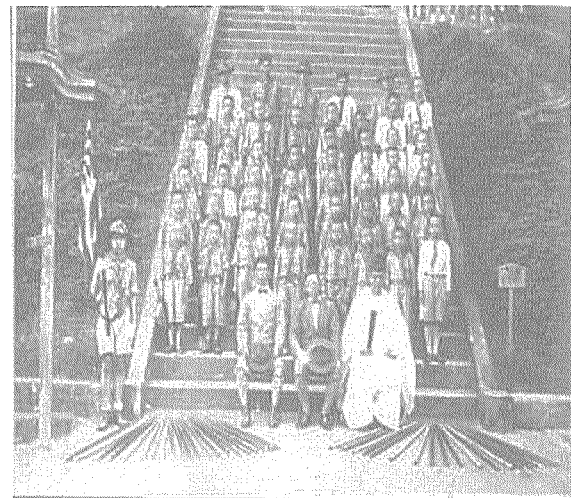


圖 48 在神社前合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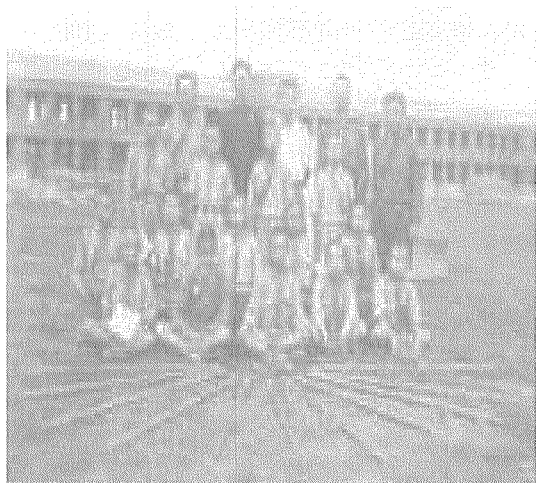


圖 49 在學校操場舉行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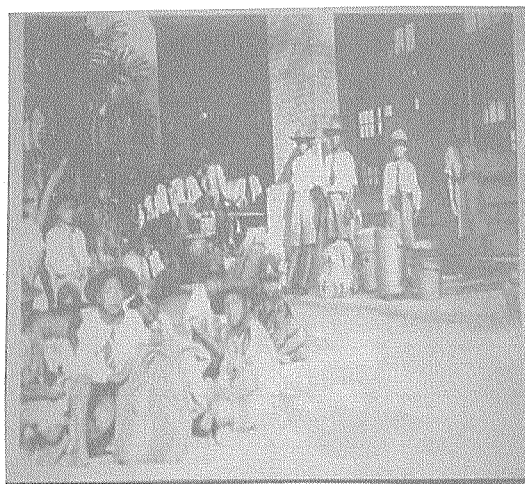


圖 50 露營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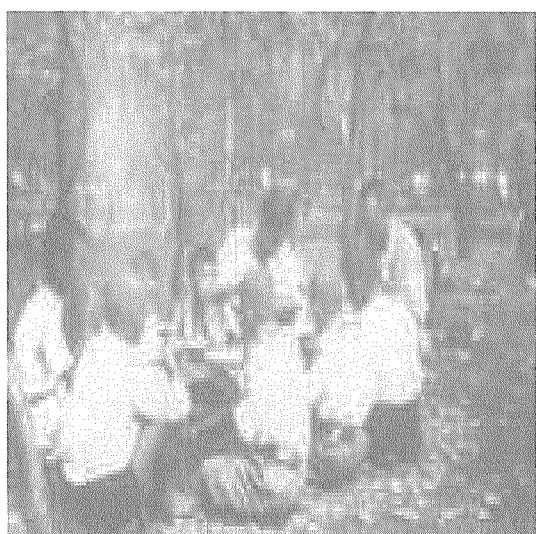


圖 51 野外午餐



圖 52 架設帳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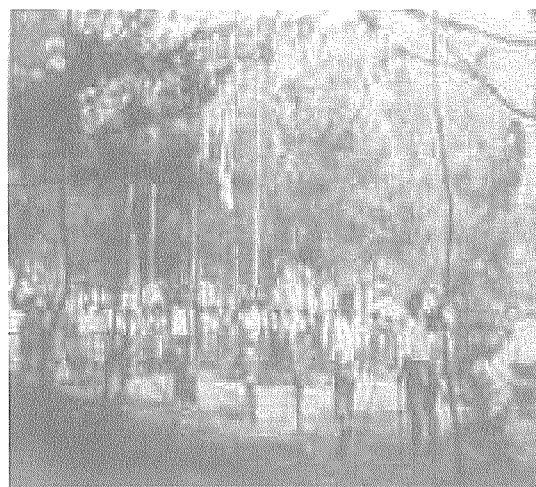


圖 53 團集會訓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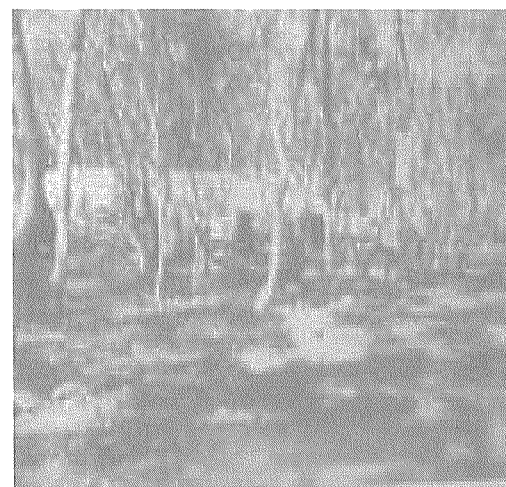


圖 54 叢林求救訓練

(詹紹華老師提供)

二、青年團

青年團是由市街庄的小學校或公學校的畢業生，年齡未滿 20 歲的人組成，青年團於 1930 年以後，逐漸由「國語普及機關」變成「思想統治機關」，進一步成爲軍事動員及人心人力動員的預備機關。³³

進入戰爭時期以後，團員組成是由小、公學校畢業者自由參加，作爲受過初等教育的修養團體，1937 年以後，變成小公學校畢業者強制參加，甚至所有青年全部參加。1940 年 7 月 7 日《新竹州報》，新竹州令第 15 號文如下：

青年是國家活力的泉源，是下一代社會的擔當者，他們的修養如何對國家前途，地方興隆有極大的影響，本州設置青年團的標準，今後依其標準期待健全地發展，爾由各團體努力漸漸整備上軌，想要達到預期的目標尚需整備改善，即要增加團員，其對象爲初等教育畢業者及國語講習所畢業者，又和各教化團體合作，加強指導陣容及方法，這是時下最緊要的事項，因此制定設置青年團要項及青年團準則，現在內外情勢的緊迫而必須振興青年團，以達皇國青年鍊成機關的使命。³⁴

1940 年 7 月 10 日《台灣日日新報刊載》：公學校所有畢業生，編入青年團團，在新竹州強化陣容。在以上的州令可以瞭解時下最要緊的事項是對青年團的組織，對象是初等教育畢業者及國語講習所畢業者，且結合教化團體合作。青年團設置主旨，青年應注意心身的鍛練，培養忠良的國民的氣質。青年團指導綱領是：

1. 表現國家觀念，振作國民精神努力勵行。
2. 要培養公德心振作奉公的風氣。
3. 實施團體訓練，培養遵行守法的精神。
4. 培養自律的精神，及創造風氣。
5. 對實際生活必須的知能的提高，努力於實質勤儉風氣的振興。
6. 將陋習去除，改善生活，努力於皇民化。
7. 注意體育增進健康，提昇國民的體能。³⁵

從「青年團設置要項」及「新竹州某某青年團準則」，青年團組織是以各小公學校的通學學區，分別組織男女青年團，男女青年團一齊分爲二部分，但依地域狀況可設分教場成爲一個學校。第一部爲小公學校畢業生全部及相當者，年齡 20 歲以下者。第二部爲國語講習所畢業者及有同等國語能力者，13 歲以上，20

³³ 許佩賢，〈皇國健兒之道〉，《殖民地台灣的近代學校》，頁 138。

³⁴ 新竹州知事宮木廣木，《新竹州報》，1940 年 7 月 7 日，新竹州：令第 15 號。

³⁵ 〈新竹州某某青年團團則準則〉，《新竹州報》，1491 號，（1940 年 7 月 7 日）。

歲以下者，當團長者必要時得 25 歲者可在團內。每部落振興會或町會、區域，設青年分團，分團下設班，市、街、莊、郡及州，設置各聯合青年團，就在其區域內組織男女青年團。³⁶

青年團的指導者以小公學校的校長為主，而以小公學校職員，市街庄的警察官吏及其他教化團體關係者及有學識經驗者，經由團長囑託而擔任之。

青年團的施設及事業的大要：1、繼續輔導教育的實施。2、講演會、講習會、研究會、品評會等的舉辦。3、青年文庫的設置。4、當國家公共事業的義工。5、社會教化事業的協力。6、教練、體操、競技、登山、露營的實施。7、娛樂的改善。8、共同耕作、共同儲蓄的實施。9、防衛、救護、警備等的訓練。10、其他要達成目的事業上必要的事項。

青年團為要達成主旨目的，所以有以下實施事項：1.能培養國民精神有關的事項。2.能有助於皇民化運動事項。3.修養及有關施設的事項。4.矯正民風的事項。5.勤勞義工的事項。6.體育運動有關的事項。7.有關產業的事項。8.有關娛樂事項。9.表彰有關的事項。10.對分團有關的連絡及統制，並促進其活動。11.其他有關的事項。

青年團的訓練沒有期限，一直到成員 20 歲為止，分前期及後期，前期每月三次，後期每月二次定期指導。定期指導的科目—男青年團，以修身及公民科、普通學科、職業科及體操教練（如表 3-9）；女子青年團以修身及公民科、普通科、職業科、家庭科及體操科（如表 3-10）。特別對國民精神的培養，公民訓練、團體訓練、生活指導及義工作業為重點。

表 30 青年團指導科目 第一號表：甲（男子）

教練及訓練科目	修身及公民科	普通學科	職業科、家庭科	體操科、教練科	計
第一年次	20	30	20	20	90
第二年次	20	30	20	20	90

本表教學時間之外為職業科、家庭科可適當排實習

表 30 青年團指導科目第二號表：乙（女子）

教練及訓練科目	修身及公民科	普通學科	職業科、家庭科	體操科、教練科	計
第一年次	20	30	30	10	90
第二年次	20	30	30	10	90

本表教學時間之外為職業科、家庭科可適當排實習

³⁶ 〈新竹州某某青年團團則準則〉，《新竹州報》，1491 號，（1940 年 7 月 7 日）。

青年團的維持經費，有團費、團員勤勞收入、基本財產收入及市街庄或教化團體的補助金、寄附金來充當。

青年團組織市、街、庄都有，也有新竹州聯合青年團，是一個陣容龐大的組織。青年團也是軍事動員預備機關，陸軍、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公布，青年團立刻召集所有團員，所有團員都提出志願書，所以有新竹公學校許多校友就這樣搭上從軍的行列。

表 3-8 是新竹公學校青少年團大事記，可以瞭解青年團的組成是由市府官員召集滿 20 歲的青年團，做非常訓練。新竹公學校 1937 年 11 月 14 日由市府官員召集滿 20 歲的青年團，做非常訓練，1938 年 1 月 8 日第一次動員訓練，以後每月的第二、第四星期六訓練，第一次參加者約 800 名，1938 年有五次訓練。訓練一期 30 天，每年實施 5 期，每次 60 人，定期指導上課的科目，特別重視國民精神涵養、公民訓練、團體訓練、生活指導、勞動服務。

表 31 新竹州男女青年團數一覽表

團體別	團體數	分團數	指導者數	團員數	團員數	合計
				20 歲以下	21 歲以上	
男子	95	673	977	16282	1358	17640
女子	94	494	823	8353	895	9248

資料來源：何義麟，〈推行皇民化政策之團體組織〉，《皇民化政策之研究—日據時代末期日本對臺灣的教育政策與教化運動》，頁 167-168。

新竹州男女青年團數由表 3-11 可知新竹州男女青年約 28000 人參加青年團，1940 年以後青年團的臨時召集就多了起來，栽培蓖麻、花生，為神社、學校或地方公共建設的各種奉公勞動服務，為出征軍人、軍夫家庭服務。青年團也經常與學校學童一起參加各種遊行活動。女子青年團除了精神訓話之外，常做的事有除草、千人針、慰問袋等勤勞奉仕。

在盛行總力戰論，鄉村中的青年也組織化。希望重新編組統合已經存在的青年團，建構將青年團、軍隊、在鄉軍人者會合為一體的青年教育，使軍隊直接與社會結合。

青年團一般都是分成三部：1.公學校畢業者 2.國語學校修業者 3.未受教育者。青年團的大量增加，使學校無法負擔其訓練，改由庄來對應，大規模的青年團的指導工作不可能由學校教師業餘的來做，而急需培養專業指導者，必須從台灣青年中選出指導者。

1937年起「爲了加強後方國民的責任」，動員20歲以下公學校畢業生，開始強化青年團。1938年9月，爲了「加深貫徹皇國精神，啓發培養勤勞奉仕的信念，設置新竹州立青年修練場，開始訓練青年團的幹部。

青年修練場教養主旨有三項：1.以敬神爲根基，重視實踐，修練國民的信念與態度。2.基於事上練磨，訓練可顯現日本精神義氣。3.實務向上，家庭改善，鄉土開發及國家報恩等事，率先努力，熱心去做，培養實踐力。³⁷

修練場中的訓練十分嚴格，下表是一天的作息時間表：

表 32 新竹州立青年修練場作息表

時間	上午活動內容	時間	下午活動內容
05:00	起床	12:00	午餐
05:30	體操	13:00	實習及訓練
06:00	神前活動	18:00	晚餐
06:30	早晨勞動	19:00	晚自習
07:00	早餐	10:00	修養業會
08:00	上課	21:00	夜間活動
11:00	武道及教練	21:30	就寢

資料來源：許佩賢〈皇國健兒之道〉《殖民地台灣的近代學校》，頁144。

因應戰爭動員的實施，以對青年男子加強軍訓，並鍛鍊其身心，在1944年4月以律令15號公佈「台灣青年特別鍊成令」，並在全島設鍊成所27處，受訓期間爲四個月，一年共有三次，訓練的起迄時間因各鍊成所而異，每次收容的人數爲500名或600名。³⁸

青年修練場要旨是養成國民精神及意氣，讓台灣青年透過有規律的團體生活，養成一致的身體規律。新竹州青年修練場1943年6月20日第20回修練生結業。女子青年修練場則自1939年8月2日開始，同樣每回60人，至1943年10月4日第11回修練生結業。總計約2000名男女青年被納入教化/規訓之網。³⁹

其後，各部落振興會選出有望成爲地區末端組織中心人物的青年2名，要求他們訓練結束回到村落之後，成爲青年團幹部、村落的中堅人物，從事教化、國語的指導工作。被選拔出來的約200名台灣青年。以2-3個月的時間，從事台灣神社、台灣護國神社的營造工程、產經道路的開鑿等，同時過著軍隊式的團體

³⁷ 許佩賢，〈皇國健兒之道〉，《殖民地台灣的近代學校》，頁143。

³⁸ 許佩賢，〈皇國健兒之道〉，《殖民地台灣的近代學校》，（台北：遠流，2005），頁132。

³⁹ 許佩賢，〈皇國健兒之道〉，《殖民地台灣的近代學校》，（台北：遠流，2005），頁144。

貳、青年學校與皇民鍊成所

一、青年學校

新竹公學校附設的青年學校，於 1939 年 10 月 4 日舉行開校式，在校門的大門柱子上掛有「新興青年學校」的木匾（如圖 3-17）。青年學校僅留有一些出席資料，即當時老師的點名資料。資料上 1943 年第四年開始有分本科、普通科兩類學生，因開辦第四年青年團併入，所以 1945 年普通科有五班的名單資料，但未有出息紀錄。本科 1945 年四年級只有 18 個、五年級只有 8 個。

在出席記錄簿整理的結果如下表：

表 33 青年學校出席資料統計表

年度	期別	科別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1939	第一期	普通科	50				13
1940	第二期	普通科			33	25	8
1941	第三期	普通科			35	26	
1942	第四期	普通科	43	38		18	
1943	第五期	本科			34		
1943		普通科			26		
1944	第六期	本科					
1944		普通科		33	50		
1945	第七期	本科					
1945		普通科	23				

資料來源：〈青年學校出席簿〉新竹國小奉安室藏書（）數字是到學期末的人數

這次研究意外發現青年學校有 3 屆畢業生，也就是 1944 年是第一屆、1945 年是第二屆，第三屆應該是 1946 年 3 月畢業，爲了戰爭縮短修業年限，於 1945 年 8 月 15 日提早畢業。資料不全唯有靠口述訪談找回青年學校畢業生名冊。

青年學校是公學校畢業學生繼續成長的學校，是利用晚上時間求學，即是今天所謂的夜補校，學制是五年，學歷相當於五年制中學。當時的青年讀書、就業機會都較少，公學校唸完之後能再讀書，機會少之又少。

⁴⁰近藤正己撰，許佩賢譯，〈對異民族的軍事動員與皇民化政策—以臺灣軍夫爲中心〉，頁 208。

1939 年招收對象是公學校畢業生，1943 年第五期有收高等科畢業生，所以分普通科和本科，1942 年第四期時青年團併入青年學校。1944 年 4 月修改「青年學校規則」，規定凡 1943 年以後在國民學校畢業之男性青年有就讀青年學校之義務。青年學校是為配合戰時需要，培養男女青年成為「皇國臣民」的訓練組織。

青年學校上的課程有修身公民科、普通學科、職業科、教練科，一星期上課兩天，一天有三節課，教練科一定有排課，是主要的課程，教練科相當於現在高中課程的軍訓課，每天一定要操練兵器，其他三科就交互安排，以教練科課程最重。青年學校出席情形約 70%，每個月上課約七天，都有三、四個缺席的學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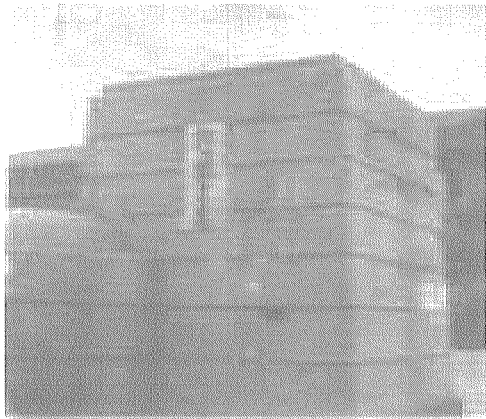


圖 55 校門青年學校招牌



圖 56 青年學校學生送行會出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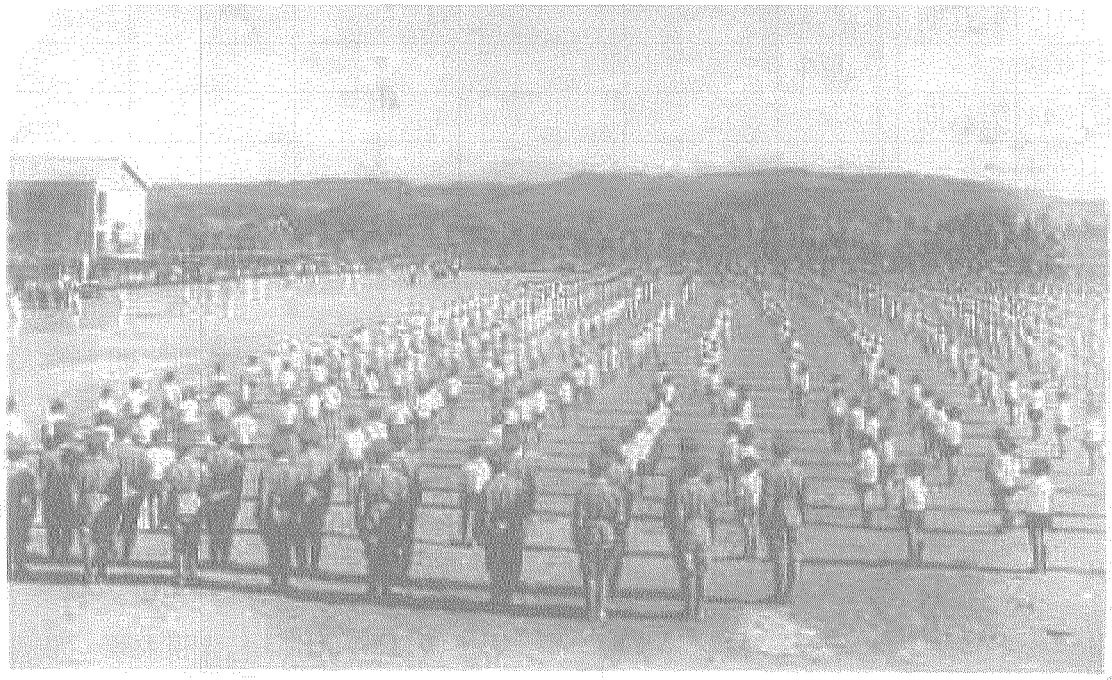


圖 57 教練科課程教學 (陳培基先生提供)

青年學校學生有遠從楊梅來的，唸一唸有機會引薦到別的單位或有機會升學就招募去了，所以到學年度結束同學往往少了十來個，在資料上記載得清清楚楚。

表 34 新竹公學校青年學校各年級「奉公隊」一覽表

	1	2	3	4	5	6	總數
土木測量學院	許金萬						1
鐵道部講習所	王添福						1
陸軍工員	林榮魁	李燦坤	曾天賜	陳培基			4
陸軍少年航空兵	郭榮源						1
陸軍志願兵訓練所	楊金土	長田隆					2
海軍特別志願兵訓練所	麥再發	鄭武傑	曾鑽錫	彭朝旺	蔡石生		5
海軍工員	林河洲	陳財錦	許加進	陳東波	成岡信陽	劉火爐	6
工業技術員養成所	莊來福						1
農業技術員養成所	李銀榜	鄭秋樓	陳仁安				3
特設勞工奉公團	郭炳彰						1
台灣特設勤勞奉公團	曾煥津						1
勞務奉公隊	黃清標	廣田清次	莊燦輝	陳萬福			4
東京芝甫電器	林胡堂						1
海南島	邱勝芳						1
青年修練所	黃逸庭						1
東京第一無線學校	黃新和						1
特設勞務報國隊	何鑑鏘	林家發	徐元順				3
農業傳習所	沈揚霖	曾煥茂					2
台北電氣技術員養成所	黃清仁						1
合計							40

資料來源：〈青年學校本科生出席簿〉新竹國小奉安室藏書

在潘國正《天皇陛下的赤子—新竹人·日本兵·戰爭經驗》，潘國正先生以海南島、菲律賓、日本、印尼、所羅門群島、中國大陸、台灣、飛行士八個主題，各找 2-3 名的親身體驗的人來做口述歷史的訪談，訪談了 21 個人，新竹公學校畢業生的有〈去了海南島又去新幾內亞—李居林〉、〈爲了保命在叢林間流浪—蔡火炎〉、〈去了一千五，回來七百五—李傳壽〉、〈八千名娃娃兵—楊榮山、李水圳〉、〈眼看著患難兄弟戰死沙場—黃逸庭〉、〈全身被原油淋得濕漉漉—沈廷光〉、〈戰爭是違反人性的爭鬥—林得櫻〉、〈機關士要有聽音辨位的能耐—周宜得〉、〈台灣飛行的先驅者—陳金水〉，佔了一半，每個人的心路歷程都是刻骨銘心的，看盡了人性，戰爭真的是違反人性的爭鬥，爲贖武者戒。

所留存資料可以登錄到 39 位奉公隊名單，因資料不全，所以只有登錄到 40

位去接受「勞務奉公」、「學徒召集」，下列有數位校友有就讀青年學校的經驗，以下以訪談紀錄，嘗試復原青年學校發展為實態：

蔡石生先生白天是在新竹市役所上班，晚上就讀新竹公學校青年學校，1943年去當海軍特別志願兵，先到高雄岡山報到、受訓，再分派到各個地方，他是分派到菲律賓，當年同時分派到菲律賓的伙伴有 100 人，在「祈武運長久」的旗子上大家留下簽名紀念 (如圖 3-21)，1945 年回家鄉。

之後數十年蔡石生先生一直不敢多談軍隊的事情，直到有一天研究者問他：為什麼只剩下六個人？拜託他說才說出來。在菲律賓レーテ島時他們乘坐的是 3500 噸的艦艇，美國是 18000 噸的大艦艇，在危險海域上，每小時以 35 海里的速度前進，爲了要減輕重量，讓艦艇跑得快，所以把生病的戰士一一推到大海裡，只顧往前逃命，所以許多同胞，是死於無辜的。

其實剩下幾個人，他也不清楚，是在 20 年後，到台灣各地去旅遊才知道有其他伙伴也平安歸來，好不容易才找到僅存的 6 個人—板橋顏金木先生、臺北市劉光燦先生、羅東林錦章先生、新竹蔡石生先生、士林廖龍山先生、三義曹玉源先生。所以六個人變成「金蘭結義」，每年一定要鵲橋會，真是患難與共、生死之交的好朋友。

陳無疑先生是青年學校第一期學生，1939 年入學，1944 年畢業。就學時白天是在何漢津醫師經營的恆德診所當助理，當藥劑師學徒，但什麼工作也要學，所以會治療砂眼，因爲砂眼是當年流行的傳染病。專門巡迴治療民眾砂眼，相當於現在的衛生所人員，平日就調查民眾疾病和衛生狀況，到街庄服務衛生工作。(陳培基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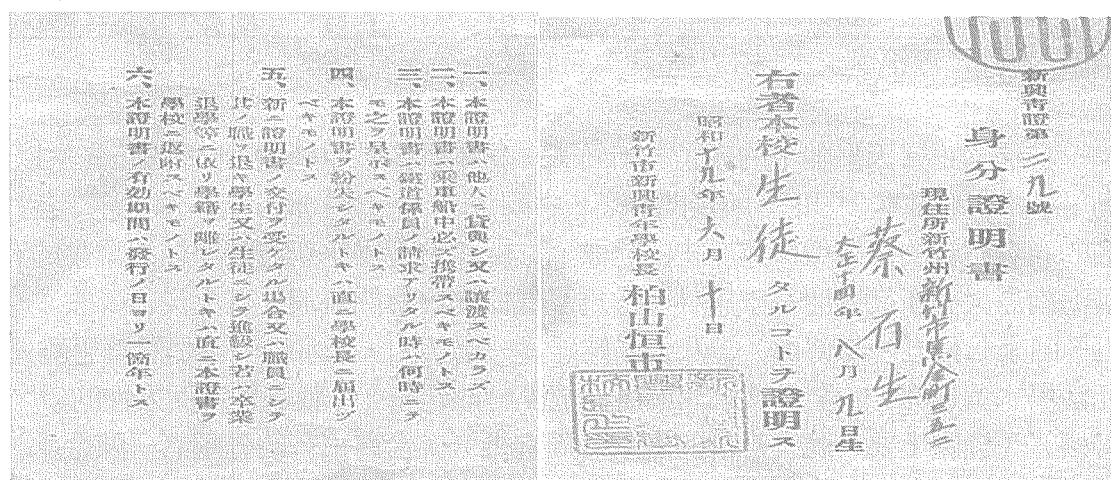


圖 58 青年學校「生徒身分證明書」(蔡石生先生提供)



圖 59 祈武運長久旗（蔡石生校友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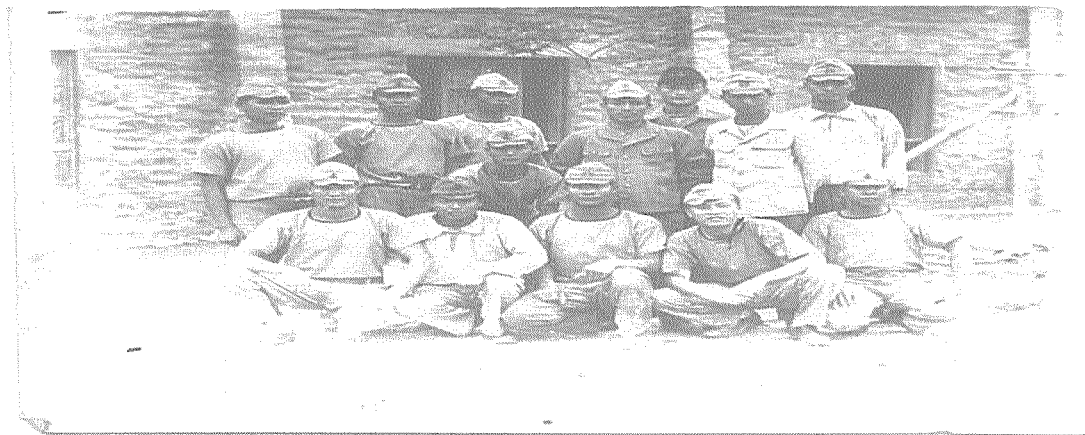


圖 60 岡山基地前留影（蔡石生校友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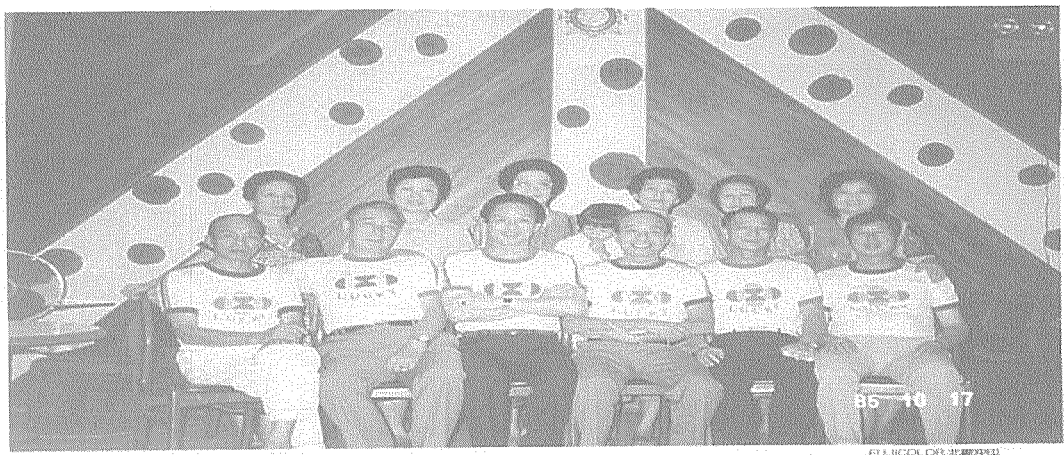


圖 61 劫後餘生六人照（蔡石生校友提供）



圖 62 穿青年學校服裝的陳無疑先生



圖 63 陳培基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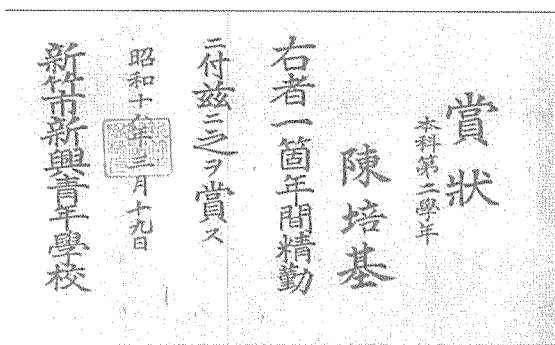


圖 64 青年學校全勤獎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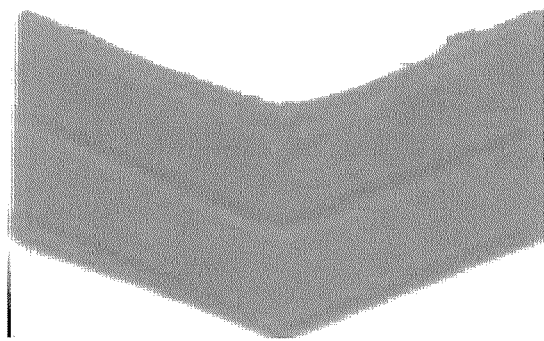


圖 65 榮譽章



圖 66 青年學校手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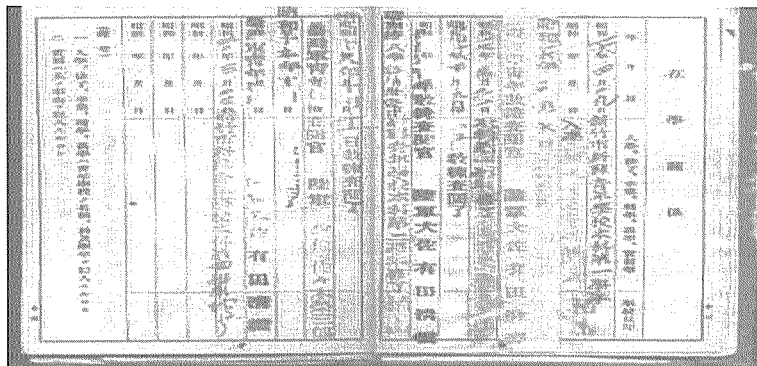


圖 67 在學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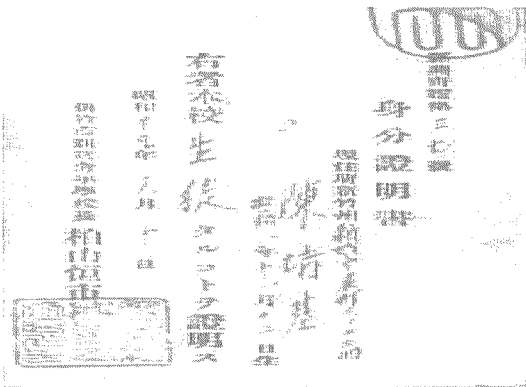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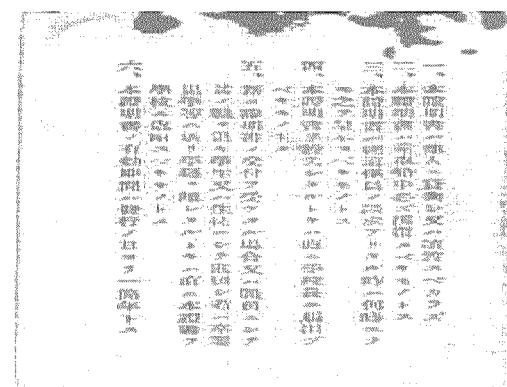


圖 68 青年學校生徒身分證明書（陳培基先生提供的）

陳培基先生的青年學校手帳裡頭記載的「在學關係」，每年都必須由臺灣總督府派臺灣軍總司令來查核，當時的青年教練查閱官陸軍大佐有田清樹先生親自考核，過關了才可以升級。其「授課出席記錄」其節數如下表：

表 35 青年學校授課出席紀錄錶（陳培基先生的紀錄）

科目	修公科	普通科	職業科	教練科	合計
1942	44	40	39	117	240
1943	23	47	50	86	206
1944	68	27	12	92	199
1945	254	65	11	116	216

陳培基先生非常會珍藏資料，但二二八事件的恐慌，所以他也是燒棄了很多東西，只有保留了一本小書「青年學校教練科教科書」，但頁數有 340 頁，密密麻麻的字，裡面是教練科的教材，共 5 篇 27 章，章章都是跟軍事訓練有關。

青年學校教練科的目的就是訓練學生軍事的基礎訓練的實施，使學生有至誠盡忠、培養精神、心身一體的實踐鍛鍊，以養成其資質向上，國防能力的增進。其訓練要綱、教練科總則如下：

- 一、徹國體本義、國民皆兵的真義，要陶冶下列德行：
 1. 要有禮儀，尊重長上、服從長上的習性。
 2. 要有氣節、廉恥的精神、質實剛健的氣度
 3. 要有規律節制、責任觀念、堅忍持久、闊達敢為、協同團結等諸德。
- 二、鍛鍊旺盛的氣力、鞏固的意志、強韌的身體。
- 三、實際體驗獲得皇國民應有的軍事基礎能力。⁴¹

教練科總則是：

- 一、當實施教練科時，需確實的理解所要修得的理由與各科目的目的與精神，並且把握重點，自奮自勵，欣然接受指導，不可不累積誠實真摯的努力。
- 二、教練科乃以「典範令」軍事教練為依據，各個必須體會能應付其本分的軍事識能的基礎，若一旦發生緊要重要事情，具備義勇奉公的基礎，身為國民皆兵的皇國民，尊奉練武之聖旨，是為必備之要件，須銘記。
- 三、實施完整嚴格的軍訓與反覆不斷的演練是陶冶身心之要道，即是沒有形而下的訓練，則不可望形而上的效果，彼此相應始能達成其目的。
- 四、教練科在於訓練各個於團體內能完成各自職責的基礎事項的修得。在部隊訓練裡，則以指揮者為中心。服從一途之方針，一致協力以達成

⁴¹ 《青年學校教練科教科書》全（終）頁 1-2。

團體之目的，並體會實踐命令、服從的關係，畢竟能成為以至尊為中心，一意一心，至誠盡忠的基礎，所以將陶冶此精神為實施之本。

五、身為皇國國民，能盡其本分者，是由於鞏固的意志和旺盛的氣力，而強健的身體和強韌的體力則為其根源。因面臨教練演習時，必須把握所有機會，逐漸的磨練，期望能向上，並留意攝生為要。

六、指揮的要訣在於確實的掌握隊員，在明確的企圖下，依適時適切的命令律其行動。而高邁的德操，熾烈的責任觀念、鞏固的意志及不屈的氣魄是指揮者之要素。特別在學校、同事之間鑑於相互指揮，被指揮之多，此修練乃為必要。

七、於教練科修得的形而上、形而下之事項，不論時、地必須經常將之具體實行，為此該自動受師長的指導，累積自律修養，期能於同儕之間必須發揮切磋琢磨之實。⁴²

新竹公學校校舍建築中有一間「兵器庫」，專門放置青年學校教練科訓練的兵器，有槍、手榴彈、擔槍、立槍、機關槍、空包彈等兵器。青年學校的教練科課程，相當於軍中部隊的出操課程。有各種訓練，完全是為戰爭準備，讓青年學校學生有軍事訓練的體驗，以應付戰爭的臨時需求。

陳培基先生是讀了四年半的青年學校，在「青年學校手帳」裡頭有「在學關係」紀錄，是一年一年評鑑，及格才能再升一級，最後才可得到一個二條紅色的「榮譽章」(如圖 3-29)，可繡縫在肩膀上。陳培基先生也有得到「榮譽章」殊榮。(陳培基先生)

陳培基先生是新竹公學校 1940 年畢業後就就業，參加新竹天然瓦斯研究所員工的甄試，新竹一公(新竹國小)、二公(北門國小)、三公(龍山國小)三所學校應屆畢業生報名共 100 多人，要招考 20 位技術工人來協助做實驗，新竹國小錄取了 8 人，佔了 40%，有陳培基、吳煙村、范來貴、蔡錦鑄、張百川、曾鐵欽、呂榮發、朱再旺，陳先生稱讚新竹公學校太棒了，且自己班上也很棒，前四位是六年四組的同學佔了一半，所以非常感念富山秀次老師的教育之恩。(陳培基先生)

陳培基先生是 1940 年進入新竹天然瓦斯研究所，圖 3-32 的合影，是 1941 年一個星期假日到工廠做完衛生整理工作後，全部學員一起合照，除中間穿西裝打領帶的是日本人之外，其他全是臺灣人，後面有兩個女生，還是新竹國小畢業的第一屆女學生(女生是 1941 年第一屆畢業)麥彩霞與張麗華兩位女學生也考取了。

⁴² 《青年學校教練科教科書》全(終)頁 2-4。曾李鑑老師翻譯。

青年學校學生大多是白天工作，晚上又回到青年學校半工半讀。所以陳培基、陳水泉、張百川先生與大內一三主任一起在實驗室學習化學分析，爲了加強基礎能力，請研究室的野元及村本老師，每天上一小時的理化與英文、數學等基礎課程，時間長達三年。

陳培基先生於 1945 年 6 月被召集入營，在新竹神社隔壁的 1516 部隊，在空襲時去報到，他們提前於 1945 年 8 月 15 日中學畢業，也是在戰爭時期縮短年限提前畢業。教官說：你們的畢業證書在抽屜裡自己到學校領回，但陳先生沒有到學校領回，直到日後就業需要畢業證書證明，才回新竹公學校補開卒業證明，1978 年蘇春濤校長任職時，用信紙書寫的畢業證書。

陳先生日後就業一直就是用青年學校的學歷（相當於五年制中學畢業），加上任職後公司內的升等考試，一關一關的晉升，考核通過後才能成爲正式的傭員，第一年日薪 3 角，第二年月薪 30 日圓，從傭員、雇員、助手、技手、技師，五級慢慢升等。

後來又輾轉到關西坪林與東北撤退的日本武部隊（夕ヶ）學習通信教育，直到 8 月 30 日才回 1516 部隊。陳培基先生覺得自己很幸運的是「學徒召集」到部隊，是採「留職留薪」的方式去部隊的，所以對家庭經濟影響較小。

陳培基先生日後一直以青年學校畢業（中等學校）的學歷服務於新竹天然瓦斯研究所，任職化學分析工作，與大內一三主任一起研究分析，尤其日後由國民政府接管，由中國大陸西南聯大畢業的任春華主任來帶領，都很厚愛關照同事，讓這一群員工繼續學習中文、英文，不斷的成長與學習，讓他們的技術永遠精進，以技術經驗著稱於新竹天然瓦斯研究所，陳先生的期望是這座 1929 年蓋的新竹天然瓦斯研究所（目前稱 13 館），能成爲「天然瓦斯博物館」。（陳培基先生）



圖 69 青年學生話劇演出（1944 年）青年學校留下的活動照片僅有的一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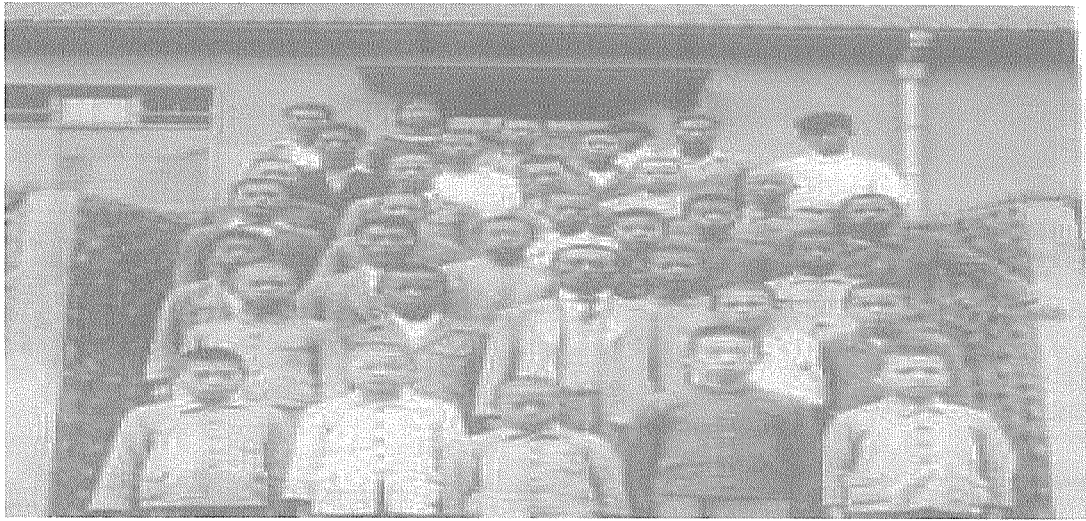


圖 70 天然瓦斯所學員合影（1941 年）



圖 71 天然瓦斯所員工合影（1941 年）（陳培基先生提供的）

二、皇民鍊成所

新竹公學校也有部分皇民鍊成所的資料，即在《新竹公學校沿革誌》裡頭後面有幾頁資料是皇民鍊成所的財產移交清冊，新竹市皇民鍊成所設在現在光復路的「新竹團管區司令部」（2006 年 1 月又改為「新竹後備指揮部」）。

皇民鍊成所是針對未就讀國民學校之青年男女加以訓練，由原本國語傳習所改裝，在 1944 年開設，對象是 16-19 歲沒有受過教育的青年，修業年限改為四年，分前後 2 期，前期 2 年是 16、17 歲者，都以教授「國語」為主，後期是 18、19 歲者加入軍事訓練課程，為戰爭動員做各種軍事操練，人力儲備的。

新竹公學校關係者的戰爭動員經驗

撰寫者：陳秋月

指導教授：許佩賢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隨戰局的緊迫，尤其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日本人力已顯得嚴重不足。日人在台逐漸強化戰時體制：（一）縮減學生的修業年限（二）中等以上學校組織「學徒奉公隊」。1.國民學校高等科、中學低年級學生構築陣地或進入兵工廠工作、2.中學高年級專科大學學生受警備召集，防衛軍事基地、海岸地帶等。⁴³

在局勢惡化，戰事日非，國防空虛的情勢之下，日本軍方緊急商討對策，加緊研發新機種，所以飛機製造工廠便設在厚木機場鄰接地區日本政府徵收近100公頃土地，開闢建廠房、辦公室、倉庫、工員宿舍、廚房等，此飛機製造廠稱為「高座海軍工廠」，代號「空C廠」。

學校動員在學校熱烈呼應的有「生徒兵」、「海軍工員」、「勞務奉公團」，全台灣公學校六年級肄業生、高等科、青年學校等，半強迫、半志願的被應徵當「海軍工員」，全國響應得非常熱烈。

壹、海軍工員

當時日本本土已無足夠兵源可補充，所以只好把目光轉移到台灣來，目標是中等學校與小學高等科畢業生，後因有些學校未設高等科，連小學六年畢業生也招募進去。

一、勸募方法

空C廠於1943年開工，1943年春，海軍高座廠的招生負責人，透過台灣總督長，在台灣招募該工廠技術養成所的學生，由於學校校長及教師的美言鼓勵，台灣應屆畢業生的少年們，深懷美好的「扶桑夢」。⁴⁴⁵

⁴³何義麟，〈皇民化政策之研究——日據末期日本對台灣之教育政策與教化運動〉，頁41-49。

⁴⁴引自彭炳耀，《造飛機的日子——台灣少年工回憶錄》（新竹市文化局，2003），頁5

一、戰爭時期屆齡當兵的，僅憑一紙徵集令，就派到戰地，難免一死，倘若拒絕接受軍屬職務，即會被視為「非國民」⁴⁴的可能。當烙印蓋下時，再也無法以大時代「男子漢」的形象來立足社會。

二、無性命之憂，並有薪資可領，在工作中又可同時接受中等教育。五年後還可能成為獨當一面的技術員或技師，享有高等官待遇。

三、當時的日本「內地」是殖民地台灣人民夢寐以求的境地。當時很多人抱持著這一生之中，那怕是一次也好，一定要踏上日本本土的願望。

考選嚴格，考生要體格檢查合格後（當年許多同學皮膚或頭部長癬，絕對不予錄取），再經筆試、口試及格後才算過關正式錄取。國校畢業生尚須家長的同意書。考試方式分筆試和口試以及身體檢查，筆試即考學科測驗，口試即測試有無堅強的「愛國心」。峨眉、北埔、竹東、芎林等地的學生都到新竹國小禮堂來考試和體格檢查，非常慎重且光榮之事。（富興劉辛開先生）

全台 20000 人，錄取 8419 人，每個州掀起一個志願熱，大家競相爭取「高座之行」。1943 年新竹公學校一班約 70 人，一班大約一半的人去報考，新竹公學校報名了 400 多人，結果錄取了 44 位同學，初等科一班大約 5 個人，高等科一班大約 10 人左右，平均起來大約 10 人錄取一人。（江其彩先生）

有些同學怕家長反對，私自偷蓋印章參加，等到錄取後，要出發前才將實情告知，造成既成的事實，家長也怕日本海軍只好嘆息默認。有的就請親友幫忙勸誘，有些同學還因此遭受家長打一頓。（江其彩先生、廖受章先生）

李育亭先生是班上班長，成績很好，家庭經濟因素不能念高中升大學，一心要進入新竹商校就讀，可是三個名額大家搶，沒有優勢背景的他，只有看他人入學的份，並且當時新竹師範未成立，所以只好選擇「空 C 廠之行」。（李育亭先生）

臺灣少年工到日本之後常向父母寫家書，報佳音的信父母親都有接到，可是報告在日本多苦的家書，都被沒收了。後來才知在空 C 廠辛苦悲傷的信件，家屬都不會收到，不會讓台灣父母瞭解孩子辛苦的一面，所以海軍工員才能陸續的徵錄許多台灣優秀的青年到異國造飛機。（楊建家先生）

二年間從應考 20000 多人中，共募得 8500 多人，分批送到高座工廠養成所，接受嚴格的職業訓練三個月。結業時經「適性檢查」，分派到日本各地的飛機製造廠，支援生產。這些挑選合格的海軍工員以船到日本的日期來分的話，共有七期，期別對海軍員工來說議論紛紛，以上與新竹公學校的學生有關的是第三、五、六期生，下面就分別來說：

二、第三期生

在《新竹公學校沿革誌》記載著：1943 年 5 月 本校有 44 名要員往空 C 廠出發。校史上就如此簡單的記載，未有留下名單。經訪談瞭解 1943 年 5 月 31 日

晚上搭 11 點 58 分的火車到高雄報到，先到岡山訓練和等候，19 天後 6 月 19 日再上船，6 月 30 日在神戶登陸，44 位小朋友屬於第三期生，其間包含 1943 年畢業的高等科 18 位，初等科 26 位，但還差 6 位名單。其名單如下：

表 36 新興國民學校高座海軍工廠第三期生進廠名單（高等科 21 回 1943 年畢）

姓名	生日	日式姓名	住址	父職業	光復後就業
溫明燭	1929.2.10	溫本明男	新興町 190	農業	美國留學
黃錫卿	1927.10.16	廣田昇一	黑金町 576	大工	水果商
洪 福	1928.1.17	福山	南門町 4-225	肉商	
胡逸俊	1928.4.25	富山英俊	北門町 447	貸地業	自來水廠退休
莊朝皆	1928.3.2		東門町 3-1901	武力業	
陳國蔥	1928.10.27	南鄉經武	東門町 2-33	竹商	
高金星	1929.1.17	森田泰雄	表町 3-312	會社員	發明輪椅
陳 煌	1929.1.4	山口茂雄	竹北庄豆子埔 334	書記	回台後去世
李育亭	1928.2.1	五山育亭	黑金町 228	書記	國中教師退休
呂玉華	1928.12.15	宮田英次	西門町 3-79	製皮鞋	
何國樞	1928.8.8	何本國昭	北門町 374	會社員	
蕭在塗	1927.7.18	大島武雄	北門町 124	貸地業	經商
張隆棋	1928.12.10	長野清	表町 3-298	武力業	
白金瑞	1928.4.21	白峰利雄	表町 2-21	什貨商	
楊建家	1928.10.21	水野義德	浸水 44	書記	國小校長退休
楊輝耀	1929.1.27	柳元輝雄	北門町	土木技手	
林啓澤	1928.11.30	林啓一	黑金町 489	書記	國中教師退休
李水圳	1928.4.5	福永洋吉	花園町 115	荷車引	鐵工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生日、原始住址、父職業是學籍資料，日式姓名、就業是訪談得知的

表 37 新興國民學校高座海軍工廠第三期生進廠名單（初等科 40 回 1943 年畢）

姓名	生日	日式姓名	住址	父職	光復後就業
曾讚財	1928.3.23		東門町 50 號	紙帽子	
許曹騰	1929.2.1		花園町 144	貸地業	戰病死
吳金河	1929.3.13		黑金町 350	料理人	
陳錦川	1929.5.7	恆田金三	南門町 4-356	鐵	公
呂光茂	1928.4.10		黑金町 264	苦力	戰病死
葉國種	1929.12.20	大山國夫	東門町 3-29	日稼	商
江其彩	1930.8.10	江川建一	住吉町 46	苦力	國際商銀
周錦定	1930.10.22		南門町 4-130		
錢玉祥	1930.7.1		黑金町 225	礦業	戶政事務所

陳錦瀛	1929.10.1		住吉町 86	農業	
莊傳枝	1930.3.25		南門町 4-122	大工	自來水廠退休
莊金定	1930.7.10		西門町 2-138	日稼	
陳鴻猷	1930.10.28	宮田宏	南門町 2-174	記者	台肥新竹廠
林源泉	1929.5.18		東門町 2-128	商	
林源梁	1930.7.1	林源次郎	新興町 214	大工	聖豐五金
邱紹澄	1930.1.24	岡田澄雄	南門町 1-42	商	職工
吳門闢	1930.11.10	石川成一	新興町 80	農	
陳樹林	1929.12.31	宮田茂	黑金町 352	工	商
陳福來	1930.8.21		南門町 4-192	工	
林兆銘	1930.6.18		新興町 214	交通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生日、原始住址、父職業是學籍資料，日式姓名、就業是訪談得知的

姓名	生日	日式姓名	住址	升學	光復後就業
鄭水錠					
吳竹林	1929.2.9		東門町 2-215	機械業	留在日本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生日、原始住址、父職業是學籍資料，日式姓名、就業是訪談得知的

吳竹林是念花蓮工業學校時候去的。鄭水錠是念開南商工時去的，不是從新竹去的，是與台北州一起去的，應是第二期生。

帶領第三期生的是伊藤少尉（少年工猶記得這位少尉是又高又帥的美男子），軍人精神較重，在登船前一天，囑咐大家各自寫一份遺言書，並剪下一部份頭髮與指甲，包成小包以備萬一。從三期生開始，在岡山集訓期間，大家就改姓名了，所有的人盡量保留原姓名的意義，日本名字從岡山開始用，一直用到戰爭結束回台灣。⁴⁶

當年少年工才 13、14 歲，年紀較小，對同學認識有限，所以要把新興國民學校台灣少年工的校友名單，全部找出來，在訪談中幾經波折。主要是還記得同學的日本名字，看著漢文畢業名冊，不能想起日本名字，所以還有 6 位未找到。

三、見習科

見習科是從第一期到第三期中挑選 200 人受訓，結訓時為 198 人為見習科生，為高座軍需工廠訓練幹部。在見習科生中，新興國民學校被選上了 8 位，有李水圳、楊建家、何國樞、呂玉華、張隆祺、胡逸俊、溫明燭、陳國蔥等 8 人，

⁴⁶台灣高座會編輯委員會《難忘高座情》（臺北，1999），頁

佔了全部的 4%！更優秀的是結業時前 10 名，只有第二名是日本人，另外 9 名都是台灣的少年工，在高座傳為美談。（李水圳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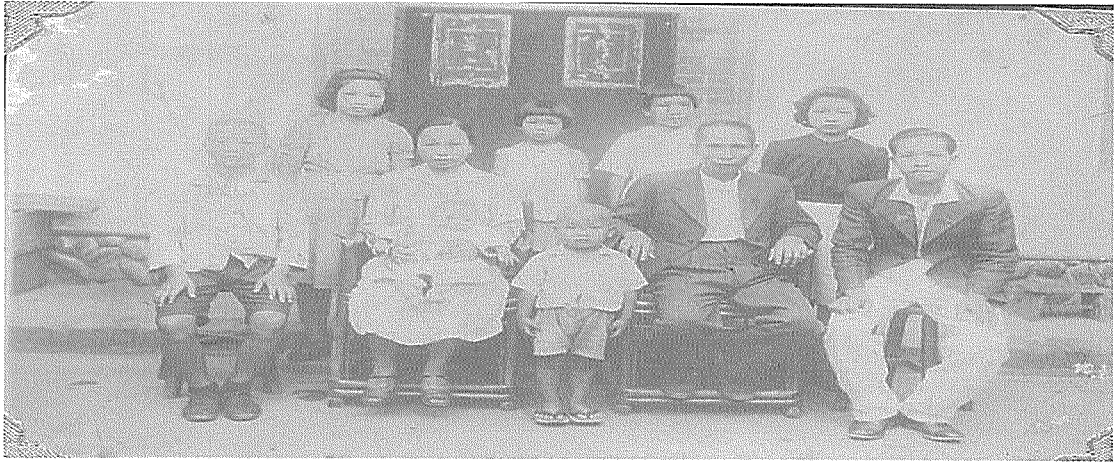


圖 72 左一林源梁出發前與家人合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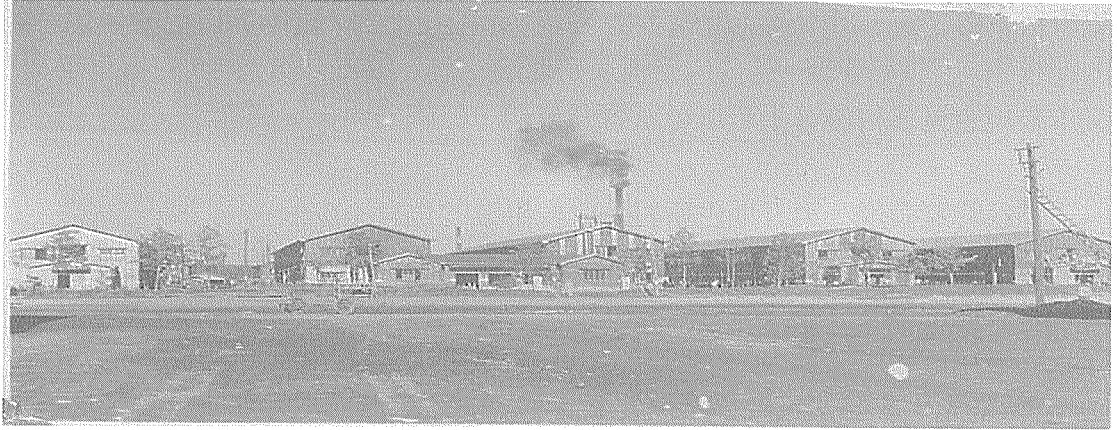


圖 73 高座場全景

（林源梁先生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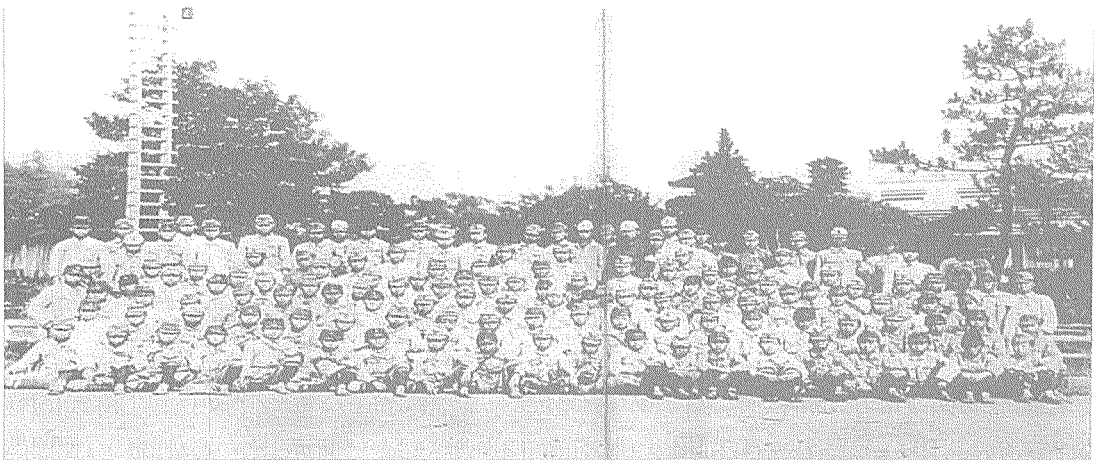


圖 74 見習科生結訓合照 錄自：《台灣少年工寫真集》頁 83
198 人當中新興國民學校被選上了 8 位，占 4%有李水圳、楊建家、何國樞、呂

玉華、張隆祺、胡逸俊、溫明燭、陳國蔥等 8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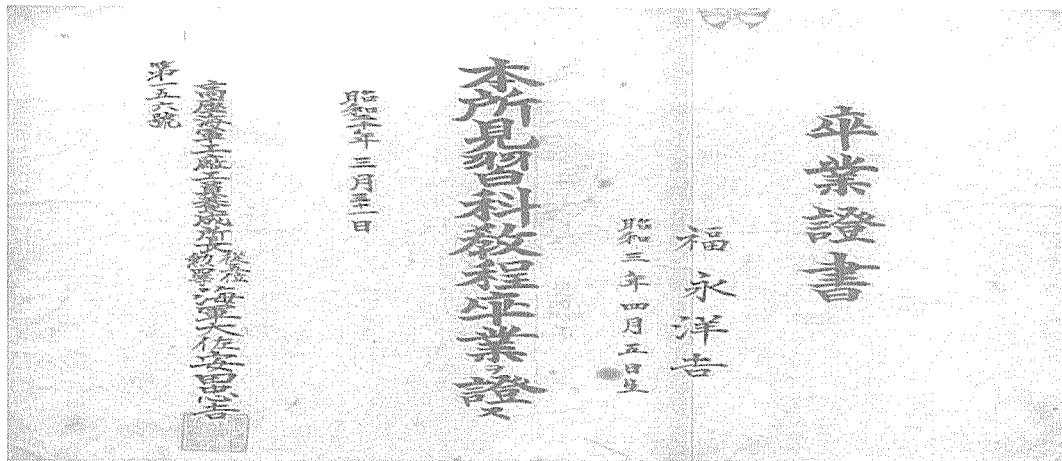


圖 75 卒業證書（李水圳先生提供）

見習科在結業時有發卒業證書。見習科學生都很高興自己選擇到日本高座，覺得很幸福，到了日本還能繼續讀書，第一年都在上課，真的如自己的夢想一到內地求學。因戰局吃緊，見習科受訓未到期，就於 1945 年 8 月 15 日提早畢業。又本來規定見習科優等生可以免試晉升專科，但戰局惡化遂廢除了。

訪談時還發現，第五期生新竹公學校畢業的也有不少個。

四、第五期生

李育亭先生成績優良做事又迅速又認真，一直深受日本幹部的賞識，去了半年之後，爲了募集第五期生他有回台灣一趟，招募台灣少年工到日本高座軍工廠，在家只停留了兩天又帶第五期生到日本。帶著臺灣少年工回來爲的是請臺灣少年工現身說法，可是非常時期，搭船耽誤了許多時間，所以又匆匆的趕回去。（李育亭先生）

第五期少年工有 200 人，需求對象是屬於中學生，專收商業學校學生，因那麼大的高座廠，不管是生活上的、工作上的會計工作，都需要一些商業人才來管理商業工作。工業學校學生留在台灣幫忙發展臺灣工業，如臺北的開南商工、桃園農校、新竹商校等學校商科學生，到內地幫忙高座海軍工廠的會計業務。

第五期生在訪問時找出 8 位學生，小學是就讀新竹公學校的如新竹商校的楊榮山、翁星川、蘇振平、張和世，開南商工的游祥馨、李漢才、張如龍，桃園農校的林焜煙都是校友，第五期生是學長，在高座廠宛如哥哥帶著弟弟，大家互相照顧。在新竹同學間傳爲美談的是翁星川學長回台的時候，是帶著日本姑娘（阿部節子）回台灣的。



圖 76 出去遊玩拍照留念

圖 77 戰後遊玩留影

(李育亭先生提供)

表 38 高座海軍工廠第五期生新竹公學校畢業的校友名單：

姓名	生日	日式姓名	住址	父職業	光復後就業
李漢才	1927.1.1	大里	表町 3-231	工業	稅捐處
張如龍	1926.9.16	長谷川龍	宮前町 91	貸地業	第一信用合作社
游祥馨		游佐英輝			第一信用合作社
林焜煙		豐林誠一			農業改良場
楊榮山	1926.7.11	柳川俊治	東門町二丁目 15	販肉商	新龍交通
翁星川	1927.4.5	石川秀明	黑金町 64	雜貨商	工業策進會
張和世	1930.4.10		南門町 4-43		
蘇振平	1927.10.27	守泉州	表町 2-11	貸地業	審計長

1939 年高等科學籍資料遺失，所以以上兩位校友沒辦法填資料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生日、原始住址、父職業是學籍資料，日式姓名、就業是訪談得知的

黃金珍	1927.6.21		黑金町 5	驛制動手	國中主任退休
沈全水	1927.8.27		新興町 256	農業	燃料廠
倪國民	1928.12.6		南門町二丁目 395	米商	經商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生日、原始住址、父職業是學籍資料，日式姓名、就業是訪談得知的

這三位校友也是屬於海軍工員，是到高雄岡山海軍 61 航空廠的。

五、第六期生

在《新竹公學校沿革誌》上並未有紀錄 1944 年有學生到高座廠造飛機，但是訪談才知新興國民學校第六期也有人參加（是得自於一張合照的照片），參加

的是 1944 年第 22 回高等科畢業生 16 人和第 41、40、39 回初等科的畢業生都有人參加，確實有幾位就不得而知，已找到 8 位，共 24 人與相片人數吻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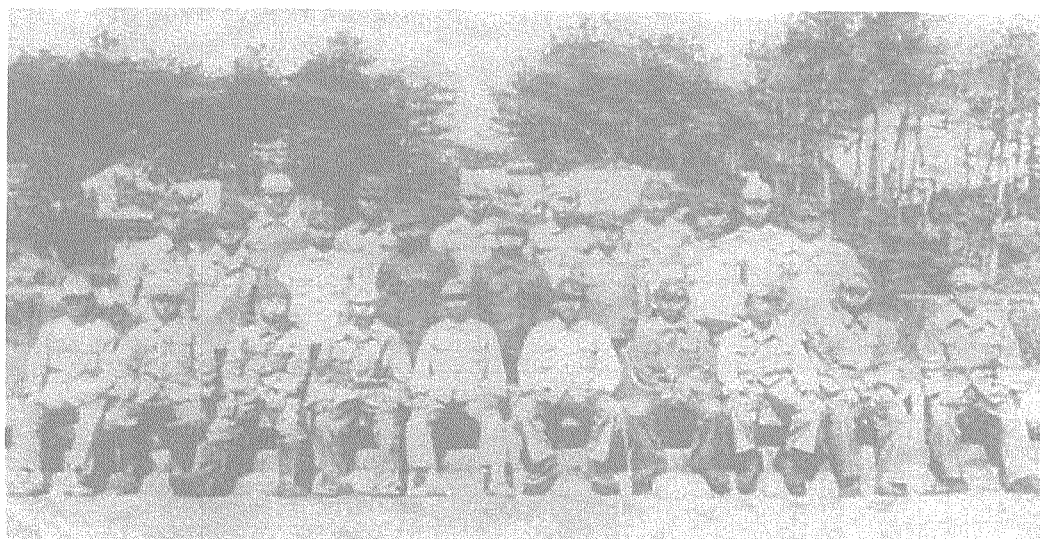


圖 78 新興國民學校同學合照(1944 年 3 月報到的)
錄自：《台灣少年工寫真集》頁 247

表 39 新興國民學校高座海軍工場第六期生進場名單（高等科 22 回 1944 年畢）

姓名	生日	日式姓名	住址	父職	光復後就業
韋 買	1928.5.2	葦原信正	南油車港 132		台糖
吳逐水	1930.2.3	矢口進太郎	南門町 2-366	製麵條	師院教授退休
鄭柳樹	1929.6.9	大西薰範	黑金町 276	機關士	竹山糖廠退休
朱漢根	1930.1.26	朱田森次郎	黑金町 430		朝山企業
黎鎮江	1929.4.23		表町 3-42	米店	
郭福鑄	1929.4.24	廣澤福壽	黑金町 301	建築	
邱海濱	1930.1.13		南門町 1-27	郵便局	
陳家駿	1929.8.26	留城駿四郎	黑金町 435	畫家	中國電器
梁濟會	1928.9.6		新興町 10	鐵路局	新竹電工
謝俊文	1930.8.22		黑金町 350	被傭	鐵路局
張金泉	1929.11.5		榮町 3-51	飲食店	日蓮教
曾琳煌	1928.12.6	大島武	南門町 3-247	貸地業	鐵路局
陳金鑑	1929.10.16	松田進吉	黑金町 276	鐵路局	鐵路局
呂崇德	1929.4.17	宮本德一	榮町 2-5	商	西藥局
林清發	1929.2.18	小林清照	南門町 2-276	車掌	鐵路局
林廷宗	1929.9.3	林宗平	黑金町 277	農會技手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生日、原始住址、父職業是學籍資料，日式姓名、就業是訪談得知的
林清發現已還原本姓柯清發

表 40 新興國民學校高座海軍工廠第六期生進廠名單（初等科 41 回 1944 年畢）

姓名	生日	日式姓名	住址	父職	光復後就業
周榮輝	1931.12.15		黑金町 482	鐵路局	國小教師退休
彭萬吉	1931.3.25	吉村義明	南門町 3-136	苦力	台肥新竹廠
溫仁德	1931.2.20		黑金町 502	日稼	意外死
吳竹根	1931.6.20	吳竹男	東門町 2-215	機械業	
李金燦	1931.1.8	里澤銃	黑金町 482	工業	
陳瑩波	1930.7.29		東門町 1-6	工業	建國營造
黃堯瑾	1930.3.22		黑金町 471	農會技手	
戴祥仁	1930.1.5	宏川建一	西門町 1-62	製皮鞋	日製鞋工廠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生日、原始住址、父職業是學籍資料，日式姓名、就業是訪談得知的

第六期生是 1943 年 3 月 20 日出發，第 11 天黃昏船才駛進關門海峽（是平常航程的兩倍時間，只因是太平洋戰爭末期，一路上躲躲閃閃的），船又駛進瀨戶內海，在宇品港登岸，全身經過消毒後，坐上東海道本線的專用列車，前往目的地—高座。⁴⁸

臺灣少年工第六期生是未唱完驪歌即趕忙報到的一群。（畢業證書是轉交的）高等科的學生較大也較少，所以很清楚誰有參加；初等科的學生較小也較多，所以不清楚誰有參加，將繼續訪查以追蹤。

第六期生苗栗大湖農事專校畢業的陳滿湖先生，發生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是：陳滿湖是大湖農事專校畢業的，高座場以為他的學歷是專科畢業的，所以他的職級比其他人高，領的薪水也比人多。偏偏他學的是農校，請他做商業統計的工作，他真的一竅不通無法擔任，所以只有做管人的工作，比起其他的少年工輕鬆多了。（陳滿湖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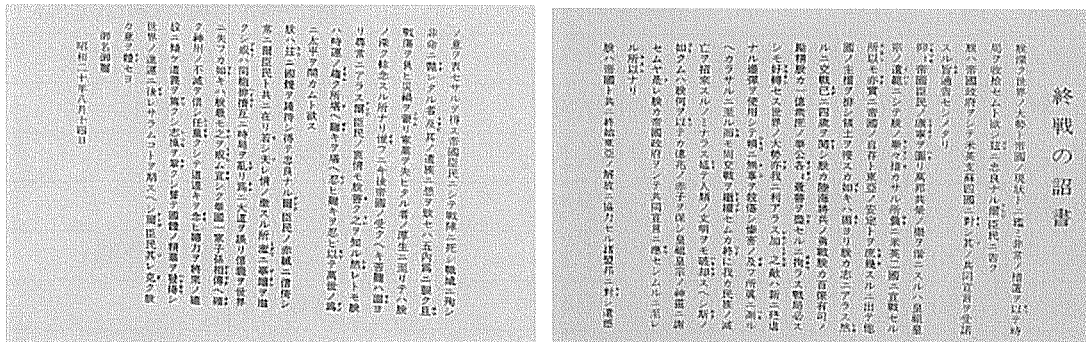
六、戰爭末期

太平洋戰爭末段時期，白天從美軍太平洋第七艦隊起飛的艦載機，一波又一波的做小規模的轟炸與掃射，使日本的交通與農、漁、牧生產陷於停頓或癱瘓；晚間是從塞班島起飛的 B29 巨無霸重轟炸機，做大規模的城市或軍需工廠的轟炸行動。日夜不停的疲勞轟炸，使得日本全國軍民都疲於奔命。

海軍工員這時一面做工一面躲警報，常常在下班時才發現同學犧牲生命了。有一次空襲橫濱的 B29 約有 200 架之多，持續肆虐二小時，B29 的威力也讓他們見識到，日本生產量雖然不少，終究還是敵不過美國。直到 1945 年 8 月 6 日、8

⁴⁸ 彭炳耀著，謝水森譯，《造飛機的日子—台灣少年工回憶錄》，頁 199。

月 9 日美國於廣島、長崎投下原子彈後，8 月 15 日日本天皇才發佈終止戰爭詔書，才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



終戦の詔書（錄自天皇陛下の赤子 頁 47）

終戰放送時，在高座軍工廠的指導幹部，有的就開啓飛機互撞，有的就切腹自殺，一種英勇負責的自殺行爲，臺灣少年工許多親眼目睹戰爭帶來的創傷，在心中留下永難忘記的悲痛。（楊建家先生說）

七、戰歿者

台灣少年工，有 64 位遭遇不幸（戰歿者名單如附件參），其中戰死的有 40 位，戰病死的有 20 位，而意外死的有 4 位。新興國民學校的小朋友不幸遇難的有三位，第一位呂光茂君是於 1943 年 9 月 30 日生病死的；第二位許曹騰君是於 1945 年 1 月 20 日意外死亡，因戰事吃緊，常要加班有時還得通宵作業，在夜班作業時不慎掉落溶解爐而喪失生命；第三位溫仁德君在夜勤輪值時，遇到空襲警報，跑到防空壕躲避，等到警報解除返回工廠，擬開熱水開關時掉落熱水槽中，全身遭 70% 的燙傷，送往追濱海軍醫院急救七天，仍然回天乏術。

新竹街有一位名叫東洋一的醫師，戰爭時期也有到日本內地支援醫護隊，東洋一醫師與朱漢根先生的父親是好朋友，所以特別開了一個月病假讓他修養，因為朱漢根先生去了不久之後，患的是耳疾可以請假休息。在修養中剛好負責照顧溫仁德先生，因其下班身都燙傷 看著學弟痛到死，因為當時真的沒藥可醫，看著自己的學弟與病魔搏鬥，不勝歎噓！（朱漢根先生）

戰病死的同學日本政府於 1960 年 10 月 17 日，以「海軍軍屬戰歿者」的身份，祭祀於東京的「靖國神社」。⁴⁹因國民政府與日本政府簽訂互不補償條例之故，所以一些犧牲者失去優厚的補償金，僅於 1988 年由紅十字會轉給遺族 200 萬日幣的慰問金。（李水圳先生）

⁴⁹ 台灣高座會編輯委員會，《難忘高座情》，頁 77-79。



圖 79 慰靈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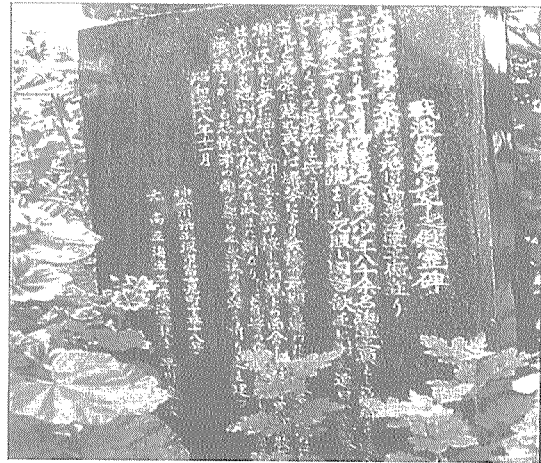


圖 80 慰靈碑

錄自：《台灣少年工寫真集》 頁 34 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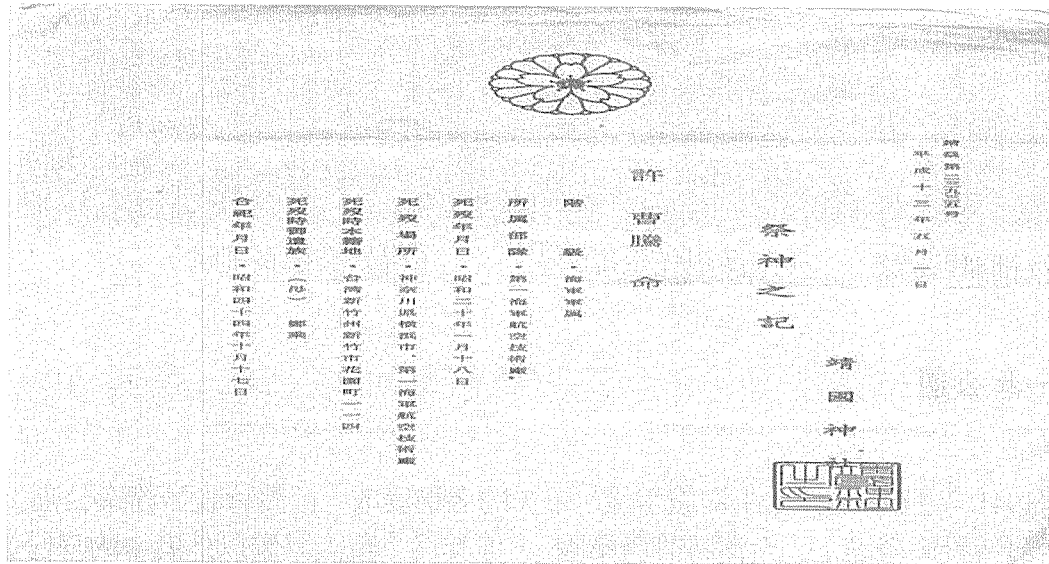


圖 81 許曹騰祭神之記 (李水圳先生提供)

八、遲來的榮耀

- 一、戰歿者合祀靖國神社：靖國神社是日本國祭祀為國犧牲的軍人與軍屬的神社。等於我國的忠烈祠。全體犧牲者合祀於靖國神社，得到應有的榮耀。
- 二、補發工員養成所「見習科畢業證書」：空 C 廠在台灣的召募條件是半工半讀，高等科畢業者三年，小學畢業者五年，即可得到工業學校同等學歷。

但當時時局緊迫，只有見習科二期生 198 人持有畢業證書，其他同學都是等到 60 週年紀念大會時（2005 年 6 月）才補領。補領時再補發感謝狀、卒業證明書、在職證明書，這些證明書雖不能發揮實際效益，卻能讓高座人向著子孫證明，阿公確實經歷一場「扶桑夢」。



圖 82 補發的證件 (朱漢根先生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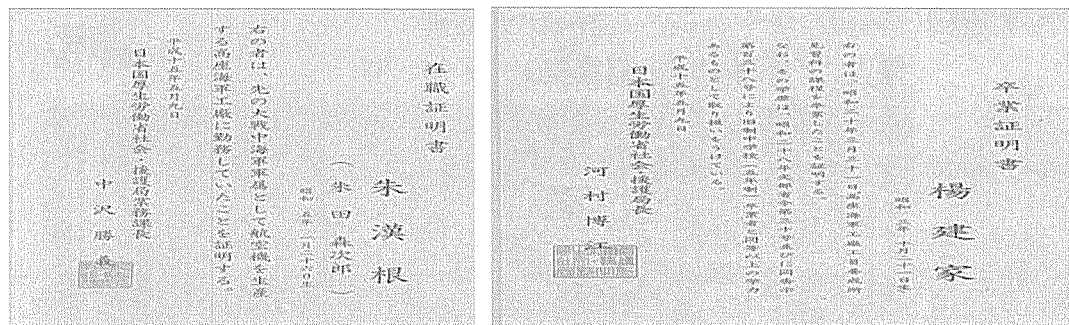


圖 83 補發的證件 (朱漢根先生提供) (楊建家校長提供)

貳、奉公團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後，軍夫的名稱變成「台灣特設勞務奉公團」、「台灣特設勤勞團」、「台灣特設農業團」，但其為「軍人軍屬以外者」的身份並沒有改變。

一、台灣勞務奉公團

1942年3月向台灣軍請求「勞務奉公團」約500名，其目的在戰線後方輸送患者，構築道路以及在密林地帶內搬運軍需品。⁵⁰

對應軍部這樣的要求，總督府以五項條件選拔20-30歲的男子：1.奉公精神旺盛 2.必須瞭解日語 3.素行方正無惡癖 4.身體強健沒有使他人嫌忌之疾患 5.能耐得住通常的肉體勞動，各州從市街庄的推薦者中選考200名，五州合計1000名組成「臺灣特設勞務奉公團」。

「臺灣勞務奉公團，是本島人的精神團體，是自發從軍的團體」，臺灣勞務

⁵⁰近藤正己撰，許佩賢譯，〈對異民族的軍事動員與皇民化政策—以臺灣軍夫為中心〉，頁214。

奉公團的任務是彈藥、兵器、糧秣的上陸和搬運作業、飛機場的整地、栽培蔬菜等。《新竹公學校沿革誌》記載著：1938年6月14日農業義勇團送行會，15日出發。農業義勇團即「鋤頭的戰士」，新竹州有200人次參與。

在《新竹公學校沿革誌》中有兩件事情記載詹紹華老師：
第一是1938年5月16日：詹紹華老師因海軍所需從軍，下午3時18分下行火車達成任務。

第二是1938年6月30日：竹田宮故恒久王妃昌子內親王殿下，代表皇后陛下親來慰問出征將兵遺族及軍人軍屬，本校五年級以上參加迎送，校長特別被指派謁見，而副島老師代表出征軍人家屬，而詹紹華老師代表軍屬並拜見。

詹紹華老師要出發時家門口也是張燈結彩的，掛滿祝福的長條旗子，讓家人、鄰里、親朋好友祝賀，很隆重的到部隊。陳培基先生也有送詹老師去當通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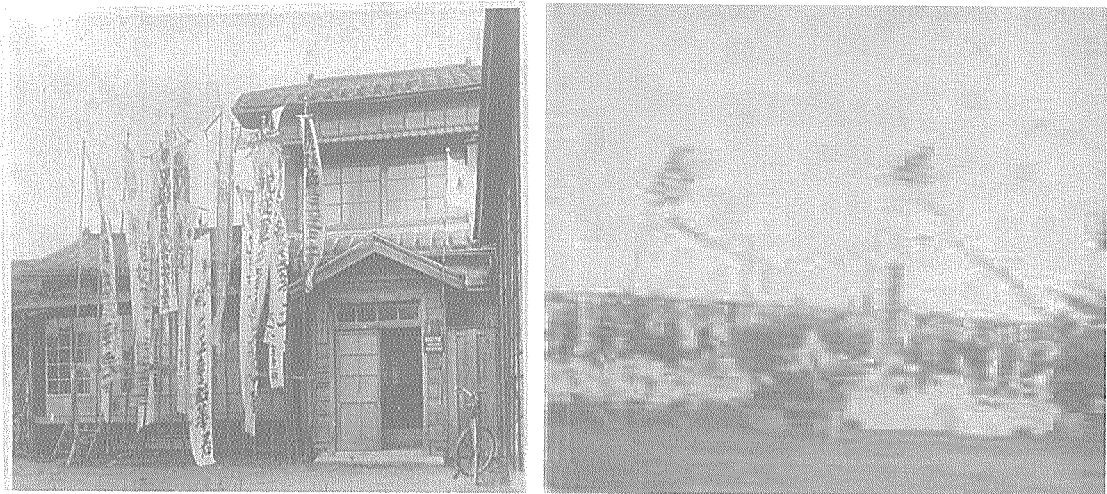


圖 84 掛滿歡送旗子的老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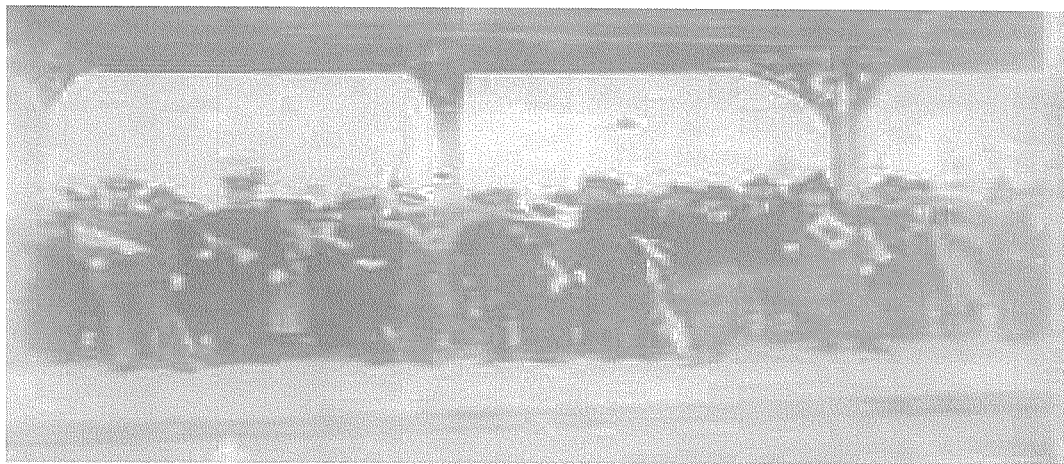


圖 85 在火車站的送行會情景

詹紹華老師是被派去當通譯，即在艦艇上當翻譯官，相當於下士官。當時天天打仗，他是在第四艦隊「能登呂水上機母艦」，是一艘 3 萬噸的軍艦，專載水上飛機，船上可容 8 門大砲，是大軍艦。艦長對他非常照顧，空閒時他在艦艇上常做的事就是講臺灣教育的故事給日本人聽(如芝山岩學校發生的六教士犧牲的故事……)，讓日本人瞭解殖民地臺灣進步的情形。

詹紹華老師是在水上飛機母艦上做報紙翻譯。先到滿州地方，從青島市開始，再到南京，再到上海、漢口，接著要到廣州的時候，戰爭就越來越激烈，廣州也被攻陷，(其實詹紹華訓導是客家人，應該到廣州一帶，沒想到卻去不成了)所以就回國了。從上海要回國時，艦長請他到日本旅遊再回家，但一年多沒回家很想家，還是回家鄉的好。(詹紹華先生)

通譯生活對詹老師來說是光榮快樂的，但是他覺得很遺憾的是，這艘軍艦是在中途島戰役時被炸了，艦長及當時的好友都為國犧牲了。(詹紹華老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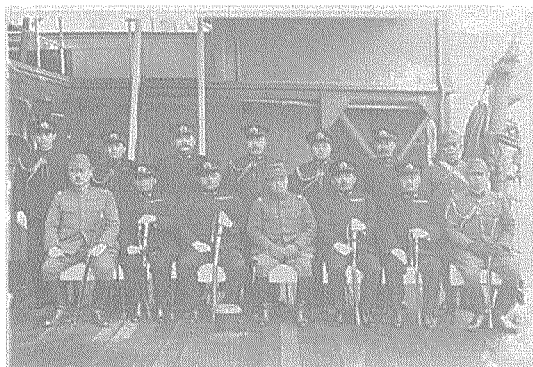


圖 86 同仁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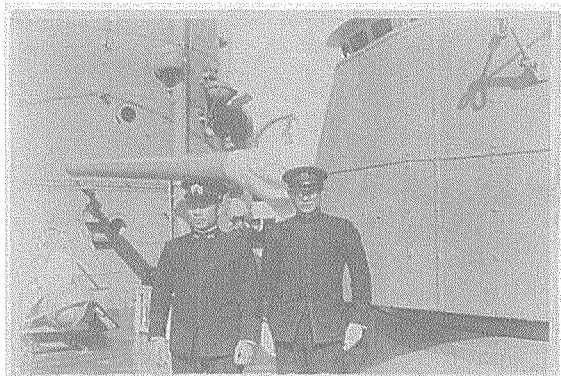


圖 87 當通譯的的詹紹華訓導(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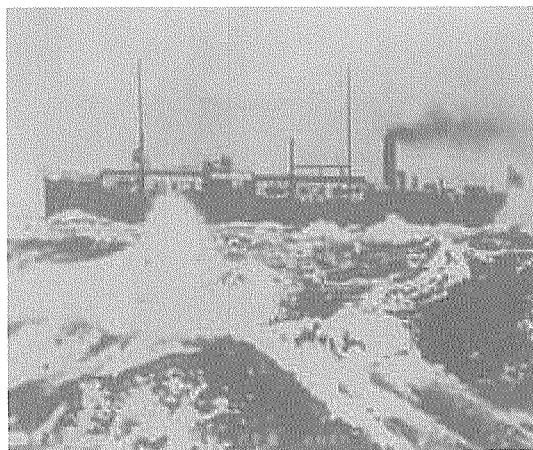


圖 88 能登呂水上機母船



圖 89 水上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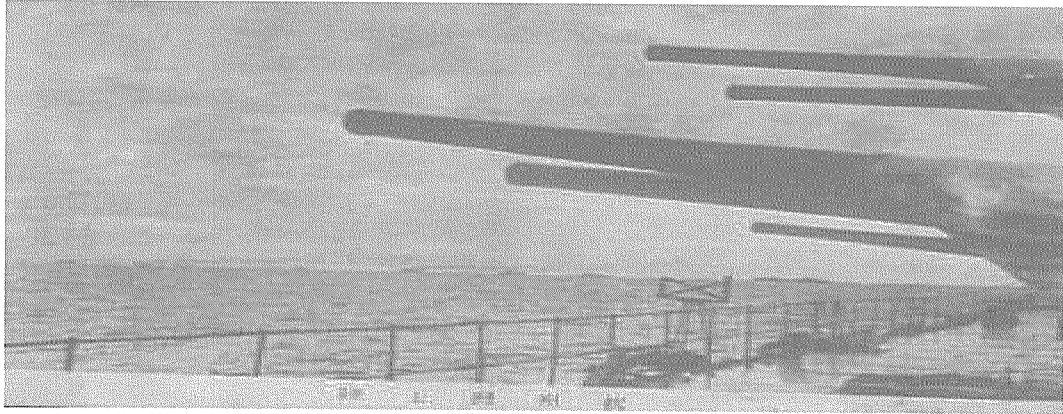


圖 90 能登呂水上機母船大砲

(詹紹華老師提供)

二、台灣特設勞務奉公團

1942年2月15日攻下新加坡後，這批軍夫除了搬運工作外，還擔任「通譯」工作，因為馬來西亞、新加坡地區有許多華僑，軍夫們正好可以閩南話、廣東話當日軍與華僑之間的通譯。也有在佔領的都市中，集合華僑，由軍夫做大東亞戰爭的精神演講，甚至偽裝進入民眾之中，或作華僑動靜、商店物品、民情調查、擔任補助憲兵的任務等工作。⁵¹

1943年5月第一回到1944年7月共30回，派遣約28000名「臺灣特設勤勞團」，被組織派遣到新幾內亞西北、新不列顛、Helmahera（位於摩鹿加群島）、西里伯等地。新竹州新竹市陳無疑先生就是其中一位，他是去擔任駐地醫生：

日治時期很重視公共衛生工作，陳無疑先生相當於現在的衛生所人員，當年常在外媽祖廟旁的保甲活動中心，幫忙衛生工作。平日就調查民眾疾病和衛生狀況，專門巡迴治療民眾砂眼。陳無疑先生又接受總督府「第二次南方派遣醫務要員第一班」訓練後被派到新幾內亞的「蘇朗島」支援醫護工作。

陳無疑先生是陳培基先生的叔叔，陳無疑先生奉派第18回台灣特設勤勞團附陸軍軍屬雇員1943年11月19日出發，12月8日到達新幾內亞蘇朗島執行醫護工作，不幸於1945年1月9日得到赤痢，2月10日加上腳氣一起發作，於3月14日死亡，雖然自己是醫生，但也難逃一死。直到1946年3月才由住在台北的一位友人帶著「死亡證書」及「事實證明書」、一個方盒子（裡頭裝著陳無疑先生的頭髮與指甲），送到家中，才知朝夕相處的叔叔罹難了。

⁵¹，近藤正己撰，許佩賢譯，〈對異民族的軍事動員與皇民化政策—以臺灣軍夫為中心〉，頁2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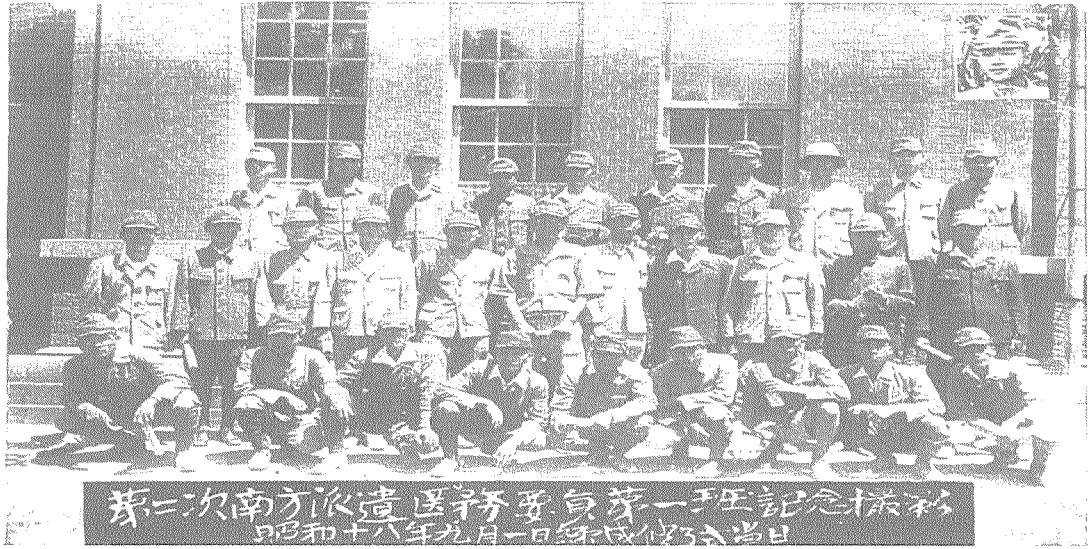


圖 91 第二次南方派遣醫務要員第一班合



圖 92 砂眼治療



圖 93 事實證明書 (陳培基先生提供)

新竹州及陳家痛失一位優秀的青年才俊，日本將其骨灰放在「靖國神社」，於 1993 年領到日幣 200 萬的補償費。(陳培基先生)

小結：

戰爭時期以學校為中心的社會教化運動，看到許多公學校畢業後，許多組織還是會結合學校來發展，也就是「學校功能肥大化」，緊抓著畢業的學生，回來母校參加各種社會教化活動與訓練。

由初等科、高等科、到青年學校，從少年團、青年團、皇民奉公團，每一層級的學生、青年都被教育/教化網網羅了。而且每一種訓練都是逐年在改變，順應戰爭的需要。如教練科課程，相當於軍中部隊的出操課程，在學校訓練學生，讓學生具備各種出操知識，好做戰爭動員。

新竹公學校的戰爭動員家族吳家有吳竹根、吳竹林兄弟，楊家有楊建家、楊建欲（香山國小），還有堂弟楊建成（北門國小）一家 3 人參與，而陳家陳無疑與陳培基先生是相差四歲的叔侄輩也參與動員的行列，陳家較不幸，叔叔陳無疑先生為國家奉獻了、犧牲了。

慨嘆許多的台灣少年工都親自目睹戰爭轟炸、戰友死傷、終戰放送，它們是戰爭後方奮鬥的一份子，也是日本戰敗的見證人。

去了海南島，又去新幾內亞—林居琳的故事

錄自潘國正 1997《天皇陛下の赤子—新竹人・日本兵・戰爭經驗》。頁 42-52。

林居琳-新竹公學校二年級肄業。住竹蓮街。

大正十一年（1922）我出生於黑金町蔡姓人家，家有七兄弟，由於家庭清寒養不起孩子，也因為父親負債，四歲時被以二百塊錢賣給姓蔡的，當時姓蔡的無後嗣，賣給同樣姓蔡的繼承他們的香火，父親認為還是姓蔡，比較能接受。

我二哥也送給姓蔡的，和後來擔任保正的蔡來進成為兄弟，蔡來進就是元培醫專創辦人蔡炳坤的父親，六哥分給阿姨。那個時代孩子多的貧困家庭，都有孩子分給他人的情況，今天我還保留賣身契。

姓蔡的養母死後，我卻陰錯陽差成為向養母租房子的林姓房客的養子，而改為姓林，林姓養父隔年又娶太太，帶了二個孩子來，一男一女。男的是林木火，他小我一歲，我們兄弟的感情很好，比親生兄弟都好，後來我還替他當兵。但是和繼母的關係不好，經常有衝突，到二十歲還常和她衝突，衝突後我就被養父打。

十歲唸第一公學校（新竹國小前身），唸了二年，養父讓他的孩子去讀，要我去養牛，不讀書節省開支，就沒有再唸書了。養父在埔頂園有農地，就是金山面一帶，那個地方缺水，無法種稻，只能種一些甘蔗、蕃薯和花生，每天都拉牛車到園裡。我們十四、五歲時，養父就因為年紀大，把農田的事交給我們兄弟倆做。

■晚上偷撿別人的垃圾

平時我們常去撿「土糞」，「土糞」就是一般人丟棄的垃圾，如殘餘菜葉、紙張之類的有機垃圾可以當農園肥料。日據時代的「土糞」價格很好，因為肥料「硫酸」是用配給的，很多人為了省肥料錢，或多種一些菜園，而爭相撿「土糞」。

我們都利用晚上拉牛車去偷撿別人擺在門口的垃圾，撿回來後放在園內的角落，任其腐爛，做為農園的肥料。當時要買都很難買，還要排隊買。現在的垃圾就沒有用，因為都是塑膠製品。

二十歲時，聽到西松組招募木匠到海南島，因為和繼母的關係不佳，因此想離開家庭到外地發展，我弟弟也鼓勵我去。當時許多人都被徵調到南洋當軍夫，有的人也沒有回來。

由於是招募木匠，我和親生大哥蔡金土學了一個月的木匠手藝，學這一個月很好用。當時去海南島的薪水，小工一天只有三塊錢，師傅工一天有五塊錢薪水，本地的小工只有一塊錢，師傅工二塊錢，去海南島薪水算是相當好的條件。

大哥長我二十歲左右，託大哥的福，因為和他一起去，我也跟著領師傅工的薪水，當時打的契約是六個月，地點是海南島的三亞，三亞是當地的都市。新竹州去的人很多，有好幾百人，參加的人還必須身體檢查。

■ 集體反抗日本組頭

我們都是新竹州人，有一百多人一起搭「福建丸」到海南島。上岸後卻發現不是三亞。途中遇到台灣人，他們說「鄉親來了」，問我們到那裡去？我們說是去三亞，他們是從台灣招募打石頭的工人，告訴我們這裡不是三亞，而是八所。

他們警告說我們可能會被安排到深山工作，如果不是去三亞，就要向組頭抗議，千萬不要去，去了就沒命。

我們發現被騙，就集體和組頭攤牌，全部住在草寮內，不願意去深山，他們卻用威脅的方式要我們去，因此我們拿木棒和他們的軍刀對抗。上岸當天晚上住在草寮內，燈火關掉後，半夜發生有人哀嚎。我們以為是組頭來懲罰，所有人拿起木棒開打，因為暗暗的，誰也看不清楚誰，造成相互攻擊，打得很激烈，打開燈火才發現自己打自己人。

哀嚎的人說，他看到死得很慘的拜把兄弟來哭訴，結果當天就有人報來這個人的死訊，也就是哀嚎的人看到的是拜把兄弟的鬼魂。

■ 大哥救了我一命

天亮後大家都不跟西松組的人去，全部收拾行囊打算自己走，但是大家也不知道要去那裡。有人主張走向海邊，有人說遇到崗哨，沒有通行證也過不去。結果有美竹組的組頭來招募我們。美竹組是築港的建設部隊，負責蓋港邊的宿舍，我們想到海邊不會太壞，因此同意跟他們去蓋宿舍。

一般人登上海南島大約半個月後都會水土不服感染痢疾，都使用野生藥草肺炎草用水煎飲療，這些草藥在當地屬多年生，到處都有。有一次我染上泡疹，台灣話俗稱「生蛇」。蛇泡染得滿身都是，我處在半休克狀態下，幸好我大哥遇到一位香港土木師，他診斷為斑蛇，情況危急，如果延誤二天就沒救。

他用洋火柴頭沾萬金油插入每個水泡中，發生嘩！嘩！嘩！的聲響。十多天都只能食用涼粉條治療，終於救回一命。這時我深深感受到「打虎捉賊親兄弟」，如果當時沒有大哥在身旁照顧，可能就沒命回來。

■ 骨瘦如材的台灣人都被騙去採礦

在海南島我們看到骨瘦如材的台灣人，這些人都是被騙到石礮山礦場參與開採鐵礦。深山衛生條件很差，水質含鐵量高，只要有傷口就紅腫，難以治療，而且瘟疫嚴重流行，死傷累累，其中山東人最多。日本人看病醫不好，而且也不能工作，就把病人活埋。但是不敢這麼對台灣人，而是集中在將軍廟。如果死了也不送回台灣，怕會影響軍屬的招募。

所以患重病的台灣人，他們都不敢遣送回台灣，擔心影響士氣，集中管理任由自生自滅，導致他們瘦得皮包骨，流落異鄉街頭行乞。他們遇到台灣同鄉都會

相互告知。進入鐵礦場約有三十七公里的鐵路，當時爲了採礦而死的人，屍體就相當於三十七公里鐵路這麼長，多半都是山東人。

他們是日本佔領滿州後，招募來採礦的山東人。招募時說是要去台灣，他們滿懷希望到台灣，結果被騙到海南島採礦，病切的人不計其數，還有一些香港的木匠師傅，也被騙到海南島。

■跳蚤像螞蟻排隊

海南島的衛生條件很差，到處都是跳蚤，一腳踩下去就一堆跳蚤，甚至在床上都有跳蚤像螞蟻一樣排隊爬，大家都被盯得混身都是。常可以看到海南島的女人，兩兩互抓對方頭髮上的跳蚤。

在當地工作了八個月，和當地人相處要善待他們。海南島人多半是支持紅軍（共軍），有的人對他們不好，晚上就被搶，特別是領薪水的日子，對他們不好的人就會被搶，搶完後就放火燒。

我在當地寄了二次二百元回家，結果返鄉後，父親說只接到一次，另一次我委託也要寄錢回家的一位朋友幫忙寄，結果這二百元被他吞掉了，回到新竹後，才向他要回來。人實在很難講，朋友也會把錢吞掉。

做滿六個月後，因爲船班延誤而拖了二個月，當時美軍已經開始有潛水艇巡迴了，所以船班不準時，我還差點搭不上船。那天我上街買東西，結果臨時通知要上船，我和另一個朋友回宿舍時發現人都走光了，東西也搬光了。

臨時趕到港口，發現只差我們二個人，被他們罵死了。返回台灣途中遇到颱風以及有美軍潛水艇巡迴，船還繞到九龍，才轉回台灣。回台灣後，和我一起到海南島的鄰居龍乾和，又要約我去海南島。

我認爲危險性太高而沒有去，結果他又去了，而且被分配在內陸山區。後來陷入紅軍（共軍）區，光復後也沒有回來。他在海南島娶妻生子，目前還在海南島，聽說生活很辛苦。

■代弟到新幾內亞當軍屬

回台灣沒幾個月，我和弟弟林木火二人，都被通知徵調當勤勞奉公隊軍屬。到今天的土地銀行的新竹郡役所報到時，徵調的人說「你不是才回來沒多久，怎麼又調你」。我回家和繼母的關係並沒有改善，但和弟弟的感情還是很好，我主動表示願意替弟弟再去，讓弟弟留在繼母身旁。

我雖然怕死，但也希望能死，到海南島沒有死成，到南洋看能不能死，死後養父母全家可以過得快活些。我是覺悟的。郡役所也同意我代替弟弟去。

報到後沒有立即調，待命了幾個月才通知集合。這些日子有很多人爲我送行，他們說「你很勇敢，去了海南島，還替代別人去」。等了幾個月，也吃了幾個月。接到通知後，到火車站報到，學校機關團體都拿旗子送行，很熱鬧。目的

地是巴布新幾內亞北端烏頭半島馬諾夸里市外海農福爾島。

我們在昭和十八年（1943）從高雄搭運輸輪，先在馬尼拉停留了一天，還上岸在大尼拉逛街。然後到哈馬后拉島停留了七天，由於沒什麼事，就和五位同伴下海游泳，游到一個無人小島上採野生椰子、木瓜吃，真是愉快。

下海時風平浪靜，回程時卻遇到大風浪難以游泳，其中三位同伴先游回船上，我和另一位比較晚回去，結果船卻臨時起錨準備啓航，我們在海上隨風飄流，趕了很久才趕上船，差點葬身海中。

■開始二年勞役生涯

船開到不明的無人島停留了四、五天。才再開到新幾內亞的馬諾夸市，再搭二艘小船到達農福爾島，前後搭了四十五天的船到這個島上，開始二年的勞役生涯。

我們的任務是興建草坪式的飛機場，沒有鋪水泥或柏油，屬簡易的飛機場。當地的樹木都是原生木，很硬也很重，樹頭都是用戰車拖。台灣人約有八百人，新竹州有一中隊二百人，日軍約有三百多個工兵，都不是戰鬥兵。

後來美軍登陸後，整個山頭都被推平，直通到海，利用山勢興建兵營，許多美軍就在樹與樹之間掛上網子式的休閒床，結果被日軍偷襲死了不少人。這種作法和日本人不一樣，日本人的兵營比較隱密，樹愈多愈好。

我在飛機場做了一個多月，部隊臨時徵召木工蓋宿舍，新竹人被調了三位，我、陳寶乾和李火炎。蓋完後，就修理一些鋤頭柄，做骨灰盒。骨灰盒子四四方方，加一個蓋子，做好分送各地。

在那裡算是很閒，沒什麼事。一位同鄉吳如霖是部隊長的傳令兵，他會拿一些東西給我們吃。後來我受傷也是他幫忙拿藥箱救護，可以說是我的救命恩人。但是建機場的人就很辛苦，早上領一桶飯，大概只有二、三碗飯，是早午二餐的份，吃不飽就採野食。

居住我對面的鄰居和我同一部隊，他餓得受不了而偷部隊倉庫的糧，抓到後被打得很厲害，而且綁在兵營旁的椰子樹上，有兵經過就打一個巴掌，打得他臉腫得像肉餅一樣，下雨時他也還綁在椰子樹上。當時我就在附近製作骨灰箱，後來他死在當地。

■美軍空襲很嚇人

在當地約一年後，就受到美軍的攻擊，美軍登陸前，先用近海的軍艦用艦砲轟二個星期，飛機再跟著來轟炸。起初我們不曾看過飛機轟炸是什麼樣子，大家都躲著看，結果一顆五百噸炸彈，炸得面積像一幢房子這麼大，像古井一樣深，看了就會害怕。

美軍和日軍在天空糾纏就很好看。我們最怕掃射，掃射都是低空俯衝，子彈

咻咻的聲音很可怕，也很危險，好幾次子彈都從我的耳朵旁飛過，能躲過掃射，都算是死裡逃生。

我的鄰居就被掃射到，還好子彈先穿過水壺，再射到他的腳，當時他說爲什麼腳會熱熱的，才發現被子彈射到，還好先穿過水壺，威力已減，所以只有擦傷，沒有大礙。登陸戰中死了不少人，包括配合前線戰鬥，搬運彈藥的台灣軍屬。

當時的土著都是黑番，全身赤裸，男女生只有私處用樹葉圍住，日本人去以後就發白布條讓他們圍。

我們當時穿的衣服，從長袖變成短袖，長褲也變成短褲，軍鞋變成涼鞋。衣服破就剪袖子補，屁股破就剪褲腳補，軍鞋破就用樹藤貫串起來穿。那個時候不是沒得吃或沒得用，而是必須儲存三年的戰備物資，所以倉庫內還有很多糧草和裝備。

■椰子當主食

要充填肚子，只有採食當地的野生水果，如椰子、木瓜，如是當地土著栽種的就不許亂採，如果被告狀就會遭到軍部的處罰受皮肉之苦。

熱帶地區出產椰子，從椰子的表皮可以分爲四種，一種表皮生的水就很多。二是表皮黃的，水少肉多。三是從樹上掉下來表皮半乾，水少肉脂肪厚。四是掉下來發芽的，無水有肉，像一顆麵包一樣。

部隊知道美軍要登陸時，我們團長說要讓台灣人逃生，並交代管倉庫的，讓台灣人去搬。當時各分隊都去搬，等命令到，就各自揹著糧食往山裡逃生。彼此相好的人各自組成小團體。我們五、六人一組，包括我、吳如霖、黃清城、郭正和一位姓林的分隊長，都是新竹人。

新竹州去五個中隊，新竹市有一個中隊，第一、二分隊長分別姓鄭和林，都是新竹市人。美軍登陸後，在當地和到澳洲之後，我都沒有看到這二個人。

■二種逃生方式

當時有二種逃生方式，一是受傷生病的病患，在近距離避難，這些人因生病，物質缺乏，也沒有水，有的就用酒來煮飯，多半死亡。其他就逃入深山。

我們由林姓分隊長當頭往深山走，大家身上都沒有武器，後來有檢到手榴彈。我們也不知道路線，只有拼命往深山跑，在山裡約流浪了一、二個月。深山沒有水，只有海邊有水，美軍已經登陸，沒有人敢去海邊取水，只能等下雨用帆布接水。

剛逃到深山不久，我摔倒膝蓋腫得很厲害，大家都不知道該怎麼辦，結果大家把身上的香包拿出來擲爻，請神明指點迷津。擲了二爻都肯定要停下來休息。當時距離部隊還不是很遠，我和郭正清理晚上睡的地方，吳如霖他們回兵營搬糧食。吳如霖是傳令兵，回去拿了團長的醫藥箱爲我敷藥。

我們逃生後，日本兵有的被打死，有的被俘虜。團長自殺，管倉庫的人也自殺。有人說日本人沒有當俘虜的，被俘虜沒面子就自殺，這是謊話，俘虜營內就有很多日本俘虜，日本少尉俘虜還受到很好的禮遇。

被俘虜的人告訴美軍，島上沒有日本兵，逃到深山內的多半是台灣籍軍屬，因而沒有轟炸深山。美軍登陸前，島上各種疾病叢生，日軍藥品不缺，首次感染瘧疾、痢疾都可以治療，但不能重覆感染，感染上就無藥可醫。

■眼看著戰友去世

睡在我隔壁的蔡錦添和我是鄰居，一起出征，也分發在同一班。每次發罐頭，兩人各分一半。他不幸感染痢疾，大便都呈泡沫狀，量少且帶血。有一次發鳳梨罐頭，我顧慮他病情就沒有分給他，卻被誤會我不給他吃。事後不久又發一罐，為了避免他不高興，分為二份，而且一再叮嚀他千萬不要吃。他卻說「餓死不如吃死」，吃了那一份罐頭，就病倒不起。那份鳳梨罐頭成為他人生最後一餐美食。

在醫藥缺乏時，有人肚子絞痛，聽說砲彈藥可以治病，有人就撿日軍的砲彈藥治自己的病，因此病死的大有人在。

後來美軍利用廣播和耳語傳播說日本船在港口等，這個消息一個傳一個，大家陸續出來看。我們出來時大白天，在山腳下遇到數個持槍的美軍。我們很害怕，有的說用手榴彈跟他們拼，有的主張雙手投降。

最後我們舉雙手投降，被他們押著檢查身體，全身攜帶的東西都被沒收。我們的衣服都破破爛爛，全身消毒後穿美軍發的衣服，還發一些牛肉罐頭，大家吃得津津有味。俘虜營用一個網子圍成的，七個人一間，也有廁所。晚上大家都拉肚子，原因是吃不合，胃腸受不了，大家都在廁所外排隊。

美軍在外面看了笑得要命，語言又不通，我們只用手比說拉肚子。他們拿了一些藥，和水攪拌後讓我們喝，不喝還好，一喝二個星期都大不出來。再和他們比手畫腳說拉不出來，他們再用藥讓我們喝，喝了才正常。

■美軍軍醫好像為祖宗看病

美軍的藥很有效，日軍的藥就沒有這麼好用。有的人病得很重，遇到美軍就能救活，甚至瘦皮包骨，混身是病，他們也都很用心醫治，有人說「美國的軍醫很照顧病人，比看他們的祖宗還認真」。

我曾經因牙痛而上治療所，軍醫為了處理那一顆牙，左右齒都拔掉，一次拔除三顆牙。我去了二次，被拔了六顆牙。事後牙痛就再也不敢去就醫了。

我們猜測軍醫醫好一個俘虜，就等於救一個美軍，因為聽說美日交換俘虜，是一個換一個。日軍軍醫就不是這樣，看你身體很差又醫不好就放棄。

被俘虜一個多月，美軍用卡車載我們遊覽，沿途發現我們以前開關的機場已經煥然一新，規模宏偉。跑道用鐵板一塊塊接鉤而成。

後來美軍把俘虜被集中到荷蘭地亞島，（按：荷蘭地亞島是美軍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二日登陸）。台灣人被分類處理。當時俘虜的去向有三，一是送到澳洲俘虜營。二是倒夏威夷參加美軍戰略情報工作。三是跟隨美軍轉戰各地。

■進入俘虜營遇到鬼壓床

美軍把俘虜從荷蘭地亞島搭船遣送到澳洲上岸，再搭三天二夜的火車才到俘虜營區，沿途每一個火車站都有餐點招待，有麵包、香腸、牛乳和茶水等，相當熱情豐富。我們前後在澳洲住了一年多。

在澳洲俘虜營內，供吃供住，也提供工作機會，農場收成需要工人，像蕃茄、菜豆、玉米、洋蔥之類的收成，分配俘虜去工作，而且有收入，一天一角錢，都屬於自己的收入。大家都想去，有錢賺又有的玩，但是俘虜營有幾千人，只能輪流去。

俘虜營晚上九點就熄燈，但大家無聊睡不著就賭博，忽然聽到哀嚎聲，打開電燈問幹什麼，哀嚎的人說鬼壓床。也有人看到二個穿白衣的鬼魅在營房內巡視，說是鬼醫生。

也有人突然跳起乩童，起跳的自稱是三太子李哪吒，從東海經過這裡，聽到這邊叫苦連天，說沒得吃，希望我們為它們拜拜。「如果要回去也要叫一下，讓它們跟你們回去。」

大家認為可能沒有拜好兄弟和演戲的關係，就告訴美軍初一、十五要拜拜。跟美軍要求什麼他們都答應，而且什麼設備都有，我們也可以自己做。因此每月初一、十五就很熱鬧，美軍還宰一些牛羊祭品，就好像中元普渡一樣。

■組戲班遇到「鬼子風」

我們也找一些年紀大懂戲的人組戲班，像一位南門曾經演子弟戲的戰友就教起戲來，第一齣戲是「拾柴夫」，比較簡單。戲服就利用美軍舖地面的布袋剪來用，而且用很多東西當帽子製作道具。

第一齣戲上演時，卻發生龍捲風，突然飛砂走石，所有的東西都被吹倒，看戲的和演戲的都坐不下去，戲台也被吹倒，那天就演不下去。

大家覺得奇怪，說這是「鬼子風」，有人說可能是沒有「扮仙」的緣故。所以大家又開始學「扮仙」，學會了才公演。後來愈演愈起勁，什麼黑白蛇的戲碼都出來了，吸引很多外國人來看。

在俘虜營很無聊，有一天晚上我們四個人偷跑出去看電影，我們外出做工時，都曾看到附近有放映露天電影。偷溜出去時，沿途都有美軍的崗哨，會被抓回來。我們就假裝出公差的樣子，大家走成一線，就像部隊一樣，看到他們就行舉手禮，結果順利看到電影。

俘虜營晚點名發現我們不見了，我們和客家人集中同在一營，他們很生氣，

就放風聲說要打我們。結果另一個以新竹閩南人爲主的俘虜營知道後，也放風聲說，如果我們幾個人有事，他們要把客家人爲主的俘虜營「全滅」，風聲一放，我們就平安無事。

俘虜營內的台灣軍屬各地人都有，原來是打散混合在一起，後來依地方分組，造成南、中、北部人的對立。原因是俘虜營有分配一些幹部，造成南部人希望幹部是由南部人出任而打架。少數台灣人不是死在戰地，卻死在俘虜營內，原因很多，多半是打架造成的。

■異鄉遇到同鄉人

待了一年多，美軍在把台灣人遣返之前，先送到新羅門群島邊的新不列顛島的達包爾島（Reboul）。遣送之前提供充分糧食，每個人自己揹。由於在俘虜營一年多不愁吃不愁穿，所以誤以爲 Reboul 也是如此，許多人不願揹沈重的糧食，就都丟到大海中。

沒想到在 Reboul 上岸後，發現當地糧食奇缺，導致新到的人員全部陷入飢荒，因此又回到戰時自行打野食的窘境。不知道是不是奇蹟出現，我遇到也是黑金町人的同鄉吳成。他原來是製洋服的師傅，住在南大路上。

吳成是日軍駐 Reboul 島上的衛生兵，掌握各種醫藥材料，他人很四海結交各方兄弟，加上他和台北州一些人結拜關係，我受到不少照顧，沒有民生問題。Reboul 是一個很美麗的島，有一座四面環山的港口，由岩石圍繞，岩石下開闢很多山洞，各種中小型戰艦都可以自由出入。新竹市一位清水醫院醫師曾清水也被徵調到 Reboul，他曾擔任團長。

吳成因衛生兵的工作之便，掌握許多名貴的特效藥，如止吐、止瀉的藥品。回台灣時，他把藥分給結拜兄弟。他也帶了一大箱回新竹，發了一點小財。

另有一位新竹市人出征時才十七歲，在戰後集中到 Reboul 島時，和美軍發生衝突，他因爲反抗而喪命。他的姓名不詳，只知道當時他和乾爹一起去，他的乾爹是知名的道士陳張石泉，住在西大路和西門街交叉口一帶。出征時陳張石泉已經三十八歲，據說是代替鄰居的獨子出征。

回來從基隆上岸，大概民國三十五年八、九月間到家。三十六年新竹發生二二八事件時，有人叫我去看，我走到竹蓮街的地下道就聽到槍聲，到暗街仔和屎溝巷之間，也聽到掃射槍聲，是警察局樓上在掃射，我聽掃射聲就害怕，所以回家沒有去看。

玩了幾個月，後來在車站賣水果賣一、二十年。經過這二次經歷，我深深感受到做人要互相，要得人和，遇到困難時才會有人願意伸出援手。

為了保命在叢林間流浪—蔡火炎的故事

錄自潘國正 1997《天皇陛下の赤子—新竹人・日本兵・戰爭經驗》。頁 54-57。

蔡火炎-第一公學校畢業。住民生路。

大正九年（1920）我出生於新竹市東光路電信宿舍附近，後來搬到鄭肇基的田厝。十歲就讀新竹第一公學校，十六歲畢業後幫家裡種田。當時我們耕作的田面積很大，約有六、七甲，是陳天賜父親陳雲如的土地，他在香山被稱為總理伯，是日據時代有名望的士紳，也是我姑婆的女婿。

耕田做到十七、八歲，因祖父過世而分家，我就到社會流浪，打些零工，也學習鐵工和修理自動車。十九歲原來計畫到日本讀電氣工程科，但年齡太大不能入學。後來改到自動車講所學了五、六個月，學成後在日本開自動車，當轉運手（司機），前後四年。

昭和十六年（1941）十二月太平洋戰爭後，我在當年底回台灣，當時二十三歲。昭和十七年（1942）進入石油公司服務，由於非常時機，也加入了勤勞奉公青年隊，在湖口訓練二、三個月。二十四歲才結婚四個月，州政府半強迫的以「勤勞奉公青年隊」的名義徵調。時間是昭和十九年（1944）正月。

出發前一天被集中到新興國校（新竹國小前身），隔天上火車站到基隆，家人都不能去送。當年我二十五歲，火車開到基隆的一兵營集合，全部換軍裝，便衣都寄回家，約有四、五中隊，一中隊有一千人，有一中隊都是新竹州的奉公隊員。

■為參謀總長開車

從基隆上船，有二、三十艘船組合的船團，船轉到高雄住一晚，當時情勢已經不好。和高雄的船團集合後，前往菲律賓，途中許多船都觸擊水雷沈船，到菲律賓只剩下二、三艘船，我們搭乘的船還算幸運。

經過四天三夜到馬尼拉口登陸，所有成員都集中到西班牙興建的城堡內，這是日本佔領後成立的兵站。

登陸後所有軍隊都調到哈里馬拉，我比較幸運，被分配到司令部糧食省的部本部隊員。一支剛調回馬尼拉的部隊，有一個小隊長在空襲時戰死，我被派去補苗栗小隊長的缺。這個小隊都是卓蘭、苗栗一帶的台灣人。除了中隊是日本人外，其餘都是台灣人。

我們去菲律賓名義是勤勞奉公隊，上岸後分發槍刀武器，穿國防式的軍裝，訓練了二、三個月。結訓後我被派到菲律賓參謀總部，擔任參謀總長目崎少將的運轉手，替他開車。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選我，可能是我有開車的專長。他住在馬尼拉的旅館內，每天早上開車接他到參謀總部，下午送他回旅館。

我是「輝」的第一九〇多少部隊忘記了，目崎少將是個部隊的糧食負責人。擔任少將的司機當然很神氣，軍士兵看到車子都要敬禮。少將坐在車子上

時，車頭前就要掛黃旗子，沒有坐在裡面時，旗子就要拿掉。有一次我忘記拿掉，結果被衛兵叫下來處罰，手來腳來。

■美軍空襲炸得很準

前後爲他開了三、四個月車，情勢轉壞，美軍空襲馬尼拉，炸得一塌糊塗，馬尼拉有許多西班牙興建歐式漂亮房子，都被炸得亂七八糟。部隊不得不移防到卡拉塔甘，日本人把卡拉塔甘改爲櫻町。

我們從馬尼拉行軍到卡拉塔甘，白天休息，黃昏開始行軍，走到天亮休息，一路都是騎馬行軍。走了近一個月，路上經常遇到空襲，一路死的死，逃的逃。馬尼拉的日本僑民也跟隨部隊行軍。美軍空襲，百姓也跟著受害，有的是被炸死，有的是餓死。

當時隨行部隊有數萬人，美軍每天都來空襲，白天來，晚上也來轟炸。美軍轟炸前先有偵察機偵測，他們的設備很精密，發現有火光或金屬敲擊的聲音，偵察機就在上繞出一個「S」，轟炸機就尾隨來轟炸鎮。他們轟炸得很準確，非常厲害。

我們的高射炮對空射擊，紅紅的火花，隨著咻咻聲出現在天空，看了很害怕。日軍的馬拖著砲走在懸崖，常發生馬摔下懸岸，馬死，砲也毀壞。我們被迫得走頭無路。

■為了保命而流浪

沿路我們吃的是乾糧，我吃過大正三年製造的牛肉罐頭，製造的時候我都還沒有出生。他們很早就儲存這些食品，放在海底下的倉庫，保存得很好，又香又好吃。

日本部隊移防到卡拉塔甘準備「玉碎」，「玉碎」的意思就是要和美軍拼到死，同歸於盡。我聽到就慌了，家裡有妻有子，怎麼能「玉碎」。爲了保命，我找了六、七個人計畫「流浪」（逃兵）。

我事先找了一個父親是日本人，母親是菲律賓人，他是當地人聘請爲部隊做工，找他是因爲他會講菲律賓話，可以和當地居民溝通。

另一位是嘉義人醫務助手姓李，當時他發瘋，常亂開槍，日籍中隊長原來要把他殺掉，一位出身高雄的醫生，是部隊的軍醫，他用安眠藥給他吃，故意讓他「中毒」昏睡，使他的頭腦休息，李姓醫務助手，前後「中毒」一個星期。

當時出遠門到戰場，每個人的精神壓力都很大。一個新埔人，才從基隆上船就發瘋了，船到高雄就被送下船回家。

姓李的醫務助手中毒時，三餐都由我餵食。所以我計畫逃兵，不能放他不管，當時他的情況比較好一些。還有一個姓黃，是苗栗卓蘭人，屬於我的部隊，其他人的姓名一時想不起來。一起逃兵的共有七人，除了那位當地人外，其餘都是台

灣人。晚上點名後就開始「流浪」。

■同是天涯淪落人

我有地圖，身上有二把槍，還有好幾顆手榴彈，人人都有槍，我們利用地圖準備回到馬尼拉。離開部隊後，我們也不知道要從那裡走，走到山野空曠的地方，地形很險惡，光是從山上走到山谷都要花二天時間，我們計畫到馬尼拉買百姓的衣服妝扮成爲百姓。

我們帶了一些米，但都捨不得吃，途中摘野菜、吃水果。糧食缺乏時，看到百姓居住的草屋，屋頂上還有稻草的稻穗，我們都想辦法打穀煮來吃。曾經連續一個星期沒有水喝，只能砍叢林間的藤條取水。

菲律賓叢林內的藤條相當粗，從藤條中間砍下去，因它有儲存水份，就會流出水來，用鋼盔接水喝。雖然環境很惡劣，但幸好大家都沒有生病或發生什麼意外，反而更強壯。我記得當地的西北雨很強，最長下一個小時，雨勢很大，但隔沒多久就停了。

途中也陸續遇到同是離開日軍部隊「流浪」的戰友，他們多半是海軍工員，也是台灣人。海軍上岸後，就沒有糧食了，也沒有背包，東西都是用挑的。同是天涯淪落人，大家都跟著一起走，相互照應。沿路前前後後遇到一、二十個逃兵，他們多半是海軍沒有武器，只有我們七個陸軍身上有武器。

■為了吃大餐被美軍俘虜

有一天黃昏，大家餓得發慌，看到一個土著住戶，家中有豬舍。海軍工員中有人會殺豬，由我們陸軍丟手榴彈，把土著嚇跑。海軍負責抓豬和殺豬，大家久不知肉味，想要吃一頓大餐。

爲了吃這隻豬，因方火丟手榴彈，引來美軍幾十個人圍捕，遭到機關槍的掃射。

在機關槍掃射下，各自逃命，我匍匐前進爬了一公里。接近當地百姓才起來，因爲這樣美軍不敢開槍，我們知道逃不了，趴在地上拿一根木棍，把內褲的白布條抽出來綁上去搖白布條投降成爲俘虜，時間是一九四五年七月。

我們被關在車上的鐵籠子裡，當地的菲律賓土著，看到我們就說「Japanses padai padai」，並用手勢比著脖子。意思是殺掉日本人。

美軍中有一位中尉是東方人臉孔，他可能是日裔美人。詢問我們的情形，我們說是逃出日本部隊，自謀生活。我們被關在俘虜營內，全身脫得光光的，衣服被拿去燒。當時不知道有多久沒有洗澡，全身臭得要命，頭髮也沒理過，像叢林內的樹藤。

洗完澡，每人領到二套美軍的卡其服，卡其領帶，穿得叭哩叭哩。

■在俘虜營吃得胖胖的

前後被美軍「養」了三個月才後送，本來要把我送到日本，我說我們是台灣人，要回台灣。在美軍的俘虜營內，每天吃飽睡，睡飽吃，生活過得很好，我還是當小隊長。

俘虜營內約有幾千人，日本人台灣人都有，一個營帳有一個人，睡的是行軍床。早上吃牛奶，配吐司，吐司還是現做的，像今天的統一麵包，吃得很好，吃得胖胖的，體重最重曾有七十多公斤。

三個月的俘虜營生活，無聊的時候，有人就唱起歌仔戲。一個台北人唱戲唱得很好，是教藝妓的師傅。爲了做胡琴，把空罐頭充做胡琴的共鳴器，而且偷剪美軍軍馬的尾巴作胡琴的弦子，用臉盆當作鼓，敲敲打打演戲。

一九四五年八月戰爭中止後，年底就送我們回台灣。回台灣的船上，一個台中的小隊長，被他們同夥的丟到海裡。

這個台中的小隊長，剛到菲律賓接受訓練時，我曾和他共事過。他帶兵缺欠耐性，常動手打兵。我曾暗示他，人家聽不懂，可以好好講，不要動不動就打人。

他在戰場沒有死，結果戰爭結束後，在回台灣的路上死掉。這要怎麼說，戰爭死一個人就像死一隻螞蟻，微不足道。

在戰地我曾經處理過一個牛埔人，他是海軍工員，因罹患霍亂，他的朋友照顧不下去，拜託我幫忙。我叫了二個人協助，給他吃治霍亂的奎寧藥。但是來不及救，太晚了，屍首就地埋葬。

後來這個人的家屬，向新竹地方法院申報死亡，還是由我出面證明親眼看到他生病死亡。

我們從高雄進港，有已經先回來的戰友通報，要我們晚上不要去公會堂睡。因爲我們身上有美軍發的制服、皮鞋等好裝備，國軍會到公會堂找麻煩。因此大家就睡在火車站，回到家裡已經是昭和二十一年（1946）的舊曆年了。

去一千五，回來七百五—李傳壽的故事

錄自潘國正 1997《天皇陛下の赤子—新竹人・日本兵・戰爭經驗》。頁 64-69。

李傳壽-新竹第一公學校畢業。

我出生於昭和四年（1928），畢業於第一公學校，經人介紹到日本人經營的「綠」酒家服務。這個酒家是新竹最大的酒家，經營者和三十多位服務生都是日本人，戰爭期間被日本政府列為日本軍人指定食堂。

一般人在公學校學的日語要直接和日本人溝通還有些困難。我在酒家上班，在全部使用日語對話的環境下，我的日語溝通能力比一般人都流利。

「綠」酒家就在「有樂館」旁，也就是今天的彰化銀行新竹分行現址。雖然有女服務生陪酒，但當時的酒家不是今天我們所想像有「粉味」的酒家，只是吃飯喝酒的地方。

日據時代新竹市內的酒家，集中在今天的中正路一帶，火車站也有，都開在日本人聚集的東門一帶。這是日本人的休閒之一，出入的都是日本人為主，一般台灣人不太消費得起。

當時的局勢已經緊張起來，台灣雖然還沒有被轟炸，但是已經什麼都管制，實施配給制度。我在酒家的收入並不多，日本政府召募軍屬到南洋服役。我只有十六、七歲，志願參加第二十五回勤勞奉公隊，軍屬的待遇比較好。以我這種年紀參加的人並不多，多半都是二十歲左右。

■去一千五百人，回來只有半數

新竹州有一千五百多人一起去，包括今天的桃竹苗縣市。平安回來的只有七百五十多人，沒有回來的七百多人，不是戰死、就是病死、被美軍轟炸死的較多。

帶領新竹州的團長，是一位居住在新竹州中壢部郡，七十二歲的日本人，他曾經參加過日俄戰爭，他也是志願參加到南洋，名字是什麼我記不得了。他的階級是准尉，他從最基層的阿兵哥幹起。當時的准尉是相當高的軍階，尉官就屬於高等官，可能在日俄戰爭中有戰功。

不過他沒有去多久，在菲律賓就因為生病而回台灣，由副團長東原代理。東原是台灣司令部服務的日本人。他一直帶著我們新竹州的部隊到菲律賓，以及後來部隊移防到接近新幾內亞的賽洛洛小島上，直到停戰。

來自新竹州的一千五百人，是屬於第二十五回勤勞奉公隊，支援日本軍人作戰的後勤部隊。我們在新竹市役所（新竹市政府）集合後，一同到基隆搭船先到澎湖，可能因安全問題而開回高雄港，然後再開到菲律賓。

菲律賓待了一年，在馬尼拉港口從事機場的建設工作。當地也有被俘的美軍，協助機場週邊興建工程。

■中隊長的傳令兵

我的日語流利，被中隊長找去當傳令兵。在機場工作時，被俘虜的美軍經常向我要煙抽，當時我還不太會抽煙。他們還會摸我的頭，這是很不禮貌的舉動，都被我用手甩掉。

這種動作，意思似乎在說，他們的個子高大，居然會被個子小的日本打敗。美軍俘虜在日軍的指揮下，每個人都推著大汽油桶工作，吃飯的盤子繫在屁股後面，一臉要死要死的，很可憐的樣子。

馬尼拉港口是相當有水準的地方，台灣高雄港都比不上。當時馬尼拉港到鄰近的小島，就已經有海底隧道設施。而且光是港口的道路就幾十米寬，飛機可以起降。港邊的樓房三、四層高，而且都已經有電梯和化妝室。這在半個世紀之前，是相當先進的設備。

菲律賓原來是美國的殖民地，當地的開發和建設都很進步。日軍輕易的佔領菲律賓，所以菲律賓沒有受到什麼破壞。直到停戰後，菲律賓也就順勢獨立。日軍在菲律賓相當受禮遇，任何交通工具只要看到日軍打扮的人招手，車子也不管是不是招呼站就停車，非常威風。

我們上車後，車上的菲律賓人都會挪出位置讓我們坐。馬尼拉也有慰安所，當地婦女價格是一元，台灣和日本婦女是二元。另外也有美國女性僑民的娼妓，她們被台灣兵稱之為「紅番」，聽說一次是二十元，相當貴。

■新竹州被分到貨物省

當時我還只是十七歲的孩子搞不清楚，有些身上有點錢和上了齡結過婚的台灣兵，會去「Special」，當時我們在當地領的薪水一個月也不過二、三十元。後來到賽洛洛島上也有慰安所，多半是當地的土著。

有一次日軍南方總指揮山下大將，在馬尼拉港口巡視時，他騎的軍馬非常醒目帥氣，他就是打敗麥克阿瑟的主要靈魂人物。

日軍為了進攻澳洲，在菲律賓要跨越澳洲的各個群島，都派兵駐守。我們這一期的軍屬在馬尼拉港的附近算是命部隊，後來包括台北州、新竹州、台中州、台南州和高雄州部隊，都被分配到各個群島上。新竹州的部隊比較幸運，被分配到貨物省，負責糧食的運送和補給任務。

從馬尼拉出港到賽洛洛小島時，總共有二十多艘一起出發。當時日本的情勢已經不佳，制空權和制海權都已經淪落，這二十多艘船走的很辛苦。出發後就不斷的受到美國空襲，只好在晚上沿著各群島邊緣偷偷行進。

當時的船隻很大，但載的人很多，六尺見方的空間內擠了一小隊二十多人，人根本都沒辦法站，也不能躺，只能僵僵身軀，相當辛苦。被空襲的次數難以計數，只要吹起「噠噠滴」，我就煩惱了，因為空襲又來了。人在船上要逃到那裡，只有跳海。

我們的船沒有被轟炸到算是相當幸運，我回台灣後，我的祖父說是我的父親庇佑我，我唸小學時父親就過世了。

■滿天的飛機向我們轟炸

這二十多艘船，包括一些貨船，走了二十多天，被炸得只剩下三艘。我們的船都是用貨船改裝的，根本就沒有武器，只有一隻機關槍應戰，毫無抵抗能力。日本海軍也只是一艘軍艦隨同，根本就無法應付，美軍的飛機都是航空母艦載來的，飛機一來，整個天空都密密麻麻，滿天都是美軍 B-29 飛機，對我們進行轟炸。

被轟炸時，一艘艘船被擊沈。死的死，沈的沈，多數人都是在這次轟炸中喪命。我們搶救時，救近不救遠，被搶救起來的日本兵，手中還都抱著長槍不放，因為槍是軍人的第二生命，看了實在很感人。

在船上我擔任中隊長的傳令兵，所以有機會認識我們這艘船的指揮官玉利格三。他是日本國四國人，階級是中尉，日本的尉官是相大的官，屬高等官，隨隊的台籍醫官也是高等官待遇。中隊長還只是士官中最高一級，屬判任官，好像我們的士官長一樣。

我和玉利中尉在一次談話時，談得很投機，當時我的年齡還很小，他很疼我。當時志願當軍屬的人之中，只有四、五位是十六、七歲，多半是二十多歲，也有三十多歲，四十多歲的。

■這個孩子無論如何要疼

每次玉利中尉當值星官，坐在船中央用望遠鏡觀察海上敵情，都會叫兵拿一床草蓆放在他的旁邊，叫我去坐，晚上也睡在他旁邊。他說，如果船被擊，他會保護我，不會讓我死。船隻行經二十多天後登陸賽洛洛島，要下船前，他特別交代我的中隊長說「這個孩子無論如何要疼他」。

而且他還拿私人的煙送給我的中隊長，交代中隊長一定帶我回去。由於他因任務經常調動，還以我的聯絡地點，做為他和家人聯絡的地址。

登陸賽洛洛島後，我先後擔任過中隊長的傳令兵以及醫務助手，我的中隊長嘉村也很疼我。有一次我賭輸了錢，他把我打一頓，問我輸給誰，他要去要回來。

我怎麼能講，輸了就輸了，男子漢大丈夫有事自己擔當，輸了有什麼好講的。當兵之前我是不會賭博，在部隊中的賭具，是把煙盒剪成紙牌，再用蠟燭的燭油點上點數，或寫上將士象馬包。

在島上，也被美軍轟炸，美軍轟炸得特別準，把日軍在島上的彈藥庫和糧食倉庫炸得一乾二淨。日軍因而懷疑島上有奸細，把島上可疑的土著，抓到海邊用軍刀砍死，一、二個星期都會抓一次。從那次美軍轟炸到我們回台灣之前，我們整整一年多沒有吃過米。

■賽洛洛官兵「玉碎」

大家都沒得吃，全島只剩下少數戰備糧，是提供給大官們吃的。有些台灣兵實在沒有東西吃，就去偷。這些戰備糧四週都用罐頭拉成的警戒區，只要罐頭發出聲響，槍聲就跟著來。

但是實在沒有辦法，餓死也是死，被槍打死也是死。許多人抱著寧可被打死，也不願當餓死鬼，因此都去「拚」。

日本在停戰前，對外發佈賽洛洛島已經「玉碎」，也就是全島官兵全軍滅亡。我們也都事先剪了頭髮和指甲寄回家中，代表個人遺物。也在戰地拿了天皇恩賜的煙抽。

賽洛洛島上是未開發的原始叢林，抬頭不見天，土著也沒有多少人，根本就是個無人島。印象最深的是，到處都是蛇，翻開樹葉就有蛇，也有山豬、鹿、羌。每天都陰雨綿綿，地上都是濕濕的沼澤地。

當地的野生物產雖然豐富，但是島上的人很多，被轟炸後，糧食不足。我們三五成群找食物吃，也自行耕種農園，種蕃薯和樹薯。有的人晚上餓得睡不著覺，出去找東西吃。當地根本沒有燈火，有時找不到路回來。

■解除武裝「現地自活」

由於土地濕滑，根本沒有道路，汽車無法行駛派不上用場。島上駐軍司令中將到各部隊巡視時，都是由四人或八人抬的轎子出巡，副官跟隨在兩側。

我們是屬於糧食省的部隊，任務單純，臨時的碼頭和糧食都被炸光後，就負責農園的開墾。當時我的年齡小，身體也很瘦小，有一次我無法和一般大人扛沈重的木頭，被一個日本人罰站，而且還用番刀丟我。

我心想，日軍的局面已經不好，還這麼囂張，你給我記住，以後會回報你。結果沒有多久就停戰，他就被我們狠狠的修理一頓。

日本無條件投降時，我們根本不知道。還是美軍軍機撒傳單，我們才知道。現地的日軍說是由澳洲海軍託管，但是也沒有看到他們的人影。我們武裝解除後，就「現地自活」，自行料理自己的生活，自生自滅。

在沒有開發的島山，溪內的蝦子有幾十公分長，魚也很肥。我們都把十人份的蚊帳，拆下來剪成一小斷，製作漏斗型的魚網捕魚。四週的海灘上，都是又肥又大黑黑的海參，但是硬梆梆的根本都不能吃，不像現在的飯店能做料理吃。

■組歌仔戲班自娛

遇到下大雨，我們一早就拿著塑膠袋，到叢林內的倒下的大樹採木耳。下雨後，這些大樹的樹幹都會冒出木耳，成為我們的糧食。當地的沼澤也有蛤仔，那

裡的蛤仔相當肥大。

我記得當地除了土著外，還有一位中國人，頭髮都是白的，看起來也有六、七十歲。他是大陸福建來的，也會講台語，他都叫我們「鄉親」。他到當地以大陸的紡織品，用以物易物方式和土著交換鹿茸等山產。戰爭前，妻小回大陸，結果開打後，他就回不去了。後來我們就再也沒有看到他了，他究竟是不是也死在島上，我不清楚。

停戰後台灣人和日本人分開，許多過去欺負台灣人的日本人都被打。當時台灣人的團長是來自高雄州的醫官，姓郭，五十多歲。副團長是北港人，也是醫官，姓陳，四十多歲。

現地自活時，台北州、高雄州、新竹州等各自成團，每天都各自找食物吃。有趣的時，這幾個州的台灣人爲了打發時間，自己成立歌仔戲班自娛，而且還相互巡迴表演，相互慰勞。今天這個州的戲班到那個州表演，明天那個州到我們這個州表演，歌仔戲的樂器都是自己克難做的，真是苦中作樂。

■高興的發瘋而死

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停戰，隔年的四月二十九日，我們才由日本船載運回台灣。我是昭和十九年去，昭和二十一年回台灣，前後在南洋待了三、四年。回到台灣途中，一位中壢人才可憐，高興得發瘋死掉，當場就用海葬，飄到海裡。進入基隆港後，吃了一頓麵條，領車票回新竹。

日本交流協會最近在電視上，要台籍日本兵去領錢。我的郵便寄金還有七、八百多元，日本政府說要用一百二十倍來賠償，根本不合理。依現在的物價水準，賠一千倍都不過份，不然用日本自衛隊最低的月薪來算也可以，當時在戰地領的薪水，一個月才二、三十元。

停戰前幾個月我們就沒有領過薪水，後來島上待了八個月也應該要算進去，家中的安家費也只領到六月而已，這些錢怎麼算。去南洋當兵的人，薪水就這麼幾十塊，能存多少錢，也不可能有幾千幾萬的錢。

當時的錢和現在的錢怎麼能比，事隔五十年，用二、三十元的一百二十倍，用台幣計算都已經不合理了。如果是用日圓計算，又打了三折，那裡合理。多數人都不會去領了，也不差這些錢。放著就當它不見，也沒有關係。

八千名娃娃兵—台灣少年工的故事

錄自潘國正 1997《天皇陛下の赤子—新竹人・日本兵・戰爭經驗》。頁 78-87。

楊榮山-新竹公學校 36 回畢業。李水圳-新竹公學校 38 回畢業。高等科畢業。住花園街。

■新竹商校第一屆學生楊榮山入伍

楊榮山：我是昭和五年出生，是日本時代透過學校招募少年工。新竹州立商業學校第一屆畢業生，日本時代的中學校都是五年制。昭和十八年（1943）海軍透過學校招募時，我正就讀四年級，當時爲了補充員而提早畢業。

商業學校第三任校長今井壽男，是軍國主義的信徒，對學生強悍的管教聞名全省，當時商校的學生上下課，肩上都必須扛著一根七尺長的木槍，木槍比人還要高，這就是校長今井壽男推動的軍事教育。他原來在台北高商任教，也就是今天的台大法商學院的前身。

體育界出身的今井壽男，柔道七段。商校成立後前面有二位校長，今井壽男是第三任，學生被他整得很慘。每個星期都要跑一次南寮或關東橋，夏天如此，冬天也是如此。

新竹商業學校位於十八尖山下，當時只有二間校舍，校園很空曠，又是在山坡上，冬天非常冷。如果學生犯錯都要被罰泡在防火水槽裡，泡水後，再起來跑步，跑到流汗爲止，我也被罰過，商校的學生都硬操出來。我們都抱怨學校的管教太嚴格，學生都吃不消，家人也知道，但是沒有辦法。

我的日本老師松本良隆，是教國（日）語的老師，他很歧視台灣學生，經常用「清國奴」罵我們。學校宣佈招募海軍少年工時，我們唸到四年級，學制是五年制，但是因應戰時需要而縮短一年，所以四年就畢業。當時家裡的情況並不是很好，父母親雖然反對，但是也讓我去。我那個時候只有十八歲，對日本也有所嚮往。

當時我們學校有二班，和我一起參加台灣少年工招募的有五、六位。蘇振平低我一個年級，他也參加。當時唸四年就畢業的有一百位學生，日本人和台灣人各五十人。

■畢業後紛紛投入軍事單位

四年畢業後，除了參加台灣少年工到日本的外，還有的去陸軍幹候補生訓練所、海軍航空預科，後者是接受飛行訓練的飛行員，這二者畢業後都是以下士或中士官任用。也有的去海軍燃料廠，也就是今天的中油新竹油庫現址服務，也有的就讀青年師範學校，這是培養南洋戰地地區的師資，屬特殊養成單位。

畢業時，台灣雖然還沒被轟炸，但正是日本在海外戰爭激烈時期。由於同學中許多人都加入了軍事單位，因此在分發到各部隊前，學校提供了一張有校徽的旗幟上寫「寄書」，讓大家簽名寫感想，「寄書」就好像我們的畢業時留念的感言。

在新竹商業學校第一屆寫真帖（畢業紀念冊）中，就還留有這張照片。現在看起來很有意思，其中有人寫了「未來的同窗會，就在靖國神社」舉行，「靖國神社」就類似我們的忠烈祠，意思就是大家為國盡忠，戰死後在「靖國神社」舉辦同學會。

■十三歲的少年兄—謝清福入伍

謝清福：我是昭和六年（1931）出生，但是和名和五年（1930）次的同學一起入學，昭和十二年（1937）入學，昭和十八年（1942）北門國小畢業。日本招募海軍少年工時，是昭和十九年三月，我正就讀北門國小高等科一年。當時於今天的初中。海軍少年工招募時說明的條件相當好，到日本高座廠服務二、三年，再加上二年的實習，就可以取得甲種中學校畢業的資格。同時也提供服裝，伙食，還有薪水可以領，這種優惠待遇，高於當時任何工作。

當時在台灣要升學非常困難，所以都願意參加海軍少年工，認為到日本比較有前途。我那個時候只是十二、三歲的孩子，只知道條件很好，又能讀書，又有錢可領，比台灣升學還好，當然很樂意去。家裡長輩是反對的，我只好騙說如果不參加，日本憲兵會來抓。我們學校高等科一、二年級一起去考，考試地點是今天的省立新竹社教館，有學科和口試，加上身體檢查。

當時北門國校的高等科二個年級，各有一班六十人左右。一年級有十三人去考，十三人考上，但後來因身體檢查不合格退了二、三人。二年級有二十多人應考，也被退了四、五人。

■全校師生歡送海軍工員學生

昭和十九年（1943）四月一日開學典禮中，全校師生在禮堂歡送我們，校長說考上日本海軍工員的學生，都是優等生，每人有十公斤的糖免費配給。並特別安排全校老師和考上少年工二十多人一齊合照。

我算是台灣第六期去日本的學生。昭和十九年（1943）四月二日下午十一時二十三分，專用列車出發到岡山。三日到七日在岡山接受海軍軍訓，四月八日在高雄港搭乘一艘二萬多噸的運輸船改造的阿拉比亞丸。當時船隻的行程都是機密的，因此到十日才出航，經由香港到中國上海—黃海—韓國—日本九州到廣島宇品港上岸，時間是四月二十日，前後航行十二天。

二十二日到名古屋時，日本的愛國婦人會派出數位年輕太太的會員上車，為我們每人獻上一大杯的高級茶，讓我們感受到獲得相當高的尊重，也很感到溫暖。當天晚上十二點左右到達神奈川縣富士澤車站，然後載到高座郡大和町高座海軍工廠的宿舍，在第四舍分配二個飯糰，飯糰是冷的，當時天氣冷得要命，五月還下了一場大雪。另外再分配了四條毯子分房睡覺，真正倒下去睡覺是凌晨二點多。隔天就在軍事工廠內，開始接受海軍軍事訓練。

■作夢都想不到的「一擔錢」

李水圳：我出生於昭和三年（1938），日本海軍是十、十一月份來招募，當時我還在第一公學校高等科。我參加這次招募時，家裡沒有反對，因為條件非常好。高等科畢業的人，日薪八角半，當時在天然瓦斯研究所（今之工研院化工所）班，日薪只有五角，一般警員的月薪也只有十五元。我們一個月可以領取二十四元，比警員的待遇更好。

到日本當少年工，以後也不用當兵，加上也讓我們半工半讀唸書，工作滿五年，就有判任官的待遇，這是相當吸引人的條件。但是我們去了以後，真正能進入養成所繼續唸書的人很有限。招募時也說明服務滿五年有一千元的退職金可領，當時的一千元就是俗稱的「一擔錢」，在貧窮的年代，作夢都無法想像會有一千元的收入。

楊榮山：招募中學生時，工業學校學生被排除在外，因為工業學校學生可以直接留在台灣，為軍事工業效力。所以只招收普通中學、商業學校和農業學校學生。但是中學校的學生和商業學校學生月薪差三塊錢，前者四十二元，商業學校四十五元。這曾引起中學校學生不滿。差別的原因是商業學校學生有職業專長。

■到內地玩是年輕人的願望

謝清福：李水圳先生提到的養成所，是學校的意思。日本的名詞很難聽，大正八年日本海軍就有見習工學校，屬二年制，相當於高級工業學校資格。高等科畢業後才可進入見習工養成所。見習工明明是學校，他們卻用見習工的名稱。海軍工員也是要經過學校的學習，但是從名詞上看不出是學校的意思。

當時參加少年工的都是學校的菁英，許多人都有到內地（日本）玩的願望。我們搭船到大和村，終戰後改為大和市時，軍事工廠還沒有建好。到達後先接受軍事訓練三個月，視同軍人那樣嚴格的軍訓，結訓後分發到軍事工廠實習，但一部份在生產戰鬥機的高座海軍工廠。

我們到日本算是去工作，所以沒有什麼安家費，初期到日本時，月薪二、三十元。到了昭和十九年（1944），月薪可以領到八十到一百元，比警察或老師領的還多。

李水圳：我算是台灣少年工的第一期生，在此之前已經有日本在台學生先去。昭和十八年（1943）五月三十一日晚上，在新竹火車站搭乘午夜快車到崗山集合。六月一日開始在崗山基地邊訓練邊等船，六月十八日上船，月底到神戶上岸，輾轉到大和。接受訓練後，派到各個地方實習。昭和十九年才正式生產。當時的名稱是高座廠。十九年以前稱為空C廠，昭和十九年三月、四月改為高座廠。

■台灣少年工被表揚

謝清福：我被派到橫濱市磯子區的海軍航空技術廠支廠實習，本廠是製造飛機，支廠專門製造魚雷、飛彈和火箭的運事工廠。整個工廠約有四、五萬人，台灣的少年工有二百五十人。支廠廠長是中將階級，副廠長也是技術中將，都是上等官。我被派到支廠的修理部門實習後，就沒有回高座廠。

有趣的是，當時台灣的少年工到支廠之前，住在支廠宿舍內的日本籍員工，就傳出風聲說，台灣來的人都是會殺人的蕃人，不能和他們接近，講話也要離開幾公尺遠，避免被他們殺掉。

在日本人的觀念中，台灣還是未開化地區，他們的教科書上也記載著台灣土著獵人頭的風俗，以為台灣的人都是如此。結果我們前後去了二百十五人，經過二個星期後，一位海軍中校是舍監，他管理二千四百多位員工的生活。他公開在聚會中稱讚台灣的少年工，國（日）語說的好，生活有紀律，工作又賣力。因此特別給台灣少年工加菜，每週加菜二次，讓我受到很大的鼓舞。

轟炸時，美軍不敢到我們這裡，因為我們是生產飛彈的工廠，有嚴密的防空設施。我記得我們好像也生產單人操作的「人間魚雷」，這是提供給海軍自殺式的特攻隊使用，一如航空隊自殺式的神風特攻隊，但是這項計畫好像沒有成功。

楊榮山：我進入高座廠後，沒有接受軍事訓練就一直在會計部門服務，和其他在軍事武裝裝配生產線上的工作不同。有一次下班時間，被美軍 B 2 9 空襲炸死了六人。

當時的炸彈不是落地面爆炸，而是在空中爆炸，利用碎片殺傷人，殺傷力比落地後爆炸的威力還大，日本人稱之為「空中爆雷」。

■謝清福手指被五十噸吊車壓傷

謝清福：我們在名古屋的支廠，有一次，不知是十二月十六日或二十六日，炸死了二十五人，有一個人被炸得掛在天花板上。基本上少年工死的並不多，除了被炸死之外，有的是病死。我在工廠內五十公尺高的地方操作五十噸重的吊車時，因別人操作失誤，造成左手被吊車夾傷，三支指頭受傷。當時有幾位日本人合力營救，從五十公尺高一個接著一個把我接下來送醫救治，到現在傷痕還在。

名古屋的軍事工廠，原來是民間設立的自動車工廠，軍方在戰時向民間徵調作為飛機製造廠，因此缺乏監固的防禦工事。我服務的工廠本來就是軍事工廠，防空掩體和防禦工事都做得很好。

有極少數台灣少年工考上陸軍航空員，接受飛行訓練，但是還沒有結訓就終戰了。有一位新竹人翁星川（綽號東京），當時考上陸軍幹部後補生，他和前縣長林保仁曾經是同學。

李水圳：我們都是不滿二十歲的少年工，去日本幾年就可以生產飛機。這幾年看到中科院生產的 IDF 卻是那麼不順利，怎麼會這樣。我感觸最多的就是，我們生的時代不對。

■ 少年人不逢辰

謝清福：高座軍工廠生產的雷電式戰鬥機，曾經有一架打下美軍 B 2 9 四架的紀錄，雷電戰鬥機是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的航空科畢業後三十年或四十年的經驗後的菁英設計出來的。這種戰鬥機是迎擊機，爬升速度非常快，比美軍的 B 2 9 還快，飛得也比 B 2 9 高，但它不是長程攻擊機，屬防衛性的機種。

停戰後，海軍的駕駛員聯誼會有一位日籍士官長，叫做森，他是飛機駕駛專家，他的飛行時數有二到三萬小時，專門試飛新出產的飛機。他畢業於兵學校，他的階級是士官長，一直沒有升上軍官。現在人還在日本，他常出席高座聯誼會。

楊榮山：到日本印象最深的，是第一年剛去的時候，當地的天氣很冷，五月下大雪，下了幾尺深。對居住亞熱帶的台灣少年人而言，相當辛苦，大家都曾經凍傷。

李水圳：我們生不逢時，日本戰敗後，所有的夢想都破滅，回台灣後我們的資格都不被承認，言語也不通，也沒有什麼工作可做。

謝清福：終戰後，日本軍隊都解散，軍人被遣散各自回去。當時台灣的少年工，自行組織台灣同鄉自治會，由中學生擔任自治會幹部。終戰後我們工廠的糧食都很足夠，吃不是問題，由自治會料理三餐，也和日本政府交涉返台灣，前後拖延了半年才回台灣。

終戰後我們每人領取了一千到一千二百元日圓不等的退職金，但是八月中旬終戰，九月物價就飛漲，錢幣立刻貶值，完全不值錢。

■ 接收工廠材料變賣

楊榮山：日圓貶值後，吃還不是問題，但是少年人沒事可做，不可能整天都待在營房內，出去又沒有足夠的錢用。由於部隊已經解散，軍人也都遣散，在無政府狀態下，大家只好「接收」工廠內的物資，包括衣服、油料、馬達等軍品，日本當地商人都主動來搜購。我們這些年輕人好玩，用接收變賣的零用錢，一下去熱海，一下去京都，到處玩。

謝清福：我是十二、三歲到日本，終戰時我也不過十四、五歲，還只是孩子，都跟著年齡較長的中學生屁股後面走，他們去那裡玩，我們就跟著去。

楊榮山：當時脫手倉庫內的東西，都是日本商人派卡車進來載，我們就站在旁邊，任由他們去搬。當時我們不知道市場價格，也許他們賺五萬，我們只拿五千。當時的警察都不敢管，可以說是法外自治區。

由於常要出去玩，高座工廠並沒有火車招呼站，高座位於鶴間站和大和站之間。爲了方便出去玩，我們硬是要求在「高座」工廠設了火車臨時招呼站。

■ 台灣同鄉會員證通行無阻

謝清福：自治會自行製作台灣同鄉會的標誌和身分證，只要亮出證件就可以搭火車，遇到查票也只要亮出證件就通過。這是戰勝國的待遇，和台灣光復初期中國人來台灣一樣有特權。

楊榮山：當時倉庫都已經被搬光，我們還去青森採購蘋果和魷魚，拿到東京去賣，做起生意來。那個時候做黑市的日本人都很害怕警察，我們就不怕，警察也知道我們是外國人。由於我們搭車不要錢，所以採購的本錢不高，可以賣到不錯的價錢，做為生活費用。

謝清福：支廠有很多物資，包括來自中國的布匹，我也曾去拆馬達賣，有一次被警察抓到橫濱警察署，由自治會幹部到橫濱警察署領我回去。終戰後，在日本待了半年，在昭和二十年二月十四日搭乘永祿丸回台灣，美軍派船送我們回基隆港。

下船後，發現岸上軍人的打扮和日本漫畫中畫的一模一樣，原來我們以為漫畫上穿草鞋、綁腿打得很難看是醜化中國軍人，沒想到親眼看到的和漫畫畫的一樣，那個時候的心情相當失望，和想像中的祖國不相同。上岸後搭乘大貨車回新竹州，各自回家。

■枉費了一身絕技的少年兄

謝清福：回家後也很淒慘，語言不通，生活不適應，學歷也被不承認，問題很多。其實如果當時政府能夠集中這批在日本軍事工廠做飛機和武器的人，投入飛機和軍事武器的製造，中華民國的軍事水準應該不只是今天這個樣子，甚至可以在世界上排名。這些練就了一身技藝的人，沒有好好運用，實在是很可惜，現在這批人都已經是六、七十歲。

新竹州頭份公學校高等科日籍教師高橋曾回憶說，當時他負責招募台灣少年工，一九四四年該校高等科五十七位畢業生中，招募了十三人擔任海軍工員，其中到馬尼拉擔任航空員的有十人，但是到菲律賓馬尼拉基地的少年非傷即亡。

昭和二十年八月十五日終戰，台灣八千多位少年工，約有百人客死異鄉，供奉在大和市善德寺。各州少年工陸續返鄉，新竹州約有一千多名少年工，昭和二十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搭船，二月十四日到台灣。

■留日高座聯誼會

謝清福：楊榮山是「留日高座聯誼會」新竹地區會長，我是總幹事。

楊榮山：「留日高座聯誼會」新竹分會，是全省最早組織的聯誼會之一，目前有多位會員，聯誼會純以聯誼感情為目的。遺憾的是每年會人數在在減少，會員只會減少，不會增加。大家很珍惜這份情感，有聚會就盡量出席。以前戒嚴時期，我們也不敢組織團體，只能以同學會的名義進行聯誼。

新竹聯誼會每年都組團到日本大和市，巡訪過去服務的工廠，順便遊覽，今

年已經是第六年。大和市當地的善德寺，有一座紀念被炸死或病死的少年工員紀念碑。

今年四月五日我們也組團去，台灣高座聯誼會總會二年前在全省聯誼會募捐了四百多萬，在大和市的森之泉公園，興建一座中國式的六角涼亭，命名為「台灣亭」，亭內也有紀念碑，紀念台灣少年工在高座廠服務的事蹟。

■空 C 廠改名高座海軍工廠

根據李水圳、楊榮山、謝清福提供高座聯誼會出版的資料，有關台灣少年工到日本高座廠服務的沿革整理如下：

日本海軍以「台灣少年海軍航空工業關係」的名義，招募台灣學生到日本神奈川縣高座郡的空 C 廠，後來改為高座海軍軍事工廠（簡稱高座廠）。高座廠土地橫跨了瀨屋町、座間町和大和町，以製造和生產飛機為主，也有分發在橫濱新磯子區的海軍航空技術廠支廠等其他軍事工廠，製造魚雷、飛彈等軍事武器。

當時日本海軍招募，以皇民化較徹底的台灣人為主要對象。被招募包括公學校畢業生、高等科畢業生或高等科一、二年級在學生等，十二到十六歲的台灣少年。另招募日制中等學校畢業者（包括普通中學、商業學校、農業學校等）為基層幹部，年齡為十七到十九歲。

被招募者均成績優秀，身體健康者。同時也招募了朝鮮人，但屬輔助性角色，負責地下防空坑道等屬於層次較低的勞動工作。

招募的待遇在當時相當優惠，不同的學歷的薪資如下：

公學校畢業，日薪〇點七五元，月薪二十二點五元。

高等科畢業，日薪〇點八五元，月薪二十四點五元。

中學校畢業，乙種（三年制）日薪一點三五元，月薪四十點五元。

中學校畢業，甲種（五年制）日薪一點四五元，月薪四十五點五元。

招募時並說明到日本工作滿五年，均給了一千元退職金（一擔錢）。同時公學校畢業者，可以建教合作方式取得中學校畢業文憑。即小學畢業者進入青年學校一年，取得高等科（相當於初中）資格。高等科畢業者進入見習工養成所學校三年，取得中學校（相當於高中）資格。

■六期八千人

台灣招募的八千人，在高座海軍工廠的編制數中，佔了百分之九十四。參加台灣少年工的期別如下：

第一期生：以日本為主的高等小學二百多人。

第二期生（台灣人的第一期）：昭和十八年四月 中旬，到崗山海軍六十一空廠，報到訓練十八天。由吉田技術少尉帶領，五月八日到橫濱港，住在大和市上草柳第一宿舍，新竹市約二十多人。

第三期生：昭和日八年六月，中學校畢業甲、乙種以及公學校畢業生，混合隊一千三百多人，由伊藤技術少尉帶領到大和市上草柳第二宿舍。

第四期生：昭和十八年七月成員學歷同第三期生，因途中發生赤痢（志賀型），在崗山海軍醫院住院隔離治療，約有數十名患者，死亡率約百分之五十。延遲到九月才到日本，由北海旅航路白陽丸到福戶，由小川技術少尉帶領。

第五期生：昭和十九年初，以實業學生（職校）與中學校畢業生為主。

第六期生：昭和十九年四月二十日到達日本。

根據統計在美軍轟炸或因病致死者約一百人，絕大多數都平安返台。回台後再升學進修而有成就者，以現任監察院審計長蘇振平為代表性人物。

■空 C 廠改名高座海軍工廠

位於神奈川縣大和市的高座海軍工廠，工廠用地於一九四二年強制徵收，由海軍航空技術廠飛行機部籌劃建廠。籌備階段是空 C 廠，由橫濱賀市海軍航空技術廠負責，一九四三年十月移轉到和市上草柳。一九四四年四月一日建廠完成後，改為為「高座海軍工廠」。初期代廠長田中實海軍少將。正式開廠廠長為岡村純海軍少將。

高座海軍工廠主要任務，是生產製造雷電式戰鬥機、防衛首都的 B-29 專用戰鬥機、零式戰鬥機等。設計人是崛越二郎，一號機在一九四二年春試飛完成。

雷電式戰鬥機的性能，最高速度三二點五馬赫以上，上升力在五分三十秒內爬升六千米，續航力正常狀態最高飛行七小時，滑翔距離三百公尺，上升角度四十五度，油箱表面包橡膠防彈設備。

飛機上的武器配備，包括七七機關槍二挺，二〇機關砲二挺。炸彈三十千瓦二發。生產機種：包括 12M 一一型、J2M3 廿一型、J2M6 三一型、J2M4 三二型、J2M3 廿一型。一九四四年計畫生產三千六百架，到年底月產五百架。

內部員工以台灣少年工為主，日本軍人三十多人，工程師(技術)養成所(實習指導員)一百多人，內地工員(日本人)一百八十人。動員學生四十人，女子挺身隊一百二十人，台灣少年工八千人。總計員工數，日本人四百七十人，台灣人八千人。

眼看著患難兄弟戰死沙場－黃逸庭的故事

錄自潘國正 1997《天皇陛下の赤子－新竹人・日本兵・戰爭經驗》。頁 102-113。

黃逸庭－新竹公學校高等科畢業。住明湖路。

日軍發動太平洋戰爭和大東亞戰爭後，四處開闢戰場，兵源不足。昭和十七年（1942），在台灣首次徵調台灣籍志願兵，我是第一期志願兵。當年七月調的五百人是常備兵，隔間一月調的五百人是補充兵。都是義務性質，和一般的軍屬不同。

當時台灣全島有六百萬人口，前後約有三十多萬人加入戰場。首次台灣兵來源，是從各地的青年團、政府機構中徵求志願者。當時願意擔任志願當兵的因素各有不同。

我出生於大正三年（1924）第一公學校高等科畢業，那個時候我在新竹郡役所（類似區公所）服務，同在公務機關服務，日本人領的薪水卻比台灣人多六成。而且日本人的優越感，讓我受到不小的刺激。加上當時不去當兵，以後也還是要去，不如志願入伍，比較有志氣。

待遇的不平等，日本人說，四十多年在台灣日本人，和日本本島一樣要盡三項義務－納稅、教育和服兵役。台灣人只盡了前二項義務，沒有服兵役的義務，薪水當然要有差別。

當時台灣被統治了四十多年，人民接受的教育以及思想，都被貫輸「為國盡忠效命」，所以日本人能報國，台灣人也不落人後。

■志願當兵，母親聽到腳都軟了

我在父母親都不知道的情況下，偷偷報名志願服役。父親從報紙上知道我服志願服役的消息，母親一直不知道。

昭和十七年（1942）七月九日是入伍日。前一天，母親要去河邊洗衣服，那天我特別幫母親抬衣服，向她說「我明天要去當兵了。」

母親聽到當場腿就軟下去。

我十八歲加入俗稱「台灣軍」的第四十八師，戰地部隊番號是濠（澳）北派遣海 8944 部隊。這個部隊在大東亞戰爭前，駐守在大陸江南沿海和海南島。

當日本兵不是很簡單，除了要經過新竹市、新竹州、台灣總督府三關體格檢查。筆試也要經過三關，考試科目包括國語（日語）、算術、歷史和地理等。有人說，筆試故意考不好就可以不要去，但是參加的人都是志願，當然希望能順利入伍。

昭和十七年（1942）通過體檢和筆試後，七月就到台北六張犁志願兵訓練所受訓，十二月結束。結訓後各人回到原來的工作崗位，當時在新竹郡役所教育係服務，地點是在今天的新竹工業學校。等待通知時沒上什麼班，等於是半玩半放假，就準備入伍。

昭和十八年（1943）四月十五日被通知到鳳山（今之陸軍官校現址），接受半年的入伍訓練。前三個月是新兵訓練，後三個月是戰鬥訓練，我是第七部隊。當時有三個部隊，除了第七部隊在鳳山外，第四部隊在台南的砲校現址、第三部隊是今天中正紀念館現址。

第三、四、七部隊都是步兵，各有台灣籍一百多人，總計約四百人。另有第五部隊是砲兵、第六部隊是工兵、第七十二部隊是高射砲兵，三者合計約一百人，總計五百人。

日軍師正常編制有三團，但純日本兵只有二團，不足部份除了由日本九州徵調外，台灣人志願入伍的有一千人。一千名台灣人中，新竹地區約有二十多人，目前尚健在者只剩下四人。

我是屬於四十七團步兵的砲兵，一班編制十人，有小砲一座、軍馬六匹、四個人每人背五枚砲彈，每枚六公斤重。

■志願兵和軍屬薪水不相同

志願入伍的軍人，受訓時每天的薪水是一角，下部隊後一、二等兵都是二角八。一角寄金，一角八零用，十天領一次一元八角。進入外島戰地後，月領軍票二十四元。當時郡役所（區公所）的小使（工友），一個月九塊錢。

台灣人到海外當軍屬的薪水就更高了，因為軍屬不是志願役，一個月薪水約有七、八十元。

在戰地領得薪水全數發給軍人，沒有什麼郵便寄金。後來到印尼帝汶，當地土著是以物交易，有錢也沒有用。所以我並沒有什麼郵便寄金，我的寄金也不過二百多元，日本交流協會說要一百二十倍補償，算起來根本就不值錢，領了也沒有什麼意義。

鳳山結訓後，十月四日在高雄港上船，我們被配發到印尼的帝汶島。出發時二十三艘船，經過香港、越南、新加坡、印尼雅加達、帝汶島登陸時，剩下一艘載我們的運兵船和另一艘油輪。

■患難兄弟戰死沙場

回想登陸帝汶島時，真是淒慘。當時日軍在中途島等群島的海空軍大部份被殲滅，制海制空權都消失，許多戰友都被美軍轟炸掃射陣亡。一位同是新竹人的患難兄弟蔡錦堂，也在這次陣亡，讓我非常難過。

八十三年我在中國時報看到一篇報導「白眉老人」的老照片說故事，我邊看邊流淚。老伴安慰說，「事情過了那麼久了，忘了吧！」

我說，「怎麼忘得了！」

這張老照片描述新竹人蔡心匏和妻子的故事。高壽九旬過堪的蔡心匏，晚年的眉毛是白色的，被他的外孫張謙哲形容為「白眉老人」，像極了福神土地公。

老照片是「白眉老人」壯年時和懷孕的妻子合影，肚子裡的孩子後來擔任日本兵，不幸戰死帝汶。

我看報紙登的老照片會落淚，就是爲了婦女肚子裡的孩子蔡錦堂。因爲我眼睜睜看著大我三歲的蔡錦堂，在日本運兵船甲板上站衛兵，遭美軍掃射、轟炸沈船致死。

我和蔡錦堂同船到帝汶，在美軍的掃射和轟炸最烈，我跳出登陸艇之前蔡錦堂還提供我一壺水。跳上接泊的小艇前進時，回頭一望，整個運兵船陷入一片火海，拖著黑煙，船身傾斜，沈入海中消失在地平線上。

海中的登陸小艇東倒西歪，死傷纍纍，陳屍在海灘上的就約有九十多人。上岸後，立即集合生還者，打預防針。二十五人爲一組上卡車後送。

當時在帝汶登陸死亡者，以火葬收場，而且非常潦草。如三十人合燒後，任撿三十塊小骨頭代表三十人的屍骨。這就是軍人戰死海外後，台灣家眷收到的骨灰。

時間是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地點是印尼帝汶島。（黃逸庭回憶至此言語斷斷續續，聲調哽咽，淚水不禁潤濕眼簾，不能自己……。）

■白眉老人慈眉善目

我的父親和白眉老人一心匏伯是好朋友。近七十年前，家裡的裝璜是心匏伯負責，那個時候我還很小。木工師傅都很嚴肅，但是心匏伯卻很和善，臉圓圓的像個福神，每次心匏伯吃點心時，都把我放在腿上餵食。

我和心匏伯的長子蔡錦堂，年輕時並不熟識。一九三二年我和蔡錦堂同是大東亞戰爭後，日本補充軍人徵召的台灣軍第四十八師。二人同被分發到海外，地點是印尼戰區帝汶島。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發生太平洋戰爭（珍珠港事件），隔年攻打菲律賓，主力師則進駐印尼，待命登陸澳洲。台灣軍第四十八師，就是準備攻打澳洲的主力之一。

■喪失制空、制海權

儘管帝汶島已經被日本佔領，但由於中途島、所羅門群島戰役失利，日軍喪失了制空和制海權，這也是我們登陸印尼帝汶島，遭到美軍轟炸的由來。

一九四三年十月四日，我們從高雄出發時有二十三艘船。到印尼帝汶時，只剩下二艘船。一艘是載運補給品的油輪，一艘是第七和第四部隊合併的運兵船，二艘船都沒有武裝。船到了帝汶島準備登陸，卻遭到美軍六架飛機，前後三波轟炸、掃射。

船上沒有武裝，只有甲板上由第四和第七部隊輪流佔衛兵。除衛兵外，還有對空監視、對海監視、對空射擊和消防班哨四個組，衛兵是二十四小時三班輪。

蔡錦堂比我早一個月出發，但因整個部隊感染傳染病而全數隔離，在爪哇島多待了一個月，很巧的後來他們和我們同一艘船到帝汶島。

接近印尼帝汶島時，眼睛都可以看到帝汶島了，時間是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五日。當天蔡錦堂在甲板上站衛兵，由於這艘船是貨船改裝的運兵船，船上並沒有足夠的儲水設備，水源不足。甲板放了幾個水櫃，並由衛兵護衛，依配給發結。

前一天我站前艙的衛兵，隔天上午八時衛兵交班時，正好是他接我的班。

■敵機來襲，轟炸掃射一起來

我交班後下甲板整理行李，卻聽到對空監視衛兵喊「發現六架飛機」，大家以為是友機，都還站在甲板上。後來卻說「敵機來襲」。話還沒有說完，敵機的機槍掃射在甲板上，聲音很清脆。那一次掃射就死了二十多人。另一艘油輪也中彈著火。

我立刻上甲板，探視站衛兵的蔡錦堂，幸好沒有事。飛機掃射後離去。

約十點多，美軍飛機進行第二波攻擊。當時船上根本沒有武裝，除了用步槍反擊外，完全只有挨打的份。

大家也都慌了，不知道要留在甲板上，還是要躲在船艙內。在甲板會成為掃射目標，進入船艙內，又怕船被炸沈，當時真是「走投無路」。我躲在船艙內，美軍轟炸得整個船艙都在震動，我以為完了，結果還好沒事。

當時我們從船邊的繩索滑下，登上約可載運三十人的小艇搶灘登陸。當天都還好，美軍二次轟炸和掃射後就走了，運兵船沒有大礙。

■患難兄弟蔡錦堂喪命沙場

隔天，美軍第三次空襲，正是第七部隊第一批準備搶灘登陸，我是屬於第二批登陸。到甲板上時，發現蔡錦堂還在站衛兵。當時已經八點多，應該八點就要下衛兵。

我很憂心的問蔡錦堂說，「為什麼還是你站衛兵」。

蔡錦堂說「開始登陸了，延長衛兵時間」。

我說，「不太好吧，這麼危險。」

蔡錦堂當時還對我說「要登陸了，船上的水也沒有用了，補充一些水吧！」。我側著身把水壺接上水。才剛裝水，美軍飛機又來了。蔡錦堂用步槍對空射擊，我直接跳下船。(說著說著黃逸庭淚水再度濕透眼眶)

登上小艇後，小艇在海上也被掃射，有的著火，有的拖著黑煙，有的跳海，飛機還對海上的戰友掃射。戰友死得死，傷得傷，真是淒慘。

我記得運兵船上約有一千多人，第一批幾百人的登陸比較順利些。我是第二批登陸者，就遭到美軍掃射，我隨著登陸艇上了海灘，腳一踩就踩到沙灘。一般應該是小艇接近海灘，下船時海水到腰部或胸口，小艇才不會擱淺，能再回運兵

船接人。

回想起來，當時的小艇已經不再回運兵船接人了。

放眼望去，只見六架美軍飛機就像蒼蠅圍繞蜜糖一樣，圍著運兵船掃射、轟炸，而且每個炸彈都丟得很準。

眼看著許多戰友都無法逃脫出來，整個船著火，火光通紅，煙囪倒塌、旗竿傾倒，還有很多戰友跳船，船身慢慢傾斜沈沒。

回想起來，我腦中還留存著和我同年出生的新兵，很勇敢的站在甲板上對空射擊。他們都沒有在戰場打過仗的新兵，那個時候的十八歲到二十歲，都還只是孩子。(黃逸庭哽咽的說)

蔡錦堂就在這次空襲中不幸陣亡。

■心匏伯眼睛紅了起來

日本戰敗，我回台灣後一直不敢和蔡錦堂的父親-心匏伯見面，甚至有意閃躲。因為多講，只有更傷心。

蔡錦堂的部隊在日本未戰敗前，曾送了骨灰給蔡家。當時的市役所在新竹公園以相當隆重的「市葬」辦蔡錦堂の後事，停戰後，蔡錦堂的戰友又送了一個骨灰給蔡家。蔡家把二個骨灰葬在一起。這是事後心匏伯說的。

這件事經過二十年，在一次友人的喪禮中，我遇到了心匏伯。我知道該來已經來了，一五一十說明親眼目睹蔡錦堂，在船上被美軍轟炸和掃射的過程。

心匏伯的眼睛紅了起來，眼淚就掉下來說，「你說的，和送骨灰來的人，講的差不多。」

蔡錦堂是長子，戰死後，他的弟弟還很小。心匏伯對孩子戰死南洋，傷心不已。(黃逸庭說到這裡，也不禁淚濕衣襟。)

這種不幸的事太多了，那個時候，很多家庭送出去的，是精力充沛，朝氣蓬勃的年輕人，回來的卻是一罈骨灰。

心匏伯很長壽，住在寶山路一帶。有一次他看到心匏伯，拄著柺杖在高峰路一帶散步。看到他我心裡非常非常的難過。

儘管時間推移了半個世紀，白眉老人-心匏伯和患難兄弟黃錦堂的影像，一直潛藏在我的心中，是終生揮不去的傷痛。

■情勢逆轉，夜間急行軍準備大決戰

我們登陸帝汶島後，計畫登陸澳洲，當時所有日本最菁英的師，包括第二師、第五師、第三十八師、第四十五師、第四十八師等，都集中佈署在印尼各個群島。

當時帝汶島有相當多裝備，有卡車，有腳踏車，當時竹步兵配有腳踏車。一團步兵有二千多人，一人配一輛。但是腳踏車在帝汶島沒有用，因為沒有路可以走。腳踏車放在倉庫生鏽，看了實在可惜，因為當時台灣能有腳踏車騎算是派頭

的。

部隊也配有軍馬，當時日軍是半自動化，有路用卡車、腳踏車。路況不好用軍馬運輸。

後來情勢不對，原來是計畫登陸澳洲的，反而擔心澳洲的盟軍部隊會從帝汶登陸。因此計畫撤退到緬甸集結，備大決戰。撤退的時候，部隊下令放棄重裝備，軍馬也要放棄。以夜行軍方式，白天睡覺晚上行軍。

我這一排是砲兵，有二十多匹軍馬拉砲。講到軍馬，我都很難過，因為馬匹拖著重砲設備，馬背上的皮都被磨破了，還是跟著走。在野戰時，晚上我們睡的都是牠們的背上的毛毯，睡覺都有馬的味道，沒有馬的味道還睡不覺。

因此隊長下令要放棄這二十多匹軍馬時，我們這一排的官士兵都難過的不得了。雖然是畜生，但終究是有感情的，看牠們的馬背都是傷痕，我們都很不忍心，有時牠們頑皮，我們也不忍苛責。

馬匹要如何處置呢？當天我出勤，不知道是怎麼處理的。回來時戰友很難過的告訴我說，他們不忍心用槍射殺怕被當地土著抓到，殺了吃掉。但是沒有辦法，最後決定還是放生，並把馬蹄卸下來，以免馬蹄被磨破無法行走。卸下後，戰友們用槍嚇牠們，趕牠們走，當晚大家都睡不著覺。

隔天晚上行軍時，卻發現牠們一整群又跑回來了，大家看了眼淚都掉下來了。（這時黃逸庭也掉下眼淚）

我們都不知道怎麼辦，只好再用槍嚇牠們，把牠們趕跑後，後來就不知去向了。

當時部隊也要求丟棄重裝備，我們是砲兵，重裝備很多，部隊要我們把砲丟到懸崖下，我們都捨不得。武器是軍人的第二生命，每天朝夕相處，丟掉了什麼都沒有了。因此雖然重，但我們還是留下了二管砲，以及砲彈，砲彈是可以用來與美軍同歸於盡的武器。

行軍是以蛙跳的方式，一個島一個島跳躍。從帝汶本島開始行進，經過卡拉巴希、拉巴拉、毛梅雷、弗洛勒斯、松巴哇等群島。足足走了一個月之久。我們的部隊是押陣在最後面，最前面的先頭部隊都已經到達馬來西亞。

當時印尼和馬來西亞十帶的群島都有台灣軍的蹤跡，好像螞蟻一樣分佈各地，我們是墊後的部隊。日本宣佈戰敗時，我們才走完一個月，一個月的行軍，走了約一千公里的路，有時一個晚上連趕六十公里，最後停留在巴里島附近的小島上。

■土著拜託不要砍椰子樹

途中物質缺乏，部隊栽種農作物，但是還沒有成熟就要移防。因此不得不就地取材，由於是墊後的部隊，沿路的水果樹、椰子樹的果實都已經被採光了，只剩下椰子樹。椰子樹的樹心可以吃，樹心就是現在餐廳內很高級的「半天筍」。

我四處找食物，準備砍椰子樹時，曾經遇到當地土著。他雙手合十的求我，

要求不要砍椰子樹。但實在沒有辦法答應他的要求，因為兄弟們都沒得吃。

有時爲了填飽肚子，也不得不「拿」土著栽種的食物，其實也可以說是用搶的。因爲土著是以物易物的交易型態，我們領的薪水也沒有用，土著根本不要我們的錢，但爲了心安，拿了他們的東西，丟了幾文錢的日幣給他們。

當時環境之惡劣，實在很難以想像。特別是尼島上的熱帶氣候，隨時都可能感染可致人於死的瘧疾和痢疾。我們行走在隨時可能喪命的恐怖叢林裡。

帝汶島人口約五十萬人，當地不種米，土人都不做事，也不穿衣服，吃飽睡，睡飽吃。他們的東西，我們都吃不飽。糧食不足，大家都處於半飢餓狀態。

駐紮各地中途的兵站（補給站），發放由土人割的「皇帝草」，「皇帝草」開花時會結成棉花，「皇帝草」的名字好聽，其實它就是生長在路邊的雜草，台灣到處都可以看到「皇帝草」。

我們把雜草當作菜來吃，可以想見當時的克難。有時因「皇帝草」悶得太久，悶得內部都爛了。當時有小牛肉罐頭，一班十個人合吃二個半小鍋子的米飯。

爲了防止瘧疾，每天晚上都要吃藥，許多人都是感染瘧疾喪命。另一種病是痢疾，得到痢疾拉肚子拉不完，身體虛脫營養不良致死。

當時罹患瘧疾或痢疾者，有二個治療途徑，一是跟隨部隊由軍醫和救護兵治療。這種方式還好，因爲還有自己的戰友照料，戰友也會省著吃送給生病的戰友吃。

第二個方式是後送到野戰醫院，當時野戰醫院雖然屋頂上有紅十字，但是美軍還是照樣轟炸。送到野戰醫院也躲不過被轟炸的命運，轟炸時，傷兵或許可以跑出去，但卻因身體虛弱跑不回來，同時醫院的醫務兵和生病的人沒有感情。因此大家都知道送到野戰醫院是包死的。

有人因病而死或戰死，同志也有義務處理他們的屍體。我就曾經處理過一位日本人。他因病死亡後，我們用很簡易的土葬處理，墓碑上寫著幾個軍幾師什麼人，插在墳墓前。

但是要把他的骨灰帶回去又怎麼做？就是把死者的左手掌切下來，用火燒成骨頭，撿二塊手指頭的骨頭，這就是後來送回眷屬家中的骨灰。

一九四五年八月七日，我們行軍到弗洛勒斯群島的末端，就要跨到補給品充裕的龍目島。這一天部隊到一個有溪水的地方，部隊允許大家清洗。那個時候真愉快，一個月都沒有洗過澡，全身臭得不能聞。

在河邊洗澡時，我在石縫裡抓到五、六隻蝦子。烤得紅紅，突然發現今天是我的生日，心裡想這是好采頭？還是壞采頭？

■日本投降，我們不知道

八月十三日附近有一個海軍通訊電台，說打到一隻鱷魚吃不完，叫一個土著小孩拿了一張紙條，問陸軍吃不吃。當時大家都餓死了，再多也吃得下。我和一位同是台灣兵，一起去海軍通訊電台。

當時電台正在接收電報，要我們等一下。看了電報後，電台的兵說，「日本可能輸了」，但是我們都半信半疑，行軍一個月時間我們也沒有被攻擊。

電文並沒有寫日本輸，文中寫著「停戰，停止一切行動。看到美軍飛機，沒有被攻擊，不能反擊」。

當天晚上隊長宣佈這件事，但也沒有清楚的說明，究竟是戰勝了，還是戰敗了。

■燒掉防毒面具和軍旗

八月十五日是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的日子，但是我們並不知道。

八月十六、七日我們看到美軍戰鬥機飛來，當時有人故意暴露試探美軍飛機，美軍沒有掃射，卻丟宣傳單下來。大家看了才確定戰爭結束。

但是宣傳單中說，「戰爭結束了，日軍佔領的地方，都由日軍管理」。

大家看了說，這是贏了，怎麼是輸了。不然怎麼會說日軍佔領的地方歸日本管理。

但是團部下令燒掉秘密武器—防毒面具，當時的防毒面具是最先進的配備，絕對不能離身。而且也通令把軍旗燒掉，軍旗是部隊最重要的精神符號，是「生命旗」，也代表天皇，怎麼會要求燒掉。日本和俄國在二〇三高地打仗時，就是爲了保衛軍旗而轟轟烈烈。

燒掉的意思是什麼？

最後大家才明白，日本戰敗了。

儘管美軍要求部隊就地停留等待接收，但是我們還是花了二天時間，偷偷強渡到巴里島旁的龍目島。龍目島是美軍控制下的澳洲作戰半徑之外，是補給品的集中站。對已經半飢半餓狀態的部隊，再怎麼樣也需要糧食補給。

部隊長指示不管美軍命令就地等候接收的命令，強行進入龍目島，當時我們砲兵還有二管重砲，隊長指示放在船頭，如果遇到美軍攻擊，照樣反擊。所幸一路平安到龍目島。

到了龍目島的感覺真好，不僅停戰，可以完全鬆懈下來，而且忍受一個月的飢餓獲得充足的糧食補給，集中在龍目島的日軍約有三千人。

日本戰敗時，印尼的獨立運動風起雲湧，其中以都市化程度較高的爪哇島最烈。土著也在亂，他們搶著接收日軍的武器，爪哇的日本兵有一部份武裝被土著搶走。更有土著要求我們加入他們的獨立運動，我也被問過要不要加入。我們的原則是在戰敗後不要惹事，只負責保護補給品倉庫。

曾經有發生和土著衝突事件，也有人因而死亡，當時也有一些華僑被騷擾和受害。

澳洲海軍來接收我們，他們集中所有的武器，用船載運到海中拋棄。講到武器，有很多人都捨不得共處多年的武器被接收。知道澳洲海軍要把我們的武器填海的前一天晚上，大家都還把槍枝武器擦得乾乾淨淨，讓它們接受無情的「海

葬」。

日軍的武裝相對於盟軍是落伍的，他們接收也沒有用。接收軍留下三十六支步槍和二支輕機槍，讓我們自衛之用，避免因印尼的獨立運動受害。

在龍目島住了四、五個月，一九四六年我們被安排到雅加達，幫合軍機場做工。一九四六年二、三月左右，雅加達有台灣同鄉會，說台灣人不必要和日軍一樣辛苦做工，把我們領出來，說是台灣人照顧台灣人。誰知道後來我們比日軍還晚返鄉。

當時約有六百多位台灣人，包括和我同一梯次入伍志願當日本兵的二百人（一千名志願的二百人），其他四百人是軍屬或軍夫，都等待復原返鄉。

日本戰敗後，日本放了許多物資在爪哇島，包括卡車、布類等較值錢的東西。一些先出來的人，把這些東西變賣掉，有的買船自己先回台灣，也有的賣了東西佔為己有。甚至有人住在溫泉旅社內享受。反而是最前線的人，最晚出來，什麼都沒有。

■什麼時候回去？不知道，沒辦法

台灣同鄉會安排我們住在設備簡單的賓館內，每人發了六百元印尼幣。但是買襯衫花了二百元，買褲子也花二百元，一雙鞋也二百元，六百元一下子就完了。值錢都被賣光了，剩下一些吃的罐頭和糧食。

在雅加達住了一、二個月，雖然人人歸心似箭想回台灣，但每次問領事館什麼時候會送我們回去。得到的答案總是「不知道，不知道」、「沒有辦法，沒有辦法」。最氣人的是，領事館的人還說「你們台灣人現在到底是屬於那一國的人都還不知道。」

當時大家都已經快沒得吃了，情緒都很浮動。

後來由合軍用船把我們送到新加坡，由英軍接手。想不到英軍卻說，「還沒有回台灣前，都視為戰敗的日本軍」。不僅把我們安排在集中營內，給二天的糧食吃一個星期，而且多半是乳酪、起司、牛奶等，根本不符合台灣人的口味，大家都吃不飽。吃不飽怎麼辦，大家自己種蕃薯，吃蕃薯葉。大便出來的像羊屎一般大。在集中營住了一、二個月，大家都一肚子怨氣。

一九四六年過了農曆七月半，我們才被安排從新加坡經過香港，到台灣的基隆港上岸。

■船上唱國歌，靠岸就唱不下去

回基隆港之前，船上有去過大陸的軍屬或通譯，對回歸祖國有很高的期待，主張回到國門時，唱國歌給祖國人民聽，讓人民好印象。

大家有模有樣的在船上練習唱「三民主義，吾黨所終……」。

船接近基隆港時，大家開始唱國歌。唱著唱著，看到岸上的國軍，有的穿短

褲、穿草鞋、有的肩上扛著鍋子、雨傘的，碼頭上站衛兵的人還在啃甘蔗。

大家看到這種情景，發現中國國軍的模樣，和日本諷刺國軍的漫畫是一樣的。船上的日本兵問我們說，碼頭上的人是在幹什麼，我們也不敢講。

那個時候國歌也唱不下去了。

上岸後更是氣人。

日本戰敗後，大家回台灣之前都換上新的日軍軍服，希望給祖國人民好印象。誰知道戰敗的人穿得整齊乾淨帥氣，戰勝國的中國軍，卻穿得不三不四。

通過岸上的倉庫檢查哨時，把關的國軍，看到我們的軍服，有的要綁腿，有的要皮帶，有的要手錶，戰敗國的東西都好像寶貝，而且他們都是強要的。我通關時東西都不拿下來，說已經檢查過了，不理他們就通關。

當時同班船的有三位新竹人，除了我之外，另二位是住在樹下的楊川火，舊港人陳榮宗，陳榮宗是教員。在船上大家都沒得吃，上岸後吃大鍋的鹹稀飯。我們三個人分配工作，一個看行李，一個用杯子去拿稀飯，一個買車票。我去拿稀飯，當時人很多，我撈了一大杯就走。

我們匆匆忙忙的搭乘第一班十點多的火車回新竹。結束了這一場夢。

■二二八事件無關日本兵

沒有想到二二八事件發生時，說是日本兵搞的鬼，當時幾乎所有當過日本兵的人，都把相關的資料文件照片都燒掉。我的東西都在這個時候燒掉的。

以二二八事件發生的情況來看，怎麼可能是日本兵搞的鬼，從發生的過程研判，根本不是專業人士的手法。如果是接受過專業訓練的日本兵，才不會發生連手榴彈和一般炮彈都分不清楚。

當時參與二二八的人，沒有組織，沒有指揮系統，也沒有通訊系統，根本都是非專業的人在搞的。所以當時說二二八和日本兵有關，我是非常不滿的。

全身被原油淋得濕漉漉—沈廷光的故事

錄自潘國正 1997《天皇陛下の赤子—新竹人・日本兵・戰爭經驗》。頁 114-117。

沈廷光-新竹公學校高等科畢業。住明湖路。

我出生於大正十年(1921)，十歲就讀新竹第一公學校，昭和九年(1934)畢業，畢業，是第三十一回畢業生，畢業後繼續讀二年高等科，老家是在大同路一帶的後壁埔。父親是賣日本菜，也曾經包相思林燒木炭。

學校畢業後先到書房(私塾)讀了一個多月的書，學校老師介紹進入日本石油株式會社。最早是今天的給所當小使(工友)，地點是今天的東門街河間診所隔壁，地址是榮町三丁目二番地，也就是日據時代新竹藥局附近。

昭和十六年(1941)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昭和十七年(1942)七月，詳細日子不記得了，我被通知調動。當時石油公司拆了一整套竹東煉油廠開採瓦斯的機械設備，徵調了石油公司七十名員工，一同到高雄搭貨輪到印尼的婆羅洲。

被徵調的七十人石油公司員工，都是在苗栗錦水煉油廠工作者。由於我不適應錦水的工作環境，一到錦水就全身發癢，皮膚過敏，而且每次都這樣，經常請假。

■瓦斯充填站成立

當時剛好在新竹市成立瓦斯充填站，成立時間是昭和十五年(1940)三月二。我要求調回新竹服務，地點就是今天惠民醫院對面的加油站。

這座瓦斯充填站是全日本，包括台灣島的第一座。落成時還請了新竹神社的神主，相當今天的主持，主持開工儀式。

當時有新竹客運前身的二十部自動車和新竹貨運前身的二十部貨運車，都利用瓦斯做為燃料。後來轟炸嚴重時，這座充填站的機械設備搬到竹東。

光復後曾經發生爆炸事件，但不是充填站的爆炸，而是光復時有人搜集充填瓦斯鋼瓶，有些鋼瓶是被轟炸時傷到，是有瑕疵的，卻被人提供給車輛使用，導致爆炸，打官司打了好久。後來石油公司為避免是非，停止使用瓦斯為車輛動力燃料，全面改為汽油。

雖然我調回新竹，但編制還留在錦水。同年七月和錦水煉油廠同時，被徵調搭船到婆羅洲，婆羅洲原來分別被英國和荷蘭佔領。日軍這次徵調不是調個人，而是向石油公司徵調，我們是石油公司派的七十人，都算是軍屬。

由於團體調動，所以沒有經過體格檢查，一般人當日本兵或軍夫、軍屬都必須體檢查。如果真的要檢查，我是一定不會去，因為當時我的體重只有四十公斤左右，最瘦的時候曾經只有三十多公斤。

■啟航到海軍煉油廠

七十人和機械設備，坐船坐了一個星期，先到婆羅洲的三馬林達。五十多人和機器設備先下，我和其他十一人，被到打拿根的海軍第一〇一煉油廠。

那個地方什麼都沒有，油只出產石油，整個土地都是油油的感覺。抽取出來的油品質很好，不必再製和提煉，直接可偶提供給柴油機使用，一天可以提煉一千多公噸石油。

我負責採油機器維護，一台馬達拖二、三十台抽油機，抽油機抽一段時間底盤的橡膠皮會被沙卡住，必須抽換。我初期就負責抽換橡膠皮，相當辛苦。在井內工作，原油抽取出來時，就像西北雨一樣，淋得整身都是原油。當時我很瘦小，最胖的時候也只有四十八公斤，相當吃力。

由於美軍一次大轟炸，把這個煉油廠炸得一塌糊塗。那次轟炸後，這座煉油廠就瓦解了。當時海、空權都已經喪失，日軍的油輪和軍艦都無法到打拿根加油和運油，雖然油田有五、六十個滿滿的油槽，但船進不來也沒有用。

■油庫一夕間全毀

美軍丟五百噸的炸彈，把油庫炸得面目全非，到處都可以看到炸彈所產生的大洞。油庫四週的大洞，密密麻麻的像蜂窩一樣，甚至比蜂窩還要密，可以想見當時轟炸的密度和嚴重性。

美軍密集轟炸時，因為都沒有船來運油，每個油槽都滿滿的。炸彈炸到油槽，一個油槽燒過一個油槽，五、六十個油槽一夕間全毀。連燒三天三夜，為了救火我們都無法睡覺，整個環境溫度非常高，實在累壞了。鐵工廠內的五、六十部車床，也被炸毀了。

還好防空壕做得很堅固，因此沒有什麼傷亡。我們都躲在山洞內，日軍做的防空壕工事，是在山內挖洞，挖成丁字型，炸彈炸不倒。但是炸彈不停的轟炸，原來防空壕一個人能直立走動，炸完後塌了一截，走路必須低著頭走。

有人也很幸運，躲在防空壕附近，幾顆炸彈就掉在旁邊，十幾個人都沒有什麼傷害。

婆羅洲是熱帶氣候，有「常夏」之稱。打拿根本沒有什麼產物，東西都從外面運來。其他地區的雞蛋一個三分錢，打拿根一個卻要一角半，物價高五倍。

我們領的薪水是本國的三倍，原來我在台灣的薪水每天是一元零四文錢，一個月約領三十多一點。在打拿根當地領三十元，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二，約六十多元由家裡領。

■氧氣工廠折磨人

我不抽煙也不喝酒，戰地都有「戰給品」(補給)，一個月發一百多包煙，也有酒。若是發啤酒我留下來自己喝，其他的酒和煙，我都送給領班。

也因為如此，他特別照顧我，後來他調我照顧抽井的馬達，實在說這種機器

不需要人去照顧。原來是由當地土著看顧瓦斯發動機，日本人後來改為馬達，這個工作很輕鬆。

石油會社苗栗探勘處長山田尚吉和主管台灣瓦斯充填站的技師莊島秩男，後者是我在新竹瓦斯充填站服務時的主管之一。他們二人到打拿根慰問南洋所有的石油員工，到打拿根時，我們正在興建氧氣工廠。

莊島秩男知道我有管理高壓氣的經驗，調我到氧氣工廠服務，但卻辛苦的要命。氧氣工廠是由佐世堡海軍基地派人來指導，有一個日本人山本紋次郎管理，這個傢伙很么壽，他要求我們日以繼夜的工作，凌晨做完，休息後再做，操得大家叫苦不已。

氧氣工廠是利用氮氧氣的溫差不同，把氮氣分離，取出氧氣，做為軍事使用。但是機器時常故障，一分鐘齒輪往返九百次，產生很大的噪音，搞得大家累得要死。

一九四五年一、二月間我們被通知移防到日本，因方火婆羅洲的油礦雖然豐富，但是日本船都被擊沈，制海制空權都喪失，有船也開不到婆羅洲，有油也沒有用。

當時日本政府公佈一月到三月，大小船隻被聯合國軍擊沈六百多艘。石油公司通知在南洋的工作人員撤退，計畫調回日本本島採礦。一九四五年二月初我們到新加坡，沒想到二個月後，美軍登陸打拿根。

■阿波丸被轟沉

記得我們二月五日從印尼出發到新加坡時，已經三月十六日。當時我們從泗水塔火車到雅加達，那時沒有煤炭，用大塊的木材當燃料，所以速度比五分車還慢，前後坐了三十二小時。要跨海到新加坡時，我們不敢搭船，因為美軍的潛水艇都躲在海底下。後來搭乘用大樹幹建造的船隻，只有一百噸左右，類似捕魚的船到新加坡。

在新加坡等船計畫到日本，我們等到一艘阿波丸，是白十字的交換船，交換船是日本載聯合國軍的慰問品，給他們的俘虜使用，任何國家都不能攻擊，日軍利用這艘船偽裝載運部隊。

這隻船載了海軍工員、日本僑民等，因為人太多，只能選擇性的依職等和重性優先順序上船。我們採礦課人員都上船，我在氧氣工廠屬於總務課，職等低，因而沒有上船。

這艘船三月二十六日出發。結果值星官回報說，阿波丸三月三十一日在海上正好遇到美軍登陸琉球，阿波丸被聯合國軍的海軍先遣部隊潛水艇「轟沉」。日本人所說的「轟沉」，是形容一擊中就迅速沉沒，沒有任何機會逃生，「擊沈」是指慢慢沉沒。當時只剩下半天就到日本佐世堡的九州海軍基地。

船上二千多人被「轟沉」喪命，後來這艘船和喪命的二千多人都有獲得賠償，當時舊台幣剛改為新台幣，一個人獲得三千多元的賠償。我知道好像沒有新竹人，

但是船上有和我同行的苗栗錦水的幾十同仁都不幸喪生。

■進入俘虜營

我到新加坡後，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戰爭結束，新加坡由英軍接收，英軍最「骯髒」。他們接收時，全部沒收。我買的一個羊皮皮箱也被拿走，連檢查都沒有，簡直就是用搶的。

英軍把俘虜送到馬來半島橡膠樹內的集中營，沒有做工，但糧食很缺。他們發給一天的糧食，要我們吃三天。

有些人拿香煙巴結廚房，廚房把吃剩的三大鍋飯給我們吃，但沒有東西可以下飯。我們一班十個人，爲了找配料，到附近偷摘還沒有成熟的瓜果，切得薄薄的拌鹽巴，每個人用大碗公吃二、三大碗，當時根本就沒有油水。

三十五年六月，搭乘美軍戰時用來載運貨運的鐵殼船回台灣。

當時打拿根淪陷時，家人都知道。但不知道我的生死。我們在俘虜營寫報平安信。這幫信轉了很久，在我回台灣前一個月，家裡才接到信。

戰爭是違反人性的爭鬥——林得櫻的故事

錄自潘國正 1997《天皇陛下の赤子—新竹人・日本兵・戰爭經驗》。頁 148-156。

林得櫻-新竹公學校高等科畢業。住食品路。

大正十年（1922）我出生於新竹新興町二百二十四番地，新興町和黑金町都曾經被轟炸，當時美軍誤以為新竹師範學校是部隊駐紮的軍營而進行轟炸，當時死了不少人。我八歲唸了二年漢文，十歲進入新竹第一公學校，是第三十三回畢業生，高等科第十六回畢業。

我的家族是從曾祖父林讚時代來台灣，祖父林麗水，曾經過漢文，聽說他十幾歲時，台灣被日本佔領，當時家裡務農。我從高等畢業時，父親說家裡不缺人，鼓勵我去找工作。

昭和十三年（1938）我進入鐵路局，局裡栽培我，派我到鐵路總局內設立的鐵路講習所中等科學習，地點就是今天的台北市北門城附近，這是鐵路局培養鐵路人才專設的講習所。當時鐵路局的全稱是台灣總督府交通局鐵路部。

在鐵路講習所內學的是電報、營業業務等課程，當時的電報是打日本字，用來通報業務報告、鐵路事故、調度聯絡之用。我唸了三年，昭和十六年（1940）畢業。結業後，調到宜蘭車站擔任鐵路局雇員，十二月十五日調回新竹站，一個月薪水三十五元。

■臨時在勤到大陸服務

昭和十八年（1943）鐵路局徵求員工到大陸日軍佔領區的鐵路車站服務，我是志願參加鐵路兵的任務。當時去大陸的名義是台灣總督府交通局鐵路部運輸課，也算是鐵路局員的身份，屬「臨時在勤」，部隊番號是南支派遣運波鐵八一——部隊。

當年十月六日，我二十三歲，還算年輕，心裡有一點理想。我的祖先來自大陸，所以想到大陸上見識見識，不論未來是戰勝或是戰敗，也許有機會在大陸交一些朋友，或做一些生意。

所以我去大陸是以交朋友和增廣見聞的心情，而不是以日軍的身份和敵人交戰，屬於後勤的支援角色，家裡也沒有什麼意見。當時我才結婚七個月，民國三十五年回來時，兒子已經三歲。

新竹火車站有三個人同一梯次一起去大陸，包括居住在花園町的郭福傳、黑金町的黃興炎和我。停戰後，我和郭福傳都回台灣，目前郭福傳住在台北，而黃興炎當時就留在香港，二、三年前過世。

同梯次全島鐵路局各站鐵路人員共有八十人，同時到基隆集合搭三千噸的「神宮丸」船，經過三天二夜到香港。在我們之前，已經去有好幾梯次的鐵路兵去大陸，我們是最後一期，當時大東亞戰爭已經開始打了。我們到香港後，再搭船到珠江，在廣東的黃埔一帶停了一陣子，當時的黃埔軍校被日軍夷為平地。到

了廣東，再以卡車載到廣東車站，即今天的廣州車站。才去沒多久，就被美軍空襲。我一個人單獨被分配到粵漢鐵路的石龍車站，約在天天廣東省東莞市附近。

■打日本人被調職

我到大陸之前是鐵路局的雇員，參加鐵路兵服役時，階級是下士。下士官配有軍刀。大陸車站的鐵路運輸工作，主要任務是運送旅客、貨物以及軍事用品運輸。香港和廣東都是以粵漢鐵路為出入孔道。

在石龍車站待了半年左右，因為我打了一位日本人而被調動。這個日本人是石龍車站的助役，也就是站長的助理，也罵我「清國奴」，我在日本的體制下，我志願到大陸服務，居然用這種話罵我，當時就把他修理一頓。

當時我二十三、四歲左右，身材很好，家裡又是務農，身體很健壯。我在新竹第一公學校唸書時，曾和佐藤老師相撲，老師都輸我。因為打了日本人，被調到廣東車站，直到光復。

石龍車站約有八個站員，二個日本人，一位是車站站長，另一位是被我打的助役，另外六個人是台灣人，都是鐵路部先後派去的。

我在石龍車站，當地的房子都是平房，部隊住在民房內。中國兵撤退時，都會炸毀橋樑，日本佔領後雇工修理。有一次美軍雙腹飛機轟炸車站附近的鐵橋，時這座橋都快要修好，又被炸斷。炸完後，我們以為美軍會來炸車站，我還游泳到河的對岸，幸好美軍並沒有來轟炸或掃射。

■空中廝殺，火花四濺

當時中國政府是沒有什麼能力空襲日本佔領區，都是美軍來轟炸，他們的飛機都來自桂林。我們看到空中的飛機，大概只有手帕這麼大，飛機飛得很高。日本飛機都很小，無法靠近美軍的飛機，日軍的飛機在性能上比不上美軍，常看到日軍的飛機，被美軍飛機上的機關槍掃射擊落。

飛機在空中廝殺時，火花四濺，就像農曆七月十一日中元普渡的迎神賽會。但這種情形並不常見，因為當時美軍在東南亞的戰爭中局勢不佳。

有一次日軍從南洋接收三架美軍的飛機，在機身上油漆日本國旗。當天下午五點多朝白雲機場方向飛行，日軍地面部隊不知道是自己人，看到是美軍機型的飛機，高射砲部隊立即對空射擊，卻見軍翼一直搖擺，還好沒有被擊中。他們以為是美軍偽裝成日軍的飛機來轟炸，機翼搖擺後知道是友機才停止射擊。

這三架飛機是飛到廣州白雲機場，當時白雲機場在日軍控制下，白雲山內打了許多山洞作為機堡掩體。另外在石碑也有偽裝機場，安置了一些金屬片，讓美軍誤以為是機場。

■內神通外鬼，輪胎被搬光

有一天晚上我們幾個同事在石龍車站內喝酒盡興，結果部隊放在車站內的汽車輪胎都被搬光，後來知道是中國游擊隊搬走的，還好沒有丟手榴彈。當時的中國游擊隊在日軍佔領區相當活躍，在石龍車站煮飯的人是當地人，所以可能是內神通外鬼。

回想起來當時實在危險，因為中國游擊隊是在暗處，我們是明的。我晚上睡覺時，軍刀都放在棉被下，預防突發情況。

我家裡務農，很喜歡了解當地的民情和農產品。他們的生活很貧苦，對外交通只依賴火車和水路。受到戰爭的影響，在日軍佔領後，居民都跑光了。

當地的生活純樸，生意人偶而會招待我們去酒樓喝酒。我們在台灣出發前，鐵路局也曾經開課讓我們學習簡單廣東話，並沒有通譯幫忙，我們和居民都是直接溝通，簡單的廣東話還是聽得懂，也可以講，語言的問題不大。

我打了那個日本人後被調到廣東車站，也就是今天的廣州車站，我在那邊待了二年多，直到停戰。車站附近有日軍駐軍部隊、也有殺豬殺牛的屠宰場，由車站調度冷凍車廂，運送到各地的日軍部隊。

日軍佔領區內的鐵路，偶而會遭到游擊隊破壞。他們在鐵橋上的枕木擦上黃色火藥，像牛油一樣，火車經過時會因煤灰掉落而燃燒破壞枕木，這種設計只是為了破壞鐵軌。另一種方式是在軌道內安置六支炸藥，把引信露在軌道上，火車經過時會爆炸。

所以火車要出發前，必須先以測試用的摩托台車測試，這種台車是有人駕駛的，可以開得非常快，如果真遇到有游擊隊埋炸彈，車子通過爆炸點約四、五十公尺後，才會引爆，車子不會受到傷害。這是火車出發前維護火車安全的測試方法。

■游擊隊在鄉下出沒

游擊隊多半是在比較鄉下的地方進行破壞。例如在石龍走向深圳一帶的樟木頭，就經常發生火車鐵軌被破壞的意外事故。游擊隊多半在山脊或轉彎處，破壞行進的火車，然後進行攻擊搶火車上的物品。

回想起來是很有趣，人平安沒有死，說起來比較好玩，沒命回來的話就不好玩了。

駐紮在廣東車站的部隊有高射砲和探照燈，美軍不常轟炸。我到廣東車站之後也曾遇到美軍的轟炸，他們都是晚上來，轟炸前先打信號彈，有紅、有綠，就像放煙火一樣。他們是轟炸目標是車站附近，日軍駐紮的糧食省，糧食省就是後勤支援部隊，生產皮鞋、衣服等裝備和供應糧食給各駐軍單位。

那次轟炸，不少無辜百姓被炸死。我看到廣東車站旁的榕樹下至少有十幾具屍體，肉都沒了，腸子也不見了，只剩下骨頭，炸彈所產生的暴風相當厲害。

無辜百姓的屍體都放在門扇板上，由汪精衛主導的臨時政府處理善後，看了實在很可憐，讓人同情。那次轟炸目標是廣東車站附近的日軍的要塞。

戰爭是違反人性的爭鬥，最好避免。

廣東車站有一小隊衛兵看守，車站內的員工，包括運輸、通訊和電信等大約有一百多人，多數是台灣人。廣東車站就在廣州市，算是一個大都市，但是官民之間的對立很嚴重，有錢的和貧困的人差距很大，弱肉強食，常有爭鬥。但是日軍佔領後，民間感覺治安比以前好。

■雇工偷白米，放他一馬

日本佔領下的廣州車站也雇用當地的人士，每天的薪水是一斤白米和三十元儲蓄券，有家屬的人都不夠用。有一天一個雇工偷白米，被我抓到，他害怕的全身發抖。但我並沒有提報他，反而幫他送上拖車讓他載回去。

停戰後，他來找我，我說是不是要找我「打架」。他說「你的心腸很好，如果不是你，我就死了」。同時也說「如果你沒有飯吃，可以到我家來」。我的長輩經常告誡我做人要廣結善緣，因此對人和善的道理我是懂的，當時的人民的確很窮苦。

我在車站聽到停戰的消息，日本人都很傷心，聽說有的日本人知道家鄉被原子彈炸成廢墟，回去也沒有用，拿著手榴彈進入防空壕引爆自殺。台灣人聽到停戰後的心情，多半是憂喜參半，喜的是可以回家，憂的是不知道怎麼回家。

當時中國接收廣州的先遣部隊，有些自稱是中央派來的「別動軍」，他們在街上向商店採購時，都只寫張條子，上面寫了單位和地址，名字是亂簽的，他們要商人拿借條去兌換現金。其實借條要到那裡去兌換，找到字條的地址時，發現根本是騙人的。所以停戰後，廣州商人對中國軍的作法怨聲滿城。

停戰後，中國政府把日本人和台灣人分開。但日本政府還發放三個月的糧食、衣料和現金，舊的軍服三套，然後說「再見」。最初台灣人被安排在臨時的民宅空屋內，後來全部集中到廣東珠江的油麻地集中營。

■上千人衣服破的像乞丐

當時台灣人很多，有軍屬、有看護、也有志願的台籍日本兵。有的是從雷州半島走來的，有的是從海南島來的，這些在第一線打仗的台籍日本兵和軍屬，被集中到油麻地時，衣服破得像乞丐一樣，總共有上千人。

油麻地的集中營，有中國兵監視，台灣人也不願惹事。倒是發生一件事讓我印象深刻，當時中國兵是男女都有，監視我們的中國兵，有一對男女可能是因感情問題，男的被女的用短槍打死，卻賴給台灣人，說是台灣人打死的，當時的情況很混亂。

中國政府運送到油麻地給台灣人用的補結品，台灣人上船搬運時，卻發現裝糧食的布袋都被割破，每一口袋子都被割破。我們搬完糧食，要把袋子破掉流在船艙的糧食撿起來，載運的中國人卻不准我們撿，說這些是他的「喝茶」的酬勞。

實在太惡質，太亂來。

台灣同鄉會曾派了「沙搬號」船，到香港接運台灣人返鄉，很多人搭船回家鄉，但是我沒有搭上船。原因是有一位日本人，他是中尉，他的家和妻子還在台灣。他在日軍佔領廣東時，負責接收中國的倉庫，自己藏了一些鴉片。

他知道要被遣返日本，因此要我和住在新竹牛埔蔡萬枝和朱成氣幫他變賣，委託我們回台灣交給他的妻子。

我們利用車輛進出之便，把鴉片藏在引擎蓋內，當時中國兵不知道如何打開引擎蓋，我們賣鴉片的錢換了十八兩金子。爲了處理這件事，沒有搭上沙搬號的船。回台灣後，他的妻子已經被遣返日本。

後來我們搭了一艘帆船回台灣，到新營布袋漁港上岸。帆船上多半是台灣人，也有外省人是到台灣做官的，他們攜眷坐在船艙內，我們都在甲板上。

日本人曾經教我們，要渡海時，身上一定要帶幾樣東西，一是刀，二是繩子、三是布條。如果跌落海中，可以用繩子綁住浮木求生，布條有人的二倍長，一定要綁在身上，鯊魚看到比牠長的不敢侵犯。

結果船要進入新營時擱淺在沙洲上，我們三個人下船登上沙洲，剛巧遇到當地漁民，搭他們的竹筏進入布袋。一上岸發現好熱鬧，先吃了一頓粗飽後，換了從大陸帶回來的唐杉，搭乘載鹽的五分庫進入新營。

■到唐山賣肉

再轉搭火車回到苗栗崎頂時，車內有人看到我們穿唐杉，又會講台灣話感到很好奇。問我們從那裡來的？我們隨口回答說，「去唐山賣肉，沒有賣成又回來」。回到新竹車站後，找了人力車回家。我父親看我平安回來非常高興，興奮之餘拿錯鈔票，拿了一張「青仔叢」的一百元日幣鈔票給車伕。當時還是使用日幣。

回來後，我向鐵路局申請復職。當時的鐵路局長陳青雲，問我說從那裡回來的？我說被日本人調到中國大陸，從大陸回來。他卻說，「那你是不是殺了很多中國人」。那個時候就已經分省籍了。

民國三十五年一月四日，我被通知到台灣旅行社台北辦事處報到，台灣旅行社是日本時代辦鐵路業務而成立的單位。直到三十七年才回到新竹火車站回任鐵路局的工作。結果民國七十五年退休時，日據時代在鐵路局的年資還算在退休年資內，而台灣旅行社這段時間的服務年資，卻不計入退休年資，實在是很不合理。

我以前有寄金簿子，轟炸時被炸掉了，當時鐵路局以強制寄金的方式，從我們的薪水中扣。我也不知道能夠申請補回，人平安回來就好了。

停戰後，我的一位朋友林欽福是鐵路局臨時雇用去大陸的新竹人。他在大陸死亡，我幫他料理後事，葬在廣東的觀音山。我剪下他的頭髮、指甲以及辦後事剩下的奠儀，回來都交給他的妻子。他的兒子一出生就沒有看過父親，這種悲慘的事，在那個時代是很常見的事。戰爭實在是殘酷又無情的災難。

機關士要有聽音辨位的能耐——周宜得的故事

錄自潘國正 1997《天皇陛下の赤子—新竹人・日本兵・戰爭經驗》。頁 176-181。

周宜得-新竹公學校高等科畢業。住中華路。

大正七年我出生於關帝廟旁的林厝，本名林義德。因母舅無子嗣領養了我，改名周宜德。我有二個爸爸，四個媽媽。除了生父和養父外，生父有一個太太，養父娶了三個太太，因此有四個媽媽，生父母和養父母都很疼我。

七歲讀了一年台灣書，教材有三字經、千家詩、大學等。昭和一年（1925）進入新竹第一公學就讀。

昭和三年（1928），我唸三年級發生一件影響我的大事。畢業於日本飛行學校的新竹人陳金水，回新竹舉行返鄉飛行表演。陳金水是新竹人第一位飛行士，他是北門大街著名的「謙成商行」陳性胞弟。這場飛行表演是他和日人岩田先生，共同駕駛從飛行學校載運來台的飛行教練機。

那個時候很少人看過飛機，學校老師都帶著學生，前往參觀難得一見的飛行表演。我就讀的新竹第一公學校（新竹國小前身）師生也看了這場表演。日據時代台灣人很少有學習飛行的機會，日本飛行學校是民間經營的學校，和軍方無關。看了這場表演後，埋下我要飛上青天的志願，就讀高等科時，作文題目「我的志願」，我就立下要做個在天空飛翔的飛行士。

■飛行員迷人的風采

從陳金水飛行表演的老照片影像，可以看到人山人海的觀眾。可惜飛機起飛不久後不幸失事，飛機插入水田中。那個年代的飛機，機體結構還很簡陋，螺旋槳還是木片質料。儘管當時陳金水的飛機失事插入水田中，但飛行員迷人的風采和風光的場面，讓我相當羨慕。

受訓期間，飛行學校的教官，以陳金水在新竹舉行飛行表演失事的例子說，陳金水的失事，不是他個人技術問題，而是「風」害了他。陳金水飛的飛機只有八十匹馬力，飛行時，新竹風風向不穩定，時而東，時而西，飛機因而失事。

飛機都是逆風起飛，靠逆風的力量，讓飛機飛起來。陳金水的運氣不佳，飛機起飛後不久後，遇到風向飄移不定，導致失事。因此不是陳金水技術不好，而是運氣不好，插在水裡插得很冤枉。

也因為這件事，留下一句「陳金水，插落水」的俗諺。這個俗諺是新竹城元宵節拼花燈所留下來的。

■「陣全水」和「陳金水」

迎花燈是製作諷刺地方士紳、名人的花燈造型，加上用押韻對仗的雙關語，達到趣味性的效果。當時南門人製作一架飛機模型的花燈，架在一枝桿子上，再

唸消遣的話語。當時的三句話是：

煙火一個碰，陳金水起顛愁

煙火一個哮，陳金水翻跟斗

煙火一個響，陳金水插入田

迎花燈者，先放煙火，因為陳金水表演之前有放煙火慶祝。再把上述字句唸出來，同時也把飛機花燈降下桿來，代表飛機失事。

這個事情在當時引起糾紛，陳金水到警察局控告花燈製作者妨害名譽。但是結果沒事，迎花燈的人辯稱他們講的是「陣全水」，不是講「陳金水」。

其實這是迴避法律責任的方法，因為大家都知道「陣」就是「陳」，「全」就是「金」字少二點，「水」，就是「水」上加一點。

陳金水是我的前輩，是他影響我去日本飛行學校學飛行。另一位同學也受到陳金水的影響，對飛行充滿了嚮往的幻想，我們一起搜集日本飛行學校的資料。

■離開「有樂館」到日本學飛行

四年級以後我也對放電影產生興趣，每天都到新竹市唯一的戲院新竹座看電影，看啊看的，老闆有本先生都認識我，問我願不願意學，因此就跟著當時在新竹座的李灶生先生學，他已經八十多歲了，是我的老師。

公學校畢業後進入高等科，同時也在新竹座學放電影，課業沒有唸完就跑到新成立的「有樂館」（今之國民大戲院）當電影技術。做了三年，我和食堂部的一位許小姐感情很好，也論及婚嫁，結果養父卻不同意我的對象，只因為他曾經發誓不能和姓許的結親戚，這是他們大人的恩怨。

也因為如此，我在昭和十三年（1938）離開「有樂館」，去實現我的飛行夢想。一個人帶了五十塊錢搭車到基隆港，搭乘高千穗輪船到東京日本飛行學校入學，入學條件倒不嚴格，只看學歷、品行和體檢等。當時只有我一個台灣人，另一位朝鮮人姓金。

我進飛行學校時，已經發生中日戰爭的「支那事變」。我唸的是「機關科」，不是「操縱科」，「操縱科」不讓台灣人唸，只有日本人能唸。我的前輩陳金水是唸「操縱科」，當時並沒有戰爭，才准陳金水和另一位朝鮮人進入。

也有人認為陳金水學會飛行，後來卻到大陸服務於中國空軍，這點令日本政府很在意，因此不願讓台灣人學飛行。

■機關士的專業－「聽音辨位」

當時沒有人會想去學開飛機，許多人連飛機都沒有看過，而且飛機在天上飛，摔下來怎麼辦。當時人們的心態認為「又不是要找死，那麼危險，誰要去」。

但是飛行是我的夢想，家人事先也不知道，直到入學時要家屬簽切結書，我把切結書寄回家，家人才知道我已經到日本，不得不同意。之前他們以為我因為

失戀而離家，沒有想到我跑到東京去讀日本飛行學校。

學校學費相當昂貴，訓練要求嚴格，學員參加飛行實習，必須繳交實習費用，費用還很貴。但「操縱科」的飛行課程比較多，我唸的是「機關科」。飛機起飛前，負責檢查飛機的引擎、駕駛儀表等。

最困難的是要有「聽音辨位」的能耐，也就是在飛機飛行時，要用耳力聽取引擎等飛機各個部位是否有異狀，在螺旋槳轟隆轟隆的聲響中，要聽出引擎聲音是否有異狀，這是機關士最難的專業。

一般民航機都有四個人，一是正駕駛兼機長，主控駕駛桿的操縱士。二是相當副駕駛的航空機關士、三是相當於領航員的航空士、四是負責無線電通訊的無線電士。這四種通稱為飛行士。

■日本同學投入軍隊

受訓二年多，大多數的日本同學都投入軍隊，擔任運輸機的飛行士，戰鬥機和轟炸機的駕駛員是軍方訓練出來的人擔任。飛行學校是民間辦的，所以我的同學多半擔們運輸機工作。

日本人滿二十歲就有服兵役的義務，但台灣人沒有這個義務，日本政府也很遵守法令，也不會因戰爭需要而違背法令任意徵調。我畢業後，飛行學校校長相羽先生，寫了一封推薦信給台灣總督府交通局航空官大場先生。

我回台灣就去找大場先生，他安排我到台北機場，也就是今天的松山機場總督府台北機場辦事處，擔任運輸機的機關士。當時台北機場不是軍方單位，是由總督府管轄，工作內容以島內郵便運輸和援工作，也就是交通局的任務。

我負責飛機的引擎檢修等任務，機場內並沒有軍機。曾經有二位同學，其中一位是朝鮮人金先生，他曾經從日本開運輸機到台北機場加油，後來也戰死。其他同學幾乎都喪命機場。

在日本控制下的台北機場，有一架是雙座的霍克 3 M 荷蘭製的客機，這是九州福崗飛台北的內陸航空客機。這架飛機在距今六、七十年前，第一架飛日本台灣線的飛機。駕駛座有二個，後面可以載八個人。

■空軍紀念日舉辦空中旅遊

在台北機場負責台灣島內的運輸工作，工作不複雜。但有災難發生時，也要協助，例如中國時報寶島版，八十五年五月份討論很熱烈的「高千穗沈船」事件，事情發生在一九四三年的三月十九日，當時我也曾經在沈船後搭乘霍克 3 M，到海難現場搜尋生還者。

當初我去日本讀飛行學校時，也是搭乘這一艘客輪。我和同事木下豐吉先生一起去搜尋時，已經沈船二天，沒有發現生還者。

另外嘉義大地震發生時，我也曾經運送郵件往來台北嘉義之間。有特別的紀

念日時，也負責投遞宣傳單。有一年日本祝航空節，舉辦作文比賽，作品得獎的同學，由母親陪同，搭乘飛機做空中旅遊，繞各市區上空一週。

當時用的飛就是霍克3 M，分別在花蓮、台東、台南、台中、台北等都辦過。例如花蓮學校入選的八位學生，由他們八位家人陪同，一起搭乘我們的飛機在空中繞行一圈，其他地區也是如此。

昭和十八年航空紀念日，母子體驗飛行時，是由操縱士武中政二郎、木下豐吉，機關士林田武雄和我共同在飛機上負責。只有我一個人是台灣人。隔年的航空紀念日，只剩下操縱士木下豐吉和我，其他二人被徵召到戰場打仗。當時日本人不讓台灣人開戰鬥、轟炸機的攻擊性飛機。

■台灣機場到處被轟炸

日本人告訴我們說，如果運輸補給過程中，遇到美軍飛機，就用運輸機去撞美軍。又不是頭殼壞掉，把自己撞得粉身碎骨，我才不幹這種事。何況速度快又有武裝，運輸機都沒有武裝，只有當砲灰的份。

台灣從民國三十二年底，遭到美軍轟炸，台北機場被炸得粉碎，當時我們根本也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去。我到屏東機場，屏東就被炸，到雲林虎尾機場也被炸。我回新竹，新竹機場也被炸。機場是重要軍事設施，自然被炸得一塌糊塗。

其實，在機場被轟炸後，很多台灣人各自顧自己的生命，自己跑自己的路。

■回到老本行－電影

光復後，新世界戲院經理駱柳村找我回去協助排片兼辯士，當時禁止日片進口，也沒有大陸的片源。我去彰化找一些舊片，如火燒紅蓮寺、空谷蘭、三國誌、情盜一剪梅、大馮少爺等等無聲默片電影。我不僅要排片，還必須兼辯士，忙得要死。戰爭期間躲空襲都來不及了，有樂館和新竹座戲院都被炸毀，只剩新世界戲院。

有趣的是，日據時代和中國打仗時就禁止放映中國片，大東亞戰爭開始和美國開打，就禁止放映美國片。中國政府來以後，就禁止日本片。所以什麼影片都沒有。

光復初期，我有朋友在三民主義青年團，我常去聊天。認識了青年團主委黃（陳）旺成，爲了慶祝光復後的雙十節和光復節，要舉辦遊行慶祝活動，但是沒有什麼歌曲可以唱，我找了樂隊老師邱再福，他是電影「人道」的作曲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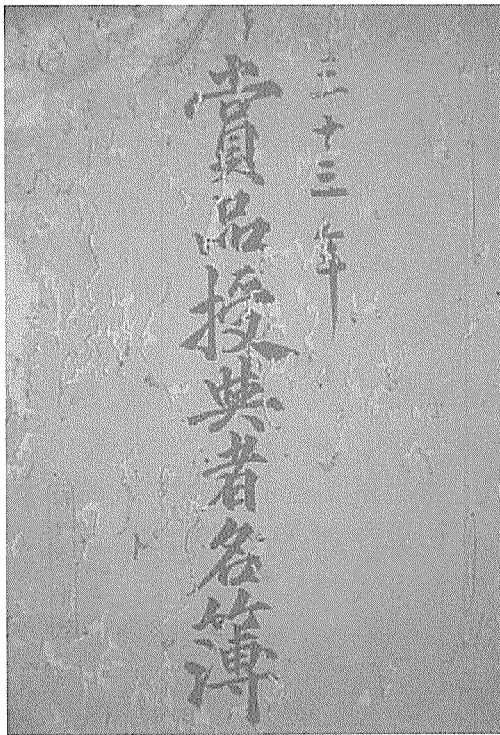
邱再福說中國歌曲中有很多是進行曲，適合在遊行時激勵士氣的合唱曲，有義勇軍進行曲，滿江紅也很適合。這就是當時我學到的歌曲，遊行時也演奏這些歌。結果後來才知道義勇軍進行曲是共產黨的歌曲，而且還是中共的國歌。（註：周宜得先生在八十六年三月逝世，來不及看到本書出版，在此向他表示最高敬意）

老師的書法欣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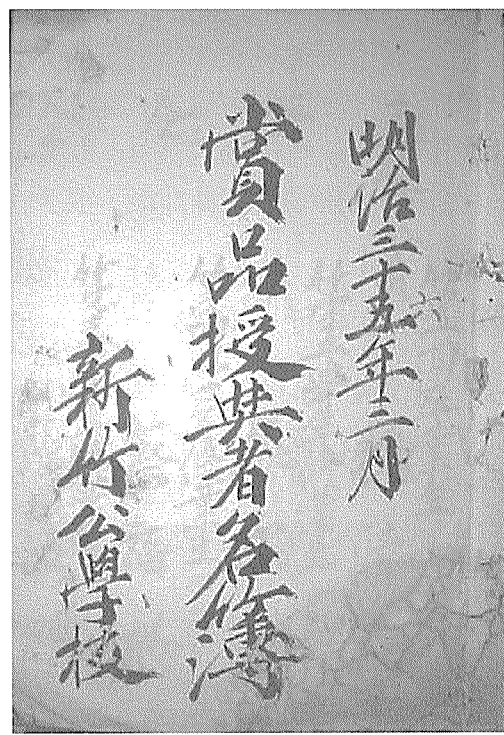
圖文：張穩伶 黃滋淳

本校淵自新竹國語傳習所，自創校以來不但栽培了許多的傑出人才，老師們自身對於音樂、美術、工藝、書法等等的才藝成就，也都有很卓越的修養，只是他們留在學校的作品並不多見，使我們感到即欽羨又惋惜。

本校創校之始，即有台籍人士張麟書、曾逢展、黃世元、李氏招，首先受聘擔任教職，隨後並繼續有人加入，他們在學校的紀錄，無意中留給我們豐富的書法作品，值得我們的欣賞，可惜隨著書寫工具的發展，硬筆的使用中取代了毛筆的結果，以毛筆書寫的紀錄，日漸的減少。錄數則，與諸位分享。



01-1 明治 33 年名冊封面



02-1 明治 35 年名冊封面

姓名	江尚文
生年	明治三十二年一月十日
籍貫	新竹廳竹北一堡新竹街西門三百六十四番地
職歴	同 上
年 月 日	任 免 賞 罰 事 故
大正六年二月二十日	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公學部師範科
同日	臺灣公學學校訓導科
大正六年三月二十日	臺灣公學學校訓導科
同日	新竹公學校教務主任
大正六年七月十日	新竹公學校教務主任

07-1 大正年間履歷表

姓名	張添貴
生年	明治三十四年五月五日
籍貫	新竹廳竹北一堡新竹街西門三百六十四番地
職歴	同 上
年 月 日	任 免 賞 罰 事 故
山年三月十日	新竹公學校卒業
十四年四月十日	新竹公學校教務主任
十四年七月十日	新竹公學校教務主任
十四年十月十日	新竹公學校教務主任
十四年十二月十日	新竹公學校教務主任
十五年一月十日	新竹公學校教務主任
十五年二月十日	新竹公學校教務主任
十五年三月十日	新竹公學校教務主任
十五年四月十日	新竹公學校教務主任
十五年五月十日	新竹公學校教務主任
十五年六月十日	新竹公學校教務主任
十五年七月十日	新竹公學校教務主任
十五年八月十日	新竹公學校教務主任
十五年九月十日	新竹公學校教務主任
十五年十月十日	新竹公學校教務主任
十五年十一月十日	新竹公學校教務主任
十五年十二月十日	新竹公學校教務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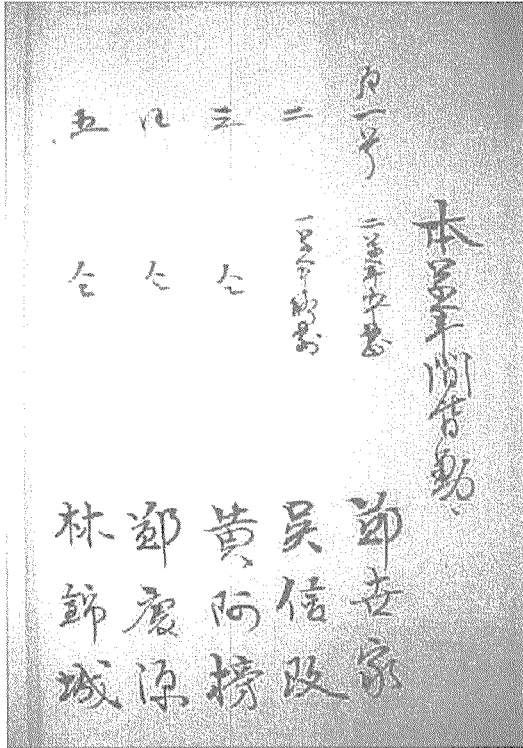
08-1 大正年間履歷表

姓名	張麟書
生年	同 上
籍貫	新竹廳新竹街西門三百六十四番地
職歴	同 上
年 月 日	任 免 賞 罰 事 故
大正六年七月十日	新竹公學校教務主任
同日	新竹公學校教務主任
大正六年八月十日	新竹公學校教務主任
同日	新竹公學校教務主任
大正六年九月十日	新竹公學校教務主任
同日	新竹公學校教務主任
大正六年十月十日	新竹公學校教務主任
同日	新竹公學校教務主任
大正六年十一月十日	新竹公學校教務主任
同日	新竹公學校教務主任
大正六年十二月十日	新竹公學校教務主任
同日	新竹公學校教務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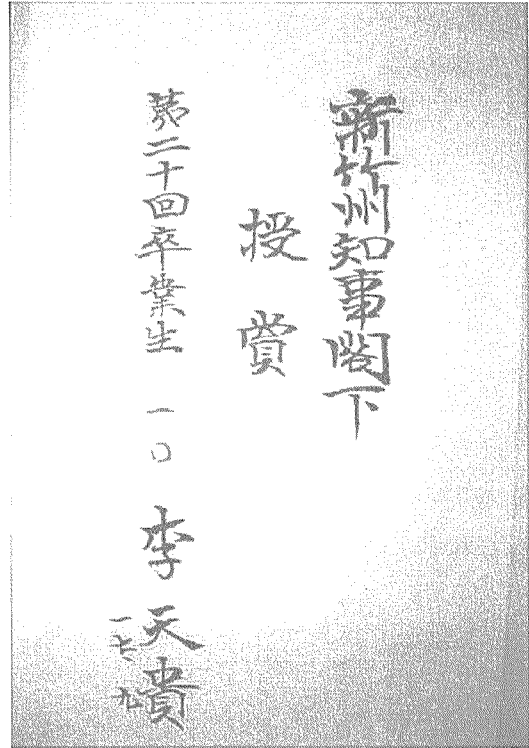
04-1 大正年間履歷表

姓名	黃天賜
生年	同 上
籍貫	新竹廳新竹街西門三百六十四番地
職歴	同 上
年 月 日	任 免 賞 罰 事 故
大正六年七月十日	新竹公學校教務主任
同日	新竹公學校教務主任
大正六年八月十日	新竹公學校教務主任
同日	新竹公學校教務主任
大正六年九月十日	新竹公學校教務主任
同日	新竹公學校教務主任
大正六年十月十日	新竹公學校教務主任
同日	新竹公學校教務主任
大正六年十一月十日	新竹公學校教務主任
同日	新竹公學校教務主任
大正六年十二月十日	新竹公學校教務主任
同日	新竹公學校教務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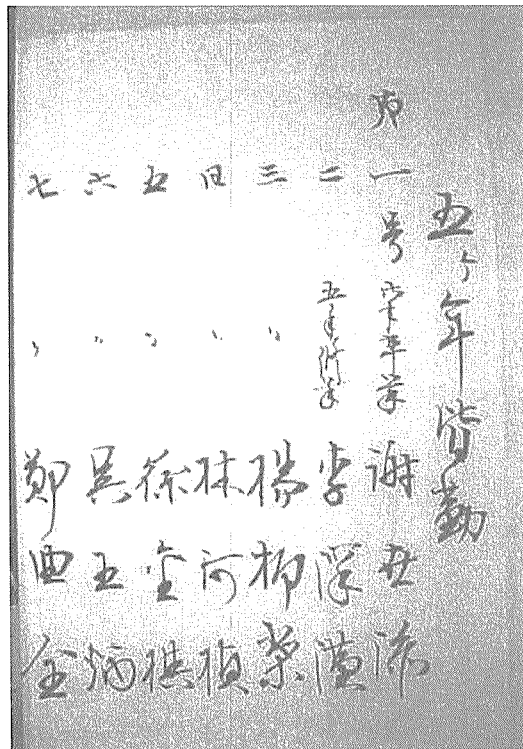
10-1 大正 8 年成績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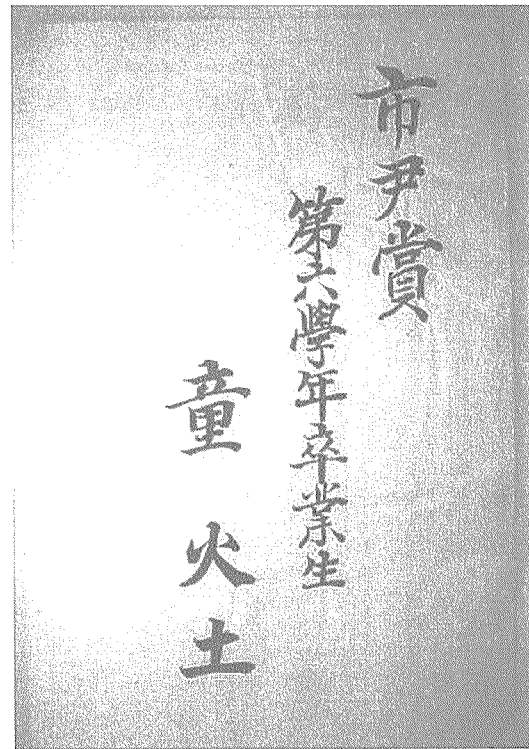
14-1 大正 11 年受賞名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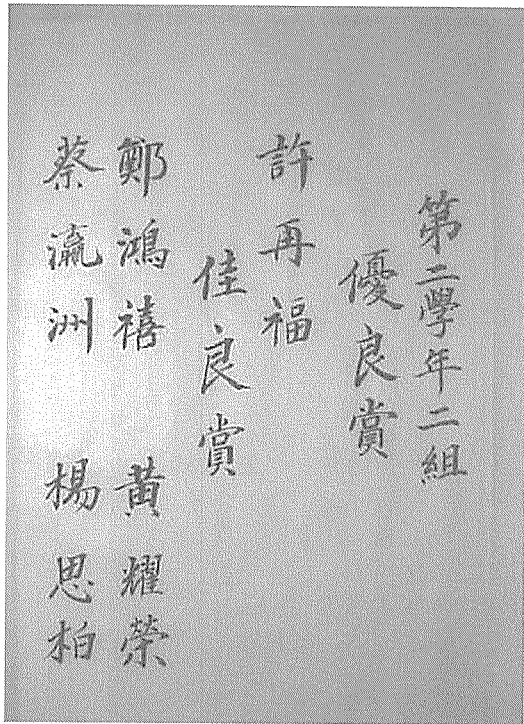
15-1 大正 11 年受賞名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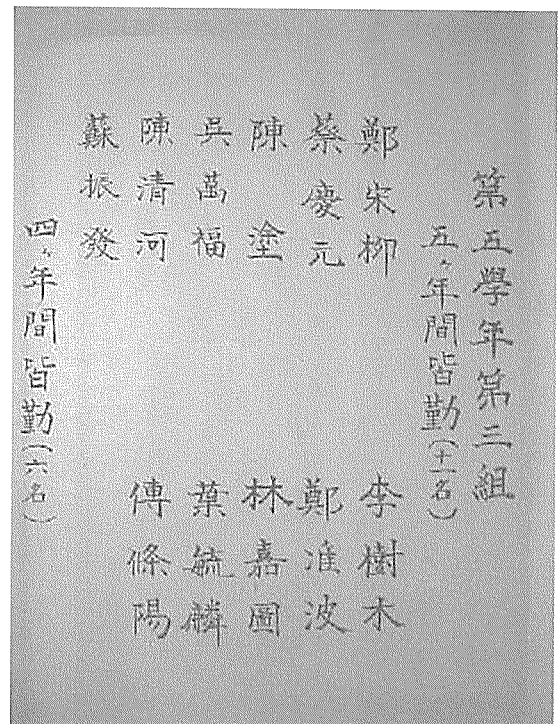
16-1 大正 11 年受賞名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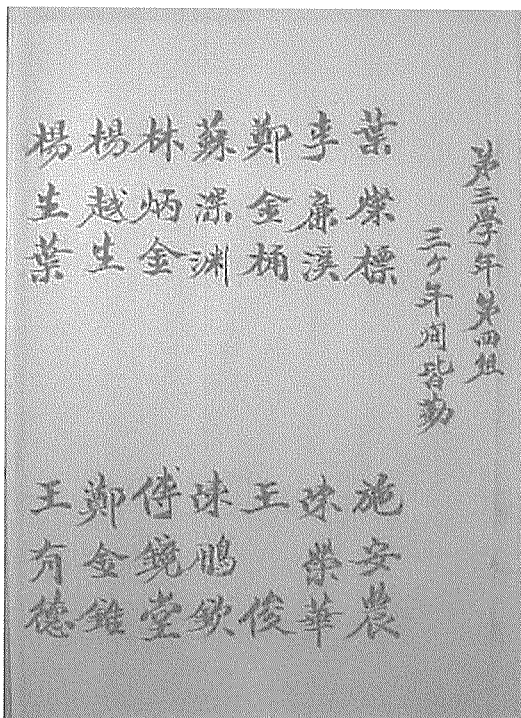
17-1 大正 12 年受賞名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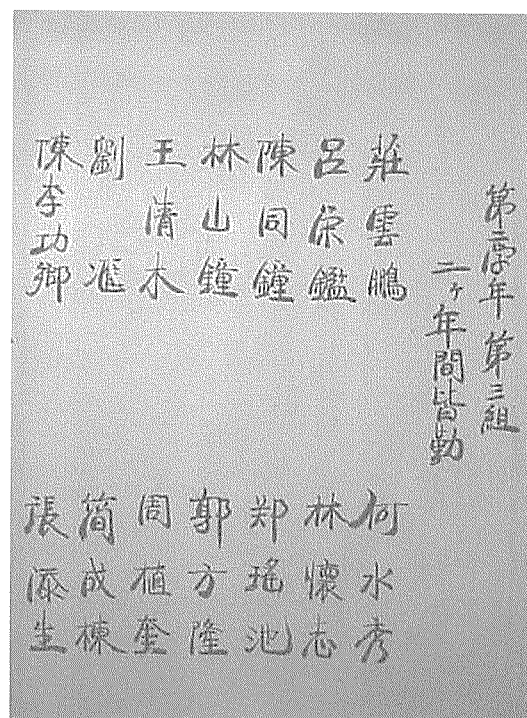
18-1 大正 12 年受賞名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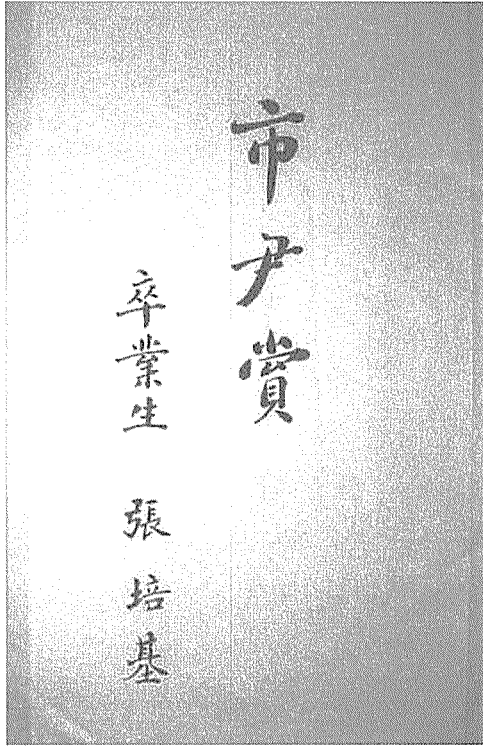
19-1 大正 14 年受賞名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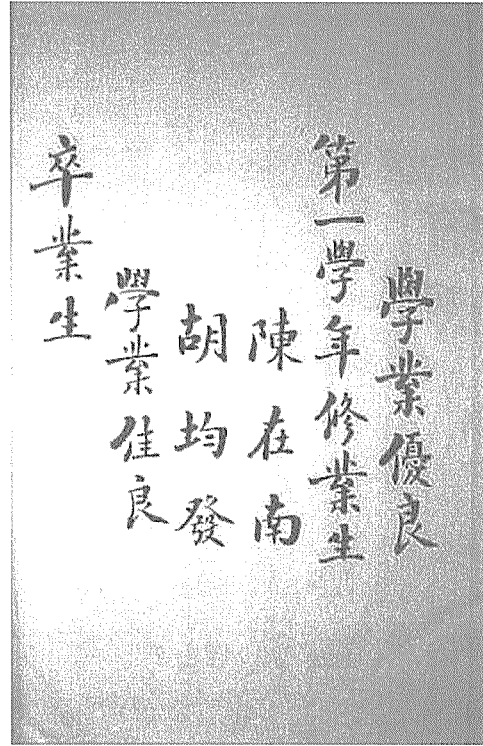
20-1 大正 14 年受賞名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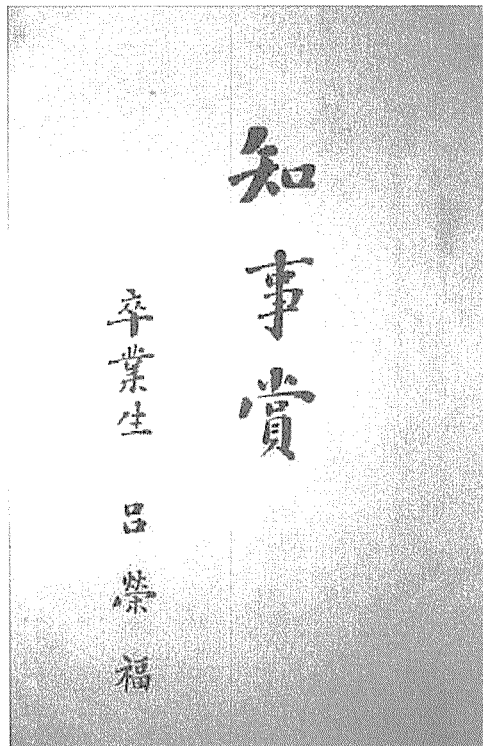
21-1 大正 14 年受賞名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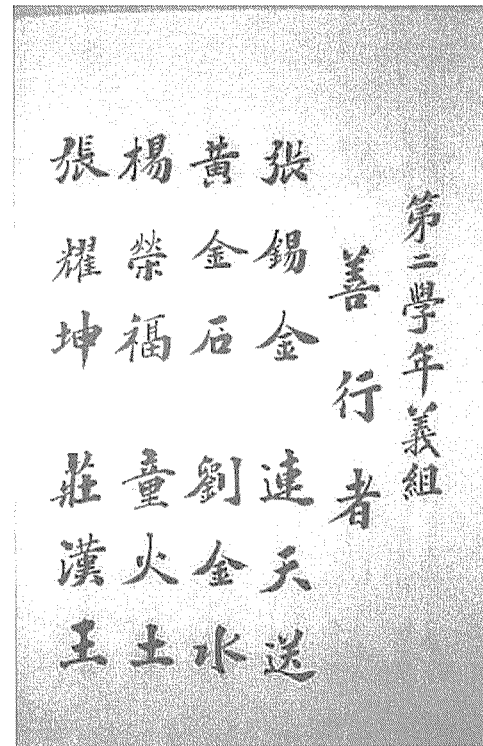
22-1 昭和 7 年受賞名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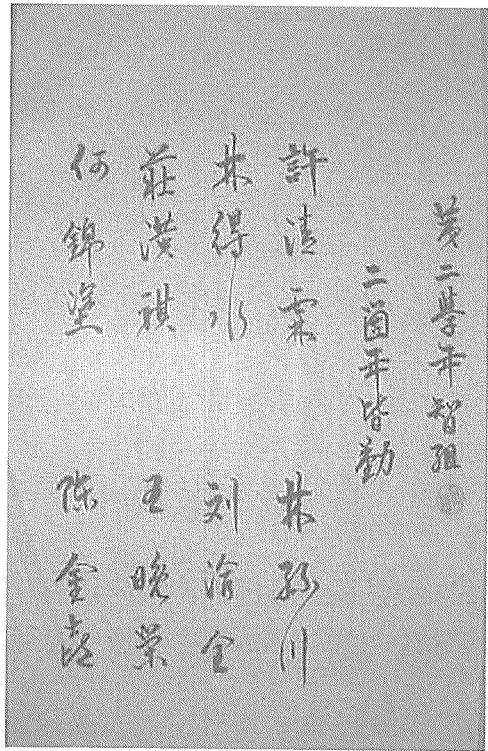
23-1 昭和 7 年受賞名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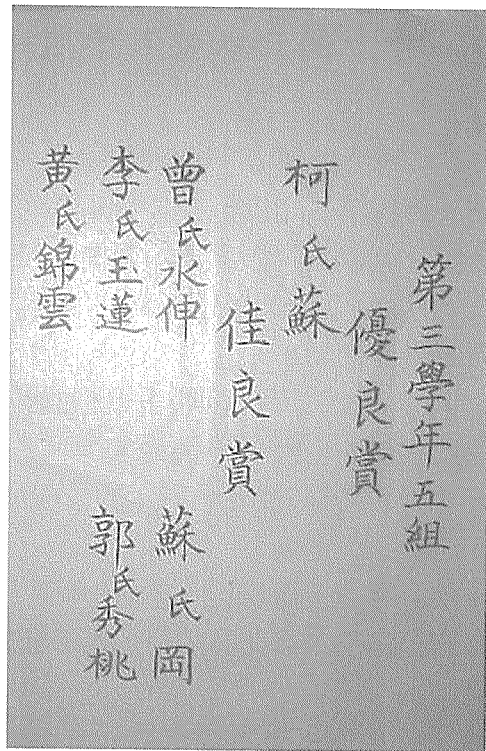
24-1 昭和 7 年受賞名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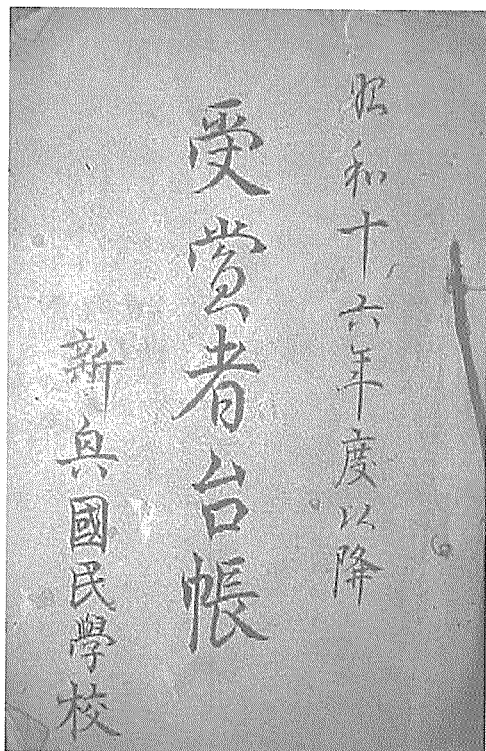
25-1 昭和 7 年受賞名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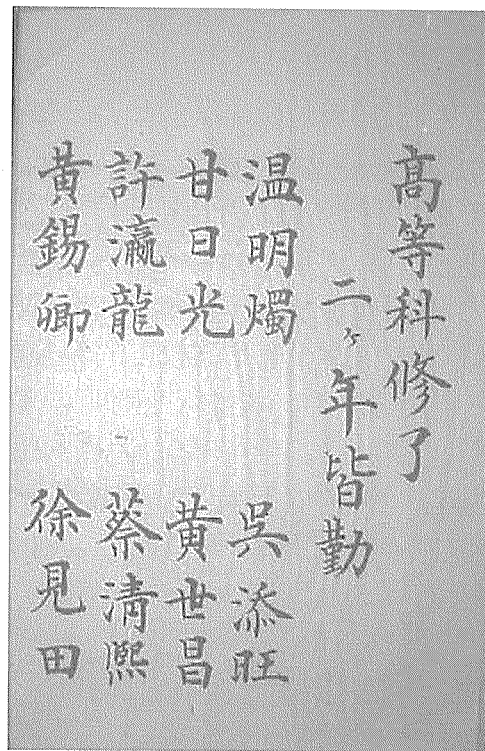
26-1 昭和 7 年受賞名冊



27-1 昭和 7 年受賞名冊



28-1 昭和 16 年名冊封面



29-1 昭和 16 年受賞名冊

簡介本校五十週年校慶花絮

圖文：張穩伶 黃滋淳

台灣光復的第二年三月，本校日籍教師離校返日，公校老師全由台籍人士擔任，在校長林朝娥先生領導下，全校同仁逐漸的實現了三個理想：

一、 加強教師進修，以適應新的環境需要，所以有許多的校內和校外的各科研習和教學參觀活動。

二、 校舍復舊工程，因戰爭毀損的校舍，於民國 37 年春夏間復舊完竣，總工程費約為當時的台幣 600 萬元。

三、 擴大籌辦創校五十週年的校慶活動。

本校校舍修繕復舊工程，於 37 年 5 月經市府核准後，就將此工程定為五十週年校慶的紀念事業而認真執行，此工程於同年八月全部完竣，以迎接五十週年校慶的到來。

校慶的籌備，在當年 3 月於禮堂舉行的五十週年校慶籌備會正式開始，便積極的計劃進行。九月開學後，師生加緊各項活動的籌備工作，學生遊藝會是重要的活動，就做了多次的校內練習和現場預演，並決定校慶時在新竹中山堂（今社教館）演出。

9 月 25 日於新竹城隍廟前戲台，舉行校慶紀念歌（即光復後的新校歌）和校慶進行曲的聚唱大會，會後五、六年級學生和全校男老師並做市內遊行宣傳，五十週年校慶活動，於是正式開始。

10 月 1 日校慶當天，上午八時舉行校慶紀念大會，會中並有「物故思師及同學的追悼會」，會後有畢業校友的聚餐會。十一時起全校師生出發遊行市區，除遊行主要街道之外，並繞行西門明志書院及林森路孔廟緬懷舊校區。

校慶當天，在中山堂尚有一場校慶詩會，可惜詩會盛況，只能意會，內容不詳。校內的師生藝文及成績展覽會，則連續展出兩天，參觀的家長和社會人士絡繹不絕。

校慶當晚學生遊藝會在中山堂舉行，正如預料觀眾踴躍，欲罷不能，連演四天才結束。

10 月 24 日舉行五十週年校慶運動大會，會前把全校師生、校友、家長和社區民眾分為紅白兩隊，累計兩隊各項競賽的積分，至大會結束的一刻，勝負才揭

曉，所以大會愈近尾聲，大家情緒愈激昂，最後盡歡而歸。

10月31日高年級同學參加市辦“國校環城接力競賽”，本校三年級以上同學全體參加應援，我們以歡度校慶的活力，得到卓佳的成績。而我們的校慶活動，也隨十月的過去完美的結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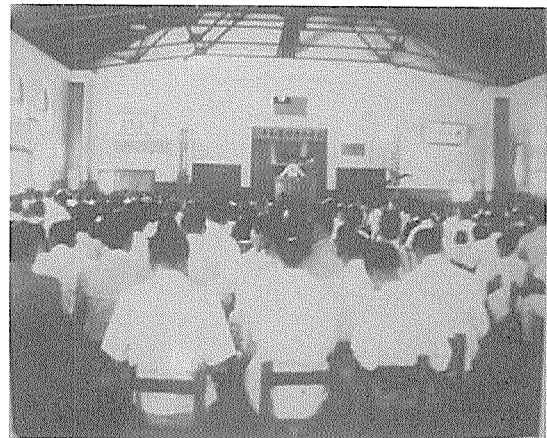
本校五十週年慶，共有以下諸項活動：

- 一·9月25日制定新校歌。
- 二·9月25日舉行校慶紀念歌等的歌唱大會。
- 三·10月1日舉行校慶紀念大會。
- 四·10月1日舉行校友會。
- 五·10月1日舉行校慶詩會。
- 六·10月1日舉行校慶大遊行。
- 七·10月1日舉行校慶展覽會。
- 八·10月1日舉行校慶遊藝會。
- 九·10月24日舉行校慶運動大會（分紅白兩組對抗）。
- 十·10月31日參加環城接力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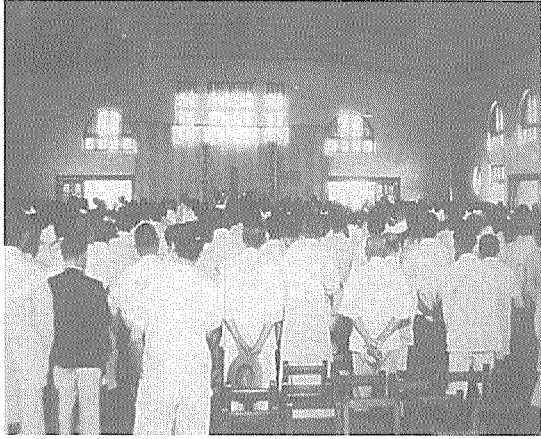
五十週年慶，整整是慶祝一個月，所以在校友的記憶中是非常愉悅且熱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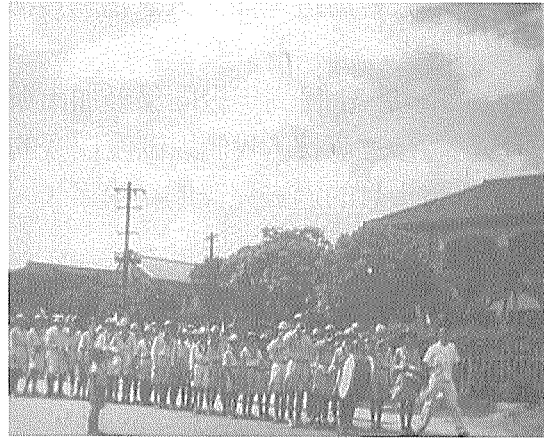
來賓簽到



慶祝會場-禮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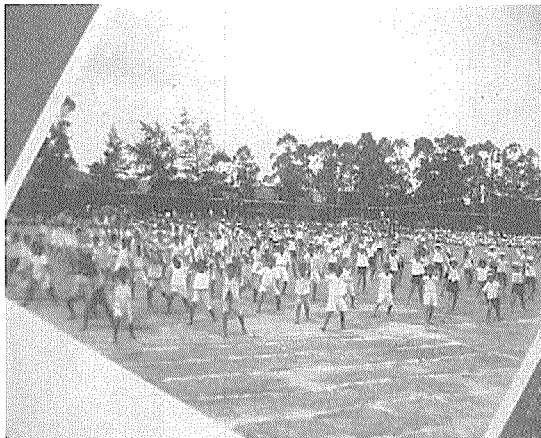
物故恩師及同學追悼會



向孔廟舊校區致敬



唱遊表演



團體表演



團體表演--2



團體操



團體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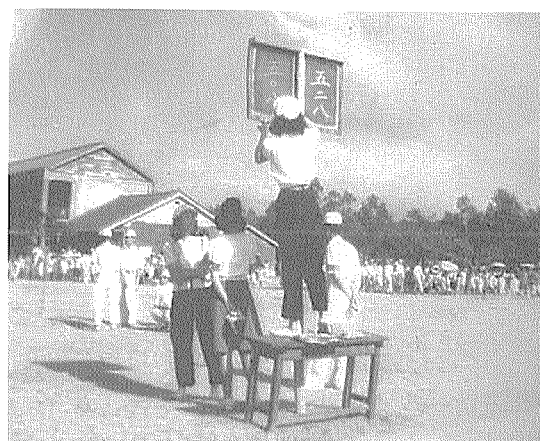
校長領隊遊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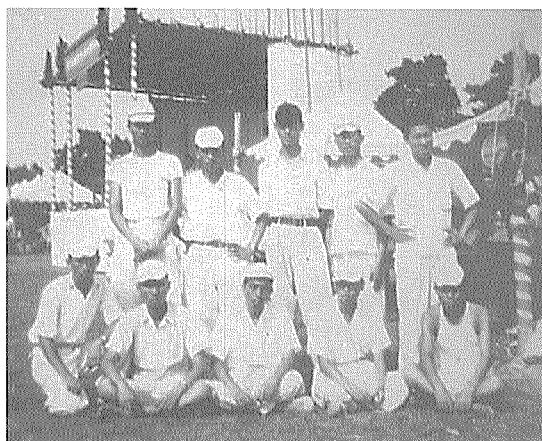
市區遊行-北門



市區遊行-東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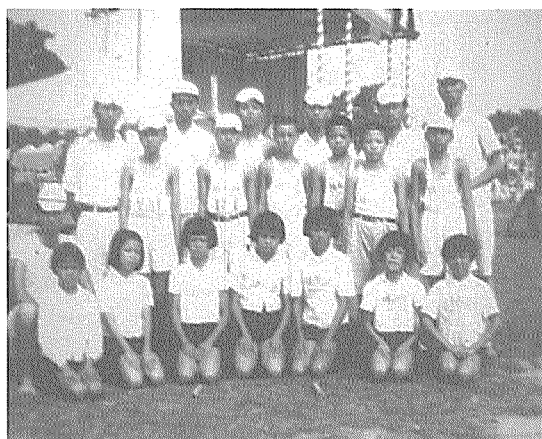
紅白成績揭示板



紀念照一1



紀念照--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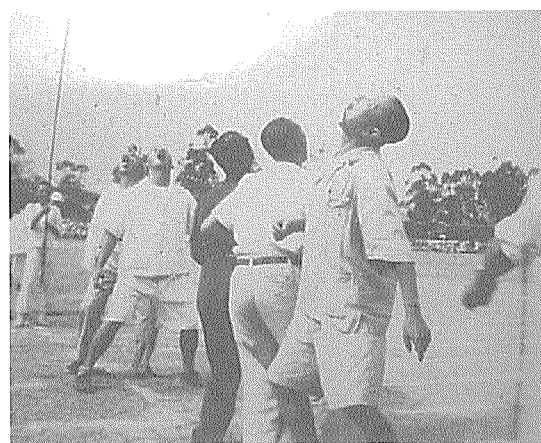
紀念照一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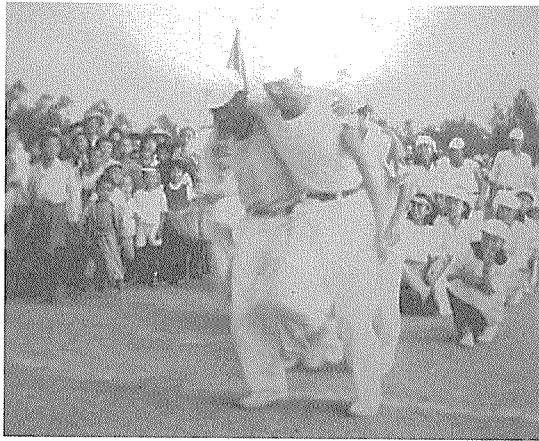
紀念照--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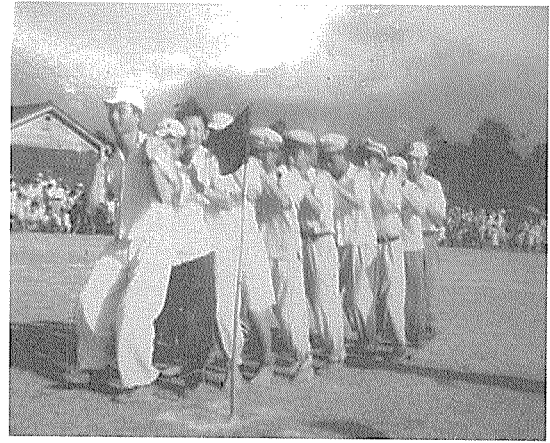
紀念照一5



校友趣味競賽



二人三腳



蜈蚣競賽



趣味競賽--趕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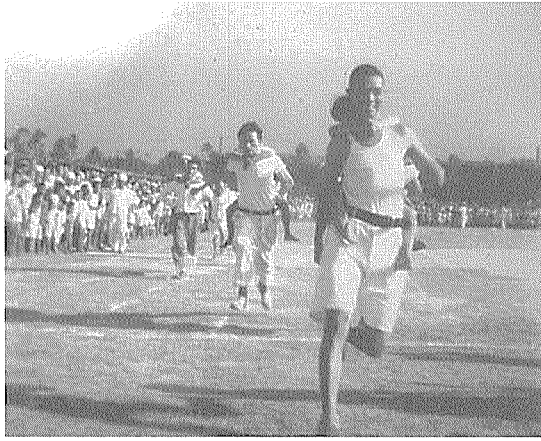
三代接力賽



親子組競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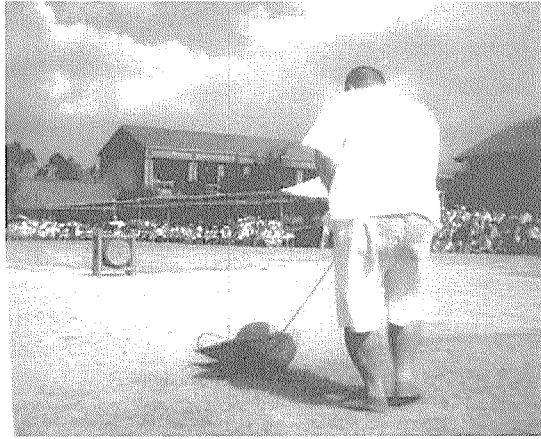
親子組競賽



親子組競賽



騎馬戰



社區組趣味競賽



環城接力賽—1



環城接力賽—2

※ 參考文獻

一、公私文書、檔案、法規、教科書、報紙、雜誌等

- 《新竹州報》1937年-1941年
《台灣日日新報》1937年1月-1944年3月
《台灣教育》(第414至497號)1937年1月-1943年12月
《台灣學事法規》
《台灣統計概要》
《台灣統計總覽》

二、專書

柿子文化

- 2004《台灣小學世紀風華》(臺北：柿子文化)

柿子文化

- 2004《台灣百年小學故事》(臺北：柿子文化)

新竹國小

- 2005〈奉安室--新竹國小最神秘的處所〉，《松柏亙古，幀幀常青新竹國小老照片說故事(三)》

洪惠冠編

- 1998《新竹國小老照片說故事》(新竹：新竹市文化局)

派翠西亞·鶴見著，林正芳譯

- 1999《日治時期台灣教育史1895-1945》(宜蘭：仰山文教基金會)。

作者不詳

- 1940《青年學校教練科教科書》全(終)

許佩賢

- 2005《殖民地台灣的近代學校》(臺北：遠流出版公司)

彭炳耀

- 2003《造飛機的日子—台灣少年工回憶錄》(新竹市文化局，2003)

台灣高座會編輯委員會

- 1999《難忘高座情》(臺北：台灣高座會編輯委員會，1999)

張良澤、張瑞雄、陳碧奎合編

- 1997張良澤、張瑞雄、陳碧奎合編《台灣少年工寫真帖—高座海軍工廠》(臺北：前衛出版社，1997)

潘國正

- 1997《天皇陛下の赤子—新竹人・日本兵・戰爭經驗》(新竹市文化局，1997)

經典雜誌

- 2005《赤日炎炎》(台北：經典雜誌社)

三、論文

山本有志（杜武志譯）

2003〈一視同仁、一億一心—以所謂「皇民化政策」為中心論點〉《臺北文獻》直字 143：89-104

杜武志

2001〈皇民化運動與台灣文化〉《臺北文獻》直字 139：163-214

何義麟

1986〈皇民化政策之研究--日據末期日本對台灣之教育政策與教化運動〉

（臺北：文化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論文）。

1986〈皇民化期間之學校教育〉《台灣風物》36（2）：47-88。

近藤正己（許佩賢譯）

1995〈對異民族的軍事動員與皇民化政策—以台灣軍夫為中心〉《台灣文獻》46（2）：189-223

何憶如

2003〈桃園縣新屋國小校史之研究〉（臺北：台灣師範大學教育所碩士論文）。

周婉窈

1996〈從比較的觀點看臺灣與韓國的皇民化運動（1937-1945）〉《台灣使論文精選（下）》，（臺北：玉山社出版事業有限公司。頁 203-227。

許佩賢

1994〈塑造殖民地少國民—日據時期台灣公學校教科書之分析〉（臺北：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1〈台灣近代學校的誕生—日本時代初等教育體系的成立 1895-1911〉

（臺北：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

蔡錦堂

1995〈皇民化運動前台灣社會教化運動的展開—1931-1937〉《台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社會、經濟、拓墾論文集》

鄭梅淑

1988〈日據時期台灣公學校之研究〉（台中：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鄭麗玲

1994〈戰時體制下的台灣社會（1937-1945）—治安、社會教化、軍事動員〉（新竹：清華大學歷史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鐘淑敏

1997〈望鄉的鐵鏈—造飛機的台灣少年工〉（台灣史料研究，1997年12月）10號

新竹國小老照片說故事（四）

發行人：陳秋月

編輯顧問：許佩賢、黃滋淳

編輯委員：林淑娟、張筱琪、蘇文佐、彭美賢、劉守橋、鄭淑靜、許玉珍
張家榮、張鎔諭、葉俊賢、陳韻如、陳玉容、王珍珍、王倍卿
顏珊慧、林弘謀、黃誌偉、鍾佳紋、陳怡靜

封面設計：張家榮

出版者：新竹市東區新竹國民小學

地址：新竹市興學街 106 號

日期：2006 年 11 月 1 日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國立教育資料館



F0042153

